

真師與道路

The Masters And The Path

C · W · 利比德 (C. W. Leadbeater) 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Masters And The Path 真师与道路

BY

C. W. LEADBEATER

C.W.利比德著

杜巍巍译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阿迪亚，马德拉斯，印度

1940

First Edition: 1925

第一版：1925年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1927

第二版，修改扩大版：1927年

Reprinted 1937, 1940

重印：1937年，1940年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2023年中文首版

2025年修改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序

我为我尊敬的同事写这篇序言，只为了一个原因。这本书写的是许多迄今为止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精通证道学的学生圈子里研究和讨论的事情。这些人准备探索他们自己现在还不能了解，但希望以后能够了解的领域，并且亲自验证前辈的声明。由于世界导师即将到来，思想界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因此透漏一些关于真师所生活的世界的信息会有些用处，这些信息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公众对他的教诲有所准备。

我愿意对本书中的陈述表示赞同，我个人可以保证几乎所有陈述的准确性；我还想代表我的同事和我自己说，本书的内容是细心观察和认真记录的结果，但不代表任何权威，也不要求被读者接受。它不是因灵感而生，而是作者对所见事物的忠实描述。

安妮.贝森特

目录

序	2
---	---

第一部分：真师们

第一章：真师的存在	6
总论。宗教的证据。最近的实据。亲身经历。生命的进化。超人的生活。圣人会。圣人的能力。	
第二章：真师的身体	16
他们的相貌。西藏的一个峡谷。库图米真师的房子。真师的活 动。其他的房子。第一道光的圣人。第二道光的圣人。其他道 光。完美的物质载体。借用的载体。	

第二部分：学生

第三章：接近真师之路	31
入门。巨大的任务。工作的重要性。古老的原则。在真师膝下。 弟子的态度。三道门。真师的工作。建立联系。没人会被忽略。 师父的责任。错误想法。冥想的效果。常见的障碍。必须诚 心诚意。	
第四章：试用	53
活生生的形象。年轻的试用期弟子。残酷对儿童的影响。儿童 的真师。进入试用期。真师的建议。返归童真。烦躁的后果。 自私。担忧。笑。闲话。由语言产生的形状。大惊小怪。近朱 者赤。	

第五章：收为徒弟	71
<p>对一个收徒仪式的描述。与真师合一。弟子的态度。能量的发送。传递消息。敏感度，灵媒和神通。来自圣人的信息。个人误差。验证思想。放松。冷静与平衡，黑暗力量。成功的肯定性</p>	

第六章：其他	92
<p>真师与圣人会。通向正道的四条途径。佛教的入道条件。印度瑜伽。咒。信仰的作用。联想。天使的合作。重复的作用。祝福。声音的力量。条件永远不变</p>	

第三部分：伟大入道仪式

第七章：初次入道	110
<p>至道者。圣人会。失败。第一阶位入道的描述。仪式的长度。徒子。入道的阶位。现在的机会。年轻的入道人。入道的世人的兄弟</p>	

第八章：自我	127
<p>自我的诞生。单一体和自我。与性格体的交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性格体的兴趣。性格体的态度。实现合一。</p>	

第九章：第二和第三阶位入道	137
<p>最初三条锁链。步骤的细分。第二阶位入道仪式的描述。思想体的发展。危险点。第三阶位入道仪式。第四和第五条锁链。</p>	

第十章：更高的入道阶位	149
-------------	-----

阿罗汉。基督教的象征符号。涅槃。阿罗汉的工作。第五阶位
入道。圣人阶位以后。七条道路

第四部分：奥义阶制

第十一章：真师的工作	163
总论。教区。力量的分配。虔诚的用处。学生的工作。百年努力。根族。（世界导师）的降临。第六次根族。第六根族。	
第十二章：法王与光	175
法王。德瓦尔—库尔真师的图表。七重划分。七个神灵。七种类型的圣灵。魔法和愈疗能力。光的法王。需要发展的品质。周期性的变化。虔诚的主导期。仪式开始主导。	
第十三章：三位一体和三角形	191
神圣的三位一体。世界之母。三位（三角形）代表。光的局限。光的变化。完美的合一。	
第十四章：三位（三角型）的智慧	201
佛。补充行为。卫塞节。山谷。仪式。最高的祝福。佛的前任。弥勒菩萨。初转法轮节。四圣谛。八正道。	
第十五章：三位（三角型）的力量	225
世界之主。入道的最高阶位。所有人的目标。	

第一部分

真师们

第一章

真师的存在

总论

完美的人的存在是证道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许多新事实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可以根据证道学教义中的因果和轮回进化的法则逻辑地推理出来。当我们环顾周围，很显然，我们看到人们处于进化的各个阶段。许多人的发展远远低于我们自己，还有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地领先于我们。既然如此，很可能还有人比我们领先得更多；事实上，如果人们通过一系列漫长的连续的生命朝着一个明确的目标稳步发展，肯定会有一些人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功地拓展了一些更高的超常能力，这些能力潜藏在每个人身上，并将在未来为所有人所拥有；通过这些能力，我们能够看到进化的阶梯在我们上面和下面都延伸得很远，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站在这个阶梯的每一级。

有相当多的直接证据表明这些被我们称为真师的完美人士的存在。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是确认肯定有这样的人；然后才会知道我们接触的人属于这种人。

每个国家的历史记录都充满了人类各个领域的天才人物的事迹，这些人在其特殊的工作领域和能力方面远远超过其他人。事实上，有时（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们的理想完全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因此，不仅他们完成的工作已被人类遗忘，甚至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被保留下来。有人说，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可以通过少数人的传记写出来，而且总是有少数人，在远远超过常人的高度，在艺术、音乐、文学、科学、哲学、慈善事业、国家管理和宗教方面引领着前进的步伐。他们有时在对上帝和同胞的爱方面站得更高，是伟大的圣人和慈善家；有时在对人和自然的理解方面站得更高，是伟大的哲学家、先知和科学家；有时在为人类工作方面站得更高，是伟大的救星和改革者。看着这些人，并意识到他们在人类中有多么崇高，他们在人类进化中走得有多么远，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我们看不到人类成就究竟可以高达什么程度，如果过去曾经有，那么现在也可能有比他们在灵性和知识或艺术能力方面都更伟大的人，有十全十美人，正如我们中有些人有幸遇到的圣人或高人那样的人？

这些丰富和美化人类历史篇章的天才，同时也是全人类的荣耀和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伟大的人是其余人的先驱。他们作为灯塔，作为名副其实的光明使者，向我们展示了到达最终的荣耀而必须走的道路。我们已经接受了包含着神圣生命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进化学说；这里有一个与它相应的、更伟大的关于生命本身的演变的思想。它展示了向越来越高的形态的奇妙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不断涌动的生命需要它们来表达自己的形态。形态会诞生和死亡，形态有成住坏空；但精神却在永恒地成长，激活这些形态，并通过它们获得的经验而发展。当一种形态完成了它的使命并过时，它就会被丢在一边，而另一种更好的形态会取代它。

在不断演变的形态背后，永远涌现着永恒的，神圣的生命。上帝的生命渗透到整个自然界，而自然界只是他所穿的多色外衣；他生活在花的美丽、树的力量、动物的敏捷和优雅中，以及人的心和灵魂中。正是因为他的意志是进化，所以所有的生命都在向前和向上推进；因此，在这一漫长的不断延伸的，朝着力量、智慧和爱进化的道路尽头，完美的人的存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在他们以上--在我们的视线和理解力之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荣耀的前景；我们在以后的篇章中会尽力给出一些暗示，现在暂且不谈。

所有这一切的逻辑结果是，必然有完美的人，而且在所有时代都不乏这样的人存在的迹象。他们没有离开人类的世界，在神圣或超人类的王国里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出于对人类的爱，与人类保持联系，协助人类在美、爱和真理方面的进化，并且帮助人类培养完美的人。就像一个植物学家对植物有特殊的爱，会为培育出一种完美的橙子或一株完美的玫瑰而感到高兴一样。

宗教的证据

每个伟大的宗教都记录了这种超人的存在。他们充满了神圣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认为是上帝本身的代表。在每个宗教中，特别是在其创立之初，都有这样的人出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不止一位。印度教有他们伟大的天神下凡或神圣的化身，如克里希纳(Shri Krishna)、商羯罗大师(Shri Shankaracharya)和乔达摩佛(Gautama Buddha)，他的宗教已传遍远东。还有一大批仙人、圣人和导师；这些伟大的人不仅投身于唤醒人们的灵性本性，而且还致力于人在世间的幸福生活。所有信基督教的人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有很多先知、导师和圣人的伟大事迹，而且可以说（也许没有清楚地被理解），他们的最高导师，基督本人，既是人，也是神。所有早期的宗教（尽管其中一些宗教由于国家的衰败而颓废），甚至是那些原始部落的宗教，都显示出超人的存在，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周围的孩子般幼稚的人类。对这些人物一一陈述，虽然有趣和有价值，但会使我们偏离我们眼前的目的，所以我将向读者推荐W.威廉森(W. Williamson)先生的优秀著作《伟大的法则》。

最近的实据

有很多直接和最新的证据证明这些伟大的人的存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需要任何这样的证据，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中完全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存在。相信有这样的荣耀之人似乎是非常自然的，我唯一的愿望是与他们见面。在证道学会的新会员中，有人合理地提出要看这些人存在的证据。有相当多的个人证词。证道学会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上校，我们的现任主席安妮-贝桑特博士，还有我自己--我们都见过这些伟大的人，证道学会的许多其他成员也有幸见过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所有这些人写的东西中都有充分的证据。

有人反对说，那些看到他们或者是幻想自己看到他们的人，可能是在做梦，或者可能是在自欺。我认为，出现这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很少在和他们和我们都处在肉体意识时看到他们。在学会成立之初，只有布拉瓦茨基夫人发展了更高的能力，真师们经常化现自己，以便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所以在各种场合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们学会的早期历史中，你会发现许多关于此类事件的记录。当然，这样出现的圣人并不是以他的肉体出现的，而是以物化的形

式。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睡眠中习惯性地不断看到他们。我们离开肉体到星光体中（或根据我们的发展程度到思想体），去访问他们，看到他们的肉身；但我们当时不在我们的肉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在物质世界里，人们往往对这种经验持怀疑态度。有人反对说："但在这些情况下，要么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在肉体中，你可能是在做梦或自欺，要么那些人现了一下相，然后又消失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你认为的那种人？"

有几次，圣人和看到他的人都在肉身中。这种情况发生在布拉瓦茨基夫人身上；我听她证实说，她在尼泊尔的一个寺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她看到我们的三位真师一直在他们的肉身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止一次从他们的山中隐居地以肉身的形式到印度。奥尔科特上校说在他们来印度时到了他们中的两个人；他见到了莫里亚（Morya）真师和库图米（Kuthumi）真师。我在1884年认识的达莫达--马瓦兰卡（Damodar K. Mavalankar）曾见过库图米真师的肉身。还有拉马斯瓦米·耶尔（S.Ramaswami Iyer），他是我当年很熟悉的一位先生，他有与莫里亚真师肉身相见的经历，并写下了关于那次会面的过程，我将在后面引用；还有伦敦分会的W.T.布朗（W. T. Brown）先生，他也有幸在类似条件下与一位圣人会面。还有大量的印度人的证词，从未被收集和筛选过，主要是因为有这么些经历的人是如此彻底地相信超人的存在以及见到他们可能性，以至于他们不认为这些相遇值得记录。

亲身经历

我自己有两次遇到真师的经历，我们都是在肉身中。其中一位是在《阿尔西恩的生活》(The Lives of Alcyone) 一书中叫朱庇特（Jupiter）的圣人，他极大地协助了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费城和纽约时写下的著名作品《揭开伊希斯的面纱》的部分写作。当我住在阿迪亚（Adyar）时，他让我尊敬的老师斯瓦米-苏巴尧（Swami T. Subba Row）带我来拜访他。听从他的召唤，我们来到了他的家，受到了他最亲切的接待。在进行了一次最有趣的长谈后，我们有幸与他共进晚餐，尽管他是婆罗门。并在他家过了一夜和第二天的部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有幻觉的问题。我有幸遇到的另一圣人是圣哲曼伯爵真师（Comte de St. Germain），有时被称为拉科齐（Rakoczy）王子。我是在非常平

常的情况下遇到他的（事先没有任何预约，就像偶然发生的一样）。他在罗马的科索大街上走着，穿着跟任何意大利绅士一样。他把我带到平西山的花园里，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谈论学会和学会的工作；或许我应该说，他在讲，我在听，当然我会回答他的问题。

我在不同的情况下见过圣人会的其他成员。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中的一个是在开罗的一家旅馆里；我当时正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去印度的路上，我们在开罗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聚集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房间里工作。我坐在地板上，为她剪下并整理她想要的大量报纸文章。她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旁；事实上，我的左臂实际上已经碰到了她的衣服。房间的门在众目睽睽之下，肯定也没有被打开；但很突然地，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有一个人几乎站在我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之间，我们两个人都可以随手触及。这让我大吃一惊，我有些迷茫地跳了起来；布拉瓦茨基夫人觉得很好笑，说道："如果你被这样的小事吓到，你就不可能在这个奥义的工作中走得更远。"我被介绍给来访者，他当时还不是个圣人，而是阿罗汉，比圣人低一个等级；他后来成为德瓦尔-库尔真师（Djwal Kul）。

几个月后的一天，莫里亚真师来到我们身边，看起来就像在一个肉身中一样；他走过我所在的房间，以便与里面卧室的布拉瓦茨基夫人交流。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他，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足够开发记住我在微妙身体中看到的东西的潜能。在阿迪亚尔总部的屋顶上，我在类似的情况下看到了库图米真师；他正跨过栏杆，就像他刚从栏杆另一边的虚空中出现一样。我也曾多次看到德瓦尔-库尔真师以同样的方式在那个屋顶上出现。

我想，这应该被认为是不太确定的证据，因为真师是像幽灵一样出现的；但是，由于我后来学会了自由使用我的高级载体，并以这种方式访问这些伟大的人，我可以证明，那些在学会成立初期化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就是我后来经常看到的住在他们自己家的人。人们认为我和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可能只是在做梦，因为这些访问是在身体睡眠时进行的；我只能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一致的梦，就我自己而言，已经持续了40多年，而且很多人都同时梦到过。

那些希望收集有关这些问题的证据的人（他们希望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应该去看本学会早期的文献。如果他们遇到我们的主席，他们可以从她那里听到她在不同场合看到了多少位伟大的人；我们有许多成员会毫不犹豫地见证他们看到了一位真师。可能是在冥想中他们看到了他的脸，后来有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奥尔科特上校的《旧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还有一篇有趣的论文，叫做《圣人兄弟存在吗？》，作者是A.O.休谟（A. O. Hume）先生，他在印度的公务员队伍中地位很高，与我们已故的副主席A.P.辛尼特（A.

P. Sinnett)先生有过很多合作。这篇文章发表在了一本名为《神秘证道学的提示》的书中。休谟先生是一位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具有法律意识的怀疑论者，他研究了圣人兄弟们（真师们也被称为圣人兄弟，因为他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圣人会，也因为他们是人类的长兄）的存在问题。即使在那个更早的时期，他也决定，他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自从那本书出版以来，已经积累了更多证据。

拥有扩展的视野和其他由于潜能展开而产生的能力，也使我们不断地体验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等级的生命，其中一些生灵与圣人并列，其存在等级高于我们自己。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称之为天人或天使的生命体，还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各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的生灵。

生命的进化

由于我们的发展程度已经使我们能够与圣人沟通，我们自然而然地问他们如何达到这个水平。他们都一致地告诉我们，不久前，他们处在我们现在的发展程度上。他们已经从普通人类的行列中崛起，并告诉我们，在未来我们也会达到他们现在的位置。整个系统是生命的分级进化，它向上延伸，一直延伸到神圣的源头。

我们发现，早期进化有明确的阶段——从矿物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直到人。同样的，人类王国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可以越过一个边界进入一个明显高于自己的王国。在人类以上还有超人。

在研究这一进化体系时，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身体、灵魂和精神三大部份，并且每个都能够进一步细分。这就是两千年前圣保罗给出的定义。精神或单一体（Monad）是上帝的呼吸（因为“灵”spirit一词的意思是呼吸，来自拉丁文spiro），这个神圣的火花，是真正的人，虽然它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在我们一般所说的人的“头上”。它的进化方案是，它进入物质，并通过它的下降获得物质确定性和准确性。

就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单一体，是神圣之火的火花，不能下降到我们目前的水平，不能直接达到我们现在思考和工作的这个物质境界，可能是因为它的振动率和物质的振动率差异太大，所以必须有中间状态和条件。神圣的火花在自然的哪个层面上最初存在，我们不知道，因为它在我们望尘莫及的高度。它

的最低表现，或者称为它的影像，下降到宇宙境界的最下层，这都在《证道学教材》一书中有描述。

我们通常讲的七个境界，是最低层宇宙的细分或子平面，在我们的书里被称为“原质”（Prakriti），意思是宇宙的物质世界。单一体可以下降到这些境界的第二个（我们因此称之为单一体界），但它似乎不能降得更低。为了获得与更密集物质的必要接触，它将自己的一部分放在低于自己两个层次的境界中，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或“灵魂”。

圣神的灵性在最高处俯瞰；灵魂是它的一个微小的和局部的代表（就好像单一体放下一个火焰的手指，而这个手指的末端是灵魂）。灵魂不能下降到低于高层思想界的层面（高层思想界是从上往下数的第五个层面，物质界是第七个和也是最低的层面）；灵魂为了能够达到一个更低的水平，它必须再次放下自己的一小部分，这成为我们的性格体。每个人通常认为是自己的这个性格体，实际上只是一个片段的片段。

所有通过低级王国的进化都是为发展人类这种结构做准备的。动物在物质层面的生活中（以及之后在星光界的一段时间）和人一样，有个体的，分离的灵魂；但当动物的星光界生活结束时，这个灵魂不会在一个身体中再次转世，而是回到一种灵魂物质的储蓄库里，在我们的书中称为“群体灵魂”。这就好比群体灵魂是一桶水，可以满足几个同类动物的需要，比如说，二十匹马。当一匹马从群体灵魂中诞生时，就好像有人将一个容器浸入水桶，并舀出满满一容器的水。在这匹马的一生中，各种经历都会降临到它身上，改变它的灵魂，它从中吸取教训，这些都可以比作投到容器中的各种染料。当马死后，容器中的水被倒回桶中，它所获得的染料就会扩散到整个桶中。当另一匹马从同一个群体的灵魂中诞生时，会舀出另一容器的水；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不可能是与构成前一匹马的灵魂的相同的水。

关于这一过程的更多细节，请参考《证道学教材》。

当一个动物发展到足以成为人类时，这意味着在它的生命结束时，它的灵魂不会再被倒回群体的灵魂中，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保留下来。现在，一个非常奇特但非常美丽的命运降临在他身上。灵魂物质，即容器中的水，成了更高层次的物质的载体。它本身不起灵魂的作用，而是被更高灵魂所使用。我们在物质界没有确切的同类比喻，只能想象用高压将空气压入水中，从而使其成为充气的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比喻，以前是动物灵魂的水现在变成了人的因果体；而压入水里的空气就是我所说的“自我”--人的灵魂，它只是神圣灵性的部分表现。这种“自我”的下降在古代希腊神话中被“杯”（krater）和中世纪的“圣杯”（Holy Grail）故事所象征；因为“圣杯”是所有进化的完美结果，

神圣生命之酒被注入其中，从而人类的灵魂得以诞生。因此，正如我们所说，以前的动物灵魂在人身上变成了所谓的因果体，它存在于高层思想界，是“自我”或人的“灵魂”所占据的永久载体；在进化过程中所学到的一切都会被转移到这个新的生命中心。

这个灵魂的进化包括它逐渐返回到低于单一体层次的更高层次，带回它“下凡”获得的经验和品质。我们所有人的肉体都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理当已经征服了它；但它应该完全处于灵魂的控制之下。在当今人类的灵性发展较高的人中，通常是这样的，尽管肉体有时会挣脱出来自作主张一下。星光体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它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根族中，有许多人是自己情绪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够完美地控制情绪，而是经常允许自己被它们所控制。他们让自己的情绪随心所欲，就像骑手被野马带到许多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目前所有比较先进的族群中最优秀的人身上，肉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相当大的控制之下；星光体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不是在完美的控制之下；思想体正在展开，但其成长还远未完成。这三个身体，即肉体、星光体和思想体，完全听从灵魂指挥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当这三个体完全服从于灵魂时，低级自我将被吸收到高级自我中，“自我”，即灵魂将是人的主宰。虽然这时人还没有达到完美，但他不同的载体已经协调统一，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这个时刻之前，灵魂一直在慢慢地控制着人的载体，直到它们与它合为一体。一旦载体被灵魂支配，单一体开始支配灵魂；在未来的一个时刻，就像性格体和灵魂合二为一，精神和灵魂也将合二为一。这就是“自我”与单一体的合一；当这一目标实现时，人就达到了他降入物质的目的。他成了超人，或者说是圣人。

超人的生活

只有在这时，他才第一次进入真正的生活，因为这个巨大的进化过程（通过所有的低级王国，然后通过人类王国，直到达到圣人阶位）只是为真正的精神生活做准备，而真正的精神生活只有当人超越了人时才开始。人类是世界学校的最后一课；当一个人在那里接受完了训练，他会进入真正的生活，即精神

的荣耀生活，即基督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知之甚少，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正在享有这种生活的人。它的荣耀和辉煌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但它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事实，我们每个人必定达到它是一个绝对肯定的，不以我们愿意为转移的事实。如果我们自私地行事，如果我们让自己与进化的潮流背道而驰，我们可以推迟我们的进步；但我们最终无法阻止它。

在结束了人类的生活后，完美的人通常会放弃他的各种物质身体，但如果他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它们，他保留了可以使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再需要肉体。他不再保留星光体、思想体或甚至因果体，而是永久地生活在他的最高境界。每当他为了任何目的需要与低层次打交道时，他必须使用属于该层次的临时载体，因为只有通过这个层次的物质的媒介，他才能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接触。如果他想与人面对面交谈，他必须使用一个身体；他必须至少有部分物质化现，否则他不能说话。同样，如果他想给我们的思想留下印象，他必须用一个思想的身体包围自己。每当他在工作中需要使用一个较低的载体时，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只是暂时持有它。完美的人可以沿着七条更高的路线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列出。

圣人会

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真师们所属的圣人会引导和指导的。证道学学生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他们经常把他们视为一个住在某个秘密的地方的伟大的修道团体。他们有时认为他们是天使，还有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都是印度人，或者他们都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中。这些假设都不对。确实有一个伟大的圣人会，其成员之间不断交流；但他们的交流是在更高的境界中，他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一些被我们称为智慧真师的圣人愿意接受学徒并教导他们；但他们只是这个强大的完美的人机构中的一小部分。

正如稍后要解释的，世间有七种类型的人，因为每一种都属于生命进化浪潮划分的七道光之一。每道光都有一位圣人被委派负责初学者的培训，所有那些沿着他特定的进化之光来的人都会通过他进行进化。

没有一个低于圣人阶位的人会被允许对一个新手承担全部责任，尽管那些已经做了多年弟子的人经常被用为副手，并获得帮助和建议有前途的年轻有志者的特权。这些资深的学生正逐渐为他们未来成为圣人的工作接受培训，

他们正在学习从他们的师父手中接过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以便圣人可以脱身，从事只有他们才能承担的更高的工作。准弟子的初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些资深的弟子负责，准弟子暂时与这些代表联系，而不是直接与伟大的真师联系。但学生和师父是如此奇妙地融为一体，也许这是“一体中有别”。

圣人的能力

圣人的能力确实很多，也很奇妙，但它们都是我们自己也拥有的自然能力，只是他们拥有这些能力的程度要高得多。我认为，与我们相比，圣人的突出特点是，他从一个绝对不同的角度看待一切；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我”的概念，而这种想法在大多数人中是如此突出。圣人已经消除了低级的“我”，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所有人而活。然而，只有他能真正理解，所有人就是自己。他已经达到了性格中没有任何缺陷的境界，没有任何关于个人的、分离的自我的想法或感觉，他唯一的动机是帮助推进进化，与指导进化的逻各斯和谐地工作。

也许下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全面发展。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没有人在任何领域达到最高水平，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或伟大的高人，通常也只是在某一领域达到了高度的卓越，而他的本性还有其他方面没有展开。我们所有人都拥有所有不同特征的一些萌芽，但它们还只是部分地被唤醒，而且某个会比其他突出。然而，圣人是一个全能的人，他的奉献、爱、同情和慈悲是完美的，同时他的智力远比我们所能意识到的要高，他的灵性是奇妙神圣的。他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人，因为他是发展完善的。

第二章

真师的身体

他们的相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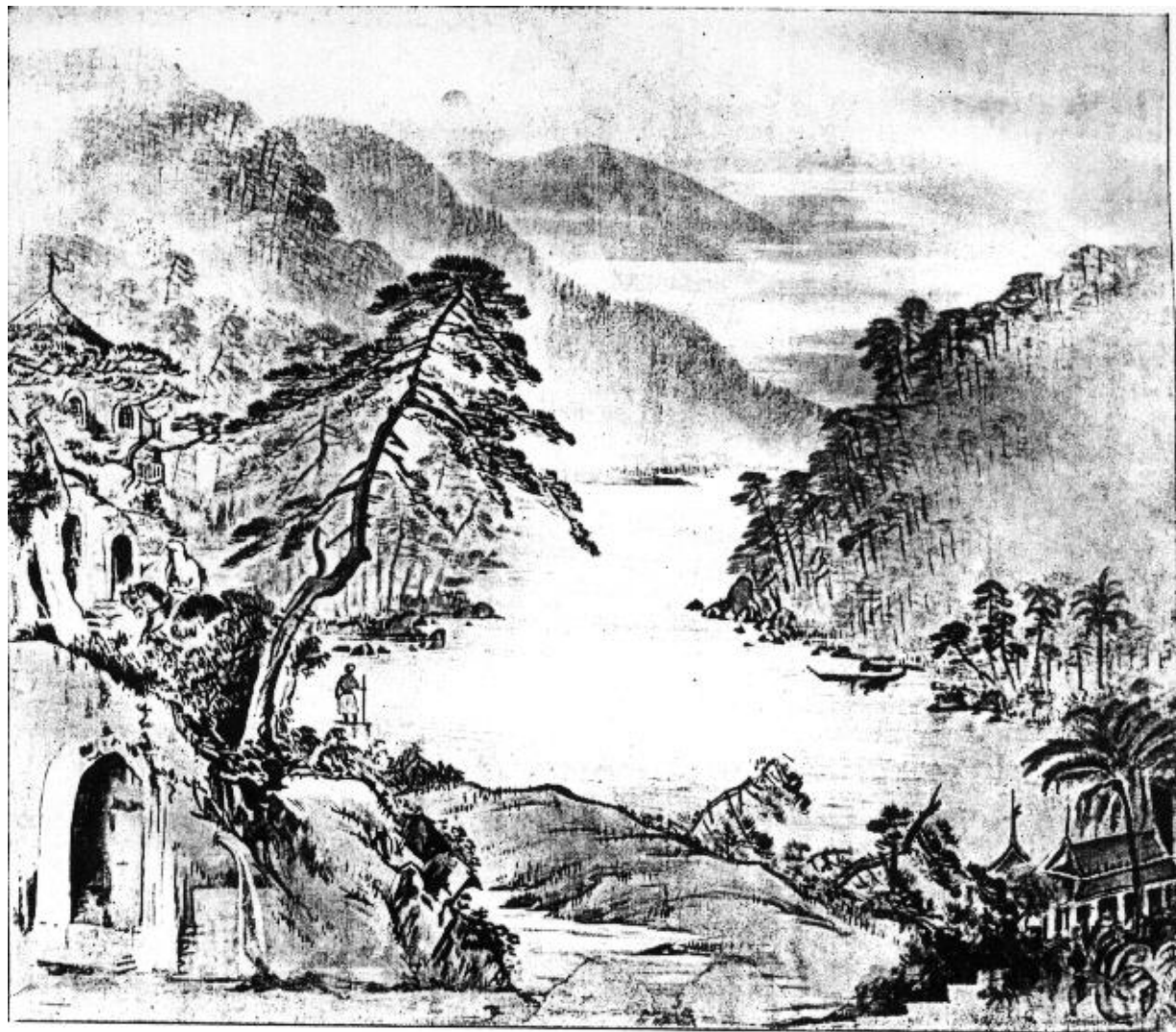
在证道学学生中，对真师们有很多模糊和不确定的看法，因此，如果我对一些真师的日常生活和外表说几句话，也许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自然，以及他们也有寻常的物质的一面。没有一个特定身体特征可以无误地区分圣人与其他人，但他总是给人留下深刻、高贵、尊严、圣洁和宁静的印象。任何人见到他，都很难不会意识到面对的是一个杰出的人。他是一个有力度但沉默的人，只在他有明确的目的时才会开口，或鼓励、或帮助，或警告，但他却非常仁慈，充满了敏锐的幽默感--是那种亲切的，不伤人的，可以减轻生活的烦恼的幽默。莫里亚真师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幽默感，就不可能在奥义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我所见过的所有圣人都具备这种素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端正好看；他们的身体几乎是完美的，因为他们完全遵循健康法则，最重要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任何事情。他们所有的恶业早已耗尽，因此肉体是在物质允许范围内“自我”的“闪光体”（Augoeides）或完美表达。所以不仅一个圣人现在的身体通常非常英俊，而且他在下一世中用的新身体除了有种族和家庭差异以外，也可能是旧身体的几乎完全复制，因为它完美得不用修改。这种不受业力影响的自由使他们出于任何原因选择新的身体时，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出生在任何国家或种族，以方便他们必须做的工作，因此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所用身体的国籍不是最重要的。

要知道某个人是否是一个真师，就必须看他的因果体，因为他的发展将通过因果体大大增加的尺寸来显示，而且它的颜色会排列成同心圆的特殊形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在《有形和无形人》一书中的阿罗汉的因果体图片（图版二十六）

西藏的一个峡谷

在西藏的一个山谷，或者说是峡谷中，莫里亚真师、库图米真师和德瓦尔-库尔真师目前就住在那里。



西藏的一个峡谷

德瓦尔-库尔真师曾应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要求，为她用沉淀方式制作了一幅描绘那条峡谷谷口的画，这里的插图是那张画的照片的复制品。原件是沉淀

在丝绸上的，保存在阿迪亚证道学总部的神阁里。在照片的左边，可以看到莫里亚大师在他家门口附近骑着马。库图米大师的住所没有出现在照片中，他的家在山谷的更上方，在右边的拐弯处。布拉瓦茨基夫人恳求德瓦尔-库尔大师把自己画进去；他起初拒绝了，但最后还是把自己加了进去，是一个手里抓着杆子，站在水里的人，但背对着观众。原作有淡淡的色调，颜色是蓝色、绿色和黑色。这幅画上有艺术家的签名--**Gai Ben-Jamin**¹，这是他年轻时在学会早期，也就是在他达到真师阶位很久之前所拥有的别名。这个场景显然是在一个早晨，因为晨雾仍然环绕在山坡上。

¹ 这个签名是在实际图片之外的下缘，因此它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复制品中。

莫里亚真师和库图米真师居住在这条狭窄的峡谷的两边，峡谷的斜坡上长满了松树。小路沿峡谷而下，经过他们的家，在谷底汇合，那里有一座小桥。靠近桥的地方有一扇狭窄的门，在图片底部的左边可以看到，它通向一个巨大的地下系统，里面有一个奥义博物馆，库图米真师是伟大的圣白会中这个博物馆的守护者。

这个博物馆的内容是非常多样化的。陈列物似乎是对整个进化过程的一种说明。例如，这里有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种类型的人的最逼真的图像--从巨大的松散关节的雷姆利亚人（**Lemurians**）到甚至更早和更原始的矮小人类。浮雕模型显示了地球表面的所有变化 -- 在改变地球的大灾难之前和之后的状况。巨大的图表说明了世界上不同种族的迁徙情况，并准确地显示了他们从各自的源头扩散了多远。其他类似的图表专门介绍了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影响，显示了每种宗教在哪些地方以其原始的纯洁性得到传扬，以及在哪些地方与其他宗教的遗留物相混合并被扭曲。

栩栩如生的雕像记录了某些早已被遗忘的种族的伟大领袖和教师的形象；各种与重要的甚至是未被注意的文明进步有关的物品被保存下来，供后人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老和无价的原始手稿--例如，由佛在其作为悉达多王子的最后一生中亲自撰写的手稿，以及在巴勒斯坦出生的基督撰写的另一份手稿。这里保存着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秘密教义》的开篇所描述的那本奇妙的《慈岩之书》（**Book of Dzyan**）的原件。这里也有来自我们世界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奇怪书稿。这里还有动物和植物的形态，其中一些是我们以化石的形式知道的，尽管其中大多数是我们的现代科学所无法想象的。这里有一些遥远而被遗忘的古代大城市的写实模型，供学生们研究。

所有的雕像和模型都有生动的色彩，与原型一模一样；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的收藏品是当时有意收集起来的，以便向后人展示当时的进化或文明所经历的确切阶段，因此，我们在各领域都有一系列有清晰意图的教育展，而不

是像我们的博物馆经常向我们展示的不完整的碎片。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不同文明所发明的各种机械的模型，也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使用的魔法类型的详细而丰富的说明。

在通往这些大殿的前庭里，保存着莫里亚和库图米真师的那些正在试用期期间的学生的活像，我将在后面描述。这些影像象雕像一样围绕着墙壁，是对这些学生的完美写照。然而，他们不可能被肉眼看到，因为构成它们的最低物质是以太。

桥附近还有一座小寺庙，其塔楼有点像缅甸式的，有几个村民去那里供奉水果和鲜花，并烧樟脑和念诵五戒。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沿着溪流边的山谷向下延伸。两个真师们的房子隔川相望，它们都在桥的上方，但从桥上看不到它们，因为峡谷是弯的。如果我们沿着山谷中的小路走，经过库图米真师的房子，就能看到一个大石柱，过了石柱，峡谷又拐了个弯，就看不到路了。再往前走一段距离，峡谷豁然开朗，进入一个高原，那里有一个湖，据说，布拉瓦茨基夫人曾经在那里洗澡；她说湖水很冷。山谷有遮挡并朝南方，尽管周围地区在冬季都会下雪，但我不记得在真师们的房子附近看到过任何雪。这些房子都是石头的，建造得非常厚实牢固。

库图米真师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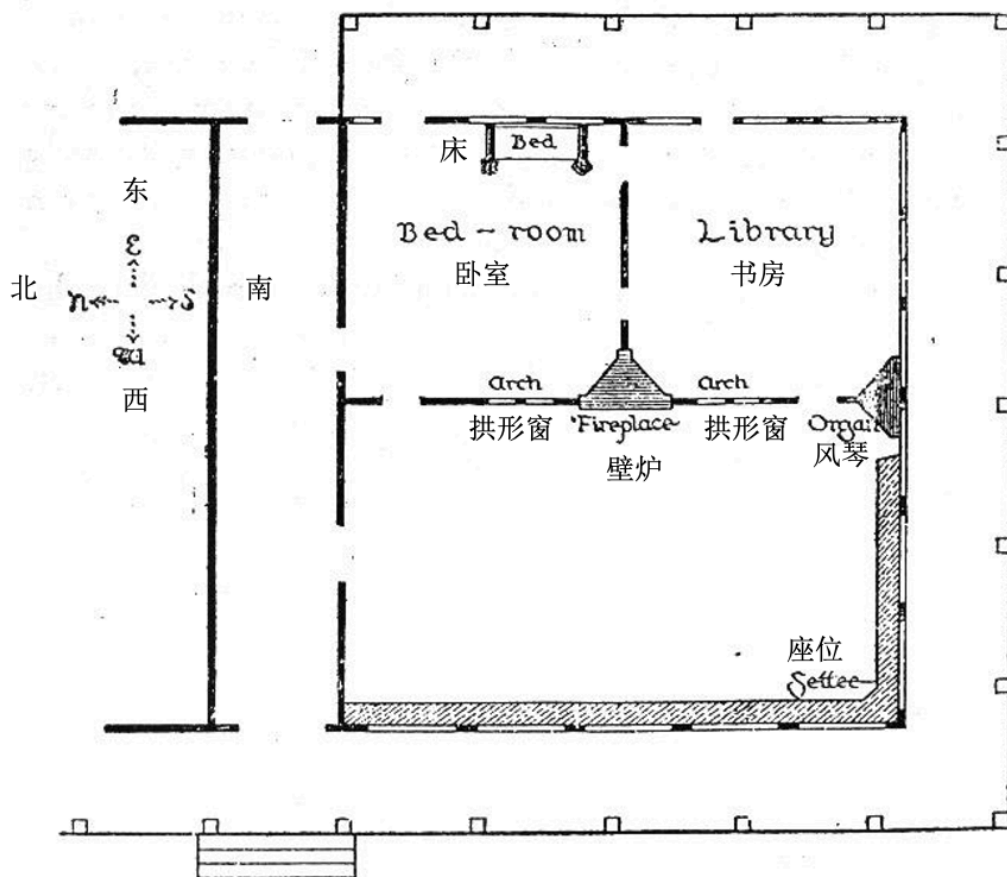
库图米真师的房子被一条直的通道分成了两部分。图1是房子南半部的平面图。进入通道后，右边的第一个门通向房子的主要房间，我们的真师通常就坐在里面。它又大又高（大约50英尺×30英尺），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厅而不是一个房间，它占据了通道一侧的整个房屋正面。在这个大房间后面还有两个近乎方形的房间，其中一个被他用做图书馆，另一个被用做卧室。房子的这部分显然是主人个人使用的，它周围有一个宽阔的阳台。房子的另一面，在进入通道的左边，似乎被划分为较小的房间和各种办公室；我们没有机会仔细观察它们，但我们注意到，在卧室的通道对面是一个设备齐全的浴室。

这个大房间的正面和侧面都有很多窗户，让人一进门就让人觉得可以有几乎连续不断的视野；窗户下都有一个长长的座椅。还有一个在那个国家来说不同寻常的设施，就是在前窗对面的墙壁中间有一个大型的开放式壁炉。这个壁炉的设计是为了给所有三个房间供暖，它有一个奇怪的锤打出来的铁盖，我听说这在西藏是独一无二的。火炉口上有一个壁炉架，旁边摆放着真师的扶

手椅，是用非常古老的木头雕刻的，根据人的体型制作，所以不需要垫子。房间里随处摆放着桌子和长椅或沙发，大多没有靠背，在一个角落里是主人的风琴键盘。天花板可能有20英尺高，非常漂亮，有精美的雕梁画栋，在它们相互交汇的地方有下垂的装饰点，将天花板分成长方形的部分。一个拱形的，中间有一根柱子的窗户，有点像哥特式风格，但没有玻璃，开向书房，还有一个类似的窗户开向卧室。卧室的家具非常简单。有一张普通的床，在固定在墙上的两个木雕支架（其中一个雕刻成狮头，另一个雕刻成象头）之间像吊床一样摆动，不用的时候床就靠墙折叠起来。

书房是一个很好的房间，里面有成千本的书。靠墙是高高的书架，上面摆满了许多语言的书籍，其中有一些是现代欧洲的作品，在顶部有开放式的书架，用于存放手稿。真师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英文学者，还精通法语和德语。图书馆里还有一台打字机，这是他的一个学生送给真师的。

我对真师的家庭所知甚少。有一位女士，显然是一位学生，他称她为"妹妹"。她是否真的是他的妹妹我不知道；她可能是一个表妹或侄女。她看起来比真师大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起来是同一年龄。她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他，有一两次聚会时她也来参加；不过她的主要工作似乎是照看家务和管理仆人。在这些仆人中，有一个老人和他的妻子，他们已经为主人服务了很长时间。他们对他们雇主的真正身份一无所知，但把他看作是一个非常宽容和亲切的主人，自然他们在为他服务时受益匪浅。



库图米真师的房子 图1

真师的活动

真师有一个自己的大花园。他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雇人耕种。在房子附近有开花的灌木和大量的自由生长的花草，其中还有蕨类植物。有一条小溪流经花园，形成一个小瀑布，上面建有一座小桥。他经常坐在这里，向他的人民发出思想和祝福；毫无疑问，不经意的观察者看来，他就像闲坐着观察大自然，漫不经心地听着鸟儿的歌声，听着水的飞溅和翻腾。有时，他也在他的大扶手椅上休息，当人们看到他这样时，他们知道不能打扰他；他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但认为他入三摩地禅定中。东方的人理解这种冥想并尊重它，这可能是圣人喜欢住在那里而不是在西方的原因之一。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到真师在一天中相当长的时间里安静地坐着的效

果，或者说冥想的效果；但当他表面上如此平静地休息时，实际上他一直在更高的层面上从事最艰苦的劳作，操纵各种自然力量，并同时成千上万的灵魂施加各种非常不同的影响；圣人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然而，真师也做很多物质层面的工作；他创作了一些音乐，并出于各种目的写了笔记和论文。他对物理科学的发展也很感兴趣，尽管这是另一个智慧真师的领域。

库图米真师有时骑一匹大栗色马，偶尔，当工作需要他们在一起时，莫里亚真师会骑一匹美丽的白马陪他出行。我们的真师经常访问一些寺院，有时会过一个大山口，到山上的一个孤独的寺院去。为了工作而骑马似乎是他的主要运动，但他有时会与德瓦尔-库尔真师一起散步。德瓦尔-库尔真师住在他亲手建造的小木屋里，离通往高原的大峭壁相当近。

有时我们的真师在他家的大房间里演奏风琴。这架风琴是在他的指导下在西藏制作的，实际上是钢琴和管风琴的组合，有一个像我们西方的键盘，他可以在上面演奏我们所有的西方音乐。它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任何其他乐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双面的，因为它既可以从起居室也可以从书房演奏。主键盘（或者说是三个键盘，大键盘、强弱音键盘和伴唱键盘）在起居室里，而钢琴键盘在书房里；这些键盘可以一起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整个有踏板的管风琴可以在起居室里以普通的方式演奏；但通过转动一个活塞似的手柄，钢琴的装置可以与管风琴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同时演奏。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钢琴是管风琴上的一个额外的键盘。

然而，从书房里的键盘上，钢琴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乐器单独演奏，与管风琴完全分离；但通过一些复杂的机制，伴唱风琴也与该键盘相连，因此人要么可以单独演奏钢琴，就像一台普通的钢琴一样，或者可以在伴唱管风琴或某些风琴管的伴奏下演奏钢琴。正如我所说，这两个乐器也可以完全被分开，这样，在每个键盘上都有一个演奏者，就可以演奏钢琴-管风琴二重奏了。这个奇怪的乐器的机制和管道几乎占据了整个真师家的二楼。通过磁场，他使乐器能与飞天，或是司管音乐的天使沟通，所以每当它被演奏，他们会合作，因此，他得到的声音组合是在物质层面上听不到的；而且，还有一个由管风琴本身产生的弦乐和管乐器的效果。

天使一直在唱歌，歌声一直在人们的耳边响起，但他们却不愿意听它的美丽。海水的深沉声响、风在树上的叹息声、山洪的咆哮声、溪流、河流和瀑布的音乐，这些声音与其他许多声音一起构成了大自然的强大歌声，因为大自然是活着的。这不过是一种更宏大的声音在物质世界的回声，这个声音就是天使的声音。正如《道路之光》中写到的：

这首伟大的歌曲只有一些片段传到凡人的耳朵里。但是，如果你倾听它，要忠实地记住它，不要忘记自己听到的，并努力从它那里学到包围你的神秘的意义。总有一天，你就不需要老师了。因为人有声音，人生活的世界也有声音。生命本身是说话的，而且从不沉默。它的话语并不像你们这些聋子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喊叫：它是一首歌。向它学习吧，你是和谐的一部分；向它学习吧，遵守和谐的法则。

每天早上都有一些人，他们确切地说不是学生，而是真师的追随者，来到真师的家，坐在阳台上和外面。有时，他对他们讲一会儿话，像一种小型讲座；但更多的时候，他除了投以一个友好的微笑外，会继续他的工作，不会注意他们，他们似乎也很满足。他们显然是为了来坐在他的光环中，来敬仰他的。有时，他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他坐在阳台上，周围地上坐着一群藏族人和其他人；但通常他自己在房间里的桌子上吃东西。有可能他遵守佛教僧侣的规则，过午不食；因为我不记得曾见过他在晚上进食；甚至有可能他不是每天都需要食物。最有可能的是，当他想吃点什么时，他就会点自己喜欢的食物，而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餐。我见过他吃棕色的小圆甜饼，是用小麦、糖和黄油做的，是家里常见的那种，是他妹妹做的。他还吃咖喱和米饭，咖喱有点像汤的形式，像扁豆糊一样。他用一个奇怪而美丽的金勺，勺柄末端有一个精致的大象图案，勺与勺柄以不同寻常的角度相连。这是一个传家宝，非常古老，可能有很大的价值。他一般穿白色衣服，但我不记得曾见过他戴任何种类的头饰，除了在罕见的场合，他穿上格鲁派的黄袍，带着一个有点像罗马头盔形状的头冠。而莫里亚真师一般都戴着头巾。

其他的房子

莫里亚真师的房子在山谷的对面，但位置更低 -- 事实上，离小庙和山洞的入口很近。它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至少有两层，正面朝向道路的每一层都有阳台，几乎都是带玻璃的。他的生活方法和活动安排与已经描述的库图米真师的情况大致相同。

如果我们沿着溪流左岸的道路往上走，溪流沿着山谷渐渐升高，我们会在右侧经过库图米真师的房子和宅地，再往上走，我们会发现在道路的同一侧有一间小木屋或小屋，是现在的德瓦尔-库尔真师在他做学生的时候，为了能够在离真师很近的地方居住而亲手造的。小屋里挂着一块牌子，多年前，库图米真师的一位英国学生应他的要求，将库图米真师家的大房间的内景沉淀在上面，显示了不同真师和学生的形象。这是为了纪念在真师家度过的某个特别

快乐和富有收获的夜晚。

第一道光的圣人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伟大的人的外表；这在某种程度上由他们每个人所属的光或类型所改变。第一道光最突出的特点是力量，出生在这一道光中的人是世界的国王、统治者、管理者--首先是内在和灵性世界，但也包括物质世界。任何在非常不寻常的程度上能够主宰人并引导他们顺利地沿着他所期望的路线前进的人，都可能是第一道光的人，或者是倾向于第一道光的人。

这样的王者形象是伟瓦撒塔摩奴（Vaivasvata Manu），是第五根族的统治者。他是所有圣人中最高的，身高6英尺8英寸(2.03米)，比例完美。他是我们根族的代表和原型，该族的每个成员都是他的直接后代。摩奴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充满力量的脸，鹰钩鼻，有饱满而流畅的棕色胡须，棕色的眼睛，和一个雄狮式的完美头颅。我们的主席说："他很高大，具有国王般的威严，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呈黄褐色，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他目前住在喜马拉雅山中，离他的伟大兄弟弥勒菩萨的房子不远。

莫里亚真师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是伟瓦撒塔摩奴的副手和继任者，是第六根族的未来摩奴。他出身是拉吉普邦的国王，有分为两部分的黑胡须，深色的，几乎是黑色的头发披在肩膀上，眼睛漆黑而锐利，充满力量。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1.98米)。举止如士兵，说话短而利索，仿佛他已经习惯了被立即服从。在他的面前，人可以感到强大的权力和力量，他有一种帝王的尊严，使人们油然而生最深的敬意。

布拉瓦茨基夫人经常告诉我们，在1851年她是如何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莫里亚真师的。当时他和其他一些印度王子一起过来参加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奇怪的是，我自己当时还是个四岁的小孩，也看到了他，但当时并不知道。我记得我被带去看一个华丽的游行队伍，其中有一队衣着华丽的印度骑兵。他们是俊美的骑士，骑着世界上最好的骏马，我幼稚的眼睛很自然地盯着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对我来说，他们也许是那个奇妙的、像童话一样的表演中最好的部分。当我拉着父亲的手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经过时，那些英雄中最高大的一个人用闪亮的黑眼睛盯着我，这让我有些害怕，但同时又让我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幸福和兴奋。他和其他人一起走了，我没有再看到他，但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经常出现在我幼稚的记忆中。

当然，我当时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如果不是他多年后对我说的一句亲切的话，我永远也不会认出他。有一天，我在他面前说起学会早期的情况，我说，我第一次有幸看到他以肉身出现是当他来到阿迪亚的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房间，给她力量并发布某些指示。他自己当时正在和其他一些圣人谈话，他猛地转过身对我说："不，这不是第一次。在那之前，你曾见过我的肉身。你记不记得，你是一个小孩子，在海德公园看印度骑兵骑马经过，你难道没有看到即使在那时我是如何把你从人群中挑出来的？"我当然马上就想起来了，说："哦，真师，是你吗？我应该知道的。"我没有把童年的相遇归到与真师肉身相遇的例子中，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那位伟大的骑手是真师，而且这么小的孩子的证据很可能被怀疑或忽略。

S. Ramaswami Iyer先生叙述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与真师相遇的经验时写道：

“我正沿着公路往镇上走，路上遇到的人向我保证，从那里我可以穿着朝圣者的服装轻松地穿越到西藏。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孤独的骑手从对面向我奔来。从他高大的身材和娴熟的骑术来看，我以为他是锡金王的某个军官.....当他走近我时，他勒住了缰绳。我看着他，立刻认出了他.....他的伟岸形象就在我眼前，一个圣雄，我尊敬的真师，我以前在证道学总部的阳台上看到过他的星光体。就是他，去年12月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出现的喜马拉雅兄弟，他好心地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回答我一小时前用密封的信封给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一封信。在这一小时里，布拉瓦茨基夫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我立刻匍匐在他脚下。他叫我起来，我放松地看着他的脸，他就是我所熟悉的形象，我完全忘却了自己。我曾看到过他的画像（奥尔科特上校拥有的画像）无数次。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喜悦和敬意束缚了我的舌头。他那威严的面容，在我看来是权力和思想的化身，让我心生敬畏。我终于与喜马拉雅的圣人见面了，他不是神话，不是一些怀疑论者所认为的灵媒的想象力的创造。这不是晚上的梦，而是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阳光普照，静静地在天上见证着这一幕。我看到他有血有肉地出现在我面前，他用仁慈和温柔的口气对我说话。我还想要什么呢？过度的幸福使我哑口无言。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在他温和的语气和话语的鼓励下，说出了几句话。他的肤色并不像库图米真师那样白皙；但我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面容，如此高大威严的身躯。和他的画像一样，他留着黑色的短胡须，长长的黑发垂到胸前；只是他的穿着不同。他没有穿白色的宽松长袍，而是穿了一件镶有毛皮的黄色袍子，头上没有戴头巾，而是戴着黄色的西藏毡帽，就像我在这个国家看到一些不丹人戴的那种。当最初的狂喜和惊讶过后，我冷静地理解了这个处境，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¹

¹ 摘自“证道学五载”（第2版，284页）

另一个如此高贵的人物是查克苏沙摩奴（Chakshusha Manu），即第四根族的摩奴，他是中国血统，而且种姓很高。他有蒙古人的高颧骨，他的脸看起来就像用古老的象牙精雕细琢而成。他通常穿着华丽的金色长袍。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正常工作中不会接触到他，除非我们不得不与属于他的根族的学生打交道。

第二道光的圣人

在世界导师弥勒菩萨，和他的主要副手库图米真师的身上，特别明显的特征是他们无所不包的爱的光芒。弥勒菩萨目前有凯尔特人（Keltic）的肉身，但当他在不久的将来到世界上教导人民时，他将使用他的一个弟子为他准备的身体。他的脸庞有一种奇妙的美感，强壮而又温柔，密集的头发像红金一样流淌在肩头。他的胡须是尖的，就像在一些古老的图画中一样，他的眼睛是奇妙的紫罗兰色，像两朵花，像星星，像充满永恒和平之水的深邃圣洁的池塘。他的微笑令人目眩，无法用言语形容，一种炫目的光辉环绕着他，与那奇妙的玫瑰色光芒交织在一起，这光芒永远从爱之主身上闪耀。

我们可以想象他坐在喜马拉雅山上他家的大前厅里。大厅有许多窗户，可以俯瞰花园和梯田，以及远处连绵不断的印度平原；或者想他穿着镶着深色的金边的白色流动长袍，在傍晚时分，在他的花园中美丽的花朵间漫步，浓郁甜蜜的花香充满着空气。我们神圣的基督有着无法估量的神奇，神奇得无法描述，因为通过他流淌的爱安慰了数百万人。他就是那个人闻所未闻的，用教导的话语给天使和人带来和平的声音。在几年以后，人们将听到这个声音，那些处在地球黑暗中的人将感受到这种爱；但愿我们准备好在他到来时迎接他，并给予他应得的欢迎和忠诚的服务。

库图米真师有着克什米尔婆罗门的肉身，肤色和一般英国人一样白皙。他也有一头飘逸的头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充满了喜悦和爱。他的头发和胡须是棕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显得发红并闪着金光。他的脸有点难以描述，因为他的表情随着他的微笑而不断变化；鼻子是精雕细琢的，眼睛很大，有一种奇妙的流动的蓝色。像伟大的导师一样，他也是一位教师和牧师，在许多世纪以后，他将继承教主的崇高职务，并将接过世界导师的权杖，成为第六根族的菩萨。

其他道光

大法王（**Mahachohan**）是政治家的类型，是伟大的组织者，尽管他也有许多军事素质。他有着印度人的肉身，又高又瘦，轮廓鲜明，长得非常精细利索，脸上没有胡子。他的脸相当严厉，有一个强壮的方形下巴；他的眼睛深邃而有穿透力，他说话有些突然，就像一个士兵说话一样。他一般穿着印度长袍，戴着白色头巾。

圣哲曼伯爵（**Comte de St. Germain**）真师在许多方面都与他相似。虽然他不是特别高大，但他的举止非常正直，有军人的气质，他有十八世纪大领主的精致的礼节和尊严；我们立刻感觉到他属于一个非常古老和高贵的家族。他的眼睛很大，是棕色的，充满了温柔和幽默，但其中闪烁着权力的光芒；他光芒四射的形象让人自然地服从于他。他的脸是橄榄色的；他的棕色头发从中间分开，从额头向后梳理，他有短而尖的胡子。他经常穿着深色的，镶着金边的制服，上面有金色的花边，通常穿一件华丽的红色军用斗篷，这些都突出了他士兵般的外表。他通常居住在东欧的一座古老的城堡里，这座城堡属于他的家族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

塞拉皮斯（**Serapis**）真师身材高大，肤色白皙。他是希腊人，尽管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埃及完成的，并与埃及的圣人会有联系。他非常杰出，面容严肃，有点类似于已故的红衣主教纽曼。

也许威尼斯法王是圣人会所有成员中最英俊的一个。他非常高大，大约六英尺五英寸(约**1.95米**)，有飘逸的胡须和金色的头发，有点像摩奴的头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虽然他出生在威尼斯，但他的家族无疑有日耳曼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一个明显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希拉里昂真师是一位希腊人，除了他有一个稍带钩状的鼻子之外，他是古希腊人的类型。他的额头低而宽，与普拉西特勒斯的赫尔墨斯相似。他也非常英俊，看起来比大多数的圣人要年轻。

曾经是耶稣的那个圣人，现在有着叙利亚人的肉身。他有阿拉伯人的黑皮肤、黑眼睛和黑胡须，一般穿白色长袍，戴着头巾。他是信徒的真师，他给人一种十分纯洁的感觉，有不畏惧任何障碍的火热的奉献精神。他住在黎巴嫩山的德鲁斯人当中。

在我们接触的圣人中，有两位与通常的圣人的肉身有些区别。其中一位是印度的精神摄政者，奥尔科特上校曾多次提到他，他是在《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一书中称为朱庇特的真师。他比圣人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要矮，而且据我所知，他们是中唯一一个有灰头发的人。他的身体非常挺拔，行动机敏，具有军人的精准。他是一个地主，在我和斯瓦米-苏巴尧访问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多次与似乎是组长似的人进行交易，他们向他提交报告并接受指示。另一位是德瓦尔-库尔大师，他仍然有着在几年前成为圣人时的那个身体。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身体不可能完美地复制“自我的闪光体”。他的面容具有明显的藏族特征，颧骨很高，外表有些粗犷，显示出岁月的痕迹。

有时，一位圣人出于某种特殊目的需要一个身体，以便在世界的喧嚣中暂时使用。我们被告知，当世界导师到来时，其他几位圣人也可能在那时出现，充当他的副手，协助他为人类做伟大的工作。这些伟大的人大多会象世界导师一样，暂时借用他们学生的身体，因此有必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载体供他们使用。学生们有时会问，既然圣人已经有了肉身，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其他人的肉身呢？

完美的物质载体

那些达到圣人高度的人，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上直接帮助人类发展，保留身体会方便工作。为了适合他们的目的，他们的身体必定与众不同。他们的身体不仅必须绝对健康，而且还必须是“自我”在物质世界中完美的表达。

创造这样一个身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一个普通人的“自我”降生到他新的婴儿身体中时，正如我在《内在生命》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掌管的是一个人造元素精灵，因他的业力而生。这个元素精灵勤奋地忙于塑造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体，在人出生后直到六、七岁时仍在继续塑造工作。在这一时期，“自我”逐渐与他的新的情感、思想和物质载体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逐渐习惯于它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元素精灵退出它的任务前，他对这些新载体所做的实际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他当然与身体有联系，但通常很少关注它，宁愿等到身体达到一个对他的努力更有反应的阶段。

圣人的情况与此非常不同。由于没有需要报的业，没有人造元素精灵在起作用，而“自我”本身从一开始就独自负责身体发展，只受限于遗传因素。因此，“自我”可以制造一个更精致和细腻的工具，但这个身体也给“自我”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并在许多年里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出于这

个原因，毫无疑问也有其他原因，除非十分必要，一个圣人不希望经常重复这个过程，因此他让他的肉体尽可能长地存在。我们的身体由于各种原因而变老和死亡，包括遗传性的虚弱、疾病、意外和自我放纵、忧虑和过度劳累。但在圣人身上，这些原因都不存在，当然我们必须记住，他的身体在适应性和耐力方面都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身体。

圣人的身体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所以他们能比普通人更长地保持它们。任何这样的身体的年龄通常比我们从外表上推测的要大很多。例如，莫里亚真师看起来绝对是一个正值壮年的人--可能是三十五或四十岁；但从他的学生讲述的许多故事中可以推测他的年龄比这大四或五倍。布拉瓦茨基夫人自己告诉我们，当她在童年时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看起来与现在的年龄完全一样。同样，库图米真师看起来与他的老朋友和伙伴莫里亚大师年龄相仿；但据说他在上世纪中期前在欧洲获得了大学学位，那么他肯定已是一个百岁老人了。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寿命，尽管有证据表明，可能轻易超过一百四十多岁。

一个适合更高层次工作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敏感的身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它要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就需要细心照顾。如果它受到外部世界无数琐碎事情以及其不断涌现的不和谐振动的影响，它就会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坏损。因此，圣人通常生活在相对隐蔽的地方，很少出现在我们龙卷风般动荡的日常环境中。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卷入到由于世界导师到来而产生的好奇和强烈的情感的漩涡中，这些身体的寿命会大大缩短，而且，由于它们的极度敏感，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借用的载体

通过暂时占用学生的身体，圣人避免了这些不便，同时也给学生的进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他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居住在学生的载体内，也许是为了讲课，或者是为了播撒特别的祝福；一旦他完成了他想做的事情，他就会离开借来的身体。而一直奉陪的学生，这时恢复了对身体的主宰，圣人回到了他自己的载体中，继续他帮助世界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正常工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始终有一个可以使用的身体，当需要时，他可以通过这个身体在物质层面上合作，完成世界导师的神圣使命。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个有机会将他的身体借给一位圣人的学生是多么的幸运，这样做对学生的影响很可能超出我们的估量。被一位圣人“调过

音”的载体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种限制；当他的身体被使用时，他将永远有特权沐浴在圣人的奇妙磁场中，因为一旦真师用完了身体，他就必须马上进入到自己身体中。

当圣人认为有必要降临到人世间时，比如在当今的时代，他们总是采用这种借用合适身体的方式。释迦牟尼佛在成佛时采用了这种方法，而弥勒菩萨在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是，当一位新的菩萨在他的前辈成佛后担任世界导师的职务时，在他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世界时，他会以一个普通小孩的方式出生。因此，弥勒菩萨作为克里希纳（Shri Krishna）出生在印度，他被尊敬和爱戴的程度几乎空前绝后。

对学生身体的这种暂时性占用不应该与圣人对其他人为他准备的载体的永久性使用相混淆。我们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追随者普遍知道，当她去世时，进入了另一个刚刚被原住户抛弃的身体。至于那具身体是否是专门为她准备的，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我们知道其他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要使载体适应新住户的需要和特质总是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很可能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件完美合适的衣服。对新到的“自我”来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麻烦来指导新载体的成长，使它成为他的完美表达，只要在物质层面有这种可能性；另一种是通过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来避免所有的困难——这样做可以为满足一般目的提供一个不错的工具；但它永远不会在各方面满足其主人的所有愿望。在所有情况下，学生自然渴望获得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师父的荣誉；但很少有足够纯洁的载体能被这样使用。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几乎完全在更高的层面上工作的圣人，需要一个肉体？这其实与我们无关，但如果对这种问题的猜测不是不敬的话，会有各种原因。圣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发射影响流上，虽然据观察，这些影响流往往在高层思想界中，或在更高的层面上，但很可能有时至少会是以太流，对于操纵这些以太影响流来说，拥有一个肉体无疑是一个优势。同样，我见过的大多数真师都有一些学生或助手，他们和真师一起生活或靠近他们在物质世界里生活，出于这个原因，一个物质身体可能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圣人不怕麻烦保持这样一个身体，他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完全知道他们总是以最好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并且使用耗能最小的手段。

第二部分

学生

第三章

接近真师之路

入门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圣人会，即伟大的圣白会；一直以来都有那些知道的人，那些拥有这种内在智慧的人，而我们的真师们就是目前这个强大的先知和圣人群体的代表。他们在无数个纪元中积累的知识的一部分，在物质界通过证道学向世人传播。但后面还有远远更多。当有人谈到证道学知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轮回学说的奇妙全面性时，库图米大师曾笑着说："是的，但我们还只是揭开了面纱很小的一角"。当我们彻底吸收了给予我们的知识，并且都在遵守它的教导时，圣人会将会进一步揭开面纱；但只有当我们遵守这些条件时才会这样做。

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更多和更接近他们的人，道路是敞开的。但是，渴望接近真师的人只有通过使自己像他们一样无私，学会忘记小我，并像他们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类的服务中，才能接触到他们。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奥义主义与奥义艺术》一文中，用她特有的强烈语言表达了一种必要性：

真正的奥义主义或证道学是在思想和行动上不加选择地、绝对地放弃自我。它是利他主义，这样做的人完全不做人们通常的算计。一旦他对这项工作做出了承诺，他就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世界而活。在试用期的头几年里，很多事情被宽

恕了。但他一被接受，他的个性就必须消失，他必须成为自然界中的一种单纯的有益的力量... 只有当激情的力量完全消失，当它们在坚定的意志的反击中被粉碎和消灭；当不仅所有肉体的欲望和向往都消失了，而且对个人自我的认识也被除尽了，星光体也被驯服了，与高层自我的结合才会发生。这时，星光体只是已经被征服的人的一个影子—人虽然仍然活着，但不再是充满渴望的、自私的性格体时，灿烂的闪光体，即神圣的自我，可以有意识地与人的本源两极，即被净化的物质和永远纯净的精神灵魂和谐地振动，并站在真正是主宰的自我的面前，也就是神秘的诺斯底人的基督，与他混合、融合，并永远地合一。... 有这种志愿的人必须在凡间的生活和奥义主义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是无用的，也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人能侍二主，并同时满足他们。

真师们看世界的角度与我们截然不同，以至于我们一开始很难理解。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私人情感，而且肯定他们对某些人的爱比其他的多；但当涉及到工作时，他们决不允许这种情感在最轻微的程度影响他们的态度。如果他们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未来伟大的种子，如果他们认为他值得在他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他们就会为这个人花费很多功夫。在这些伟大的人的头脑中，不可能有最微弱的偏袒的想法。他们只考虑必须完成的工作，即进化的工作，以及某人对人类进化的价值；如果我们想让自己适合这项工作，我们的进步就会很快。

巨大的任务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项事业的规模，因此，不了解当他们想被收为徒弟时，他们所要求的事情的严肃性。圣人以巨大的综合力量来影响整个世界；他们在因果界或菩提界层面上影响着数百万人，并且一直在稳步地，尽管以几乎难以察觉的程度，大规模地提高人们的高级体。然而，同样一位毕生从事这项工作的真师有时会亲自关注与一个学生有关的小细节。

所有敢于要求成为徒弟的人，都应该努力认识到这种力量和工作宏大，以及他们打算与之接触的圣人的伟岸程度。只要对所有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有最起码的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圣人除非有证据表明，在适当的时间内，某人将在正确的方向上为世界增加一股强大的力量和能力，否则不会在他身上花精力。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做系统中逻各斯的工作，而我们这些希望接近他们的人也必须学会这样做，只为工作而活着。那些这样做的人肯定会引起圣人的注意，并被他们训练来帮助和祝福世界。

人类的进步是缓慢的，但它是持续的；因此，完美的人的数量正在增加，达到他们的水平是所有愿意做出巨大努力的人可能做到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多次轮回才能达到圣人阶位，但现在我们有可能加快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进展，将原本需要几千年的进化压缩到几辈子。这就是证道学会许多成员正在进行的努力；因为证道学会有一所内部学校，教导人们如何为这项更高的工作更快地做好准备。这种准备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需要年复一年的坚定努力，但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到什么明显的进步；因为它涉及到人的高级体的训练，远远多于身体的训练，而高级体的训练并不总是在身体层面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工作的重要性

任何听到过真师和他们的教导的人，如果他能掌握它的意思和涉及的内容，必会立即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想了解他们，并为他们服务；他越是学习，他心里就越是充满了神的计划的奇迹，美丽和荣耀，他就越是急于参与这项工作。一旦他意识到上帝有一个进化的计划，他就想与上帝做同一件事，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使他满足。

然后他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接下来必须做什么？"答案是："工作。做你能做的事，向真师一样帮助人类进步。从你有机会做的事和你能做的事开始。起初可能是任何外在的小事，渐渐地，随着你获得必要的品质，你将被吸引到更高的方面，直到通过努力成为最好的并做到最好，你会发现自己拥有入道和加入圣人会的资格。"当我第一次有幸与真师有了更密切的接触时，我在一封信中问他我应该怎么做。他的回答大意如下："你必须为自己找要做的事；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任何方式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如果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工作，你会去做，但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的功德是我的，因为是我让你去做的。你将只有自愿服从的功德，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它不是自发去做一个富有成效的行动的功德。我希望你自发地工作，因为那样的话，善行的功德就会属于你。"

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个。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的任务不是等着有人要求我们做什么，而是开始工作。有很多与证道学有关的相当卑微的工作要做。通常情况下，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更引人注目的部分；我们都想在公众场合向大众发表演讲。我们一般都能找到愿意这么做的人；但在我们的

学会中，有大量琐碎的行政工作要做，而我们并不总是能找到这么多志愿者。对我们真师的尊敬和爱戴将使我们愿意为他们服务，做任何事情，无论多么卑微；当我们为学会工作时，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在为他们服务，是他们中的两位创建了证道学会。

古老的原则

进入伟大的圣白会的资格，必须在圣道早期的工作过程中获得，具有非常明确的特点，而且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在过去的二十五个世纪中，它们被以许多不同的术语描述。在证道学会的早期，当所有奇妙的教导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这个资格问题自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最渴望了解的问题之一；在布拉瓦茨基夫人为我们写下那本最奇妙的手册《寂静的声音》之前，她已经给我们列出了两张关于这些要求的单子。我在这里引用它们，以便与后来的教导进行比较。她写道：

真师弟子是一个向大师献身的人，他以学生的身份学习自然界隐藏的奥秘和人类潜藏的精神力量。接受他的大师在印度被称为古鲁（guru）；而真正的古鲁总是奥义科学的圣人。他是一个具有渊博知识的人，包括显义的和奥义的知识，尤其是后者，是一个将自己的身体置于意志的支配之下的人；一个在自己身上发展出控制自然力量的能力的人（Siddhi, 神通），以及能够借助他本有的，曾经是潜藏的但现在活跃的探索自然秘密能力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古鲁。将自己献身成为真师的准弟子是容易的；而成为一个圣人是对任何人来说最艰巨的任务。有些人是天生的诗人、数学家、机械师、政治家等，但天生的圣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因为，虽然我们听到有少数人在获得神秘知识和力量方面具有非凡的先天能力，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测试和考验，并经历与任何天赋较差的弟子一样的训练。在这个方面，完全不存在一条受宠的弟子可以走的近道。

几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寺庙内的世袭群体之外，弟子的选择是由喜马拉雅真师从自然神秘主义者中挑选出来的 -- 在西藏，这样的人人数相当多。唯一的例外是像Fludd、Thomas Vaughan、Paracelsus、Pico de Mirandolo、St. Germain伯爵等西方人，他们对这种神圣科学的亲和力或多或少地让遥远的圣人与他们建立个人关系，并使他们能够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获得小部分（或大部分）的真理。从Kiu-te第四册的“奥义法则”一章中，我们了解到，弟子应具以下条件：

1. 身体完全健康。

2. 思想和体质绝对纯洁。
3. 无私的目的；乐善好施；对所有生灵慈悲。
4. 诚信因果，认为因果不受自然界任何力量的干预 -- 该法则的运作不为任何人左右，不因祈祷或因祈求仪式而产生偏差。
5. 在任何紧急情况下，甚至危在旦夕时，都有不畏惧的勇气。
6. 有自己是显现的观世音菩萨或神我的载体的直觉感知。
7. 对客观和无常世界的一切事物理解，具有平等心，并且理解它与无形世界的联系。

这些是最起码的对一个有志成为完美的徒弟的人的建议。除了第一条（在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可能会被修改）之外，其他几条被无一例外地强调，而且在弟子接受考验之前，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自发的努力在本质上有或多或少的发展。

当自我奋进的修行者-- 无论是出世还是在世间 -- 根据他的能力，将自己置于他的（1）身体（Sharira）；（2）感觉（Indriya）；（3）缺点（Dosha）；（4）痛苦（Dukkha），之上，并准备与他的思想（Manas），智力或灵智（Buddhi），以及神我，最高的灵魂（Atma）合一。当他准备好了，并进一步认识到神我是感知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意志是最高的执行能量（能力）-- 那么，像自古以来一样，他可能会被一个得道的人引领。然后，有人会指给他一条神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he 可以获得准确辨别力（Phala），或者说是知道什么因造什么果，并且了生死（Apavarga）-- 即从轮回（Pretya-bhava）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而无知的人则不能自主。

¹ 证道五载 第二版, 31-2 页。

她给我们的第二套规则出现在她的《实用奥义主义》一书中。这些规则共有12条，但她告诉我们，这些规则是从73条中挑选出来的，列举所有规则是没有用的。尽管她说东方的每一位导师都有全部的规则，但它们在欧洲是没有意义的。括号里的注解是布拉瓦茨基夫人自己做的。这些规则如下：

1. 为接受指导而选择的地方必须是一个不会分散注意力的地方，并充满了便于影响力作用（磁力的）的物体。除了其他一些物件，必不可少的是聚集了五种神圣颜色的圆圈。这个地方必须不受空气中任何恶性影响的干扰。

（这个地方必须与其他地方分开，不能用于其他目的。五种神圣的颜色是以某种方式排列的，因为这些颜色非常具有磁性。恶性影响是指任何因纷争、争吵、不良情绪等造成的干扰，因为这些影响会立即印在星界光上，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氛围，并弥漫在空气中。第一个条件似乎很容易实现，但仔细想想，却是最难实现的条件之一。）

2. 在允许弟子面对面学习之前，他必须在一些经过挑选的在家居士（弟子）陪伴下对规则进行初步理解，居士的数目必须是奇数。

（"面对面"在这里指的是独立于或脱离他人的学习，当弟子面对自己（他的更高的神性自我）或他的上师面对面地获得指导。只有在那时，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对知识的使用情况，得到他应得的信息。这只有在教学周期结束时才会发生）。

3. 在你（教师）向你的Lanoo（弟子）传授菩提道次第（Lamrin）之前，或允许他为Dubjed做准备之前，你要注意他的心是彻底纯净的，与所有人都和平相处，特别是与他的“其他的自我”。否则，智慧和善法的话语将随风而去。

（拉姆林是宗喀巴的一部实践性指导作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寺庙和对外的目的，另一部分用于密宗。为Dubjed做准备是指准备用于神通的器具，如镜子和水晶。“其他的自我”指的是同修们。除非同修之间保持最大的和谐，否则不可能取得成功。老师根据学生的电磁场对他们进行选择，把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最仔细的调整。）

4. 在学习时，学生们（upasaka）必须注意像一只手的手指一样团结一致。你要让他们明白，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其他人，如果一个人的欢喜在其他人的心中找不到回音，那么所需的条件就不存在，继续下去也是无用的。

（对学生初步的选择很难与电磁场性要求一致。众所周知，本来很有前途的、适合接受真理的弟子，由于他们的脾气和不可能使自己与同伴协调一致而不得不等待多年。因为——）

5. 弟子们必须被古鲁调教得像琵琶的琴弦一样，每根琴弦都与其他琴弦不同，但每根琴弦都发出与所有琴弦和谐的声音。他们必须共同组成一块键盘，所有部分对最轻的触摸（真师的触摸）都作出回应。因此，他们的心灵将为智慧的和谐而开放，以知识的形式通过每个人和所有的人而振动，产生使主持的神（监护或守护神）愉悦并对弟子有益的效果。因此，智慧将永远印在他们的心中，和谐的法将永远不会被打破。

6. 那些希望获得知识而得到神通(神秘力量)的人，必须放弃生活和世界的一切虚荣(这里列举了一系列神通)。

7. 没有人能够感觉到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差异，比如"我是最聪明的"，"我比我的兄弟更神圣，更受老师和团体的欢迎"，等等，应抱作一团。他的思想必须主要定在他的心上，从那里赶走每一个对任何生命的敌对思想。它（心）必须充满了自己与其他众生以及与自然世界中的一切不相分离的感觉；否则就不会成功。

8. 一个弟子必须只顾忌外部的影响（来自生物磁性影响）。因此，虽然他在内心深处与所有人融为一体，他必须注意将他的外在（外部）身体与每一个外来的影响分开：他喝水或吃饭的用具必须专用。他必须避免与人和动物的身体接触（即，被触摸或去触摸）。

（不允许养宠物，甚至禁止接触某些树木和植物。弟子必须生活在自己的氛围中，以便为奥义的目的有自己的气）。

9. 除了对自然界的普遍真理外，思想必须保持钝化，否则心之法会成为眼之法（即空洞的外在仪式主义）。

10. 弟子不应该吃任何种类的动物肉，只要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能吃。不应饮酒、

烈酒或使用鸦片；因为这些东西就像邪灵一样，紧紧抓住不小心的人；它们会扼杀理解力。

（酒和烈酒被认为包含并保存了所有制造人的不良磁性；每一种动物的肉都保存了其种类的精神特征）。

11. 冥想、禁欲、遵守道德义务、温和的思想、善行和仁慈的话语，对所有人的善意和对自我的完全遗忘，是获得知识和准备接受更高智慧的最有效的手段。

12. 只有严格遵守上述规则，弟子才有希望及时获得阿罗汉的神通，这种成长使他逐渐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第一套规则无需评论，因为它们显然是普遍适用的，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与后来的书中给出的规则不同。

第二套规则显然非常不同。它显然是为东方的学生制定的，甚至在他们当中，主要是为那些能够将整个生命投入到学习中，并在寺院或奥义团体中与世隔绝的人制定的。还有61条对欧洲学生来说毫无意义的规则，这表明这些规则既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也不是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展所必需的，因为许多人在不知道这些规则的情况下踏上这条路。然而，它们作为建议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道德和伦理条例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也理解对那些必须一起学习和工作的弟子之间完美的和谐和相互理解的要求。这里大多数规则都是针对培养和谐的目标的，对于一群学生来说，这是举足轻重的。在西方的生活中，我们如此强烈地坚持个人主义，只要他不与他人发生冲突，坚持每个人都有毫无疑问的过自己生活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真正亲密的结合的可能性。我们不是像一只手的手指一样结合在一起，而是像袋子里的一些弹珠一样生活在一起，从内在的角度来看，这是不理想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对亲密战友关系的谆谆教诲与第8条规则不一致，因为第8条规则指示弟子要避免与他人接触。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两条规则针对的是不同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杯子（是的，还有自己的盘子、刀子、叉子和勺子）的建议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乱用洗得不干净的餐具和器皿让有品味的人感到厌恶。避免与他人不必要的接触有其好处，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光环混杂在一起是非常不可取的。在印度过去悠闲的生活中，逃避不舒服的接近是如此容易；现在，火车和电车都有了，现代商业的匆忙迫使人们使用它们，即使在古老的东方，保持距离也有点困难，而在欧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距离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在我们的身体周围制造一个可以排除不良磁力影响的外壳，轻松有效地保护自己。这种外壳可以是以太、星光物质或思想物质，根据需要的目的而定。我在《事物的隐秘面》一书中描述了各种壳的类型和制作方法，

其中还包括亚历山大修士的美丽故事，表明还有一种保护自己免受邪恶影响的方法，甚至比外壳更好；那就是用神圣的爱充满自己的心，使博爱向所有方向永久放射，从而使这种强大的爱之流成为最完美的盾牌，防止来自外部的任何影响进入。

禁止饲养宠物的规定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通过与人交往，这些生物才能被个性化。它似乎只考虑到人可能会让自己受到动物的不利影响，而完全忘记了人可能有意给他的动物兄弟带来的有益影响。但很可能在制定这些规则的遥远时代，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接近个体化的动物。

在写到学生的进步时，布拉瓦茨基夫人强烈建议不要结婚，认为人不能既致力于奥义主义又致力于配偶。有人会想，如果配偶与他一样献身于奥义主义，这个相当严厉的限制就不再适用了。诚然，单身汉在某些方面更自由，例如，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意，开始在外国工作，如果有妻子和家庭的责任，他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决不能忘记，结了婚的人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为事业服务，就是为许多正在等待投生的修行较高的人提供合适的载体和有利的环境。两种类型的工作都需要，在弟子中，已婚和单身都可以。在三本照亮我们的道路的伟大的指导参考书中，我们没有发现对已婚状态的谴责。其中最新、最简单的是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先生的精彩小书《在真师膝下》。

在真师膝下

尽管是克里希那穆提先生把这本书呈现在世人面前，但书中的文字几乎是库图米真师所述。"这不是我的话，"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是教导我的真师的话。"写这本书时，克里希那穆提先生只有13岁，真师的计划是必须尽快将入道所需的知识传授给他。书中的文字是真师试图以最简单、最扼要的形式来传达教导的全部精髓。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的要求，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如此简明而又完整，如此简单而又包罗万象的教导。很多书都试图诠释入道各个阶段的细节，对梵文和巴利文的确切含义也有很多争论；但在这本小手册中，真师大胆地将所有这些抛在一边，只给出了教学的精华，尽可能地用现代术语表达，并用现代生活实例加以说明。

例如，他把Viveka、Vairagya、Shatsampatti和Mumukshutva这四个术语翻译为辨别力、无欲无求、良好行为和爱。通常情况下，英语中的"爱"不能作为梵文"Mumukshutva"的直译，因为它本身毫无疑问指的是对解脱的渴望。

真师显然是这样论证的：对解脱的强烈渴望是对摆脱一切世俗限制的渴望，因此，即使在世俗限制中，人也可以完全摆脱它们的束缚。这种解脱只有通过至与至高无上的宇宙本源结合，与在宇宙万物背后的源泉结合，也就是说，通过与上帝结合—而上帝就是爱。因此，只有当我们完全沉浸在神圣之爱中时，才有可能解脱。

没有比这本书中对入道的要求的描述更优美、更令人满意的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任何一个完全履行其中教导的人都会立即找到入道之门。对真师来说，花这么多时间直接教导一个人是非常罕见的，但通过克里希那穆提先生，它已经惠及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

这本小书是如何写成的，故事很简单。每天晚上我都要把这个男孩的星光体带到真师的家里，以便给他指导。真师每晚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与他交谈，但在每次谈话结束时，他总是把他所说的要点归纳为一句话或几句话，从而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重复给男孩听，这样他就把它记住了。他在早上回忆了这个总结，并把它写下来。这本书就是由这些句子组成的，是真师用他的语言所授。因为他的英语当时还不是很好，男孩有些费力地写下了它们。他对所有这些东西都了如指掌，并没有特别为他所做的笔记而烦恼。稍后，他和我们的主席一起去了贝拿勒斯。在那里，他给我写信，我当时在阿迪亚，让我把他对真师所说的话的所有笔记收集起来，寄给他。我尽可能地整理他的笔记，并把它们全部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我觉得，由于这些主要是真师的话语，我最好确保在记录时没有错误。因此，我把打好的副本拿给库图米大师，请他看一下。他读了一遍，在这里或那里修改了一两个词，增加了一些连接和解释的说明，还有一些其他的句子。我记得曾听他对克里希那穆提先生说过这些句子。然后他说："好了，这应该是正确的，可以了"。但他补充说："让我们把它给弥勒菩萨看看。"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他拿着手稿，给世界导师本人看，他看了后表示赞同。是弥勒菩萨说："你应该把它做成一本漂亮的小书，把阿尔西恩介绍给世界。"我们并不打算把他介绍给世界；我们认为让大量的思想集中在一个13岁的男孩身上是不可取的，他还需要接受教育。但在奥义的世界里，我们听命行事，所以这本书尽快出版了。

我们预料中的过早宣传带来的所有不便都出现了；但弥勒菩萨仍然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因为那本书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许多人，实际上是成千的人，写信说他们的整个生活是如何被这本书改变的，因为他们读了它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它已经被翻译成27种语言。它已经有大约四十个版本，甚至更多，已经印刷了超过十万份。甚至现在，美国正在准

备印数一百万册的版本。它已经完成了一项奇妙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它带有即将到来的世界导师的特殊印记，而这正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未来的教导。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学生会发现它们对他入道的努力有极大的帮助：《寂静的声音》和《道路之光》，就是为此目的而呈送给我们的，而我们主席的精彩书籍《外院》和《弟子之路》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自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主席和我共同发行了一册名为《奥义之路漫谈》的书，是对上述三本经典的评论。

弟子的态度

有了这些书，学生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就没有疑问了。他应该沿着两条特别的路线努力--发展自己的人品，并为他人做明确的工作。显然，这个教导意味着人对生活应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位真师用一句话表达了这一点："希望与我们一起工作并为我们工作的人必须离开他自己的世界，进入我们的世界。"这并不意味着，就像东方文学的学生通常认为的那样，学生必须弃世离俗，退隐到森林、洞穴或山中；但这确实意味着，他必须完全放弃世俗的心态，采用真师的态度来处世。

世界上的人看待世事主要从影响他自己和他的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真师只考虑它们影响世界的进化。总的来说，凡是倾向于进步，帮助人类前进的，都是好的，应该得到支持；凡是以任何方式阻碍进步的，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反对或搁置。有助于进化的就是好的；阻碍进化的就是坏的。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与俗世截然不同的标准；它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我们可以迅速决定什么是我们必须支持的，什么是我们必须抵制的；我们可以把它应用于我们自己性格中的品质，也可以应用于外部事件。只要我们能与真师一起工作，无论以多么卑微的方式，我们都会对他有用；我们最好通过使自己与他相似来与他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像他看待世界一样为人处事。

三道门

有一首诗说：

通往圣殿有三道门
了知、工作、祈祷。
在外门等候的人
可以从任何一个进入。

总是有这三种方法；一个人可以通过深入学习把自己带到真师的脚下，因为通过这条途径他能了知和感受；当然他也可以通过真师长期的崇拜，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灵魂来达到真师的高度。另一种方法是为真师而投入到一些具体的行动中去。但这必须是为真师所做的明确的事情，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项工作有功劳或荣耀，我不想要；我是以真师的名义做的；荣耀和赞美归于他。"上面引用的那首诗中还说："有的人既不祈祷也不学习，但却能很好地工作。"这句话是真的。有一些人在冥想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当他们试图学习时，发现非常困难。他们应该继续尝试冥想和学习，因为我们必须发展我们天性的所有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投入工作，为人类做一些事情。

这是所有途径中最可靠的，即以他的名义做一件事，想着他而做好事。记住，他对思想比普通人敏感得多。如果一个人在远处想到一个朋友，他的思想就会飞到那个朋友那里，并影响到他，这样那个朋友就会想到思想的发出者，除非他的思想此刻正忙于其他事情。但是，无论真师多么忙碌，朝他发射的思想都会产生一定的印象，尽管此刻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但这种触动是存在的，他将知道这一点，并发出他的爱和他的能量来回应它。

真师的工作

有时会有人问，我们应该做什么特别的工作。答案是，所有好的工作都是真师的工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些他能做的好事。此外，学生的一些活动必须包括为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准备。普通生活中的职责往往结合了两方面的内容，它们为那些做得好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和教育，同时也为帮助其他人在人品和理想上的进步提供了许多机会，而这正是真师的工作。当我们学会以他的名义和为他做一切事情时，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不同活动都属于我们服务真师的努力范围。

平平淡淡的生活

日复一日的劳作
繁忙琐碎的任务
都可以为神而做
且人人都可以做
只因为他的缘故
没有卑微的小事
事事都清爽鲜明
怀着此心做事人
苦差就会变圣行
哪怕只是扫扫地
也是神圣美好的

¹ Rev George Herbert (A.D. 1593).

真师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与我们可做的没有区别。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以便以后服务于他，赚钱用于他的服务，赢得权力用以帮助他 --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做这些事情时，弟子必须时刻警惕自我蒙蔽，必须清楚他没有用真师的名字的神圣性来掩盖自私的愿望，来行使权力或经手金钱。师父的弟子必须观察自己周围，看看有什么事是他能做的。他决不能对最卑微的任务不屑一顾，认为："我太优秀了，不适合做这个"。在真师的事业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尽管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困难，因此需要特殊的训练或不寻常的特长或能力。

同时，真师们会对某些有组织的努力特别感兴趣。其中最重要的是证道学会，它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和目的而成立的。因此，毫无疑问，一个人能够为证道学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可能没有这种机会；那么他必须找到其他的服务方式。真师们对共济会和自由天主教会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将在后面讲到这些组织在奥义方面的伟大工作。还有东方星辰会，它正在为世界导师的到来做准备，还有各种有利于年轻人的运动，其中圆桌会起着主导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在教育领域开展的新的活动，以及与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等机构有关的工作。童子军运动值得给予一切支持，因为它所提供的荣誉感、助人和效率方面的训练，正是培养男孩品德所需要的，这些特点将为他以后为真师服务做好准备。这些活动对真师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比普通学校的任何教育有更多价值。对我们这些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我们的主席担任印度童子军荣誉总长的职务，并为促进该组织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即便在无组织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大量的工作。例如，美在人类生活中的

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为美是上帝在大自然中的表现，所以，比如说，凡是想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他自家的花园都应该以其整洁和美丽而引人注目。许多人在这些小事上粗心大意；他们不整洁；他们留下垃圾；但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的性格与真师的精神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沿着真师工作的路线工作，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与他产生共鸣，我们的想法将变得越来越像他。这将使我们在思想和活动上越来越接近他，而这样做必将使我们吸引他的注意，因为他一直在观察世界，以便找到那些对他的工作有用的人。他注意到我们，就会马上把我们拉近他，以便更接近、更详细地观察我们。这通常是通过让我们与已经是他的学生的人接触来实现的。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必要直接努力去吸引他的注意。

建立联系

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我们，每当一个人加入外部证道学会时，真师都会观察他，此外她还说，在很多情况下，圣人因为人的前世的缘份引导人们加入证道学会。这样看来，在我们了解他们之前，他们通常对我们有很多了解。圣人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他似乎总是完全知晓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因此，如果他对一个人投以哪怕是最随意的一瞥，他此后也不会忽视这个人。当一个人加入证道学内部学校时，就形成了明确的，但不是直接与圣人的联系，而是首先与学校的外部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她与作为内部负责人的真师联系。

学生深入到内部学校的每一步都会使与外部负责人的联系得到增加和强化。在初期，只有一种轻微的联系；在接受学校的宣誓时，会有更明确的联系，而那些接受更高程度的宣誓的人则会更接近一些。这主要表现在交流的增强，因为有一条思想线将学校的每个成员与外部负责人联系起来，因为真师在冥想中不断想到她。这使这种联系保持明亮和强大。

她已经与她的真师融为一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她的联系就是与真师的联系。所有在内部学校的人都是这样与她的师父莫里亚真师接触的，尽管他们通常做的工作与他不同，当他们被试用时，将成为其他真师的学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通过这些渠道接受自己未来真师的影响，因为圣人们虽然在身体上相距甚远，但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与他们中的一个人联系，实际上就是与所有人联系。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迂回的联系；但它比我们在这里所想的走得弯路要少得多，因为在更高层次上的圣人之间有着惊人

的合一性。

即使在这种通过外部负责人联系的早期阶段，如果真师愿意，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任何这些人工作。通过一个没有特别准备的渠道发送他的力量，这有点不符合他的方式，所以他通常不会这样做。但他对那些在他的学校里的人有某种意识，有时他会在他们为他做某项工作时，向他们发送一个有用的想法。我知道他曾利用学校里正在做演讲的成员，以便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些新观点。当然，他更经常通过他的学生这样做，但也肯定通过其他人这样做过。

没人会被忽略

当一个学生明白了这一切，他就不会再问："我怎么做才能吸引真师的注意？"他将知道，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尝试这样做，而且丝毫不用担心有人会被忽略。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我与圣人们联系的早期，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我认识一个博学多才、性格最圣洁的人，他完全相信真师们的存在，并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为真师们服务作为唯一目标。在我看来，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完全适合做弟子，在许多方面明显比我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被认可；那时我刚开始为真师工作，也很年轻无知，有一天，当个好机会出现时，我非常谦虚地、有点歉意地向真师提到了他的名字，并建议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好工具。真师的脸上露出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他说：

"啊，你不必担心你的朋友会被忽视；没有人可以被忽视；但是这个人仍然有某种业力需要报，所以我目前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很快你的朋友就会离开人世，很快他又会转世，赎罪就会完成了，你所希望的就会成为可能。"

接着，他像以往一样温和仁慈地，将我的意识与他的意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并将其提升到一个远远超出我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这个高度，他向我展示了圣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整个地球呈现在我们面前，有数以百万计的靈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发育成熟，因此不突出；但在这茫茫人海中，有一个人虽离被真师使用的程度还很远，但他在其他人中脱颖而出，就像灯塔的光在黑夜中闪亮。

"现在你看到了，"真师说，"即使离试用期都还有相当距离，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能忽视。"

从我们的角度，除了持之以恒地努力提高我们的人品，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通过学习证道学著作，通过自我发展，通过对他人利益的无私奉献，努力使自己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荣誉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做的。我们应该确信，只要我们准备好了，肯定会得到认可。但是，在我们能够格被利用之前 -- 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花费的精力后，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的结果，至少与以其他方式花费的精力持平，在此之前，真师将我们拉入与他的密切关系中是违反职责的。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这个规则实际上没有例外，尽管我们有时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外。当一个人还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时，他可能会被圣人录用进试用期，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人肯定有有一些隐藏的好的品质，远远超过了表面上的缺陷。只有真师才能判断我们的缺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我们的有用性。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我们的任何缺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工作；但他从更高层面上看问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因素，所以他的决定总是公正的，并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奥义科学中没有感情用事，奥义科学被定义为最高的常识，它总是为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工作。我们在其中了解到许多新的事实和力量，我们根据这些新增的知识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

说到底，这与我们在物质层面的生活实践（或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实践）没有任何区别。科学新发现不断翻新，我们利用它们，并且使我们的生活与他们相适应。当这些发现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与内在生活相关时，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呢？了解自然法则并与之和谐相处是通往精神和物质方面舒适、健康和进步的途径。

另一个有时会出现的考虑是因果的作用。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伟大的智慧真师在他们身后有一长串的生命，在这些生命中，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建立了某些因果关系，所以有时某个人因为在很久以前为他们服务过，而向他们索报。在我们所研究的前世关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业力联系例子。

师父的责任

显然，真师在选择准弟子时必须谨慎，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可能会

受到一个不值得的学生的影响，而且因为师父对弟子所犯的错误的有一定的责任。布拉瓦茨基夫人就这个问题写道：

学生应该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师父为了学生的利益所承担的巨大的、几乎是无限的责任。从公开或秘密教学的东方大师，到西方土地上少数向其弟子传授神圣科学基础知识的卡巴拉主义者--这些西方神学家自己往往不知道他们所招致的危险--所有这些师父都受到同样的不可违背的法则的约束。从他们真正开始教学的那一刻起，从他们赋予学生任何力量的那一刻起--无论是精神的、心理的还是身体的，他们都要承担学生与奥义科学有关的所有罪过，无论是疏忽还是故犯，直到学生得道成为真师并对自己负责。.....因此，很明显，为什么师父们会如此沉默，为什么弟子需要七年的试用期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并培养为了师徒双方安全的必要素质。

¹ 实用奥义学, p. 4, et seq

灵性古鲁牵着学生的手，带领他进入并介绍给他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即使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父母、护士、导师和教员一般也要对孩子的习惯和未来的道德负责。..当学生太过无知，无法确定自己的视野和辨别能力，那么自然而然地，向导就应该对被带进险区的人所犯的错负责。

² 路西法, Vol. ii, 257.

正如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所看到的，当一个人与真师发生密切关系时，他的力量要比以前大得多。因此，成为真师的学生可以做更多的好事，但如果他把力量使在错误的方向上，他也可以做更多的坏事。很多时候，年轻的弟子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思想的力量。平常的人可能会想一些愚蠢或不真实的事情，但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强烈地思考；他可能会想别人的坏处，但不会对那个人产生任何非常大的印象；但如果一个弟子，在他身上有真师的力量，并通过长期的练习和冥想训练如何使用它，如果他误解另一个人，对他有不好的想法，他强大的思想流会对那个人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严重影响他自己的未来。

如果受害者真的有不良品质，学生的有力思想会加强它；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品质，同样的思想形状会暗示它，如果这种品质是潜在的，可能很容易唤醒它，如果还没有它的迹象，甚至可能种下它的种子。有时，人的思想处于善与恶之间的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外部的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形状的影响可能足以改变平衡，并可能导致比较脆弱的人走上某一条路，无论善恶，其结果都可能会影响几生几世。因此，学生必须非常小心，以确保由于他与真师的联系而赋予他的增强的思想能力，应始终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它所针对的人。

一切都取决于思想被投射的形式。当然，我们假设弟子的意图总是最崇高的，但他的执行可能是有缺陷的。例如，假设一个较弱的兄弟沉迷于酗酒的恶习。如果学生的思想碰巧转向那个人，他的思想显然会有几种不同的路线。我们希望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软弱而鄙视他，或者对他产生厌恶或反感。但是，他很可能会想："这个人的酗酒是多么可怕的行为；这对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影响是多么可怕！他怎么能如此不顾一切，如此自私，如此残忍？"每个字都是真实的，相当合理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绝不是不仁慈的；但对受害者没有帮助。无论这种情绪多么正确和无可指摘，它的特点是指责犯错的人，而这种思想形式的效果是把他进一步压入泥潭。为什么不采取更有力的明确的心理行动呢？"我召唤那人心中上帝，我唤起那人的自我，站稳脚跟，征服低级自我，并说：我能克服恶习，我愿改变恶习"。如果这样做，主导思想不是指责而是鼓励，其效果不是压抑受苦的人，而是帮助他从无望的中提升到坚定和自由的坚实地面。

错误想法

另一个对有志者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思想开放，不受任何形式的偏执影响。布拉瓦茨基夫人曾告诉我们，她的师父曾说过，错误的信仰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举个例子，他说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修行人，他们过着最纯洁的生活，可以够格做真师的弟子了，只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甚至让真师们也无法穿透他们的灵光圈。他说，这种想法吸引了他们周围的不良元素精灵和最令人不快的影响，这对他们产生了作用，加剧了他们的错误观念。因此，除非他们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和直觉，使自己摆脱这些影响，否则他们几乎不能够接受暗示。

有人说，一个诚实的人是上帝最崇高的作品；英格索尔上校曾经将这句话反过来，说一个诚实的上帝是人最崇高的作品 -- 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通过将自己身上他认为最值得钦佩的品质人格化，然后将它们提升到最高位，来创造他对上帝的概念。因此，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有一个高尚的概念，这表明他自己的本性中有很多高尚的东西，尽管他可能并不总是达到他的理想境界。

但对上帝的错误概念是一个人可能有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旧约中的上帝是嗜血的、嫉妒的、卑鄙的、残酷的，这种观念对世界的伤害是无法估计的。对上帝的任何想法，如果引起对他的恐惧，那绝对是灾难性的，排除了所有真正进步的希望；这种观念把一个人关在最黑暗的地牢里，而不是引导他前进和

上升到阳光的荣耀。它吸引了一大批以恐惧为乐、幸灾乐祸、以各种手段强化恐惧的元素精灵。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糟糕的状态时，几乎不可能帮助他；因此，教导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这种亵渎神明的教义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弟子必须完全摆脱所有这一类的束缚人的迷信。

冥想的效果

请记住，每一个冥想着真师的人都会与他建立明确的联系，用灵视看这是一条光做的线。真师总是下意识地感受到这条线的冲击，并发出稳定的磁力流作为回应，在冥想结束后还继续起作用。因此，有条不紊地练习这种冥想和思想集中是对有志者最大的帮助，而规律性是产生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冥想应该每天在同一时间进行，我们应该稳定地坚持下去，即使可能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当没有结果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避免沮丧，因为这使得真师的影响更难作用于我们，这也表明我们考虑自己多于考虑他。

在开始这种冥想练习时，最好密切关注身体上的效果。那些懂得冥想的人所规定的方法不应该引起头痛或任何其他疼痛，但这种结果有时会在特定情况下发生。诚然，冥想对思想和注意力施加的压力比人通常习惯的会更强一些，因此训练应该非常谨慎，没有任何形式的过度，以避免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不良影响。有时，一个人太过努力，一次性做的时间太长，或者当身体不适时还在努力，其结果是造成一定的身体上的痛苦。对一个人的大脑施加过多压力是致命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往往很难恢复平衡。有时在几天内就会产生某种状况，而这种状况需要数年才能纠正；所以任何开始感觉到任何不适的人都应该立即停止练习，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如果可能的话，请教比他更了解这个主题的人。

常见的障碍

人们经常来或写信给我们的主席或我自己，并问："为什么真师不用我？我是如此恳切，对他如此虔诚。我非常希望被使用。我想让他收我并教导我。为什么他不这样做？"

他不这样做可能有很多原因。有时，问这个问题的人有一些突出的缺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我很遗憾地说，常见的缺点就是骄傲。一个人可能很自负，不可教也，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中，还有一个常见的缺点是易怒。一个有价值的好人可能会神经像一团乱麻，所以他不可能被吸引到真师身边与他密切接触。有时障碍是好奇心。有些人对把好奇心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感到惊讶，但确实如此—指的是对其他人的事情感到好奇，特别是对他人的奥义阶位和发展。真师不可能让有这种缺点的人接近自己。

另一个常见的障碍是轻易觉得被冒犯。许多好的、认真的有志之士很容易被冒犯，以至于他们在工作中几乎没有用处，因为他不能与其他人相处。他必须等待，直到他学会适应自己，并能与任何一个人合作。

许多提出询问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他们不喜欢有人向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一般不相信自己有这种毛病，认为别人有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接受建议。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美国城市，一位女士来找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我不能接近真师？""你真的想知道吗？"我问道。是的，当然，她真的想知道。她要求我以奥义的方式，或以灵视的方式，或以任何我希望的方式，看她所有的体和她的过去世，来判定她的问题。我听从了她的话，说："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的性格中有太多的自我意识。你想的都是你自己，而对工作考虑得不够。"

当然，她非常生气；她冲出了房间，并说她不太相信我的灵视力；但那位女士两年后有勇气回来说："你告诉我的是非常真实的，我打算纠正缺点，并努力工作。"同样的故事有很多，只是这是唯一一个当事人回来承认错误的例子。毫无疑问，愿意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的弟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帮助自己进步。我记得一位真师曾经说过，弟子的首要职责是不动怒地听真师说任何话。他应该急于改变自己，摆脱自己的缺点。布拉瓦茨基夫人说：一位真师将弟子身份定义为一种精神上的消融剂，它可以消融所有的渣滓，只留下纯金。

¹证道学五载, 第二版, p. 36.

以自我为中心是骄傲的另一种形式，它在今天却非常突出。我们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性格已经变得强大，而且往往是自以为是，要扭转这个态度，迫使它养成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的习惯，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正如我在《内在生命》中解释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想来到真师身边，他当然必须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

然而，有时的情况是，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没有任何特别突出的缺陷，当人

们观察他们时，只能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明确的原因，任何一个阻碍你的错误，但你必须全面发展一点。"要告诉一个人这一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这是事实；他们还不够成熟，必须在成长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人。

阻碍人们接触真师的另一个原因往往是缺乏信心和意志；除非一个人认真努力，充分相信他可以，并决心有一天会成功，而且这一天会尽快到来，否则他肯定不会成功。虽然我们知道自己中的一些人有缺陷，但我确实认为，在我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正是由于缺乏那种强烈的决心而停步不前。

想要做真师做的事，这需要一定的力量和胆量，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还有整个世界的思想压力跟我们相对立。布拉瓦茨基夫人在一开始就对这些困难给了我们最充分的警告。她写道：

一旦一个人发誓成为试用期徒弟，某些神秘的效应就会随之而来。首先是潜藏在他的本性中的一切都暴露出来 -- 他的缺点、习惯、品质或被压制的欲望，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不好不坏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是虚荣的，或者是一个感官主义者，或者是野心勃勃.....这些恶习肯定会暴露，即使他迄今成功地掩盖或压制了它们。它们会不可阻挡地出现在面前，他将不得不比以前更加努力地与它们搏斗，直到他消灭自己身上的所有这些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个善良、慷慨、贞洁和节制的人，或者在他身上有任何潜伏和隐藏的美德，它们就会像其他方面一样不可阻挡地发挥出来。... 这是奥义学领域中一条不变的法则¹。

¹秘密教义, Vol.5, p. 417.

读者是否记得那句古老的谚语："让睡着的狗躺着"？这里面有很多奥义的含义。没有人知道他或她的道德力量，直到他被考验时。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活中非常体面，因为他们从未接受过考验。... 一个人如果承诺要尝试做试用期的徒弟，就会唤起.....他动物本性中每一种沉睡的激情。... 弟子不仅要面对自己本性中所有潜在的邪恶倾向，还要面对他所属的社区和国家所积累的邪恶力量的势头。.. 如果他满足于与他的邻居相处，几乎与他们一样 -- 也许比一般人好一点或差一点 -- 没有人可能会注意到他。但是，如果他已经发现社会生活的空洞的嘲弄，它的虚伪、自私、感性、贪婪和其他不良方面，并决心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么他马上就会被人们憎恨，每一个坏的、偏执的或恶意的人都会向他发出一股对立的意志力。¹

¹证道学五载 第二版, p. 35.

那些随大流进化的人，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会达到这个阶段，会发现那时会更容易，因为在那个时期，世间流行的意见将与这些理想相一致。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抵制基督教所说的"诱惑"，即来自外部的稳定的舆论压力，因为我们

周围有数百万人在为自己着想。要抵制这些，需要真正的努力，真正的勇气和毅力。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完成任务，尽管我们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而是要一次次站起来，继续前进。

一个有志者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应该不断地展示四或五种巨大的和发光的情感 -- 爱、奉献、同情和智力抱负。但是，人们通常在星光体中看到的不是几种伟大的情感以精细的颜色灿烂而清晰地振动，而是布满了红色、棕色、灰色和黑色的旋涡，通常有一百个或更多。它们有点像肉体中的疣子，阻碍了皮肤的正常敏感度。弟子人必须注意将这些去除，并将平时纠结的琐碎情绪完全梳理掉。

必须诚心诚意

在这条道路上，不能有半点保留。许多人都处于倍受指责的亚拿尼亚（Ananias）和撒非喇（Sapphira）的状态。人们记得他们是如何（自然地，也不值得指责）想留一些后路，因为他们不大确定新的基督教运动是否会成功。他们非常热情，想尽他们所能；但他们确实觉得，保留一点，以防运动失败，是明智之举。为此，他们不应受到指责；但他们所做的最有破坏性和不恰当的事情是，虽然有所保留，但他们并不承认这一事实，而是假装他们已经付出了全部。今天有许多人效法他们；我希望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因为基督的门徒对他们的惩罚是严厉的。

我们不全部付出，而是保留一点我们自己 -- 我不是指我们的钱，而是指个人内心深处的感情，这使我们不能接近真师。在奥义主义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跟随真师，而不是在内心说："只要真师不要我和这个或那个人一起工作，我就跟随他；只要我所做的一切被认可并登报，我就跟随他！"我们决不能提条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平日的人世间的职责，而只是说我们的整个自我应该听从真师的安排。我们必须准备好放弃任何一切，去任何地方 -- 不是作为一种考验，而是因为对工作的热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有时人们会问："如果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还要多久真师才会收我做试用徒弟？"人如果准备好了，是不会有延迟的，但这个问题中的"如果"一词包含了很多美德。要把它做得完美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无疑要过很长时间才有希望成为徒弟。但是有一位真师说过："只要尽其所能，对我们就足

够了"。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服务本身，而只想获得奥义的认可，他就没有真正正确的态度。 如果他有正确的态度，他就会不知疲倦地继续做好事，至于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有幸为真师服务，都让真师去决定。

我们的印度教弟兄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扎实的传统。他们会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服务不算什么；在印度有很多人服务了一辈子，但从未得到任何外在的认可，尽管他们内心被一位真师引导。" 几年前，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不得不针对我们的一些印度教友进行一些这方面的询问，而真师的回答是："四十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这些人。让他们满足于此吧。" 而他们不仅是满足。从那时起，我顺便提一下，他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并且入了道。我们的印度兄弟内心知道，真师知道他的服务；但他们并不介意真师是否表现出任何外在的关注。当然，如果真师注意到他，他会非常高兴，但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他还会一如既往。

第四章

试用

活生生的形象

从我已经描述过的那种认真的学生和工作者的行列中，真师在很多情况下选择了他的学生。但在他明确接受他们之前，他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真的是那种能与自己亲密接触的人；这就是试用期的目的。当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成为学生时，他通常请一个已经与自己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人把准学生在星光界里带到他面前。一般来说，这个步骤没有太多的仪式；真师会给一些建议，告诉新学生对他的期望，往往，以他亲切的方式，他可能会祝贺他已经完成的工作。

然后，他为学生制作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也就是说，他用思想界、星光界和以太物质塑造了一个与学生的因果体、思想体、星光体和以太体完全对应的形象，并把这个形象放在手边，以便他可以定期看一看它。每一个形象都由磁力连着它所代表的人，所以学生的每一个思想和感情的变化都通过交感振动准确地再现在形象身上。因此，只要看一眼形象，真师就能立即看到自从他上次看它以来，它所代表的身体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干扰 -- 这个人是否在发脾气，或让自己屈服于不纯洁的感情、担忧、抑郁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只有当他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象所代表的载体没有任何严重的思想情绪激荡，他才会让学生与他自己建立密切的关系。

当学生被接受时，他必须被纳入到与他的真师的统一体中，这种关系比我们所能想象或理解的都要紧密；真师把学生的灵光圈与他自己的灵光圈融合在一起，这样真师的力量就可以通过融在一起的灵光圈不断地发挥作用，而不需要他特别注意。但是像这样亲密的关系不能是单向的；如果学生发出的一些振动会对圣人的星光体和思想体造成干扰，这种结合就不可能。准学生将不得不等待，直到他清除了这些振动。试用期的学生不一定比没在试用期的人优秀；他只是在某些方面更适合真师的工作，而且最好让他经受时间的考验，因为许多人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一开始看起来最有前途，渴望服务，但不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就疲惫不堪，倒退了。准学生必须战胜他可能有的任何情绪上的

缺陷，并继续稳步工作，直到他变得足够平静和纯洁。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活生生的形象没有出现严重的动荡时，真师可能会觉得，将学生拉近他的时候到了。

我们不要认为活生生的形象只记录缺陷或干扰。它反映了学生的星光体和思想意识的整个状况，所以它应该反映很多仁慈和快乐，应该向世界散发和平以及对人的善意。切记，人不仅有被动的，而且还要有主动的善，这永远是进步的前提条件。不做恶已经很好了；但要记住，记载中我们的伟大典范是到处行善的。当佛被要求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全部教义时，他先说："诸恶莫做"，但他马上接着说："诸善应行"。

如果一个在试用期的学生做了一些异常好的事情，这时，真师会对他给予多一点的关注。如果真师认为合适的话，他可能会发出某些鼓励的信号，或者他可能会给学生安排一些工作，看他如何做。通常情况下，他把这些任务委托给他的一些深资学生。我们应该为试用期的学生提供机会，但这样做是一项严肃的责任。如果这个人抓住了机会，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他没有，这会是记在他的头上的一个坏分。我们经常想给人机会，但我们犹豫不决，因为虽然如果他们抓住机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但如果他们不抓住机会，下次给他们机会就会更难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试用期的学生与他的真师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观察，也许偶尔会使用学生。一般来说，真师不会搞特殊的或者是感官的考验，当一个成年人被置于试用期时，他会保持他的正常生活，而活生生的形象再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对考验和问题的反应，这足以表明他的性格和进步。当真师由此得出结论，这个人将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弟子时，他将拉近他并接受他。有时，几个星期就足以确定这一点；有时，会需要几年之久。

年轻的试用期弟子

由于时代特殊，近年来有许多年轻人被试用，他们的父母和学会的年长成员有时会想，尽管他们自己做出了真诚的牺牲和努力，往往超过20年、30年甚至40年，但他们还是没被选中，而年轻人被选中了。解释很简单。

你的业力一直都是在为自己做准备，为世界导师的到来做准备；正因为你是好的老成员，所以你吸引了一些在前世一直在努力达到高水平的发展的灵

魂，他们选择了你做父母；如果你发现投胎做你孩子的人在其他更高的境界中发展得比你高得多，你不必惊讶。如果一个男孩或女孩突然有了与真师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你即使经过多年的冥想和努力工作，自己几乎不敢想的，你也不要感到惊讶。你的孩子可能远远超过你；但正是因为他有这种能力，他的出生和教育才被委托给你，因为你在证道学之路上研究和工作了这么久。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应该学会成为理想的父母 – 做修行更高的自我的肉身所需的那种父母。你们不应该感到困惑或惊讶，而应该欣慰喜悦，因为你有资格训练引导一个救世的人。

你也许会想，单纯的孩子怎么能体会到他们所获得的荣誉，怎么能把握住这一切的辉煌和荣耀？不要忘记，是“自我”入道，是“自我”被收为学生。诚然，他必须获得对他的低级载体的控制，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表达工具，这样至少它们不会妨碍必须完成的工作；但正是“自我”，必须做这项工作，进行这种发展。而你不知道他在前世中可能已经完成了多少。现在许多刚刚投生人都是高度进化的灵魂；正是由这样的高级“自我”构成了将站在世界导师周围的伟大弟子群体。那些在今生很早就成为学生的人，很可能在前世已经当了多年的学生，而我们这些长者能拥有的最大特权，就是自己与这些年轻人的联系，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训练他们更完美地完成圣人在地球上的工作，从而进一步推动神圣的工作。

在《事物的隐秘面》一书中“我们与儿童的关系”一章中，我已经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训练儿童的必要性，以便他们能够保留他们从过去世带来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并且能够将他们天性中许多美丽的特征充分绽放，可惜这些特征通常被不理解的长辈无情地破坏。在那本书里，我已经谈到了粗暴和残忍对儿童造成的可怕的破坏性影响；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在这里补充提及一个案例，它说明了对儿童粗暴言行的不可言喻的可怕结果。学龄孩子的父母在把这些孩子交给教员之前，一定要仔细询问，以免对他们所负责的小家伙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残酷对儿童的影响

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说明这种粗暴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来的灾难。我非常荣幸地出席了我们的一个年轻成员的入道仪式，仪式的主持者是弥勒菩萨本人。在仪式过程中，像往常一样，入道人必须回答一些涉及到在某些困难或不寻常的情况下如何提供最好的帮助的问题，对这个

入道人，还增加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即他是否原谅并能帮助某个在幼年时曾粗暴残忍地对待过他的某个人。

仪式主持人做了一个灵光环的图像，里面有最奇妙的精致可爱的嫩芽的颜色，上面闪着光，光时而弥漫出来，时而又伸缩回去。主持人说："这些是人类最高级和最崇高品质的种子--很脆弱，像细纱一样精致，只有在最深、最纯的爱的氛围中才能发展，必须没有一丝恐惧或畏缩。一个准备好了的人，在今生中就可以充分展开和加强它们，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你的命运，当我来到凡世时，你本应该以一个圣人的身份站在我身边；但我把你托付给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甚至在你出生前就让你为我服务）让你落入这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人手中。这是在他的恶行落在你身上之前你的灵光圈。现在，看看他的残忍使你变成了什么样子。"

接着灵光圈发生了变化，可怕地扭曲着，当它再次静止时，所有美丽的小芽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的小疤痕，弥勒菩萨解释说，所造成的伤害在今生无法取消，并说："当我来的时候，你仍然会帮助我，我希望你在今生能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但达到最终的圆满，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在我们眼中，没有比阻止一个灵魂的进步更大的罪行了。"

当准入道人看到这个灵光环抽搐变僵，看到所有美好的承诺被这个人的残暴无情地摧毁时，他再次感受到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的东西 -- 那个被送离家门的小男孩的痛苦，持久的害怕和畏缩，难以置信的恐惧，无法摆脱或发泄的强烈的愤怒，在残酷的暴君手中完全无助的恶心感，对邪恶的不公正的刻骨的仇恨，他没有希望，在没有立足点的深渊里，没有可以呼救的上帝。看到他脑海里的这些想法，我这个旁观者明白了童年的可怕悲剧，以及为什么其影响如此深远。

不仅仅是在接近入圣的时候，这种最可恶的虐待儿童的罪行才会阻止进步。雅利安人现在应该展开的所有新的和更高的品质，都在类似性质的轻盈微妙的嫩芽中显示出来，尽管比入道仪式上展示的层次要低。在数以千计的案例中，这些品质被父母或老师的不理智的凶恶行为无情地扼杀了，或者被寄宿学校里更大的男孩的野蛮欺凌所压制；因此，许多好人在几世轮回中仍然处于同一水平，而折磨他们的人落入了较低的根族。当然，有许多即将投生的自我，虽然他们远未达到入道的高度，但却在迅速进步，现在需要在他们的人格中添加一些更进一步和更微妙的发展；对于他们的进步来说，残暴是致命的。

直到上面提到的那个入道仪式场合，我才知道进入圣人阶位的最后一次生命必须在童年时有绝对完美的环境；这个先决条件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可能是为什么很少有圣人以欧洲人的肉身得道，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世

界其他国家。无论如何，非常清楚的是，这种可怕的残酷习俗只会带来邪恶。证道学会的成员当然应该尽可能地努力制止这种行为，而且应该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特别小心地确保他们所负责的儿童不会因这种特殊形式的犯罪而面临任何危险。

儿童的真师

弥勒菩萨经常被称为"人神之师"，而这一事实有时会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即在灵性工作的伟大王国里，他是宗教和教育部长。不仅仅是因为在某些时期，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会投生于世，或者派一个学生，以某种新的方式阐述永恒的真理 – 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宗教。除此以外，他一直掌管着所有的宗教，无论通过任何一种宗教，无论新旧，所传播的新的和美好的教导，都是受他启发而来的。我们对他所采用的普世教育方法知之甚少；除了用语言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教育方法；可以肯定的是，他每天都在不断提高数百万天使和人类的智能概念。

在所有这些奇妙的工作中，他的得力助手和注定的继承人是库图米真师，而伟瓦撒塔摩奴（**Vaivasvata Manu**）的助手和注定的继承人是莫里亚真师。正因为库图米真师是理想的老师，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些要试用的人带到他那里，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接受。也许在以后，他们会被其他真师用于其他部分的工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或几乎都）在库图米真师的指导下开始。多年来，我的任务之一是努力沿着正确的路线训练任何真师认为有希望的年轻人；他们让他们在物质层面上与我接触，通常给出简短的指示，说明他希望在他们身上发展什么品质，以及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指导。自然，以他无限的智慧，他对这些年轻的大脑和身体所用的方法并不完全像对那些年长的人那样。让我引用他大约十年前在三个年轻人进入试用期时说的话。

进入试用期

库图米真师坐在他家的阳台上，当我带领年轻的孩子们走到他面前时，他向他们伸出了手。第一个男孩优雅地单膝跪地，亲吻了他的手，然后一直跪着，紧贴着大师的膝盖。所有的人都注视着真师，他们的整个灵魂似乎都从他们的

眼睛里涌出来。他对他们露出了最美丽的笑容，并说：

"我特别高兴地欢迎你们；你们过去都曾与我一起工作过，我希望你们这次也能这样做。我希望你们在世界导师降世之前成为我们的一员，所以我早早地就开始培训你们。请记住，你们希望承担的这个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光荣的，但它并不容易，因为你们必须获得对自己小身体的完美控制；你们必须完全忘记自己，只为成为他人的祝福而活着，只为做赋予我们的工作而活着。"

他用手抬起跪在他面前的第一个男孩的下巴，带着灿烂的笑容说："你能做到吗？"

他们都回答说他们会尝试。然后，真师依次给了每个人一些宝贵的个人建议，并分别问每个人："你会尝试在我的指导下在世界上工作吗？" 每个人都说了："我愿意"。

然后他把第一个男孩拉到他面前，把他的双手放在他的头上，那个男孩再次跪下。真师说：

"那么我收你做我的试用学生，我希望你能很快与我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把我的祝福送给你，以便你能把它传给其他人。"

当他说话时，男孩的灵光圈奇妙地增大，里面爱和虔诚的色彩发出活泼的光；他说："师父啊，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吧；让我适合为你服务。"

但真师微笑着回答："只有你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亲爱的孩子；但我的帮助和祝福将永远与你同在。"

然后他对其他每个人都进行了同样的小仪式，他们的灵光圈也增加了，变得更加坚定和稳定，并以最奇妙的方式做出了反应。

然后真师站起来，将孩子们拢在自己周围说：

"现在跟我来，看我干什么"

我们一起沿着下山的小路走到河对面的桥上。他把我们带进了山洞，并向男孩们展示了所有试用期学生的活体形象。然后他说："现在我将制造你们的形象"。他们在他们眼前化现了他们的形象，学生们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一个人惊叹地说："我是这样的吗？"

在其中一个形象中，有一块红色的东西，真师用幽默的目光对形象的原型说："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男孩回答说；但我认为他猜到了，因为这是前一天晚上情绪紧张的结果。真师指出了灵光圈中的各种颜色和排列方式，并告诉他们这些颜色和排列方式意味着什么，以及他想改变哪些。他告诉他们，他每天都要看这些形象，看他们的情况如何，他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形象中的东西进行安排，让人看着愉快。然后他给了他们最后的祝福。

对于被试用的成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工作；但对于年轻人，他有时会很明确地把一项工作摆在他们中的一个人面前，并观察他如何做。他有时会屈尊向这些年轻人中的某个人特别给予鼓励和指导，甚至对他们的训练提出建议。为了指导其他希望沿着同样道路前进的年轻人，我在这里摘录了其中的一些信息：

真师的建议

"我知道你生活中的一个目标是为圣人会服务；但不要忘记，在你面前还有更高的台阶，在道路上的进步意味着不眠不休的警惕。你不仅要时刻准备为圣人会服务；你必须时刻寻找机会——不，应该是，利用小事创造使自己有用的机会，以便当更大的工作来临时，你不会忽略它。

"一刻也不要忘记你的奥义纽带；它应该是你永远的灵感——不仅是对我们周围浮躁思想的一种保护，而且是对灵性活动的一种持续刺激。世间生活的空虚和琐碎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理解人世并心怀慈悲。圣人的不可言喻的幸福你虽还没有得到，但请记住，你已经与那些过着更高生活的人融为一体；你是他们在这个较低世界的播撒阳光的人，所以你在你现有的水平上，也必须成为爱和欢乐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世界可能不欣赏你，不理解你；但你的责任是发光。

"不要停滞不前。还有更高的山峰需要征服。不要忘记智力发展的必要；我们必须自己的内心深处培养同情、爱和宽容。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除了他自己的观点，还有其他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可能同样值得关注。所有粗俗或粗暴的言语，所有争论的倾向，都必须完全消失；一个有这种习性的人，应

该在冲动时控制自己；他应该少说话，而且始终保持优雅和礼貌的态度。只有在亲切又合理的情况下才开口说话。试图在自己内心深处培养爱的人将会从许多错误中得到拯救。爱是所有美德中最高的，没有爱，培养其他美德都是徒劳。

"必须严格排除不好的想法和感情；你必须努力克服它们，直到它们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烦躁会扰乱圣人会意识的平静之海。骄傲必须被铲除，因为它是进步的严重障碍。需要有精致细密的思想 and 言论，行事恰到好处，永不唐突冒犯。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有志者事竟成。

"明确的服务，而不是单纯的娱乐，应该是你的目标；你想的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忘记你自己，考虑别人。一个学生必须始终如一地善良、有责任心、乐于助人--不是偶然如此而是一直如此。记住，所有不用于服务的时间（或使自己适合服务的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失去的时间。

"当你看到自己身上的某些邪恶时，要勇敢而有效地把它们抓在手里处理。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这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留心观察机会和暗示；要有效率。我随时会准备帮助你，但我不能做你的工作；努力必须来自于你。试着全面深化自己，过一种完全献身于服务的生活。"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希望你能做得更好。我已经通过给你提供帮助人的机会来考验你，到目前为止，你已经高尚地抓住了这些机会。因此，我将给你更多更大的机会，而你的进步将取决于你是否认识到这些机会并加以利用。请记住，成功工作的回报是在你面前展开更多的工作，对在你看来是小事的东西上忠心劳作，会引领你迈入更加重要的工作。我希望你们很快就会更接近我，这样做会帮助你们的兄弟沿着通往世界之主脚下的道路前进。你们拥有伟大的爱的力量，应该心怀感激，知道如何将阳光洒满你们的世界，用王者的慷慨献身自己，像国王一样周济天下；这确实很好，但要小心，以免在这朵伟大的爱之花心里面有一丝骄傲，它可能像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腐烂点一样扩散，直到它玷污和腐蚀了整个花朵。请记住我们伟大的兄弟所写的：“如果你想获得智慧，就要谦虚；当你掌握了智慧，就要更加谦虚。”培养发着暗香的谦虚之花，直到它的甜美香气渗透你的身心。

"当你努力争取达到合一境界时，仅仅把其他人吸引到你自己身边，用你的灵光圈包围他们，使他们与你融为一体是不够的。做到这一点已经是跨了一大步，但你必须更进一步，使你自己与他们每个人融为一体；你必须进入到每个人的心中，了解他们；绝不是出于好奇，因为人的心既是一个秘密，又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你不能试图窥探它或讨论它，而是努力恭敬地理解、同情和帮

助。从自己的角度批评别人很容易；了解他们并爱他们则更难；但这是使你们与你一起成长的唯一途径。我希望你迅速成长，以便我在伟大的工作中使用你；让我帮助你，给你祝福吧”。

“女儿，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发挥了你的影响力，尽可能地使你周围的粗暴的人文明起来，并帮助另一个纯净的灵魂走向我。这将永远是你荣耀冠冕上的一颗亮星；继续帮助她，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星星，你可以马上添加到这个冠冕上。你的好工作使我能够更早地拉近你与我的距离。迅速进步的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致力于帮助他人走上升华的道路。你也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旧时的同修，因为两个真正能一起工作的人，比他们单独拿出同样的力量更有效率。你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继续沿着同一条路线迅速而坚定地前进。”

“我欢迎你，我们光荣队伍的最新成员。对你来说，完全忘记自己，毫无保留地为世界服务是不容易的；然而这正是对我们的要求 -- 我们应该只为成为他人的祝福而活着，并完成赋予我们的工作。你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克制哪怕是最轻微的烦躁，并随时准备接受建议和指导；培养谦卑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使自己充满服务的热情。这样你就会成为伟大真师手中合适的工具，成为拯救世界的军队中的一名士兵。为了帮助你做到这一点，我现在把你收做试用期的学生。”

“我对你很满意，但我希望你还能做得更多。对你来说，我的孩子，你有能力取得快速的进步，我希望你把这一点作为你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的目标。你要克服的一些障碍在你看来可能并不重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内心状况的表面迹象，如果你希望在我们的世界导师来临时对他有用，就必须改变这种内心状况。这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对你来说并不容易，但这种努力是值得付出的。我希望你为自己制定这样的规则：

“(1) 忘记你自己和你个人的欲望，只记得为他人服务，把你的力量、你的思想、你的热情完全奉献在这方面。

“(2) 除非别人征求你的意见，否则不要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

“(3) 在说话之前，总是考虑你所说的话会如何影响他人。

“(4) 永远不要背叛，或评论弟兄的弱点。

“(5) 记住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因此可能经常出错；所以说话要谦虚。

“(6) 当被召唤时，放下你在读或做的东西，立即行动；如果你正在履行一项重要的职责，要非常温和地解释它是什么。

“我希望拉近你与我的距离，如果你能遵守这些规则，我很快就能做到这一点。让我祝福你吧。”

返归童真

许多人在阅读这些教导时，可能会对它们的极端简单性感到惊讶。他们甚至看轻它们，认为它们不适合在巨大复杂的现代文明中指导和帮助人们。但这样想的人忘记了，学生生活的本质是放下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正如真师所说，他要“从你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来到一个思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是简单的、专一的。在这个世界里，对与错再次被清楚地定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直接的、可知的。弟子应该过简单的生活；正是简单性使他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进步。我们让我们的生活错综复杂，不确定，一团混乱，充满矛盾，弱者在其中失败和沉沦；但真师的学生必须坚强和理智，他必须把他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神圣的简约使其简单。他的思想必须撇开所有这些人造的困惑和妄想，直奔目标。“若你们不改变，变成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而天国，请记住，是伟大的圣白会。¹

¹ 基督教节日隐秘面, . 12, 446.

从这些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师对他的学生提出的目标是多么的高，也许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这就是神学中所说的“完美的建议”，也就是说，一个还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标或条件，但仍然是我们必须不断追求的。但所有有志之士的目标都很高，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他的目标；否则他根本不需要在人世轮回。我们离完美还很远，但那些可以接近圣人的年轻人有一个最美妙的机会，就因为他们的年轻和可塑性。对他们来说，去除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比对成年人来说要容易得多。如果他们能在一生中培养正确的观点、以正确的理由和正确的态度行事的习惯，他们就会稳定地越来越接近真师们的理想。如果试用期的学生能在肉体清醒的时候看到真师塑造的活生生的形象，他就会更充分地理解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小细节的重要性。

烦躁的后果

烦躁是一种常见的困难；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烦躁是一件很可能发生在任何生活在当前文明中的人身上的事情，现在的人总是非常紧张。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一个充满折磨人的噪音的文明中；而噪音最会刺激人的神经，导致烦躁。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到城市里去，回到家后感到疲惫不堪，这是一种常见的经历。有许多其他因素，但主要是由于持续的噪音，还有许多星光体以

不同的速度振动的压力，以及所有的兴奋和琐事的干扰而导致的疲惫。这让人很难避免烦躁，特别是对学生来说，他们的身体比普通人的身体更紧张和敏感。

当然，这种燥气有些浅显；它并不会产生很深的影响；但最好尽可能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心烦意乱，因为它的影响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要持久得多。如果有一场大风暴，首先是风激起了波浪；但在风平浪静之后，波浪会继续波动很久。这是对水产生的影响，水是比较重的；但星光体的物质比水要精细得多，所产生的振动会渗透得更深，因此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一些轻微的、不愉快的、暂时的感觉，也许在十分钟内就消失了，但却可能对星光体产生持续四十八小时的影响。振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稳定下来。

当知道有这样的缺点时，最有效的方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是努力发展相反的美德，以此来消除它。处理它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的思想坚定不移地反对它，但毫无疑问，这种行动方式会引起思想界或星光界元素精灵的反对，所以通常更好的方法是努力发展对他人的体贴，当然根本上是基于自己对他们的爱。一个人如果充满了爱和体贴，就不会允许自己对别人烦躁地说话，甚至烦躁地思考。如果这个人能够充满这种想法，就会达到同样的结果，而不会引起元素精灵的抵抗。

自私

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自私，会非常严重地拖延学生的进步。懒惰就是其中之一。我见过一个人非常喜欢看书，因为放不下书而不守时；另一个人字写得很差，不顾那些必须阅读他的手笔的人的不便和对眼睛和脾气的损害。小小的疏忽往往使人对来自高层的影响力不那么敏感，把别人的生活弄得不整洁且难看，并破坏自制力和效率。如果要完成令人满意的工作，效率和守时是必不可少的。许多人效率低下；当把一件工作交给他们时，他们不彻底完成，而是找各种借口；或者当他们被要求提供一些信息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它。人们在这方面差别很大。我们可能会问某人一个问题，而他会回答。“我不知道”；但另一个人会说：“我不知道，但我会去弄明白。”然后带着所需的信息回来。同样，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回来后说他做不到；但另一个人坚持到完成为止。

然而，在所有的好工作中，学生必须始终考虑到会给别人带来的好处，以及在这些事情上为师父服务的机会 -- 即使在物质上是小事，在灵性价值上却

是大事 – 不是为自己带来的善业，这只是另一种非常微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形式。记住基督是如何说的："你们既为我这弟兄中最小的做了，就是为我做了"。

同类的其他微妙影响来自于抑郁和嫉妒，以及对自己权利的坚定主张。一位圣人说："少考虑你的权利，多考虑你的责任"。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某些场合，学生可能有必要温和地说明他的需求，但在他的同学中，没有什么权利，只有机会。如果一个人感到恼怒，他开始投射出攻击性的情感；他可能不会发展到真正的仇恨，但他在他的星光体中制造了暗淡的光芒，也影响了思想体。

担忧

担忧会在思想体中经常产生类似的干扰，而且同样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让自己为某些问题感到非常担心，并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而没有得出任何结论，那么他就会在他的思想体中引起类似风暴的东西。由于这个境界的振动非常细微，风暴这个词只能部分地表达现实；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思想体的一个痛点，看作是摩擦产生的炎症，这样说应该更接近事实。我们有时会遇到爱争论的人，这些人必须对任何事情进行争论，而且显然非常喜欢这么做，以至于他们几乎不在乎自己的立场是什么。这种人的思想体永远处于发炎状态，而且这种炎症很可能在非常轻微的挑衅下随时迸发，成为一个裂痕。对这样的人来说，除非他在这种病态中取得平衡和常识，否则就没有希望取得任何形式的奥义进步。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好的情绪比坏的情绪持续得更久，因为它们在星光体的更微细的部分起作用；强烈的爱或奉献的感情在被引发后，仍然在星光体中产生影响。尽管这不寻常，但有可能有两组振动同时在星光体中强烈进行，例如，爱和愤怒。在感到强烈愤怒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有任何强烈的爱，除非这种愤怒是高尚的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影响会并存，但一个比另一个作用的境界更高，因此持续的时间更长。

笑

青年人希望享受生活，希望快乐，希望读到和听到有趣的事情，并因此而笑，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没有任何伤害。如果人们能够看到由欢快、亲切的笑

声所产生的振动，他们就会立即意识到，虽然星光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干扰，但这与骑马时摇晃肝脏是一样的；它实际上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人们发笑是由于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习惯讲的不太愉快的故事，如果他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笑产生的结果，他们就会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区别；这种想法完全是邪恶的，由它们产生的思想形状在星光体上停附很长时间，并吸引各种令人厌恶的生灵。那些接近真师的人必须完全摆脱粗俗，以及所有激烈和粗暴的东西；年轻人必须不断警惕，防止退回到孩子气或愚蠢。

有时会有种无意义的发笑的倾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因为它对星光体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它在星光体周围织造了一张灰褐色的网，非常难看，形成了一个阻碍良好影响进入的隔膜。这是一个危险，年轻人应该谨慎地保护自己。人应该尽可能地开心和快乐；真师喜欢看到这一点，这将有助于你的道路。但千万不要让你的快乐带有任何粗暴或无礼的色彩，不要让你的笑声变成喧闹的笑声；同时，也不要让它堕落成愚蠢的笑声。

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问题一样，在无害的东西和容易变成有害的东西之间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确定这条界线的最保险的方法是考虑这种娱乐是否超出了精致和良好品味的范围。当笑声超越这个范围的时候 -- 当它有一点点喧嚣的时候，当它不再是完美细致的时候，我们就步入了危险的领域。这种区别的内在方面是，只要“自我”完全控制他的星光体，一切都很好；一旦他失去控制，笑声就会变得空洞和毫无意义 -- 就像马匹载着它的骑手跑掉一样。一个星光体如果不受控制，就会受到任何过往影响的摆布，并且很容易被最不好的想法和感情所影响。也请注意，你的欢笑永远是纯洁的、干净的 -- 永远不会从别人的痛苦或失意中获得哪怕最小的恶意的喜悦。如果有人发生了令人羞愧的事故，不要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嘲笑事件中可笑的一面，而是立即冲上前去帮助和安慰。慈爱和帮助必须始终是你最突出的特点。

闲话

一个有灵视能力的人能看到各种不良情绪对高级身体的影响，会不难理解控制这些情绪是多么重要。但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个结果，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让自己变得粗心。随便或不经意的言论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如此。基督在他上一次降世时曾说过，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末日审判时都要做交代。这话听起来很残酷，如果正统所说的审判是正确的，那确实是不公正和可憎的。他的意思丝毫不是说每一句闲话都会使一个人受到永恒的折磨 --

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知道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想法都有它的因果关系，它的结果，当愚蠢的事情一再重复时，就会在人的周围形成一种气氛，确实把好的影响挡在外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持续谨慎。如果期望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忘记自己，那将是一个超人的理想；但弟子们毕竟是在努力成为超人，因为师父是超越人类的。如果弟子能过上完美的生活，他自己就已经是圣人了；他还做不到，但如果他经常记住他的理想，他就会更接近它。他说的每一句闲话都会影响到他与真师的关系；因此，他要极其小心地注意自己的言语。

由言语产生的形状

学生应该注意他说话的方式以及内容，以便言语是优雅的，美好的和正确的，没有粗心和夸张。他应该用词得当，发音准确。许多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吐字清晰；这比他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们一直在创造自己的环境，而环境对我们有影响。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充斥着我们的房间和住所，而我们生活在其中。例如，如果一个人允许自己被抑郁症所征服，他的房间就会被抑郁的气所充斥，任何敏感的人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活力的降低，能量的丧失。更有甚者，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个房间里，永远受到抑郁的影响，不容易摆脱它。同样，一个人如果粗心大意和没有教养地讲话，使自己周围充满了不愉快的声音形状，就会产生一种氛围，使这些形状不断对他产生影响。由于这种持续的压力，这个人很可能重复制造这些不愉快的形态；如果他不小心，他会养成粗暴和粗鲁的说话习惯。

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学校教师那里听到他们说："我们对孩子们的语言无能为力。当他们在学校时，我们试图纠正他们，但当他们回家时，他们听到的是错误的发音，而且这种情况总是持续存在，使我们无法改变它。孩子们每天在学校的时间可能有5个小时，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和在家周围。在那个家里，一种不良的声音形状的氛围一直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完全被它所奴役；有些词他们根本不会说，因为他们不能发出纯正的音。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地区，当他们试图说"去上学的时间到了"，他们会这样说："Naow it is toime to gauw to skyule"。这是不行的。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并不重要；但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若干件这样的事情不断重复，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我们应该用美好的东西来包围自己，而不是用丑陋的东西来包围自己，即使在以太界中也一样。正确、清晰、漂亮地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将产生内在和外在的修养。如果我们以粗糙和齟齬的方式说话，我们就会降低我们的思想水平；

这样的说话方式会使我们想帮助的人排斥和厌恶我们。那些在用词上不准确的人，在思想上也不准确；甚至在道德上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相互影响的。

每一个词在说出时都会在以太物质中形成一个小的形状，就像一个思想在思想物质中的作用一样。其中一些形状是最令人讨厌的。例如，"恨"这个词产生一个可怕的形状，以至于在看到它的形状后，我从不使用这个词。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喜欢一件事，或者说我们不关心它，但我们绝不应该使用"恨"这个词，因为仅仅是看到它的形状，就会有一种严重的不适感。相反地，有些词会产生美丽的形状，这些词是可以读诵的。所有这些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而且我毫不怀疑，当人们有时间去做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证实的。可以说，一般来说，与理想的品质有关的词语会产生令人愉快的形状，而与邪恶品质有关的词语则会产生丑陋的形状。

这种词的形状不是由伴随着这个词的思想决定的；思想在更高类型的物质中产生自己的形状。例如，"恨"这个词经常被随意使用，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仇恨，也许是用在对一些食品的描述；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使用，它显然没有传达任何严肃的情感；因此，星光体中仇恨的形状没有产生；但丑陋的以太声音形状出现了，就像说话者真的有这么意思。所以很明显，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一个好词。在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人中经常使用的发誓和淫秽词语也是如此；当用灵视观察它们时，其中一些产生的形状具有特别可怕的性质。任何有志于成为真师弟子的人都用这些东西污染自己的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使用各种松散的俚语，这些俚语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或逻辑性。奥义主义的学生应该避免所有这些，这是很重要的。

在夸张的习惯方面也是如此。人们有时会以一种最夸张的方式说话。如果一件事离我们有一百码远，他们就说它是"几英里远"。如果有一天比平时更热，他们就说它"沸腾"了。如果我们找不到表达不同思想层次的词汇，而使用这些不着边际的、无意义的词汇，那么说明我们的英语水平很差。最糟糕的是，如果他们想表达某种东西特别好，他们就把它描述为"贼好" (awfully good)，这不仅是术语上的矛盾，是一种完全愚蠢和无意义的表达，而且是对这个词 (awfully) 的令人震惊的滥用，这个词本身具有庄严的内涵，它在这种意义上的使用变得怪异而不恰当。有志于成为奥义主义学生的人应该严格避免所有这些可憎的言行。

我们通过规范话语的意义来强调对话语的控制 -- 这是很正确的；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必要了；我希望我们都能控制我们话语的发音，并把这也看作是一种自我训练。言语的准确性和精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每当我们说话或笑的时候，我们会发出颜色和声音。如果它是正确的笑声，酣畅淋漓，它会产生非常令人愉快的效果，并在四周传播一种快乐的感觉。但是，如果它是一种讥讽或挖苦的笑，一种粗俗的笑，一种冷笑或傻笑，其结果就非常不同，而且非常不愉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思想和感情在其他境界里有呼应关系。当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发现空气中充满了完全不同的声音效果时，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从英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到法国，就会立刻发现，法语产生的声音形状与英语产生的声音形状完全不同。这一点在某些声音方面尤其明显，因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声音，而正是这些声音是区分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主要特征。

语言产生的形状的颜色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说话的初衷。两个人可能会说同样的话，因此产生大致相同的形状，但这些形状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初衷。当你和某人分开时，你会说"再见"。这些词可能伴随着真正的友好感情；但如果你用随意的语气说"再见"，背后没有任何特殊的想法或感情，这会在更高的层面上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一个只是昙花一现，意义不大，作用不大；另一个是你对你的朋友的明确的倾诉。我们应该记住，“Good-bye”的意思是"上帝与你同在"；因此，这是你给予的祝福。在法国，我们说"再见"，"Adieu"我向上帝推荐你"。如果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能想到这些话的含义，你会做更多的好事，因为这样你的意志和思想就会与这些话同步，祝福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帮助，而不仅仅是一种随意的闪现。

在所有这些方面，弟子的言语应该得到完善和发展。记得《亚洲之光》中说：“自我”这个国王就在你内心，在他面前，从你口中说出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用金色的语言表达的金色思想。

管住嘴巴
如守住宫殿之门
国王在里面
在他面前
让一切言语
平静、公平、有礼

大惊小怪

有志者应特别避免所有的浮躁或大惊小怪。许多精力充沛、认真工作的人

因为这些缺点而白费了他的大部分努力，使其毫无效果；因为他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颤抖的灵光圈，没有任何思想或感情可以不被扭曲地传入或传出，而且他发出的好的东西也带着一种颤抖，实际上是把好的东西中和掉了。要绝对准确；但要通过完美的平静来达到你的准确性，而不是通过匆忙或大惊小怪。

还有一点需要向我们的学生强调的是，在奥义主义中，我们出言必须达意，恰如其分。

当一条规则规定不得对他人说任何不友善或批评的话时，正是这个意思 - 不是说当我们碰巧想到时才稍微减少我们每天说的不友善或批评的话的数量，而是说它们必须完全停止。我们经常听到各种道德指示，但似乎没有人认真地去实践，所以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对一个想法的表面上同意，或做偶尔的微弱努力，就是宗教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摒弃这种思维模式，并理解当奥义的指示发出时，无论是真师还是他的学生，都需要准确和逐字逐句地服从。¹

¹ 如想得到这方面更多的信息，请读者参考“奥义之路漫谈”

近朱者赤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真师的资深学生对在试用期期间和被正式接收的有志之士提供帮助。在以前的印度，当真师选择了他的徒弟们，他把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们。他时而教他们，但很多时候不给他们任何指示；但他们进步很快，因为他们一直在老师的灵光圈里，并且被调制得与老师的灵光圈和谐，而不是被普通的影响所包围。老师还帮助他们塑造人格，并一直仔细观察着这些人。我们的真师不能采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有时会安排让一些资深的弟子把年轻的新手聚在他们周围，并照顾他们每个人，就像园丁培育植物一样，日夜向他们施加影响，以唤醒某些品质或加强薄弱环节。资深弟子很少接到这项工作的直接指示，虽然师父有时会发表一些意见或评论。

新手们在一起也有助于他们的进步；他们共同受到崇高理想的影响，这加速了理想品质的发展。由于业力的关系，一个有抱负的人可能不可避免地要与比自己更进步的人接触，并通过对这个领先者的反应能力得到很多好处；一般来说，除非有一个年长的学生能指导和帮助他，否则真师不会促发或提高任何人。然而，也有例外，每位真父都有自己对待慕道者的方式。我们的主席曾说

过，有一次，真师把他的学生送到"另一端"，以便他们可以在最少的外部援助下通过发展自己的能力获得巨大的力量。每个人都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待遇。

有人问，一个孤独的学生是否有可能进步，他的业力把他安排在某个偏远的农场或种植园，或者把他拴在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不可能遇到任何已经入道的人。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可能会取得进步，虽然他的任务会更艰巨，因为他有较少的物质层面的帮助。因为他是如此孤单，他将学会依靠自己，并可能发展更大的意志力和决心。他最好与一些年长的学生建立联系，他们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并在阅读中给他建议，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他的道路可能会变得更顺利。

第五章

收为徒弟

对一个收徒仪式的描述

虽然真师接受学生会对他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比进入试用期有更多的外在仪式。以下是对我们一些年轻人被接受时的情况的描述，以便与上一章中关于试用期的相应描述进行比较。

我们像往常一样去库图米真师的家，我们发现莫里亚真师正与他认真地交谈。我们很自然地站在一旁，但真师用他灿烂的笑容欢迎我们上前，我们按惯例行了礼。

我们的第一位学生，他的真师曾称他为"一颗永远发光的爱之星"，他对他的真师充满了爱，他把他的真师看成是一位长兄，而且与真师在一起绝对自由自在，和谐相处，尽管他对真师说话从来都是充满敬意的。看到他们在一起，确实很美好。

在这个场合，我们的真师对他亲切地笑着说："你是否最终决定在我手下工作，为人类服务？"男孩非常认真地回答说，他打算这样做，我们的真师继续说："我对你的努力非常满意，我希望你不要放松。在新的条件下，不要忘记我几个月前告诉你的事情。你的工作和你的决心使我能够缩短你的试用期，我很高兴你选择了所有进步道路中最短的一条，即带着其他人一走这条道路。绝对无私的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很少有人能保持这种爱的纯洁，即使目标只有一个，不受苛求或嫉妒的影响。你的进步是由于你成功地保持这种同时为几个人的满腔热情。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发展力量，但你还需要更多的力量。你必须获得辨别力和警觉性，这样你才能在恰当的时刻知道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在十分钟后。在你说话或行动之前，要仔细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但你已经做得非常好，我对你很满意。"

然后真师将他的手分别放在每个学生的头上，说："根据古老的仪式，我

接受你们成为我的弟子"。他将每个人依次拉入他的灵光圈中。当学生在他的灵光里消失了片刻，然后出现时，看起来无比快乐和高贵，显示从未有过的真师的特征。当这一切结束后，我们的真师对每个人依次说："我给你们祝福"。然后对所有人说："跟我来吧，我必须对你们的身份进行官方认可和登记。"于是他把他们带到大法王（Mahachohan）那里。大法王敏锐地观察了他们，并说："你们很年轻。我祝贺你们这么早达到这样的地位。请你们不要辜负你们所达到的水平。"他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了不朽的记录中，向他们展示了他们名字下面的还需要填写的那几栏，并表示希望他可能很快就会有其他内容为他们填写。

在访问大法王回来的路上，真师再次把他的新学生带到他家附近的山洞里，他们看着他不久前制造的学生的活生生的形象在空气中消融掉。"现在你们实际上一直是我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了。"

与真师合一

如果用因果体的灵视观察这个仪式，就会看到真师是一个耀眼的活火球，有着一些同心的色环，他的肉体和其他的体在巨大光体的中心，其半径延伸到数百码。

在接近真师的身体时，学生步入了那个更精细的发光球，当他最终到达真师的脚下时，他已经在那个灿烂的球体的中心了；当真师如以上所述容纳新的学生，并扩大自己将学生的灵光圈包含在内时，实际上是火焰的中央扩大并包含了学生，因为在整个接受仪式中，学生已经在那个强大灵光圈的外环内。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合二为一，不仅真师的灵光圈影响到学生的，而且学生的任何特征都作用于真师灵光圈的相应中心，并闪现出回应。

在收徒仪式上开始的学生与真师的不可言喻的结合是一件永久性的事情，此后，尽管学生在物质层面上可能与真师相距甚远，但他的高级载体却与真师的共同振动。他一直在被向上调整，从而逐渐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真师，无论开始时差距有多大；因此，学生成了一个供真师的力量在较低的层面中传播的开放渠道，从而为世界有力的服务。通过对他的古鲁的不断冥想和对他的热切渴望，学生对自己的载体产生了影响，使它们不断向真师开放，并期待着他的影响。在任何时候，载体都专注于这个想法，等待真师的话语，观察来自真师的东西。当它们对真师热切和敏感地开放时，在相当程度上关闭了低级的影响

的可能。因此，他所有的高级载体，从星光体一直往上，就像一个杯子或漏斗，上面的口是开放的，但旁边是封闭的，几乎不受接触到他的低层次的影响。

这种向上调音在整个弟子生涯中一直持续。起初，他的振动比师父的振动低很多个八度，但他的振动与师父的振动是和谐的，并逐渐被提高。这是一个只能慢慢发生的过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就像用模具打一个金属物件，即使在相对较快的情况下，也像人们给小提琴或钢琴弦调音一样需要时间。以上这些都是用无生命的东西打的比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塑造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为了使生命得以保存，来自内部的缓慢生长必须使形状适应外部的影响，就像园丁可以逐渐引导一棵树的枝桠，或者外科医生用适当的设备可以逐渐拉直一条弯曲的腿一样。

我们知道，在整个过程中，真师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每个学生身上，而是同时作用于成千的人，并一直在做更高层次的工作，就像下一盘大棋一样，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的力量，天使和人，都是棋盘上的棋子。然而，他看起来就像在观察学生而心无他人一样，因为他对数百人中的一个人给的关注，比我们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关注要强大得多。真师经常把调节低级载体的工作留给他的一些资深的学生，尽管他允许在他的载体和他的学生的载体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为他的学生做了最多的事情，而他们不一定知道。

被接受的学生因此成为真师意识的前哨 — 就像是他的延伸。圣人通过学生看到、听到和感觉到，所以在学生面前做的任何事都是在真师面前做的。这并不意味着圣人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有意识的，尽管他可能有意识。他可能当时正沉浸在其他工作中；但事后这些事件会在他的记忆中。当真师把注意力转移到某一主题时，学生对这个主题的经历将出现在真师的脑海中，在他亲身所得的知识之中。

当一个学生向他的真师发出一个虔诚的念头时，他发出的轻微的波产生的效果就像打开了一个大阀门，会有巨大的爱和力量从真师那里流下来。如果一个人向一个不是圣人的人发出虔诚的念头，它就会变成可见的激流涌向他；但当这样的念头被一个学生发向他的真师，学生立即被师父的热烈的爱流淹没。圣人的力量像阳光一样一直向外流动并向周围发射，但学生的思想一与它接触，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流向学生。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如果学生的低级载体有任何严重的干扰，也会影响到真师的低级载体。而且，由于这种振动会干扰圣人在更高层面的工作，当这种情况不幸发生时，他不得不投下一层帷幕，将学生与他自己隔开，直到风暴平息。

当学生被以这种方式切断联系时，他当然很难过；但这绝对是他自己造成的，只要他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就可以立即结束分离状态。通常这种不幸的事件不会超过48小时；但我知道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裂痕持续了数年，直到那人的生命结束。但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而且非常罕见，因为一个有这样大的缺陷的人基本不可能被接受为学生。

弟子的态度

除非一个人已经养成了将自己的力量向外转移，将自己的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别人身上的习惯，将有益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倾注在他人身上，否则不可能被接收为弟子。这样做机会不断出现，不仅在那些与我们有密切接触的人中间，甚至是在我们在街上经过的陌生人中间也存在。有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明显沮丧或痛苦的人；在一瞬间，我们可以向他的灵光圈发出一个加强和鼓励的想法。让我再次引用20多年前我在一本新思想书籍中看到的一段话：

把爱揉进你烤的面包里；把力量和勇气包在那个满脸疲惫的女人的包裹里；把信任和坦诚与硬币一起付给满眼狐疑的那个男人。

一个可爱的想法，表达得很古朴，但却传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每一个接触都是一个机会，我们以最随意的方式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善法的学生在生活中向周围的人播撒祝福，不露声色地到处行善，尽管接受祝福和帮助的人往往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样的恩惠中，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部分，最贫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都可以；所有能够思考的人都可以发出善意和有益的想法，只要宇宙法则存在，这样的做法肯定不会失败，也不可能失败。你可能看不到结果，但结果就在那里，你不知道你在和平与爱的道路上播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会结出什么果实。

如果学生对自然界的资源有一点了解，他往往可以在这种工作中利用它们来帮助他。在森林和水中有大量的某一类的自然精灵，特别适合于激活思想形状，并且非常乐于做这项工作。当学生在田野和森林中行走或在水面上航行时，可以邀请这些生灵陪伴他 -- 甚至可以把它们吸引到他的灵光圈中，并带着它们一起走；然后，当他到达一个城市，并开始向他遇到的人投射他的善念时，他可以用这些小帮手来充满每个思想形状。通过这样做，他给友好的自然精灵带来很大的喜悦和一定程度的进化促进，同时也大大延长了他的思想形状的生命和活动。

能量的发送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普通人都把他们的能量向内转向自己，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的能量在自身里纠缠不清。但是，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心胸敞开向外，并保持一种不断给予爱和服务的态度。因此，学生的高级载体是一个漏斗，可以接受来自他的真师的最高影响，而他在漏斗底部的低级载体已经被训练得具有不断向他人辐射这些影响的习惯。这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工具，供他的真师使用，将他的力量转移到外部世界。

如果西藏的一位圣人想在纽约的以太层面上散布一些能量，那么在以太界引导能量跨越这个距离是不经济的；他必须在更高的层面上将他的力量传送到所需的地点，然后在这个点上打开一个漏斗向下输送。

再打一个比喻，在全国范围内输送高压电，并通过变压器将电压降下来，为需要用电的地方提供大电流和低电压。但是，在纽约制造这样一个漏斗，或将能量降下来，会使圣人损失近一半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本可以用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因此，在当地的学生是一个宝贵的省力工具，他必须记住，首先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渠道，因为这是真师最需要他的地方。因此，学生可以被视为真师的一个额外的身体，供真师在他所在的地方使用。

每个人的身体实际上都是内在“自我”力量的传输器。经过多年进化，它可以以最经济的方式执行意志的命令；例如，如果我们出于任何原因想移动或翻转桌子上的一只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伸出手来完成这项工作。也可以只用意志不用接触就把碗翻转过来。事实上，证道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尝试过这个实验，并且确实成功了，但代价是在两年中每天都要付出一个小时的努力。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普通的物理手段要经济得多。

在学生与真师关系的早期阶段，他经常会感觉到有大量的力量从他身上经过，而他却不知道这些力量的去向；他只感觉到有大量的活生生的火焰穿过他的身体涌向周围。只要稍加注意，他很快就能学会分辨出这股力量的方向，稍后他就能用自己的意识追随真师的力量，并能追踪到被它影响和帮助的人。然而，他自己不能指挥它；他只是被用作一个渠道，但同时也被教导怎样配合能量的发送。一段时间以后，真师不再把发送给远方目标的能量通过学生输送，而是让学生去寻找那个人，然后给他一些能量，因为这样可以节省真师的能量。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学生能做一点真师的工作，真师总是会给他，而且随着学

生的有用性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作会交到他的手中，这样就可以或多或少减轻真师的工作压力。在我们所处的层面上我们会想很多关于我们能做的工作，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所能想象和做的一切，与他通过我们所做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总是有一种温和的能量通过学生辐射出来，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每当一股能量通过他的身体被发送时，他是会清楚地感觉到它的。

这种来自某个真师的能量通常只限于通过他的学生传送，但任何认真努力，有着为人类服务的理念、纯洁的心性和高雅的人都可以被用作能量的渠道。有时候，在某地没有适合传输能量的学生；但可能有一些其他人，虽然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但也可以被用于该特定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师可能会使用他。真师因不同的目的发出许多种不同的能量；有时某个人适合，有时另一个人适合。观察两个学生，我们会发现，一个学生总是被用于某种能量的传输，而另一个学生则被用于另一种。

这种发出的能量是物质的，也是星光质的，思想质和菩提质的。在物质层面上，它主要通过手和脚发出。基于这个原因 -- 也是出于常识 -- 我们必须非常注意清洁。如果被选中的人的身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不合格，真师就不能利用他，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合适的渠道。这就像把纯净的水倒进一个肮脏的管道一样，在运输途中就会被弄脏。因此，那些与真师有密切关系的人会十分注意绝对的个人卫生。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在用到我们时我们必须够格。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想成为有用的人，我们要避免身体部位的扭曲，特别是脚的扭曲。不久前，我在一个地方住了几个星期，那里的习俗是赤脚走路。我惊恐地看到许多学生的脚的扭曲和残废，并观察到这种畸形是多么严重地干扰了他们作为真师能量的渠道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这股能量自然会充满学生的整个身体，并通过手脚发出去；但因为用脚不健康而造成的永久性畸形，圣人只能利用其上半身；这会给圣人带来额外的麻烦，因为每次都要在学生的横膈膜附近建造一个临时的坝或屏障，可想而知没有这种畸形的人会被更频繁地使用。

传递消息

有时，真师通过他的学生向第三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我记得有一次被告知要向一个我不认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传递信息。我对为了这事与他接触感到有点尴尬，但当然我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对接受信息的人说："我的师父让我传达这个信息，我只是按要求照办。我非常清楚，我不能给你任何证据证明这是

一个来自真师的信息，请你自己决定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我别无选择，只能执行给我的指示。"我当然知道信息的内容，因为我不得不把它记下来；而且我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友好的信息，就像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送给另一个人那种，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很明显，这些是表面上的掩盖；接收信息的那位老先生看起来非常惊愕，并说："你不需要费心说服我这是你真师的信息；我从措辞上一听就能分辨出来；你绝对不可能知道他所提到的一些事的含义。"但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然而，很少有信息是以这样的方式传递的。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很多误解，所以解释一下信息通常是如何从高层面传递到低层面的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层面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沟通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各种方法，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

敏感度，灵媒和神通

世界上的普通人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也没有努力发展灵魂的力量，这些层面就像独立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有意识的交流。当他在所谓的"清醒"状态时，他的意识通过他的物质大脑工作，而当他的身体睡着时，他的意识通过他的星光体工作。因此，如果一个死人或星光界的天使与这样的人交流，他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在星光世界与这个人面对面交谈，就像他们都在肉体生活中一样；或者他可以以任何方式在物质世界现相，建立某种交流。

第一种方法显然更容易，也更令人满意；但缺点是，一般人无法从星光界经历中将可靠的回忆带回物质界；因此，在星光界激励和引导他的努力通常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每个人在他生命中的每个夜晚都会遇到星光界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对话和讨论就像白天在这个更加密集的物质世界里一样；"活着的"人在他清醒的意识中很少记得这些，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可能受而且经常受到星光界里的意见和建议的很大影响，尽管在他清醒的时候，对它们的来源一无所知，并认为他头脑中的想法是他自己的。

因此，希望沟通的星光界的生灵经常采用第二种方法，并试图在物质层面产生影响。这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通过引起某些物理声音或动作，这些声音或动作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代码进行解码。可以在桌子上产生拍打声，或者当有人使用字母表时，桌子可以在选定的字母上倾斜，或者如果双方碰巧都知道摩尔斯电报码，则可以使用摩尔斯电报码。或者可以将显灵板的

指针从一个字母移动到另一个字母，以便拼出一个信息。

另一种方式，不那么粗糙和乏味，但对物质界的参与者来说更危险，是由星光界生灵利用在物质界的朋友的一些器官。他可以利用人的声带，通过他说话；他可以利用“活人”的手来写信息或画图，而人的身体对此一无所知。当“死人”通过“活人”说话时，被利用者通常处于恍惚状态；但当他清醒地阅读书籍或与朋友交谈时，他的手可以被用来书写或绘画。

除了那些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被星光界生灵利用。这些人通常被描述为通灵者、灵媒或敏感者；在我们所举的案例中，也许最后一个称号是最合适的。但是无论一个人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敏感，他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通常不能完全被压制。对来自更高层面的影响的敏感有很多不同的度。有些人天生就有这种特质；有些人通过努力获得这种功能；在任何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可以通过练习得到发展和加强。这就是灵媒界通常所说的“坐着发展”的意思；也就是建议一个天生容易被影响的人尽可能地使自己被动地受指使，并以这种态度日复一日地坐上几个小时。自然而然，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能够被影响，如果一些星光界生灵日复一日地来到他身边并对他施加影响，他们就会习惯于彼此，思想的传递也会更加容易方便。

在这个过程的某个阶段，通灵者的肉体通常被迷住了——也就是说“自我”不再控制他的物质载体，而是暂时把它交给了星光体生灵的影响。然而，这些载体仍然带有“自我”的强烈印象，因此，尽管使用载体的智能来自完全不同的生灵，但载体仍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沿着旧习活动。通过这个载体交流的星光界生灵可能是最崇高的那种，但如果敏感的人碰巧没有受过教育，不懂语法或常用俚语，这些崇高的情感在物质层面的表达将可能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表现出这些低俗特征。当我们听到凯撒大帝、莎士比亚或使徒圣约翰在降神会上显灵时，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自从死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大不如前了；我们自然会正确地判定，这些古老的伟人没有真正在场显灵，而整桩事情只是一种无耻的骗局。这无疑是一个完全公正的结论；但我们有时会忘记的是，即使这样的交流是真实的，它仍然会几乎全部受到灵媒自身特质的限制。

有一种灵媒本体控制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完全克服了载体个性中固有的缺陷；但这种完全控制确实非常罕见。当这个条件具备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准确的声音和音调以及死者的习惯性表达的再现，或者是对他的笔迹的精确模仿；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也远不能绝对保证我们是在与真正的叫那个名字的人打交道。在这些更高的层面上，他心通，以及各种思想传递是如此的容易，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说是私人的或独有的。

所有这些所谓的“发展”对可怜的敏感者来说是非常糟糕的；随着他在这种易感性方面的增长，自我失去了对其载体的把握。他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星光界影响，但他对这些影响的性质没有任何保证，这意味着他很容易被邪恶或善良的生灵所影响。他经常得到“灵性向导”将保护他的承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向导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他的处境就像一个被捆绑在路边的无助者，任由下一个路人摆布，当然路人可能是一个好人，会把他从捆绑中释放出来，满足他的需要，但也可能是一个强盗，会从他身上抢走所有的东西；总的来说也许强盗比好人更常见。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基于不少的经验，我强烈警告同修们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灵媒活动。

我认为，灵媒的称号可以留给那些通过他们产生物理现象的人——也就是说，利用灵媒的生灵将那种技术上称为“外质”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抽出，从而使物质化发生，还可以移动各种重物。

另一种，而且非常不同的发展是真正可以称为“神通”的能力，因为psyche在希腊语中是“灵魂”的意思。灵魂和身体一样有它的力量；尽管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人拥有的所有力量都是灵魂的力量，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根本不是身体在看或听，不是身体在写或画；是人自己在通过身体工作。当一个人发展出神通时，这实际上只意味着他已经学会了使用肉体以外的其他载体发挥作用，而且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结果带入他的清醒意识。

最后提到的这一点是最普遍存在的困难。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肉体睡眠期间或肉体死亡后，在星光界运作，都能意识到他的星光界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醒来后会记住它们。因此，困难不在于拥有这些经验，而在于能够将它们印在物质的大脑中；只有通过长期持续的努力才能获得这样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拥有这种能力表明道德和灵性的高度发展，但并不一定是这样。只要有足够的努力和毅力，这些能力就会在任何人身上展现出来，而与他的道德品质无关；但是，当一个人的灵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些能力通常会自发地展现。

一般来说，真师的学生是以通过发展灵性的方式获得这些能力的；虽然它们不无特别的危险，但总的来说肯定是非常有用和宝贵的。但是，有必要让那些得到这些能力的人理解它们，理解它们的运作机制；他们不能认为，即使这些能力是进步的结果，得神通的人就不受这些能力的普通规律的约束。将星光界的经历清晰地带回到大脑中有许多困难，这对我们和一个通灵敏感者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长期的仔细研究应该使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困难，并比他更好地理解它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些个性可能比我们

的同伴更强，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性格的力量和明确性。当然，我们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通过人格体来支配性格体，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我们很可能是具有独特多彩特性的人，而且通过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这些特性所改变。

让我试着用一两个我个人观察到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眼通，能够回顾过去，并且非常准确和详细地描述历史事件。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觉得她总认为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能像她自己的宗教一样充分阐述真理。可以说，她对基督教有强烈的偏见（使用这个词并无不妥）。这对她灵视观察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惊人的--事实上，有时几乎是可笑的。比方说，她可能正在描述古罗马的一个场景；只要没有任何与宗教直接相关的东西进入她的视野，描述就会非常准确，但一旦发现场景中的一个人物是基督徒，她就会立即表现出对他的明显的喜爱的偏向。他所做的或所说的一切都不可能是错的，而反对他所说的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最邪恶的表现。当受这个因素影响时，她的灵视变得绝对不可靠。人们认为她一定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事实，但她对这些事实的描述和她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肯定是完全不真实的。

我认识的另一位女士，她的想象力非常富有诗意，这使她在平常的谈话中，把她所讲述的一切都夸张了--丝毫没有刻意去伪造，而只是美化它，使它在各方面都比事实更伟大、更美丽--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快乐的心态，但对科学观察来说，这有点致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她对其他层面的场景的回忆和描述上，不管是同时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东西。在物质层面上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仪式，也许有一些友好的天使和当事人一些死去的亲属参加，在她的报告中会被放大为一个宏大的仪式，有所有伟大的圣人和历史上大多数著名的人物参加，并有一大群主天使莅临祝福。

从这些小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刚起步的灵视者来说，非常仔细地留心自己是多么必要，并知道自己早期的观察是需要大打折扣的。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必须习惯于使用这些更高层次的能力，就像一个人必须熟悉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使用任何种类的新工具。小孩子只有通过逐步学习才能理解透视：他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眼睛，但他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不幸失明的人可以非常容易和迅速地学会用盲文系统阅读，但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不经长期和令人厌烦的训练，就不可能区分该系统的字母。

同样的，一个星光体能力开始得到开发的人，一开始要描述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同，他的被称之为“视力”的东西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向发挥作用。只有在多年的经验之后，他才变得完全

可靠；即使如此，他也只是把他看到的东西的影像带回到低级意识中。任何星光界事件总有其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面；随着人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他会面对越来越多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他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他的经历做哪怕最轻微的描述，而且他能够带回物质界的东西也肯定是被他自己的特性所影响过的。

来自圣人的信息

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在长期冥想我们伟大的真师 -- 有些人已经冥想了很多年；我们通过对真师的强烈敬仰和虔诚来接近他们，我们中比较幸运的人经常会与他们进行个人接触，有时他们会负责为不太幸运的兄弟们捎带信息。我相信，任何一个被委以重任的人都会尽一切努力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但他必须记住，在这种事情上，他绝不可能不受一般规律的约束，他必须非常清楚地保持警惕，以免自己的喜好或厌恶以任何方式影响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你可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位真师会费尽心思确保他发出的任何信息的准确传递。但你必须记住，伟大的真师们自己是在普遍的法则下工作的，他们不能为了我们的方便而改变法则。有一些情况，比如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被一字一句地口述出来，并由接收者当时用笔记下来：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让我试着描述一下，在语言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当一个真师通过他的一个弟子传达信息时，通常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圣人习惯性地将其意识集中在一个非常高的层面上 -- 通常是我们称之为涅槃界的地方。当然，他可以在瞬间将意识降到他想工作的任何层面；但降到因果体以下涉及到一个限制，不值得他去做。当学生的意识离开他的肉体时，根据他的发展程度，可在不同的层次上有意识；但任何可能被委托传递信息的人可能至少会使用他的因果体，而且交流通常发生在这个层面上。因此，为了理解这种思想的传递，我们必须尝试看看这种沟通会采取什么形式。

在物质层面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思想或情感转化为口头语言；我们知道，在更高的生命中不使用这种语言，情感和思想分别在星光界和思想界以明确的飞动的形状来表达。一般来说，每个思想和每个情感都有自己独立的形状，当它们混合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颜色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形状。假设我们试图在想象中把自己提升到高级思想层面，在那里，“自我”在他的因果体中发挥作用，让我们看看人的想法在那里是如何表达的。可想而知，在这里语言不

能表达；但一个主要的不同点是，“自我”根本不使用单词和句子，也不用一连串的想法来表达自己。在我们看来，他似乎根本没有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不用像我们通常所做的要去通过论证才得出一个结论。

当一个事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看就完全明了；如果他想向另一个人传达一个想法，就好像朝这个人扔了一个球，这个球以某种方式包括了知识和推理。他也丝毫不局限于一次只传递一个想法。圣人投向他的学生的思想象一种由可爱的小球组成的冰雹风暴，每个球都是一个想法，它与其他想法的关系相当清楚；但如果学生有幸记住并足够聪明地翻译这样的冰雹风暴，他可能会发现可能需要20页的笔记来表达那一刻倾泻的思想，即使做到了，表达也必然不完美。

此外，我们必须知道，真师没对弟子说任何话，只是发送想法；因此，学生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真师的，如果学生足够幸运，准确地抓住并解释了这些想法，但表达的形式完全是他自己的。因此，他的个人特征肯定会出现，人们在阅读信息时就会说：“但这肯定是某某的风格”，指的是传递信息的中间人。他们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他们不能因为这个明显的现象而看不到信息本身的精神实质和重要性。

很久以前，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谈到当时（1888年）经常收到的来自圣人们的信件时写道：

在一百封奥义信件中，几乎没有一封是由真师亲手写的，因为真师们既不需要也没有时间去写；当真师说“那封信是我写的”时，这只意味着信中的每个字都是由他口述的，并在他的直接监督下被沉淀式的写下来的。一般来说，他们会让他们的徒弟，不管是在近处的还是远处的，通过把他们希望表达的思想印在他的脑海里，写下（或沉淀）他们的话。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帮助他进行沉淀“打印”。这完全取决于徒弟的发展状况，即如何准确地传递思想和模仿书写模式。

¹Lucifer, Vol. III, p.93.

当学生多年来习惯于为真师传递信息时，他将通过不断的练习更容易并且准确地翻译信息；但这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估计自己的误差，所以他能够排除误差。即使如此，他习惯使用的表达方式也可能出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表达方式是表达某些想法的最佳方式；但当象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度发展和经验丰富的人传达信息时，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其意义是准确的，其表达形式是在物质层面上可以达到的最高的。

个人误差

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人来说，个人误差肯定会出现。不幸的是，它不仅在交流的风格方面（毕竟这不是很重要，而且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在其内容方面也是如此。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些误差会发生和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一下信息所通过的人的结构和发展程度。

我们的老学生会记得，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人》一书中，我给出了一些关于人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图示。然而，这些插图只给出了这些身体的外观，指的是每个载体与周围的星光或思想世界有关系的，始终保持持续活动状态的那部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星光和思想物质的椭圆体只是表面上有活力。一般的人，受到影响的表层通常很薄。每个载体中总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被激活，一个沉重的核心，它几乎不参与载体的外部活动，实际上也很少被外界所影响。但是，尽管这团有相对惰性的物质几乎没有受到更活跃的那部分的影响，但它却很有能力以某些方式作用于活跃的那部分。

我们已经说过，性格体实际上是“自我”的一个片段，是自我通过这些较低的载体——思想体、星光体和肉体来表达。关于这种表达的方法和细节，可以在本书第八章《内在生活》的“失落的灵魂”标题下，以及《奥义之路漫谈》第257-261页中找到。书里解释说，“自我”还没有完全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一大部分（虽然听起来很荒谬）还没有活动。是单一体激活了“自我”，但在我们所有人中，“自我”还只是部分地被唤醒。同样地，是“自我”使性格体活跃起来，但这也远远不是很完美；由于这些事实，某些情况就会出现，我们有必要仔细注意。在某些高尚的时刻，来自“自我”的力量的涌动可能会暂时提高性格体的层次，而另一方面，来自星光体或思想体的未活跃部分的稳定压力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明显地降低性格体的层次。

未被激活的昏昏沉沉的一团物质，有它自己的某种生命和倾向。当性格体中更活跃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被闲置时，这些倾向就会显现出来，特别是当人自己不积极使用这部分身体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这些特点当然因人而异，但强烈的利己主义几乎总是很突出。这种迟钝的内核所产生的思想和印象往往是自负和自我美化，以及在任何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危险面前本能的自我保护。在我们达到开悟的人的灿烂的荣耀之前（见《可见与不可见的人》，图版二十一），会有一个漫长的缓慢展开期，在此期间，这个沉重的内核逐渐

被光所渗透，被加热和解冻，发光并对外界回应。但要摆脱性格体的这种微妙的支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然，当人可以把握他的整个本性时，这种影响就会逐渐被消除，在这之前，他最好非常明智地怀疑任何美化性格体的信息，以及只有他被从全人类中挑选出来，接受一些将彻底改变世界的巨大启示诸如此类的建议。

在许多私人的降神会中，这样的承诺是显现的“灵”常用的把戏；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该灵是故意欺骗的。他经常被某些在星光界中呈现在他面前的伟大事实所强烈震撼，以至于他觉得，只要能够将这些事实充分展示给世界，世界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他忘记了同样的想法在他活着时被反复宣传，而他自己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这说明了狄维士对亚伯拉罕的老话：“如果死人去找他们，他们会悔改”；结果表明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明智的：“他们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話，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被说服”。恰恰是这种潜意识自我的隐蔽而持续的压力，使一个人（具有一般的常识的人）相信非凡的自我欺骗，以至于他可以毫无异议地接受奉承。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他马上就会发现这种奉承是荒谬的。

库埃先生(Coué)成功地克服了这个奇怪的未开发的潜意识。它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总是反感性格体中被唤醒的部分通过意志力量去唤醒它。由于懒惰和偏见，它总是反对任何变化，反对任何唤醒它并让它工作的尝试。因此，库埃先生特别建议他的病人根本不要使用他们的意志，因为那只会唤醒它的反对，而是简单而安静地重复一个暗示，直到这个潜意识吸收它。我们会记得，用来对另一个人施加这种印象的方法之一是在他的肉体睡眠期间进行。即使是自动暗示也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病人被催眠后，轻声喃喃自语：“每一天，在每一个方面，我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不断重复的暗示的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潜意识很快就完全被这种想法所充斥（这很容易与它不可抗拒的自我主义相协调），并将其稳定地辐射到更活跃的意识中，直到产生明确的结果。因此，无知的众人的危险和软弱的一面，实际上可能被智者用来帮助他们走上上升的道路。

这一切要说明的是，无知总是危险的，即使是最崇高的意图也不总能弥补对科学知识的缺乏。任何活跃的或诡计多端的生灵都可以欺骗一个对自然界的隐秘规律知之甚少的人，而研究过这些规律的人可以避免许多陷阱。然而，即使这样的人也不应该自以为是，因为不间断的警惕性是准确的代价。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建议，我们也应该听从这些建议。我们应避免所有的个人感情，尤其是骄傲；绝对不相信所有对个人的颂扬，因为“野心是第一个诅咒”，“弟子要得到的力量是使他在人们眼中显得平淡无奇。”如果你想达到智慧，就要谦卑；当你掌握了智慧，就要更加谦卑”。彻底忘记自己，

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到为他人服务中的人，将因此免遭许多危险；他的心将像水晶一样纯洁，这样，逻各斯的光就可以不受污染地照亮它；他的整个本性将如此真实地响应真师的振动，来自更高层面的思想和信息将流经他，不被扭曲，不被任何在低层次的接触污染。因此，他将为我们的真师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他们所爱的人类服务。

验证思想

被接受的学生所享有的另一个很宝贵的特权是，他可以将对任何问题的想法放在他的师父的想法旁边，并将它们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经常使用这种权力会使学生的思想沿着高尚和自由的路线运行——他将能够不断纠正任何错误，任何偏见或缺乏理解的倾向。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行使这种力量；我自己的方法是躺着冥想，努力达到我可能达到的真师的意识。当我达到当时可能的最高点时，我突然转过身来，回过头来看关注的主题，我会立即得到真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印象。这可能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印象，但至少它让我在我所能深入的程度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然而，必须当心这一奇妙的特权不被滥用。它是赋予我们的一种处理非常困难的问题时做最终参考的权力，或者用于当我们没有足够的依据做判断，但又必须做出某种决定的情况下；但它绝不是为了省去我们思考的麻烦，或者用于决定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的普通日常问题。

那些长期冥想某位真师，并创造了强烈的真师思想形状的人，比如说奥义学校的成员，会发现这个思想形状肯定被这位真师激活了，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思想形状获得了涌现的毫无疑问的灵性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这种冥想的目的；通过冥想，学生对这种影响了如指掌，以至于他总是能识别它。曾经有这样的案例，尽管这种情况很罕见，即一些邪恶的生灵为了欺骗学生而扮演真师的角色；但这种企图只有在学生身上存在一些微妙的弱点，如自负、野心、嫉妒或自私时才能得逞。阴险的诱惑者可以唤起和培养这种弱点，直到它成为灵性进步的致命障碍。除非严格和彻底地消除这些品质的根源，否则有志之士永远不会摆脱受骗的可能性；但如果他是真正的谦卑和无私的，他就不需要担心。

想要被录取的有志入道的人必须密切关注自己。如果他没有从他的真师或一些年长的学生那里得到任何关于他必须努力避免的特殊缺陷的直接提示，

他得尽力自己观察这些缺陷，一旦找到了这些缺陷或被告知有这些缺陷，他将对这些缺陷保持持续的警惕。同时，应提醒他不要过度反省，让自己变得病态。对他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帮助他人上；如果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这种想法，他就会本能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自己彻底适应某项工作的愿望会促使他扫除一切障碍，因此，在完全没有刻意去想到自己的发展的情况下，他就会发现自己正在进步。

放松

学生不用永远只想着真师；但我们的确期望真师的身影永远在他的脑海中，永远在他的眼前，永远在生活中需要时出现。我们的思想就像弓弦一样，不能总是绷得很紧；合理的放松和思想的变化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学生应该非常小心，在他的放松中没有丝毫不纯洁或不友好的色彩；不应该允许有任何思想，哪怕是片刻，会让学生在真师面前感到羞愧。

为了消遣而阅读一本好的小说没有任何坏处；它所产生的思想形状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真师的思想波；但有许多小说充满了邪恶的暗示，这些小说将不纯洁的思维模式带到了头脑中，它们赞美犯罪，还有一些小说将读者的思想集中在生活中最不光彩的问题上，或者生动地描述了仇恨和残忍的场景；所有这些都应该严格避免。同样，参加或观看所有公平竞赛的普通游戏也没有坏处；但任何粗暴和喧闹的游戏，任何涉及残忍行为的游戏，任何有可能伤害人或动物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绝对禁止的。

冷静和平衡

在弟子必须做的所有工作中，他必须注意保持冷静和平衡，这体现在两个方面。过度工作表明缺乏智慧，这在年轻和热情的人中并不少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但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是不明智的。我曾听我们伟大的主席说过："我没有时间做的事就不是我的工作"。然而，没有人比她更努力和不间断地工作。如果我们合理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去完成今天的任务，我们就会更强大地面对明天的职责；今天过度紧张，使我们在明天毫无用处，这不是真正明智的服务，因为我们为了满足今天失衡的热情，而破坏了我们未来

工作的力量。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为了及时完成某项工作，必须把谨慎的态度放在一边，但聪明的人会充足地前瞻，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危机。

弟子必须努力保持平静和平衡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他自己的内心态度。他的感情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必须尽量减少这种波动。各种各样的外部事物总是在影响我们，有些是星光界或思想界的，有些是纯物质界的；尽管我们通常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但它们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在物理层面上，温度、天气状况、大气中的湿度、过度疲劳、一个人的消化器官的状况--所有这些东西以及更多的东西都是影响我们身心的因素。这种感觉反过来不仅影响我们的幸福，也影响我们的工作能力。

同样，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受到星光界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化就像气候、温度和物理环境的变化。在外部世界的生活中，有时会有一个不是很令人愉快的伙伴附着在我们身上，而且要摆脱掉它会相当困难；在星光世界，要摆脱一些寄生性的堕落者，或者是一些沉浸在绝望深处的不幸的废人，就更不容易了。这样的生灵，痉挛般地依附在一个人身上，可能会耗尽人的大部分活力，将他淹没在低靡和抑郁中，可他自己却徒劳地得不到任何帮助。我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生灵，即使我们知道它，要解除他的痛苦或（如果不可能）摆脱他的粘附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星光界有无意识的吸血鬼，就像在物质世界里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最难帮助的。

学生的总体发展使他很容易对所有这些影响产生反应，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所以他很可能发现自己偶尔会有莫名其妙的兴奋或沮丧。

星光界元素精灵非常喜欢剧烈的情感交替，并尽其所能煽动它们；但弟子不应允许自己成为所有这些变化的情绪的游乐场。他应该努力保持稳定的快乐宁静，不为一时的躁动所扰。

有时由于好的业他会遇到一些巨大的鼓舞，对他的进步有一些明确的刺激，例如，有机会参加在阿迪亚举行的盛大的周年纪念大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因为它给所有向它的影响敞开心扉的人带来了非凡的刺激和帮助。这样的事件很可能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可以从这里开启更多力量，以及对世人皆兄弟的真正含义有更充分的认识。

然而，我们最好记住，在一次辉煌的灵性涌现、一次不寻常的精神提升之后，必然会有某种反应。这丝毫不奇怪或不自然。这是自然法则的一种表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看到这样的例子。例如，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过着久坐的生活，做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可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给我们的身体以足够的锻炼，没有达到它们需要的程度。当身体突然发生反应时，我们就会受很大的震动。我们也许会猛烈地玩一些游戏，或者做很长时间的散步或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只要我们做的不过度，就非常好。但是当我们做了这些活动，当我们玩了我们的游戏或散步后，一种倦怠的感觉就会袭来，我们想坐下来休息。这也是非常正常和非常自然的。我们也许有点过度使用了通常不使用或不猛烈使用的一些肌肉，导致它们很累，需要放松。因此，我们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我们坐下来或躺下，经过半小时或一小时的休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恢复正常。

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必须休息的那半小时期间，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如果空气中碰巧有病菌，一般会是这样情况，我们在那个时候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受到它们的影响。在其他层面上也是如此，当我们有了很大的提升和受到刺激时，我们的各种载体就会比它们习惯的要紧张一些。我并不是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坏事；这对我们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事实仍然是，我们的各种体所做的事情比它们通常所做的要多，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它们需要从压力中得到缓解。

这段休息时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小危险。放松，从某一高度滑下来，首先带来了某种风险，即我们可能滑得太远，让自己从那种高高在上的灵性状态中退下来，我们可能比在普通生活中更进一步滑向物质化；因此，一些偶然的小诱惑，在一般情况下对我们没有影响，可能会使我们措手不及。这是一种我们可能没有防备的可能性，一些通常我们很难注意到的小诱惑。在那种轻微的疲劳反应中，我们可能会比平时更放纵自己，因此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通常不应该犯的愚蠢错误。

这与病菌也有对应关系。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形状在漂浮，有些足够令人愉快，有些则明显令人不快；无论如何，其中许多都低于我们的思想通常所处的水平。在这个反应期，我们会更有可能受到这些影响。

黑暗力量

我们也有必要做一些其他考虑。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提升时期，我们从高处、

从伟大的圣白会、从我们自己的真师和老师那里得到了非常不寻常的灵性力量的涌现。自然界有一条隐蔽的法则，会产生这个相当奇怪的结果，即每当有更高更大的力量大量涌入时，也会有相应的不良能量流出。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确实是这样的；有人说，当伟大的人在进化的一方工作时，允许他们自己给出不寻常的祝福，在某种奇怪的平衡或公平法则下，他们必须允许另一方有类似的力量流出。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黑暗力量、黑魔法师、影子兄弟的事情。这些人遵循的是一条与我们绝对不同的路线，这条路线使他们与智慧真师、与指导世界和太阳系的阶制发生冲突。自然，这种敌对不仅作用于那些伟大的圣人，也影响到我们这些卑微的追随者。

我不希望在本书中用很多篇幅来介绍这些人。我在《奥义之路漫谈》(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第632-5页)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写到了他们，除了一个理论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他们根据这个理论为自己的惊人行行为辩护，那就是逻各斯并不真正希望合一，他在进化中的意图是将每个人发展到尽可能高的水平。(顺便说一句，你会注意到，尽管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水平不是很高，因为他们的谋算让他们一直在加强低级自我，不会把他们带到菩提和涅槃的境界，那才是合一的层面。)他们说："你认为你看到了你向合一进化的迹象；你认为那是逻各斯的意愿。恰恰相反，那是逻各斯对你们的诱惑。他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体，而是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个性，即使这一切诱惑你们被吸收到一个没有区别的统一体中。"

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我们和我们的真师有冲突；我们跟随我们自己的真师，他们对逻各斯的意愿的了解比任何走错误路线的人都要多得多，因为他们可以达到与他的合一，这对持主张分裂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人反对我们；他们试图拉拢新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想让别人皈依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普通人更多地发展和完善自己，我们就是他们想找的人。他们中许多智力较高的人与任何伟大的苦行者一样，很少被物质所牵绊。他们非常同意人应该抛开低级的东西，以高级的东西为目标；但他们的目标是强化个性，而这最终只能带来悲哀。因此，他们很可能试图影响我们，强化我们的个性，唤醒我们心中微妙的自负。请记住，他们的信条之一是完全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严格要求自己似乎是一种愚蠢和卑鄙的弱点，所以他们会玩最卑鄙的把戏。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特殊危险。我们越是先进，就越会成为这些影子兄弟的猎物，如果他们能抓住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与我们的真师保持充分的思想交流；只要我们能坚定不移地沿着无私的路线，不断地倾注爱，他们就不能抓住我们，不能触及我们。

我们对抗这些黑暗势力的力量来自我们与真师的结合，以及我们保持真师的态度 -- 对来自高层次的影响始终开放，但对所有可能试图影响我们的分离性因素坚决关闭。任何倾向于强调分离性的东西都会使我们落入敌人手中；在小事上如此，在那些我们认为更重要的事上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抛开所有愚蠢的小嫉妒和敌意；每当我们向它们屈服时，我们就会使自己成为证道学堡垒的弱点，成为其防御的漏洞；每当我们放纵自己的低级天性，让它在骄傲和怨恨中欢快地狂欢，当感到自己被某个完全无辜的兄弟冒犯时，我们就不同程度的成为真师的背叛者。我们可能会想："我们的真师肯定会拯救我们，让我们免于这样的堕落"。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不能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学会独立。此外，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真师像保姆看护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麻烦地看护我们。圣人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他们与成批的“自我”打交道；他们与数百万的灵魂打交道，而不是跟单个的人格体打交道。不过，如果在真正的极端情况下，人们呼唤一位真师，肯定会有回应。我们应该非常抱歉给真师带来那一刻的麻烦，但当真的有必要时，援助确实会到来。

在本学会的早期，当布拉瓦茨基夫人还活着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在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力量。如果他选择成为一名黑魔法师，他将是非常出众的一个。有时他稍微有点不择手段；他对知识充满热情；他几乎会做任何事情 - 甚至是有有点阴暗的事情 -- 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他是一位医生，在为我们的一位成员看病时，他发现她有相当罕见的灵视能力。发现这一点后，当她恢复健康时，他要求她加入他的某些实验中。他在物质层面上很公开地对她说："你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能力；如果你允许我对你催眠，让你进入恍惚状态，我相信你可以达到我自己永远无法触及的高度，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许多目前我们无法得到的知识。"这位女士拒绝了，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因为这样被人操纵是最危险的事情，除非在特殊的条件下并有精心的保障措施，否则绝对不该做。

总之，她一口拒绝了。医生非常不满意，拒绝接受 "不 " 的答案；当下走开了。可是当天晚上，他化现在她的卧室里，并开始尝试施展迷魂术。她很自然地感到愤怒；她感到一股巨大的愤怒，他竟然敢闯入她的房间，他竟然试图把她经过适当考虑后明确拒绝的东西强加给她；她开始用她所有的力量来对抗他的影响。但她很快意识到，与他相比，她的思想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意志正在慢慢地但肯定地被战胜；所以，她知道她正在打一场必败的仗，她向她的师父（库图米真师）求救。

结果不仅是瞬间的，而且让她无比惊讶。请记住，她心中充满了最剧烈、最火爆的愤慨。在一瞬间，在她向真师求救那一刻，她看到医生消失了。这也

许并不十分稀奇；但令她震惊的是，令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一瞬间，她的整个感情完全改变了。愤怒消失了，气愤的感觉也消失了，她对那个消失的医生所感到的只是深深的遗憾，一个拥有如此神奇力量的人竟然以这种方式滥用了它。所以，你看，当出现真正的特殊情况时，帮助就在眼前；但我认为，除非十分必要，我们都不要这么做。

想着别人而不是自己；想着对你的真师的忠诚和爱，以及你如何通过人们在人群中传播他的影响来最好地服务他；那么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来到你身边的奇妙灵感。

成功的肯定性

学生必须下定决心，在他的自我完善的努力中，他决不允许自己因失败而气馁，即使屡屡失败。无论他在努力中失败了多少次，无论他在自己设定的道路上跌倒了多少次，在第一千次跌倒后站起来继续前进的理由与第一次跌倒后完全相同。在物质层面上，坦率地说有许多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在更高的世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没有机械就无法举起一吨重的东西，但在更高的世界里，只要有毅力，就有可能举起我们许多不完美的重负。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的肌肉结构不可能举起一吨重的东西，对它们进行任何可以想象的训练都无法使它们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在灵性问题上，人的背后有整个神圣的力量可以供他利用，因此，通过反复努力，他将一点一点地变得强大，足以克服任何障碍。

人们经常说："我可以处理物质世界的事情，但在星光界和思想世界，我只能做很少的事情；这太难了。"这与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习惯在更精细的物质中思考和工作，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做不到。但是，一旦他们下定决心，他们就会发现，事情会以在物质世界中不可能的方式按照意志的方向发展。

一些学生发现自己在工作中通过使用护身符或符咒得到了很大帮助。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因为物质世界的影响必须被处理，并使其服从，还必须克服思想和情绪，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是最难影响的；一个懂得如何将磁力为某个特定目的注入护身符的人，可能是一个宝贵的帮助，正如我在《事物的隐秘面》中相当详细地解释过。许多人觉得自己比这种帮助更高明，并说他们不需要帮助；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任务是如此艰巨，所以我很乐意利用可能提供给我的任何帮助。

第六章

其他

真师与圣人会

一直以来，圣人除了把他的学生作为学徒使用外，还一直为将他呈现在伟大的圣白会前的入道做准备。该圣人会存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促进进化，而且真师知道，当学生够格获得成为其成员的巨大荣誉时，他在世界中的作用将比以前更大。因此，他希望尽快把他的学生提高到这个水平。在几千年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东方书籍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个试用期的描述；在早期的证道学文献中提到它时，它被称为“试炼之路” -- 这个词指的不是被任何个别真师试炼，而是为入道做准备的一般训练。我自己在《看不见的帮手》中使用了这个词，但最近我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同一个词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会造成混乱。

采用的方法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事实上很像我们一些古老大学的方法。如果一个学生想在这些大学中获得学位，他必须首先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然后被录取到其中一个学院。该学院的院长在技术上对他的进步负责，并可被视为他的总导师。入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工作，但他所在学院的院长要确保他在获得学位之前做好适当的准备。院长并不授予学位；学位是由那个抽象的“大学”授予的，通常是由副校长授予。安排考试和授予各种学位的是大学，而不是学院院长；学院院长的工作是确保想成为学士的人做好适当的准备，并且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负责。在这个准备过程中，院长可以作为一个绅士，与他的学生建立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社会或其他关系；但所有这些都与大学无关。

同样，圣白会不过问真师和他的学生之间的任何关系；这完全是真师自己的私人问题。入道仪式是由圣人会的指定成员以“至道者”（One Initiator）的名义进行的；这是入道的唯一途径。每当一个圣人认为他的一个学生适合

入道，他就会通知圣人会，并介绍这个学生；圣人会只问这个人是否准备好入道，而不问他和任何真师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生是否处于试用期、接受期或成了徒子，这不关他们的事。同时，准入道人必须由圣人会的两位高级成员，也就是说，由两位已经达到圣人阶位的成员提名和保荐；可以肯定的是，除非真师对这一个人的资格有把握，否则不会推荐一个人入道，而这种把握只能来自于学生的意识与真师的几乎等同。

因此，"试炼之路"是通向"正道"的一个阶段，"正道"从第一次入道仪式开始。在东方书籍中，这两条道路都被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地描述，仿佛私人真师不存在。人们首先会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生活在尘世的人是如何被带向这条试炼之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是真的？"

通向正道的四条途径

书中告诉我们，有四种方法，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把人引到正道的起点。首先，通过与那些已经朝这方面发展的人在一起，并结识他们。例如，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中世纪的僧侣或修女。我们可能在那段生活中接触过一位对内心世界有深刻体验的修道院院长或女院长，像圣特丽莎（St. Theresa）这样的人。我们可能敬仰那位领袖，恳切地希望这种经验能降临到我们身上；而我们的愿望可能是相当无私的。可能我们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殊荣，也没有想到成就的满足感，而只是想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院长能够通过他更深的辨别力帮助别人一样。那一世的这种感情肯定会让我们在下一世接触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教导。

事实上，在欧洲文化的土地上，我们几乎只有通过加入证道学会或阅读证道学作品，才能接触到这样清晰地呈现的内在教导。有一些神秘主义或灵性主义的作品提供了一些信息，而且源远流长，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作品象证道学文献那样，如此清晰、科学地说明问题。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能象《秘密教义》那样包含如此丰富的信息。

当然，还有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的圣书，其中有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但以我们的背景，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不容易被吸收或了知。当我们读过证道学书籍后，拿起一些东方作品的精美译本，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证道学。在基督教圣经中（尽管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翻译得不好），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证道学；但在我们发现它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系统。当我们研究过

证道学后，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许多文献支持它，没有它就不能合理地解释；我们看到教会的仪式，以前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在证道学教义的照耀下跃然纸上，变得生动和令人感兴趣。然而，我从未听说过有谁能从文本或仪式中推断出证道学体系。

因此，接近这条道路的一种方式是与那些已经踏上道路的人在一起。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阅读或听闻。所有这些教导都是在1882年通过辛尼特先生Mr. Sinnett)的《奥义世界》(The Occult World)一书传给我的；紧接着我又读了他的第二本书《密义佛教》(Esoteric Buddhism)。我立刻本能地知道所写的是真实的，我接受了它；听到和读到它的时候，我立刻燃起了了解更多的欲望和坚定的意愿，想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如果有必要，跑遍世界去追求它，直到找到它。此后不久，我放弃了我在英国教会的职位，去了印度，因为我在那里似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两种引导人们走向道路的方式，通过阅读和听闻，以及与那些已经踏上道路的人密切联系。东方书籍中提到的第三种方法是通过智力开发；通过纯粹的努力思考，一个人可能会掌握其中的一些原则，尽管我认为这种方法很少见。此外，他们还告诉我们第四种方法，即通过长期的美德实践，人们可以走到道路的起点。一个人可以通过稳定地实践他所知道的善法来发展灵魂，最终越来越多的灵性之光会闪现在他面前。

佛教的入道条件

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密义佛教的角度看入道条件时，它们是这样被描述的：第一，辨别力，被印度人称为Viveka，被描述为Manodvaravajjana，意味着打开心之门，或者也许是通过心之门逃脱。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说法，因为当我们的心的心打开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并且区分对立的一对，这时人就有了“辨别力”。

第二个条件，即无欲，印度人称为Vairagya，教给我时称作Parikamma，意思是为行动做准备，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会在奥义世界纯粹因为对的才去做事。这包括达到一种更高的无求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们当然不再关心行动的结果；因此，它与无欲无求的含义相同，尽管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

良好行为的六个要点，在印度系统中被称为Shatsampatti，教给我时被称

为Upacharo，意思是注意自己的行为。为了方便学生将这六点与《在真师膝下》中的六点进行比较，我将在此转载我在《看不见的帮手》中对它们的陈述。

在巴利文中称作：

a) **Samo**（平静）--思想的纯洁和平静来自于对心的完美控制。这是一个极难达到的条件，但也是最必要的，因为除非心只服从于意志的指引，否则它不可能成为真师未来工作的一个完美工具。这种资格是非常全面的，它包括自我控制和在星光界工作所需的平静。

(b) **Damo** (控制) - 类似于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语的掌握，因此也是一种纯洁的品质，这也是前面“平静”品质的必然结果。

(c) **Uparati**（停止）--解释为停止偏执或停止相信特定宗教所规定的任何行为或仪式的必要性，因此引导有志之士独立思考，并有广博和大度的宽容。

(d) **Titikkha**（忍耐或宽容）--指的是随时准备愉快地承受自己的业力可能带来的一切，并在必要时舍弃世俗的一切。它还包括在被错待时完全没有怨恨的想法，知道那些错对他的人只是他自己业力的工具。

(e) **Samadhana**（专注）--一心一意，包括不能因诱惑而偏离自己的道路。

(f) **Saddha** (信心)--对师父和自己的信心：信心，即相信真师是一个有能力的老师，而且，无论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多么不自信，他内心仍有神圣的火花，当它变成火焰时，有一天会使他取得甚至像他的真师那样的成就。

在印度教的分类中，第四个条件被称为**Mumukshutva**，通常被翻译为热切地渴望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而在佛教徒中，给它的名字是**Anuloma**，意思是直接的顺序或继承，表示它是前三种品质的自然结果。

印度瑜伽

上面描述的一系列条件与《在真师膝下》中给出的条件完全一致，而这些条件又与印度属于商羯罗（**Shankaracharya**）及其追随者的书籍中提到的框架完全相同，都是为了给旨在修习瑜伽的人使用。瑜伽这个词在印度长期使用，意思是结合，通常人们认为它意味着与神的结合，它实际上指的是合一。在印度所有不同的瑜伽流派中，这一表述不仅指合一的遥远目标，而且还指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规定的训练方法；因此有人说，瑜伽的含义是冥想，冥想在大多数体系中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我们不能假设冥想是瑜伽的唯一甚至是主要手段，因为过去和现在

都有许多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特殊方法。欧内斯特·伍德（Ernest Wood）教授在《王者瑜伽：印度人的奥义训练》中描述了瑜伽的七个主要流派，并展示了它们如何分别属于七道光中的一种。因此它们必须被看作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练习方法。每位伟大的导师都阐述了适合一种“自我”类型的方法。这一事实在印度人中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思想始终是自由和宽容的，并认为每个人遵循适合其特质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这本书解释说，每个流派都有一些与我们的真师们的教学相类似的特点；在期望入道的人进入正道之前，总是有一个初步的训练，同时有对高尚道德的要求，而在到达正道时，总是建议他找到一个真师或古鲁。例如，在帕坦伽利流派中——我们之所以首先要讨论帕坦伽利，因为它是我们有任何书面记录的最古老的流派，——有十条戒律，其中前五条是戒律（禁止伤害他人、不诚实、偷窃、放纵欲望和贪婪），后五条是要积极去做的（清洁、知足、精进、学习和虔诚）。

在初步的培训过程中，有三个要求：**tapas**或努力，**svadhyaya**或借助经文研究自己的本性，以及**Ishvara-pranidhana**或无时不刻对上帝的虔诚。我将这些与我们说的三个条件进行了比较：**shatsampatti**或良好行为，这涉及到在一些**tapas**努力中使用意志；**viveka**或辨别力，这意味着在身内身外了解什么是真实的和虚假的；以及**vairagya**或无欲无求，因为个人情感可以通过虔诚来最好地超越。在发展了这些初步的条件之后，期望入道的人使用他的意志，在一系列的步骤中掌握和使用他的本性的每一部分，肉体、乙太体、星光体、思想体和更高的体；因为这一点，这个流派被描述为第一道光的学校，因为意志的使用占主导地位。

瑜伽的第二个流派是克里希纳（Shri Krishna）的流派，这在伟大的诗歌《博伽梵歌》中得到了特别的阐述。我们的主席已经把这部诗篇翻译得非常准确和优美，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也以《天歌》为题进行了更自由的演绎。这本书首先教导的是爱的交易。克里希纳施教的弟子阿朱那是一位伟大的爱人类的人；根据经文，这位伟大的士兵在库鲁克什特拉战役开始前在战车前一蹶不振，充满了悲伤，因为他爱他的敌人，不忍心伤害他们。克里希纳老师随后用许多哲学向他解释说，生命中最伟大的事情是服务，上帝本身就是最伟大的服务者，因为他让生命之轮不断旋转，并不是因为他可能因此而获得任何利益，而是为了世界，人们应该以他为榜样，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他说，许多伟大的人通过遵循这条生命之路，通过没有个人欲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不间断地爱是第二道光的方式；《博伽梵歌》展示了这种爱应该如何通过行动瑜伽（通过行动或工作的瑜伽）献给人和其他生命，并且通过**Bhakti**瑜伽（通过奉献的瑜伽）献给上帝。

这个流派也给出了三个初步教义。为了达到爱的智慧，准入道人必须修炼虔诚或敬畏、探究或调查，还有服务。第一项涉及正确的情感，第二项涉及正确的思想和理解，第三项涉及在实际生活中正确使用意志，这也是跟我们所说的前三个条件的比较。特别有趣的是，导师说，当准入道人以这三重方式准备好了，"知道事物本质的智者将教你智慧"，换句话说，有志者将找到真师。

如前所述，第三个流派，即商羯罗（Shankaracharya）的流派，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顺序提出了入道条件，将viveka或辨别力放在首位。它是为那些想了解自己是什么的人准备的，不仅关于他们应该做什么服务，而且他们的贡献以何种方式适合事物的计划和人类的发展。必须指出的是，库图米真师在介绍这些条件时，在爱的大义中对它们进行了新的解释。

第四个流派是哈达瑜伽。如果教义被正确地理解，它涉及到严格的身体净化和训练，旨在使身体达到一个完美的健康状态，有序的运作和完善，以便使"自我"在今世尽可能地提升。为此，有许多练习，包括呼吸练习，旨在作用于神经系统和以太重身，以及通常在体育课程中训练的身体的那些部分。不幸的是，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流行文献中出现的很多内容只反映了对真正教义的迷信歪曲，并描述了各种令人厌恶的控制和折磨身体的形式，这在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也很常见；但在所有涉及哈达瑜伽的梵文书籍中，明确指出身体练习的目的是使身体达到最高的健康和效率状态。

第五种流派被称为拉雅瑜伽（Laya yoga），旨在通过对昆达里尼(kundalini)以及七个脉轮或力量中心的了解来唤醒人类的高级能力。昆达里尼是大多数人潜藏在脊柱底部的"蛇形力量"，被唤醒的力量通过这些中心被引导。关于这些中心和这种力量，我已经在《内在生活》和《事物的隐秘面》中写过一些内容。现在我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做了一些补充，并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专著，其中有七大脉轮和各种气脉或生命之流的大型彩色图解。（见作者的《脉轮》一书，由马德拉斯的阿迪亚的证道学出版社发行）。但是，这个学派和前一个学派的方法不推荐给西方学生，也不推荐给没有合格老师指导的人练习。这些方法只适合那些具有东方身体遗传的人，并且能够像一些东方人那样简单而平静地生活；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方法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对健康，甚至对生命都有明显的危险。我知道有许多可悲的案例，特别是在美国，由于这些尝试而导致疾病和疯狂。

第六个流派是Bhakti或虔诚。这在《薄伽梵歌》中也有很大程度的教导；事实上，我们在每个宗教中都能发现，在那些真正的奉献者中，他们完全信任上帝。他们不祈求个人的恩惠，而是非常相信上帝是他的世界的完美主人，上

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一切都很好；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机会和特权以任何方式服务和服从他，他们会感到非常满足，兴奋不已。

咒

最后，我们有第七个流派，在印度被称为咒语瑜伽。在这里不妨用比其他学派更多的篇幅来阐述它的原理，因为用它作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那道光现在刚刚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东方和西方都发挥着巨大且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自由天主教会和共济会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其方法的两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真师们对这些工作非常感兴趣；事实上，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方法为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并使那些积极参加这些运动的人在道路上迅速前进。

咒语（Mantra）这个词是梵文，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符咒(charm)或咒语(spell)。在印度，大多数用于良好目的的咒语都是《吠陀》中的经文，按照传统方法有意念出，这是实用奥义知识的结果。密宗的人也使用许多咒语，这些咒语也经常被用来作恶和行善；所以我们发现在印度有大量的咒语，既有可取的也有不可取的。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分类，我可以说，这些咒语有五个主要类型。

1. 那些仅仅通过信仰发挥作用的。
2. 那些通过联想起作用的。
3. 通过协议或盟约起作用的。
4. 那些通过其意义而起作用的。
5. 通过声音起作用的，不涉及意义的。

信仰的作用

第一类咒语奏效仅仅是因为操作者强烈地相信结果一定会发生，也因为它导向的人对咒语的信心。如果两个人都非常确信某件事情会发生，比如说伤口或疾病的治愈，那么这件事就会发生；而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其中一方的信念似乎就足够了。在英国，事实上在所有国家的农民中，有不少这样的符咒在乡村地区被使用。人们有一些小的话语形式，一般都是半宗教性质的，

是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这些话语被认为能产生明确的效果。它们往往听起来像胡言乱语；其措辞甚至经常是不连贯的。它们可能是某些形式的单词的变形，有的是英语，有的是拉丁语或法语。它们不是通过声音起作用的，因为它们没有真正的咒语所具备的音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病人诵读时，它们有时无疑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对古老咒语的信仰产生了效果。

东方国家的许多类似的符咒似乎是通过信仰发挥作用的。我可以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我觉得它具有这种性质。有一次，当我在锡兰的内陆地区时，我的手被一只狗咬得相当严重。伤口流了很多血。一个偶然路过的人，看样子是个农民，他跑过来，从最近的灌木上摘下一片叶子，按在伤口上，并喃喃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伤口立即停止了流血。因此，这个符咒无疑起了作用，当然不是因为我的任何信仰，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要做什么。就像在东方通常见到的一样，这个人不会因为用了法力而收取任何金钱。就我听到的那个人的话，我应该说它们是不连贯的，或者说，即使连贯也不是僧伽罗语，这应该是那人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梵语。有人告诉我，在锡兰也有类似的防蛇咬的符咒，而且它们似乎也很有效，我想，这也是通过信仰生效的；每个人都确信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它就发生了。

这种类型有一个旁类，成功是靠操作者的意志力实现的。当他说话或打手势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得到一个特定的结果，而结果也确实如此。我曾见过加蒂亚瓦的哈里辛吉-鲁普辛吉王子，瞬间治愈了一个被蝎子蜇伤的人。这个人已经脸色苍白，吓得半闭着眼睛，在剧烈的疼痛中扭动和呻吟，在两个朋友的帮助下几乎无法拖动自己；王子在伤口上做了一个五角星的手势，厉声地说了一个梵语单词，一会儿，瘫在地上的受害者就踉跄着站了起来，宣布自己好了，完全没有痛苦了，然后向王子跪拜，表示谢意。

联想

2. 有一些咒语是通过联想发挥作用的。某些形式的词语会带来明确的想法，并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流向。其中一个例子是国歌。它的曲调简单有力，但作为一种旋律，并不高级；它的歌词作为诗歌，本身并无特色。如果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众多歌曲中的一首，那么它可能不会引起什么注意。但我们对它的联想是对国王的忠诚，并通过他对他所代表的精神国王的忠诚；这种联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一听到这首曲子，就本能地挺直身子，向国土的统治者倾诉我们的忠诚和善意。这引起了明确的回应，因为根据宇宙法则，

如此无私地倾注力量，必然从高处呼唤相应的力量降临。这种反应是通过某些与第一道光有关的天使作出的，每当唱国歌时，这些天使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他们会对那些忠诚被激发的人倾注祝福并通过这些人倾注祝福。

另一个跟这种形式的咒语相似的例子是 "在伊甸园上空的声音"，虽然威力小得多；我们听到这首赞美诗就会强烈地想到婚礼，以及通常与这种活动有关的所有节日的善意感觉。各种圣诞赞美诗和颂歌也在我们的脑海中唤起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流。在中世纪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战歌就是这种类型的咒语。有许多这样的形式可以立即唤起相应的想法，它们产生的结果是因为它们引发的联想，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固有的东西。

天使的合作

3. 有一些咒语是通过协议或盟约发挥作用的。大多数宗教似乎都有这种类型的一些例子。伊斯兰教从尖塔上发出的呼唤就具有这种特征，尽管它也含有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类型。它是一种信仰的宣言。"除了上帝，没有别的上帝"（或者，正如一些人所翻译的那样，"除了上帝，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而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看到这些话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是很有意思的。它远远超过了其含义的单纯意义，因为它在听到它的人中唤起了一种强烈的信仰，一种狂热的虔诚的爆发，这种思想形状相当漂亮，而且非常具有伊斯兰教的特点。这可能只是一个联想的例子，但事实上，某种类型的天使被召唤出来，而且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所表现出的大部分热情。

也许在基督教中，我们可以找到第三种咒语的最好例子，那些对教会仪式有所了解的人会明白。其中最伟大的是 "**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因为基督已经与他的教会立约，无论何时发出这一呼唤，无论何时由他正式任命的教士之一以任何语言宣读这些话，他都会作出回应。但这种力量是有条件的，只给予那些通过用另一个相同类型的咒语接受它的人。它也是一个由基督自己规定的咒语："接受圣灵"。

在他告别门徒之前，他用这句话给了他们力量，这力量以不间断的方式流传了近两千年，并构成了所谓的使徒传承。每当在这一传承中被正式任命的教士有意地念出 "这是我的身体" 这句话时，他所指的面包就会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尽管它的外表保持不变，但其更高的性质或相应部分被基督本人的生命所取代，因此，它成为真正属于他的载体，就像他在巴勒斯坦时的肉身一样。

这句咒语 "这是我的身体 "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有灵视的人可以看到它的作用。丁尼生勋爵（Lord Tennyson）在《国王的田园诗》中告诉我们，加拉哈德（Galahad）在描述圣餐仪式的庆祝活动时说：

我看到像一个孩子般的火热的脸
将自己投到了面包里

就这样，任何一个有灵视的人观察今天同样的圣餐仪式都可能看到，当同样的神圣咒语被念诵时，面包就会闪出一条活的光。基督教会的所有分支--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英国圣公会和自由天主教教会--都以基督规定的形式庆祝圣餐，使用这些圣言作为他们礼仪的一部分，并且在所有这些教会中都产生了这种奇妙的结果。所有这些教会分支也都召唤天使协助仪式，这不仅是通过一种特殊形式的话语，而且还通过一种特殊形式的音乐（当以歌唱形式进行仪式时），通过一种从教会历史早期就一直存在的声音安排，但略有不同。某种特殊类型的天使认为这种话语是召唤，并立即加入即将举行的仪式并发挥他们的作用。¹

¹ 关于这个最奇妙的咒语的作用，见《圣事科学》。

重复的作用

4.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类咒语，它们通过重复的词语的意义而发挥作用。一个人怀着坚定的信心反复读诵某种形式的词语，这样它们的意义就会非常强烈地作用于他的大脑和思想体；如果他正在努力做某项奥义工作，这样的重复会大大加强他的意志。这种咒语可以用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就人而言，它们产生两种效果中的一种；要么加强他的意志去做他想做的事，要么给他印上这事绝对会做成的信念。这种类型的咒语出现在印度人的日常冥想中，也出现在大多数奥义学派中；在一天中的固定时间重复某些句子，会使句子中包含的思想强烈地印在脑海中。"比太阳更耀眼，比雪更纯净，比以太更微妙的是自我，是我心中的灵。我就是那个自我，那个自我就是我"是这种类型的咒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它就像大声说出来的思想一样有效。

祝福

在这个标题下，应该有各种类型的祝福，如在教会、共济会和我们真师的学生所赐予的祝福。祝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给予的，以及那些通过他作为代表由更高的权力给予的。第一种祝福只是表达了一个真诚的良好愿望。这类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父亲对儿子的祝福，要么是父亲临终前，要么是在儿子即将开始漫长而且可能是危险的旅程时。以撒临终前对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的祝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雅各的丑闻使情况变得复杂。读圣经中关于这一叙述的读者会记得，以撒完全相信他的祝福是有效的，当他发现有人欺骗他时，他无法收回他的祝福。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性质的祝福是否会带来任何结果，如果是的话，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唯一可给的答案是，这将取决于美好愿望的诚意和投入的精神力量的数量。祝福会产生一种思想形状，附在被祝福的人身上；这种思想形状的大小、强度和持久性取决于给予祝福的人的意志力量。如果这些话只是作为一种形式说出来，背后没有太多的感情或意图，其效果将是轻微和短暂的；可是，如果这些话出自真心，并且是以明确的决心说出来的，其效果将会深刻和持久。

第二种类型的祝福是由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官员说出来的，权力通过他们从某个更高的来源流出来。这类咒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大多数教会仪式结束时的祝祷。牧师以下阶位的神职人员是不能主持这样的祝祷的。在这种情况下，祝福可以说是第三类咒语的一种，因为给予明确祝福的权力是在牧师被任命时授予他的权力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一个来自高处的力量的渠道，即使他祝祷时只是作为一个形式和仪式的一部分，这对通过他释放出的灵性力量并没有影响。

祝福平等地撒向所有人，但每个人能从中获得多少影响，取决于他的接受能力。如果他充满了爱和虔诚，他可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如果他漫不经心地想着其他事情，他只能获得更高的振动影响的好处。人们会注意到，当主教出席仪式时，他总是宣读祝祷词。原因是在他的受圣职仪式上，他的更高意识层面被打开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牧师；因此，那些更高层次的力量可以通过他倾注。同样的一般原则在共济会中也适用，因为只有就职的会长或被任命的牧师才能在聚会结束时宣布祝福词。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被接受为真师的学生的人因此成为他影响的渠道；虽然这种影响总是通过学生流动，但他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力量暂时引

导到任何人身上。同样地，一个入道的人可以给予圣人会的祝福，这实际上是来自圣人会的领袖的祝福。

声音的力量

5. 我们现在谈谈那种只通过声音发挥作用的咒语。声音所产生的振动会影响到人的各种体，并使它们与之和谐。首先，声音是空气中的一种起伏，每一种音符都会引起一些泛音。在音乐中，有四个或五个或更多的泛音能被探测到和识别出来，但振荡的范围比耳朵能听到的要大得多。相应的波在更高和更精细的物质中产生，因此，一个音符或一系列音符的吟唱对更高的载体产生影响。有一些声音（我想我们仍然必须称它们为声音）的泛音太细，无法影响空气；但它们使以太物质振荡起来，以太物质将其振荡传达给念诵咒语的人，也传达给他周围的人，如果他将他的意志指向任何特定的人，振动肯定会传给那个人。因此，通过声音起作用的咒语可能会在物质层面上产生决定性的物质结果，尽管同时还有其他更精细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更高的载体。

这样的咒语通常由几个有序的声音组成，悠扬且洪亮。有时只使用一个音节，如圣言Om；但有几种唱法，根据诵读其音节的音符和发音方式，它们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强调并延长开放的声音；我们将A U合并为O，加强它，并将其持续到诵读的一半时间，然后改为M音。但在其他情况下，O音应该很短，而在头部和能量中心的哼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声音，应该被延长。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差别很大。当"O"延长时，我们会影响彼此和周围的世界，但用长的"M"时，几乎所有产生的效果都作用于自己。有时，A、U、M三个字母是分开发声的。同样，它可以在许多不同的音符上连续发声，形成一种琶音。我听说，根据印度的书籍，应该有大约一百七十种发音方式，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效果，而且它被认为是所有咒语中最有强有力的。

这个印度教的圣词与埃及的阿门（amen）相同。希腊人的"aion"和拉丁文的"aivum"也是由这个词演变而来的。aeon这个词是它的一个派生词。据说，在我们的第五根族中，Om是代表逻各斯的名字，即不可言喻的名字，而在第四个根种族中以类似方式使用的词是Tau。斯瓦米-苏巴-罗曾告诉我们，这些在每个根种族中给出的代替词，都是一个伟大词语的音节，这个词语将在第七个根族中变得完整。

如果在冥想开始时或在会议中正确地诵出这个词，它的特殊效果总是像

一个引起注意的召唤。它安排微妙身体中的粒子的方式与电流对铁条中的原子的作用相同。在这种电流通过之前，金属中的最小原子指向不同的方向，但当铁条被电流磁化时，它们都会翻转过来，朝向一个方向。同样，当我们听到神圣的话语时，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粒子都会做出反应，我们会处于最佳状态，从接下来的冥想或学习中受益。同时，它也是对其他生命，无论是人类和非人类的一种召唤，他们立刻围拢过来，有些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和力量，有些则被这奇怪的声音所吸引。

声音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首先，"天地是主用言语（道）创造的"。逻各斯或言语（道）是来自无限的第一个流溢，而这当然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言语。它代表了一个事实，尽管这种流溢发生在一个不可能有我们所说的声音的层面，因为没有空气来传达它。然而，与声音相对应并像声音一样行动的，是被用来创造宇宙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这个层面上，在这个世界上，对那个创造性的话语意味着什么有任何理解。"他说了，就成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的第一次表达；隐藏在黑暗中的永恒的思想作为创造性的话语出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伟大的真理，在这物质世界里唱的或说的都会唤起更高的力量——与它们本身所属的层次完全不成比例的力量。我相信，这整个声音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的思想目前还不能达到；我们只能微弱地暗示它。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声音的力量是非常伟大和奇妙的。

所有依靠声音的力量的咒语，只有在它们被创造出的语言中才有价值。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咒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们将得到另一组完全不同的声音。广义上讲，旨在协调身体并产生有益结果的好咒语主要由开放的长元音组成。我们在自己的圣言中发现了这一点，埃及人的阿门也是如此，它一直流传到基督教会。顺便说一下，它最好用两个音符来发音。教会有其传统的方式，用两个相差半音的音符来唱，通常是升F大调和G调。

用于邪恶目的的咒语几乎总是包含短元音和具有撕裂性和破坏性的辅音，如hrim, kshrang或phut。这些粗俗的感叹词是以一种愤怒的能量和唾弃的态度发出的，这无疑使它们具有可怕的邪恶力量。有时，所有的元音都会依次插入到这些刺耳的声母组合中，恶咒以一些特殊的爆炸性诅咒结束，而这些诅咒似乎不可能用任何普通的字母系统来表达。在东方国家，他们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我想咒语经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在黑人中这也很普遍。我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都看到了与伏都教和奥比亚仪式有关的大量这种诅咒，我知道这种咒语和符咒中包含着许多仇恨。

我们与咒语的联系将只与那些有益的和善良的有关，而不是有害的。但好的和坏的咒语都通过同一种模式运作；它们都是为了在微妙的身体中产生振动，无论是诵读者还是他的咒语所针对的人。有时，它们的目的是强加一种全新的振荡率。西方人听到人们背诵三千遍咒语觉得很奇怪。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我们会有时间吗？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东方人说，时间是虚无的；这是观点上的差异。东方的方法和思想往往不适合我们的西方生活；但它们对那些想要学习的人来说也有其价值。有些人认为，为我们奥义学校成员规定的学习和冥想对那些不习惯这种练习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没有一个东方人会这么想。

婆罗门几乎是在宗教诵读中度过他的一生，因为他一天中的每一个行为总是伴随着一些经文或虔诚的思想。这是一种完全生活在宗教中的生活，或者说，婆罗门应该是这样生活的。今天，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一种外壳；但人们仍然在背诵这些文字，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象从前一样把生命和精力投入其中。他们有足够的的时间；他们完全有能力每天重复一句话一百零八次；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

据说基督曾警告他的门徒，当他们祈祷时不要像异教徒那样使用徒劳的重复；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推断出，所有的重复都是无用的。从这段经文中可以推断出，所有的重复都是无用的。对神的祈求中肯定是如此，因为它们意味着神没有听到第一次的请求！对于弟子来说，重复是（或应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清楚地决定一个意图，并强烈地表达它一次，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足够的。但是，世界上的普通人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往往需要长期稳定的锤炼才能在他身上留下新的振动，所以对他来说，重复远非无用，因为它们是为了产生明确的结果特意去做的。这些声音（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各种振动）不断地冲击着不同的载体，确实会稳定地使这些载体与一套特定的想法相协调。

这种振动的调整类似于印度古鲁对其学生所做的工作，这在第四章已经提到。一直以来，从他的星光体辐射出的波在他们的星光体上起作用，从他的思想和因果体上发出的波在他们相应的体上起作用；结果是，由于他的振动比他的学生的振动强，如果他们可以被调整的话，他逐渐使他们与自己的波越来越和谐。不断念诵咒语是为了调整它所针对的思想体和星光体的特定部分，毫无疑问，它可以而且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效果。

同样的方法在基督教国家也有。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反复地说 "Aves" 和 "Paternosters"。一般来说，他只是喃喃自语，因此，除了它们可能引发他的思想以外，基本对他没有什么用处。在印度，人们总是诵读咒语，

而诵读的咒语确实产生了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语言在这方面比现代语言更好的原因之一。现代语言一般都说得很快速、很突然，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农民似乎以古老的方式说着长长的音乐腔调。然而，在自由天主教会中，我们特别建议其仪式应始终使用该国的语言，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人们能清楚地理解所讲的内容，并能明智地加入到仪式中来，那么他们的虔诚就会被激发得更多。但毫无疑问的是，拉丁语更加悠扬。许多这种性质的咒语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元音的集合。在著名的诺斯替主义论文《圣索菲亚书》（*Pistis Sophia*）中，有许多这样毫无意义的咒语，其标记方式一定是表示诵读的。

我们在印度的咒语中发现的这种滚动的悠扬声音，将其振动率逐渐施加到各个身体上，因此可以用来节省力量。我们通过咒语所做的任何事情，也可以不需要咒语，通过我们的意志来做；但咒语就像一个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它发出了所需的振动，为我们做了部分工作，并因此使工作变得更容易；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节省力量的一种手段。

印度书籍中强调的关于咒语的另一点是，禁止学生在粗俗或心怀邪恶的人面前使用它们，因为咒语的力量往往会加强邪恶和善良。如果有一个人在场，他不能回应较高形式的振动，他很可能接收到一个较低的八度，这很可能会加强他的邪恶。我们不应该在有可能有人被它伤害的情况下使用咒语。

我记得，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我们，念咒语可能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特别考虑到某个人，认为这可能会帮助他。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诵读圣言或格雅特瑞曼陀罗（*Gayatri*，又称智慧之母唱诵），或任何美丽的佛教咒语。它们是如此甜蜜地流动，我们可以强烈地想到一个特殊的人，并将咒语的力量投射到他身上。但她建议我们谨慎使用这些东西。她再次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不应该尝试使用对他来说太高的咒语。我们的老师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东西；但我想说的是，作为对初学者的告诫，如果以任何特定方式诵读圣言时产生头痛、恶心或晕眩的感觉，应立即停止。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我们的人品，并在几个月后再次尝试。在使用圣言时，我们正在调用巨大的能量，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它们的水平，它们可能会不和谐，结果也不一定好。

除了诵读声音的振动效果外，这些咒语中有许多与我们的第三类咒语相似，都有与之相关的力量。例如，某些天使与“格雅特瑞曼陀罗”和“皈依三宝咒”有关，尽管它们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型。

格雅特瑞曼陀罗（*Gayatri*）也许是所有古代咒语中最伟大、最美丽的。它自古以来就在印度各地传诵，而天使王国也学会了理解它，并以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回应它 -- 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表明，在一个遥远

的时代，虽然对它的记忆已经被遗忘，这种咒语的利他用途已经被完全理解和实践了。它总是以神圣的 "唵" 字开始，并给出需要其发挥作用的层面 -- 人类生活的三个世界，即物质界、星光界和思想界；每涉及到一个层面，属于该层面的天使就会以喜悦的热情涌向歌者，做他通过念咒交给他们的工作。学生们会记得，在印度，湿婆有时被称为 **Nilakantha**，即蓝喉人，而且有一个与这个称号有关的传说。有趣的是，一些在诵读格雅特瑞曼陀罗 (**Gayatri**) 时作出反应的天使具有蓝色喉咙的特征，而且明显是属于第一道光类型的。

这个奇妙的咒语是对太阳的召唤，当然是对处在所有符号中最伟大的太阳逻各斯的召唤；无论太阳在哪个方向，仿佛来自物质太阳的巨大的光轴立即倾泻到诵经者身上。这道光轴是白色的，带着金色，并射出电光般的蓝色，这在第一道光的力量表现中经常看到；但当它充满诵经者的灵魂时，又迅速从他身上射出七道具有光谱颜色的巨大的光或圆锥型的光束。唱诵者就好像扮演了一个棱镜的角色；但射出的彩色光线的形状与我们通常发现的相反。通常，当我们发出灵性力量的光时，它们从身体的一个点，如心脏、大脑或其他中心涌出；当它们射出时，它们稳定地呈扇形变宽，就像从灯塔发出的光线一样。但唱诵格雅特瑞曼陀罗咒语时，光是从一个比人本身更宽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个基础就是他的灵光圈周长；它们不是向外扩展，而是缩小到一个点，就像传统恒星的光线一样，当然它们是锥形的，而不是单纯的三角形。

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七条光线并不是向所有方向呈圆形辐射，而只是在诵经者所面对的方向呈半圆形辐射。此外，这些光线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随着它们的变窄而逐渐凝固，直到它们在一个刺眼的光点上结束。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是，这些点就像有生命一样；如果一个人碰巧走到其中一个点的前面，这个点就会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弯曲，触及他的心脏和大脑，使它们瞬间发光以示回应。每条射线似乎都能在无限多的人身上连续产生这种结果；在对密密麻麻的人群进行测试时，我们发现这些射线显然在它们之间对人群做了划分，每条射线都作用于刚好在它前面的人群，而不干扰任何其他部分的人群。

至于咒语的语言问题，似乎并不重要。用英语¹ 重复这些话，背后有一个明确的意图，会产生充分的效果。以同样的意图用梵文念诵同样的东西，也带来了相同的结果，但除此之外，还在辐射的光轴周围产生了一种类似于一种奇妙的复杂的木雕框架的声音形状；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把七管筒的枪，射线通过它射出。这种声音形状只延伸了一小段距离，而且似乎对射线的力量或大小没有任何影响。

¹ 这段著名的诗句在英文中的直译是："Om, 我们敬仰我们的主 **Savitri** 的光辉；愿他激励我们的虔诚和理解"。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对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意味着比单纯的文字所

表达的要多得多。

一位梵文学者告诉我，虽然在普通词汇中太阳是Surya，但这个特殊的头衔Savitri总是用来暗示太阳（也就是太阳神），他是鼓舞者或鼓励者。它的含义似乎与Paraclete这个词密切相关，Paraclete经常被翻译为安慰者，但非常不准确。（见《基督教节日的隐藏面》，第22页）。我的朋友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并不是向逻各斯祈求赐予我们智慧或虔诚，而是表达了一种恳切的愿望和决心，愿他的影响作用于我们，以唤起并加强我们内心已有的东西。

当念诵佛教皈依三宝咒时，来的天使是那些特别与黄袍派有关的天使，他们带来了美妙的和平和喜悦。尽管他们是如此和平，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

当我们说到天使“出现”时，我们必须记住空间的所有维度。他们不是从遥远的地方，例如从遥远的天堂“出现”。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明白，代表逻各斯的伟大力量会以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回应咒语的召唤。它们总是存在的，总是准备好的，但它们为了回应召唤而向外显现。

这就是祈祷和感应的全部。我们只需对一个想法进行强烈的思考，包含它或代表它的东西就会向我们显现出来。任何强烈的虔诚思想都会带来即时的回应；如果不是这样，宇宙就会死亡。在自然法则中，回应必须到来；呼唤和回应就像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感应其实是祈求的另一面，就像我们说因果报应时，果是因的另一面。自然界中有一个奇妙的统一体，但人们把自己深深地包裹在自己的性格体中，对它一无所知。这只是一个放开自己的问题。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当我们能够向自然界屈服时，我们实际上可以指挥自然界，因为通过我们采取的态度，我们可以唤起它的力量，一切都会与我们合作。这在《道路之光》中得到了明确的解释。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的力量，并向它们敞开心胸；由于这些力量与我们一起流动，以前困难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容易。

在咒语这个主题中，还有一个部分，我自己对其了解甚少。这里不仅有声音的力量，而且有文字的力量，有数字的力量，甚至还有字母的力量。在现代，我们对这些事情并不关心，但在梵文和希伯来语字母中，每个字母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不仅涉及数字，还有力量和颜色。我认识一些天眼通，他们看到印在我们书上的普通罗马字母有不同的颜色，比如A总是红色，B总是蓝色，C是黄色，D是绿色，等等。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想我的思想没有这样的工作方式。同样地，有些通灵者总是看到一周中的日子有不同的颜色。这不是我的经验；我在这方面也不敏感，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也许与占星术的影响有关；我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也与咒语有关，有一派咒语师给每个字母一个数值，与它在字母表中的位置完全无关；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他们把分

配给某个单词或句子的字母的数值加起来，从而得出某个总数，如果把另一个单词或一组单词的字母加起来，也能得出相同的总数，这两个句子就会产生相同的咒语效果。但关于这一点我一无所知。

咒语通常是一个简短有力的公式，当我们出于任何目的想要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时，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如果我们想在与人交谈时深刻而迅速地影响他们，我们必须使用简短有力的句子，而不是长篇大论；必须遵循军事命令或咒语的形式；而且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高潮。假设我们希望帮助一个受到惊吓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己内心编成这样的话语："我很强壮，很强壮，很强壮；我是上帝的一部分，上帝就是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这种力量"；重复这个想法会使我们内心的神圣力量浮现出来，我们将能够用我们的勇气激励他人。在这一点上，就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知识就是力量；如果我们希望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优势，就必须理解，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就必须学习。智者知道如何在和平与幸福中生活，因为他的生活与上帝的生活是一致的。他理解所有的人，他同情所有的人；他已经把自私永远抛在身后，他的生活只是为了帮助和祝福。

条件永远不变

在考虑上述不同的体系时，决不能想象它们的方法是相互排斥的。每个体系都包含了几几乎所有其他体系的内容；它们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体系所定义的。也不应该认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所需要的是所有这些体系背后的东西：人格的发展、生活的净化和对服务的奉献，这在《在真师膝下》中得到了强烈强调。

从不同体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有志之士在准备第一次入道仪式时必须具备的资格基本上是相同的，无论它们乍看起来有多大差别。当然，二十五个世纪以来，或许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坚持奋斗的特殊的人一直遵循着这种相当系统化的程序走在进化路上；虽然在某些时候（现在就是其中之一），环境比其他时候更有利于入道，但要求仍然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陷入错误的想法，认为入道条件减少了。这些不同的路线都会把我们带到入道的同一点。

第三部分

伟大的入道仪式

第七章

初次入道

至道者

大多数人在想到入道时，都会想到为自己得到什么。他们认为入道者是一个已经发展得非常好的人，与外部世界的人相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和光荣的人物。这是真的；但如果我们尝试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更好地理解整个话题。入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个人的升华，而在于他现在已经明确加入了一个伟大的团体，正如基督教会非常优美地描述的，加入了圣人的共同体，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讲到奥义阶制的组织和真师们的工作，读者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入道进圣人会背后的巨大现实。准入道者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巨大力量中的一个单元。在每个星球上，太阳逻各斯都有他的代表，即他的总督。在我们的地球上，这个伟大官员的头衔是世界之主。他是圣人会的首脑；而圣人会不仅是一个由有各自职责的人组成的，它也是一个巨大的统一体，它是世界之主手中绝对灵活的工具，一个他可以使用的强大武器。世间有一个奇妙又难以理解的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一"变成了"多"，然后又还原为"一"；并不是说整个计划中的任何个体会失去哪怕是最小的个性表现或力量，而是合一的整体为个体增加了千百倍的力量；成员是世界之主的一部分，是他所拥有的身体的一部分，是他所使用的武器，是他所使用的器

官，是他工作的工具。

世界上只有一个至道者（入道仪式的主司），但在第一和第二道入道仪式时，他可以委托其他圣人为他举行仪式。即使如此，主礼人在授予阶位的关键时刻也会转向并呼唤世界之主。正如库图米大师不久前在接受一个学生时解释的那样，这是一个准入道人生命中非常美妙的时刻。真师对他说：

"现在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劝你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步更大的要求上。你现在要准备的，“入流”，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得救赎'，将是你地球生活的漫长过程中的至高点，是七百个生命轮回后的顶点。很久以前，通过灵魂个体化，你进入了人类王国；我相信在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你将通过圣人之门跨出人类王国，成为一个超人；在这两个点之间，没有什么比你们现在应该投入全部精力的入道更重要了。它不仅会使你永远安全，而且会让你加入那个从永恒到永恒都存在的圣人会——那个帮助世界的圣人会。

"因此，请想一想，你应该如何谨慎对待这个如此美妙的事件。我想让你把它的荣耀和美丽一直铭刻在你的脑海中，使你可以生活在它的理想之光中。你的身体对于如此巨大的努力来说还很年轻，但你有一个难得的绝好机会；我希望你能充分地利用它。"

圣人会

当一个人入道时，他就成为世界上最紧密的组织的一部分；他现在与伟大的圣白会的巨大意识之海融为一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入道者将无法理解这种结合所意味着的一切，他必须深入到圣殿中，才能意识到这种联系是多么密切，“王”本身的意识是多么伟大，所有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共享这个意识。在这里，它是不可理解和不可表达的；它的形而上性质和微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但仍然是一个光荣的现实，真实到当我们开始把握它时，其他一切都显得不真实。

我们已经知道，被接受的学生可以把他的思想放在师父的思想旁边；现在，入道者可以把他的思想放在圣人会的思想旁边，并吸收在他的程度允许范围内的巨大意识；当他吸收这种意识时，他将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识，他自己的意识将扩大，思想的狭隘性对他来说变得不可能。就像被接受的学生必须注意不要在真师的低级载体中造成干扰，以免影响他的工作的完善，圣人会的成员

也必须永远不要把任何不和谐的东西引入这个强大的意识中，这个意识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的。

他必须记住，不是所有圣人会的圣人都在做与我们的真师们一样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最大的注意力和最完美的平静。如果一些年轻的成员有时会忘记他们的崇高使命，导致烦扰的涟漪干扰圣人会，这将影响那些伟大的人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真师们也许会对此不做多想，并为了新成员在将来真正充分利用圣人会的力量而忍受偶尔的一点担忧；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些与训练徒弟无关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干扰，那些性格体不成熟的人最好留在外面"。他们会说，这没什么，在外面一样可以取得进展，学生们可以在入道前继续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强、更聪明。

入道人意识的扩展是如此美妙，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一种新生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像一个小孩子"，即基督的生活；基督意识，直觉或菩提界的意识，在他的心中诞生。他现在也有能力给予圣人会的祝福，这是一种巨大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他能够给予或发送给他认为是最合适和有用的任何人。圣人会的力量将流经他，多少由他定；由他决定来使用这种力量，为了他选择的任何目而引导它，但他应记住，自己应对此负责。主礼人在入道仪式上所做的祝祷意味着："我祝福你；我把我的力量和仁慈灌输给你；请你反过来不断地把这种善意传输给其他人。"

新入道者越有信心，流经他的力量就越大。如果他感到很小的犹豫，或被如此巨大的力量流经他的责任所拖累，他将无法充分使用这个奇妙的礼物；但如果他信（*Shraddha*），对他的真师和圣人会完全信任，以及完全确信因为他与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他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光之天使穿过世界，在他所经之处洒下欢乐和祝福。

伟大的圣白会的意识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奇妙事物。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平静闪亮的海洋，它是如此奇怪的一体，最小的意识波动瞬间从它的一端闪到另一端，但对每个成员来说，它绝对是他自己的个人意识，但它背后有一个重量、力量和智慧，这是任何单一的人类意识都无法拥有的。圣人会这个宏伟的"宇宙意识"之海是如此伟大，如此奇妙，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能与之相比：即使是那些通过了第一次入道而属于它的人，也只能瞥见片段，只能记得它的点滴。只有在涅槃层面才能充分感受到它，这是圣人会的主要意识层面。尽管它在较低的层面上也有表现，甚至到了物质世界。

就像学生们与真师是一体的，圣人会与世界之主也是一体的。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讨论一个问题，但就像一个事情的不同方面呈现在同一个头脑中，并

由这个头脑来权衡；人们一直处于一种巨大的、几乎可畏的宁静之中，处在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干扰的确定性之中。然而，在这一切中，每一个建议都受到欢迎；事实上，有一种感觉，即整个圣人会都在警觉和热切地等待每个人对某个主题的贡献。在尘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种意识进行充分的比较；触摸它就是接触到一种新的、陌生的、但又无法表达的奇妙和美丽的东西，这种东西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比较，而自属一个更高的、未知的世界。

虽然个性体在这里被奇怪地融合在一起，但他们同时也被截然分开，因为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每个圣人的同意。王的统治是绝对的，但他带着他庞大的议会，并随时愿意考虑议会中任何成员提出的任何问题。但这个伟大的管理机构与地球上的任何议会完全不同。那些在权威地位上高于其他人的人不是被选举出来的，也不是由某些党派组织任命的；他们之所以能有他们的阶位，是因为他们证得了这些阶位，是他们通过卓越的发展和更大的智慧赢得的。没有人怀疑他的上司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确实比自己高，他有更大的洞察力和更充分的决定权。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强迫这些超人去思考或行动一致的阴影；然而，他们对自己强大的组织的信心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分歧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王领导下的圣人会中，我们才能充分实现英国教会团体的美丽措辞："在他的服务中有完美的自由"。

失败

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失败或麻烦；然而，由于人类是脆弱的，由于这个伟大的圣人会的成员并非都已是超人，失败有时确实会发生，尽管它们非常罕见。"伟大的人可能在临界点上失败，无法承受他们责任的重量，无法继续下去，"正如《道路之光》中所说，只有达到圣人阶段才能确保完美的安全。主礼人告诉入道人，现在他已经入流，他永远安全；但尽管如此，如果他屈服于仍然困扰他的任何诱惑，他仍然有可能最严重地延迟他的进步。"永远安全"是指肯定会随着当前的生命浪潮继续前进，不会在第五轮中间的"审判日"被抛在后面，届时已经降到物质中的基督会决定哪些灵魂可以这个世界链中继续达到最终目的而哪些灵魂则不能。没有永恒的谴责；正如基督所说的，这仅仅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有些人在这个时代中不能前进，但他们将在下一个时代跟随，恰如一个在今年的班级中太迟钝而不能成功的孩子将在明年的班级中跟着大家一起前进，甚至可能领先。

当可悲和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时，当入道者中出现任何形式的失败时，整

个庞大的意识中都会有一种痛苦的颤动，因为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分离是一种真正的外科手术的性质，撕裂了所有人的心弦。只有在最遗憾的情况下，圣人会才会将一个成员除名，即使这样做，犯错的兄弟无论在错路上走多远，也不会最终被切断联系。他将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再次被带回来；有一种联系是不能被打破的，尽管我们对他在再次与其他人焊接在一起之前所必须经历的疲惫的考验和痛苦知之甚少。

寂静的声音仍然在他心中，尽管他完全离开了这条道路，但有一天它将再次呼唤，将他的激情与他的神性分开。在被抛弃的低等自我的痛苦和绝望的呼喊中，他会回来。¹

¹ 道路之光，第一部分，规则21。

还有一些人只在短时间内离开，因为他们爆发了一些圣人会无法接纳的情绪。这时，就像真师可能会在他自己和一个犯错的弟子之间降下一层暂时的帷幕一样，圣人会也有必要对某个失败的成员进行封闭。圣人会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失败的人身上。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可以防止他越过不可挽回的边界。但有时，尽管在因果律允许范围内兄弟会使用所有的力量，一个成员仍然拒绝放弃他对他认为的伤害、冒犯或任何东西的微不足道的个人态度；那么他们必须把他封闭起来一段时间，直到他学会更好。

入道程式历来未变，但也有一定的弹性。主礼人对准入道人人的嘱咐，就其第一部分而言，总是相同的，但第二部分和个人部分，是专门给正在通过仪式的准入道人的建议。这通常被称为仪式的私人部分。我还见过这样的例子：把准入道人最糟糕的敌人画出来，问他如何对待他，他是否完全准备好绝对原谅他，以及如果他遇到这样的人，他是否会帮助他。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问及准入道人已经完成的工作，有时还会邀请那些曾被他帮助过的人上前作证。下面是对仪式的说明。

第一阶位入道的描述

由于今年（1915年）的卫塞节是在5月29日上午，所以选择了5月27日晚上为准入道人举行入道仪式，我们都被指示做好准备。这次，弥勒菩萨是入道仪式主礼人，因此仪式在他的花园举行。当莫里亚真师或库图米真师举行仪式时，通常是在古老的山洞寺庙中举行，其入口在他们家之间的跨溪的桥附近。当时有很多圣人聚集在一起，所有那些我们熟悉的人都在场。辉煌的花园美

到极致；杜鹃花丛中开满了深红色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早开的玫瑰花的香味。弥勒菩萨坐在他惯常坐的大理石座椅上，椅子环绕着他家前面的大树；真师们在他的左右两边围成一个半圆，坐在草地平台上为他们准备的座椅上，大理石座椅高过平台几个台阶。但伟瓦撒塔摩奴和大法王也坐在大理石座位上，他们分别坐在有着雕刻的宝座的高扶手两侧，该宝座朝向正南，被称为达克什那穆提（Dakshinamurti，圣师）的宝座。

准入道人和介绍他的真师站在露台的下一级上，站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在他们的后面和下面是其他学生，有入道的和没入道的，还有一些尊贵的客人，他们被允许看到仪式的大部分内容，尽管在某些时候，金色光做的帷幕对他们隐藏了中心人物的仪式过程。一直以来，准入道人身穿白色亚麻布的飘逸长袍，而真师们则大多身着白色丝绸，上面镶有华丽的金色绣花。

一大群天使飞翔在这群人之上，使空气中充满了柔和的旋律的涟漪，以某种奇怪而微妙的方式，似乎从准入道人的和弦中引出了一个复杂的交织的声音网络，表达了他的品质和可能性；在整个仪式中，这首天籁之歌一直在唱，微妙地支持所有的话语，就像小溪的潺潺流水不会打断鸟儿的兴奋的音乐一样，而是在仪式的某个点上升到一个胜利的高潮。音乐使空气发声，点缀衬托而不是淹没了发言人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音乐都建立在每个准入道人的特殊和弦上，并在此基础上编织出变奏曲和赋格曲，以一种在我们这个境界无法理解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现在和他的未来。

在仪式场景的中心，准入道人站在他的推荐者和附议者之间。他由自己的师父库图米真师带领上前，耶稣真师作为他的附议人。弥勒菩萨微笑着问了仪式的第一个问题：

"你把谁带到我面前？"

我们的真师给出了通常的回答：

"这是一个寻求加入伟大的圣人会的人"。

然后是下一个问题：

"你会担保他已具备了入会的资格吗？"

而通常的回答是：

"我会。"

"你会承诺引导他在他想要踏上的道路上的步伐吗？"

推荐人说："我会。"

"我们的规则要求有两个较高的弟兄为每个候选人作担保；是否有其他弟兄准备支持这一申请？"

然后，附议人第一次发言，说：

"我准备这样做。"

主礼人问道：

"你有证据表明，如果授予他额外的权力，这些权力将被用于推动伟大的工作吗？"

库图米真师回答说：

"这位准入道人很年轻，但即便这样，他已经做了很多善行，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做我们的工作。另外，他在希腊的生活中，为传播我的哲学，为改善他所居住的国家做了很多工作。"

耶稣真师又说：

"通过两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生活，他耐心地做着我的工作，在他作为统治者的生活中纠正错误并引入崇高的理想，在他作为僧侣的生活中向国外传播爱，纯洁以及不世俗的教导。由于这些原因，我支持提议他入道。"

然后，主礼人微笑着对男孩说：

"这位候选人的身体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被介绍给我们接受加入圣人会荣誉的人；是否有任何仍然生活在尘世的圣人会成员准备代表我们为他提供他的年轻身体可能需要的帮助和建议？"

西罗斯（Sirius）从站在后面的一群学生中走了出来，说道：

"主啊，只要我有能力，只要我在他附近，我很乐意为他做我所能做的一切。"

然后主说：

"你的心是否对这个年轻的候选人充满了真正的兄弟之爱，使你能给予他应该的指导？"

西罗斯回答说："是的。"

主礼人第一次直接对准入道人说话：

"你是否反过来爱这个兄弟，以便在必要时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这位年轻人回答说：

"我确实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

主礼人严肃地低下了头，真师们把候选人推到前面，让他站在主礼人面前。菩萨的眼睛注视着他，说：

"你是否愿意加入恒古的圣人会？"

青年人回答说：

"我愿意，主，如果你认为我年轻的身体适合这样做的话。"

主礼人接着向准入道人提出了关于星光界知识和星光界工作的常规问题。许多星光物体被展示给他，他必须告诉主礼人它们是什么。他必须区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的星光体，一个真实的人和一个人的思想形象，以及一个真师和

一个对他的精确模仿。然后主礼人向他展示了许多星光界的案例，并问他在每种情况下如何提供帮助，他尽可能地回答。最后，主礼人微笑着说，这些答案非常令人满意。

然后，主礼人宣读誓词，这是一席非常庄严和美好的讲话，其中的部分内容总是相同的，尽管通常会添加一些针对每个入道人的个人内容。誓词解释了圣人会在世界上的工作，以及每个成员各自承担的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分担世界上巨大的悲哀。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通过服务和建议提供帮助，因为它是一个圣人会，在一个规则和一个首脑的领导下行事，每个兄弟都有特权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地方知识或特殊能力交给圣人会使用，以促进他们帮助人类进步的伟大工作的任何部门。虽然王的统治是绝对的，但如果没有圣人会哪怕最年轻成员的同意，就不会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每个人都是圣人会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代表，每个人都承诺听从圣人会的安排，无论被派到哪里，都要以任何方式工作。虽然年轻的成员会自然而然地服从头领们，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供当地的知识来帮助，并可以随时提出他们认为可能有用的任何建议。

每个生活在世上的圣人会成员都必须记住，他是一个中心，王的力量可以通过他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任何资深的圣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他作为王赐福的渠道。因此，每个年轻的弟兄应该随时准备接受这样的使用，因为他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他的服务。圣人会成员的生活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他应该热切地关注每一个提供服务的机会，并让这种服务成为他最热切的快乐。他必须记住，圣人会的荣誉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必须确保他的任何言行都不能玷污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或使影响他们对该会的崇高看法。

他绝不能认为，因为他已经入流，对他来说考验和斗争就会停止；相反，他将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但他将有更大的力量去做这些努力。他的力量将比以前大得多；但同样，他的责任也更大。他必须记住，不是他，一个分离的自我，获得了向上提升的一步，使他超越了他的伙伴；相反，他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人类通过他上升了一点，在小范围内摆脱了枷锁，进入了更属于它自己的层次。圣人会的祝福永远与他同在；但降临在他身上的祝福与他传递给他人的祝福成正比；因为这是永恒的法则。

这一部分的说辞是适用任何人的。下面是针对这位准入道人的私人告诫，主礼人补充道：

"你的身体相对承担入道这一伟大的责任来说还很年轻；然而，年轻为你提供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机会。这是你前世自我牺牲的业力所赢得的；请注意，在今生你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它。我们相信，决定这么快向你打开大门的选择是

明智的：永远记住圣人会所有成员之间存在的绝对团结，它的尊严将永远不会在你手中受到损害。早早地开始，你可以在今生中走得很远；攀登的路将是陡峭的，但你的力量 and 爱是足够的。要培养智慧；学会完美地控制你所有的载体；培养你的警觉性、决断力和远见；记住我期望你准备好在我下世教导世界时充当我可靠的副手。你已经凭你的爱的财富走到了这里；让这种爱不断增加和加强，它将带你走到终点。"

然后主礼人转身对其他真师说：

"我认为这个准入道人令人满意；在场的人都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团体吗？"

所有人都回答说 "我们同意。"

然后主礼人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转向香巴拉（Shamballa），并大声呼唤：

"生命、光明和荣耀的主啊，我能以你的名义做这件事吗？"

在他的头顶上闪现出那颗传达世界之主同意的炽热之星，所有的人都在向它低头，天使的音乐则像某种伟大的皇家胜利进行曲一样奏起。在这音乐声中，准入道人在两位真师的带领下前进，并跪在主礼人面前，他代表了唯一有权接纳人进圣人会的“合一”。一条耀眼的光线，像静止的闪电，从星星延伸到主礼人的心脏，又从他延伸到准入道人的心脏。在那巨大的磁力的影响下，代表准入道人的单一体的微小银色意识之星膨胀出耀眼的光芒，直到充满了他的因果体。在那个奇妙的时刻，"单一体"和"自我"合二为一，当他达到圣人果位时这种结合将是永久的。主里人把他的手放在准入道人的头上，叫他的真名，说：“

"至道者的星星在我们上方闪耀，以他的名义，我接受你加入永恒生命的圣人会。让你成为一个值得和有用的成员吧。你现在永远安全了；你已经入流：愿你很快到达彼岸！

天使的音乐的甜美、欢快的巨大海洋呼啸而出，似乎让空气中都充满了力量和欢乐。主礼人和跪着的入道人以及他的推荐人几乎被罩在最可爱的颜色中，这光带来了摩奴和大法王对他们的祝福。地球人类之花，主佛乔达摩的精致金光，在他们上方闪耀并祝福他们，因为人类又有一个孩子上了路。银色的星星似乎在一瞬间扩大了，把主里人和新的兄弟包围在它那耀眼的光辉中。当他们从那光辉中走出来时，新人的袍子不再是亚麻布，而是白色的丝绸，就

像其他入道者的袍子一样。

当主礼人使自己的因果体发光，而新入道者的因果体也随之发光的时候，画面是令人陶醉的美丽。绿色和金色的光芒闪耀出来，单一体，通常只是因果体的永久原子中的一个光点，这时闪耀出璀璨的光芒，明亮的核心膨胀出来，占据了整个椭圆的光环。在这个时刻，单一体暂时与作为“自我”的那一小部分的自己合为一体，而正是单一体发了誓。这对星光体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巨大的有节奏的振动传给了星光体，但没有扰乱其平衡的稳定性，从此星光体能够以比以前有更敏锐的感觉，而不会从自己的基础上被动摇，或摆脱其主人的控制。主礼人发出振动，在新人的星光体中复制他自己的振动，同时稳定它，使它没有摇晃，没有干扰，但使其振动的力量大大增加。

做完这一切后，主礼人将知识的钥匙交给新兄弟，并指示他如何能用星光能力准确地认出任何他不认识的圣人会成员。他指示真师们的一些深资的学生尽快对新人进行必要的菩提界训练，伟大的仪式以聚集在一起的兄弟对新入道者的祝福结束。然后，新成员反过来把圣人会的祝福送给了世界，第一次使用了赋予他的新的强大的力量。当祝福在世界中到处传播，给一切事物增添新的生命，给每一个事物多一点力量，多一点美感时，空气中充满了无数的声音，无数的低语，形成了一首深深的喜悦和感激之歌。又一个善的力量显现，而与她的孩子们一起呻吟和痛苦的大自然，当孩子中的一个进入最终将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圣人会时，感到高兴。因为世界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当任何个体取得真正的进步时，所有的自然界都会分享收益，即使是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无生命的那一部分也会的。

到此，精彩的仪式结束了，真师们围着新人，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在炽热之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我奉命将新人介绍给世界之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荣誉，而且绝不是第一次入道仪式的一部分。它通常在第三次入道仪式时才发生。我们在指定时间赶到香巴拉，像往常一样在大殿里受到接待。我们看到世界之主正在与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交谈。弥勒菩萨向主介绍了这位新人，称他为“我们最新的兄弟，永远发光的爱之星”，当这位青年跪在世界之主面前时，萨纳特-库马拉（**Sanat Kumara**）对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新人以东方的礼节举起双手，世界之主伸出右手，握住他的双手，对他说：

“你做得很好，我的孩子，我对你很满意；我叫你到我面前来就是为了告诉你。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因为我希望你能在我的新次根族的未来中发挥巨大作用。几个小时前，我的星星明亮地照耀着你；记住，即使在你看不到它时，它也一直是在你头上闪耀；在它照耀的地方，将永远有力量、纯洁和和平。”

然后，佛将他的手放在新人的头上，说：

"我也希望给你我的祝福和祝贺；因为我认为你现在的快速进步是将来飞速进步的先兆。在未来，我将欢迎你成为“神秘荣光”（Glorious Mystery）的兄弟，成为灵性王朝的成员，光明通过它照耀大千世界。"

站在后面的三位库玛拉（Kumara）也对青年微笑。他跪在地上无以言表，充满了爱和虔诚的光辉。我们跪在地上，世界之主举手祝福，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仪式的长度

入道仪式所占用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因素而定，其中之一是准入道人的知识量。有些传统认为时间为三天三夜，但往往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我参加的一个仪式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用了两个晚上和一天的时间，但其他仪式可被压缩到一个晚上，把许多过去仪式里内容留待以后由真师的高徒完成。一些古老的仪式很长，因为准入道人必须接受星光界工作的指导。还有一些必须完成的菩提界经验，因为入道需要一定程度的菩提载体的发展，有一些教诲必须在这个层面上给予，否则在低层境界无法理解。大多数证道学者已经做了星光界工作，因此已经学会了星光世界的细节，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很多东西必须在这个时候教授。但当主礼人知道准入道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菩提界发展时，有好几次都是由资深的学生在第二天晚上，或在其他时候，带着准入道人进行菩提界体验。

实际的入道仪式需要不到六个小时，但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会给准入道人一定的时间。真师们总是在入道仪式后向入道人表示祝贺，每个人都说几句好话。他们利用这种聚会的机会向他们的学生传达某些指令；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欢欣鼓舞的场合，至少在所有年轻成员中是这样。当又一个新人被接纳时，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因为又有一个人永远安全了。

徒子

我们已经谈到过一个被接受的学生和他的真师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亲

密关系一直在稳步增长。通常情况是，当学生接近入道之门时，真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可以把徒弟拉入一个更深的结合。这时，他被称为“真父的儿子”，这种关系指的是，不仅是低层思想体，还有学生因果体中的自我，都被包围在圣人之中，而圣人再也无法拉出一层帷幕来隔断新人了。

一位有智慧的法国人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爱中，都有一个人爱 and 一个人被爱"。在人类的爱中，这句话十有八九是真的。通常情况下，其原因是两个灵魂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伟大、更发达，因此能够有更深度的爱；年轻的灵魂喜欢这种丰富的感情，并在其能力范围内予以回报，可是灵性更发达的伴侣可以如此轻松和自然地给出爱的美妙礼物，年轻灵魂的最大努力与这相差甚远。对于真师和他的学生来说，情况一定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我们在普通生活中见到的爱往往是不稳定的，起伏不定的，能够随时灰心丧气；它可能因冷漠、不友善、缺乏回应而淡泊；如果爱的对象违反了我们的行为准则，或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感到恐惧或厌恶，爱甚至可能变成厌恶。但是，有一种更真实、更深刻的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的——这种爱不需要任何回应，完全不受爱的对象的忽视、冷漠的影响，甚至哪怕对象是不值得爱的。如果爱的对象犯了罪或以任何方式使自己蒙羞，人确实会感到痛苦和遗憾，但爱的力量一刻也不会减少，无论被爱的人可能做什么，它都不会失去一丝热忱。

这种性质的爱是上帝对他的世界的爱；这种性质的爱也肯定是真师对那些他视为己出的徒子的爱。他完全信任他们；他自愿放弃将他们与自己分开的权力，因为只有通过与他们完全的、牢不可破的结合，他才能与他们分享他自己的本性，达到他们反应回馈能力的最大限度——只有通过这种牺牲自己的方式，他才能让学生从师父那里得到最多的东西。

因此可以说，他把自己置于他的学生的怜悯之下。想想看，我们肩上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啊！

尽管这种爱很罕见，但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有时也能在人与人之间找到；当它存在时，它总是具有相同的品质和相同的结果；它把灵性高的人置于灵性低的人的手中，因此，最伟大的爱也是最伟大的牺牲。然而，这种完全的牺牲，这种对自我的最大程度的放弃，带来了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强烈的喜悦，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是象神一样的，这样的自我放弃将人带入了基督的内心。的确，这样的“爱要遮盖许多的罪”¹，“她的罪很多，却被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很多”²。

¹ 彼得福音, iv, 8.

在《道路之光》中对这种最紧密的结合状态有一个美丽的描述,其中写道:“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只能由真师对他与自己一体的心爱弟子说。因此,这些他拥有不可估量的特权,能够将这种和平完整地传递给其他人。任何被真师接受的学生都有权利和义务以真师的名义祝福,而且真师的力量肯定会随着他的努力而大量涌现出来。每当他进入一户人家,他尤其应该在思想上给予这种祝福:“愿真师的祝福降临在这所房子和所有住在里面的人身上”。但是,真师的徒子可以给予真师亲临般的影响,给予更充分和更广大的和平。身为真师之子的人要么是或很快就会成为圣白会的成员;正如我们所说的,入圣人会给了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给予世界更大的祝福,尽管两种祝福都很合适,但它们各居其位。

我清楚地记得,我很荣幸认识了一个地域的大天使,在不同的场合,我向他送去两种祝福。有一次,我乘船经过他的领地时,作为问候,我给了他我的真师的全部祝福,看到他接受祝福的方式确实很美,他深深地鞠躬,用神圣和最虔诚的可爱的柔和光芒表示感谢。另一天,在类似的情况下,我给了他圣人会的祝福,那大天使的每一种力量立即闪现出来,欣然响应,他的整个领地都亮了起来。仿佛一个士兵马上立正,仿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在他手下工作的成千上万的小生物,都突然被注入了活力,并提升到最高的力量程度。整个自然界都立即作出反应。你看,无论大天使对我的真师有多么深的敬畏,毕竟不是他的真师,但我的国王是他的国王,因为只有一个国王。

入道的阶位

决定一个人是否接近入道涉及到三个不同的因素,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第一个是他是否具备《在真师的脚下》中规定的足够数量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他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所有条件,以及远远超过最低限度的一些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参考某些考试中采用的阅卷方法。考官们事先决定,如果考生的任何一门科目低于一定的最低限度,就不允许通过;但是每门科目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非常低,比如说25%。任何未能在每个科目中获得25%分数的人都将失败;但尽管如此,一个在每一科目中都恰好获得这一分数的人也不会成功,因为不仅为不同科目设定了单独的最低分数,而且还有一个总的最低分数,比如说40%。因此,一个人如果在一两门科目中的成绩低至25%或30%,就必须在其他几门科目中取得比这更高的成绩,以达到所要求的平均最低分数。

这正是奥义主义所采用的方法；在成功的准入道人身上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每个条件，但他必须非常彻底地发展其中的一些条件。如果一个准入道人完全缺乏辨别力，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他的辨别力不高，那么洋溢的爱也许会被接受，作为对它的补偿。第二，自我必须已经驯服了他的低级载体，当他需要它们时，他可以通过它们完美地发挥作用；他必须已经联通了在我们早期的证道学文献中被称为低级和高级自我的交界点；第三，他必须足够强大，能够承受巨大压力，包括对肉体的压力。

至于当一个人入道时的灵性发展水平，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如果认为所有入道者的发展是平等的，那将是一个错误，就像认为所有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人在知识方面都是平等的一样，这是不妥帖的。一个准入道人很可能在许多被要求的方面做得非常好，远远超过了总的最低标准，但在一个某个方面上严重不足，低于最低标准；那么，他当然有必要等待，直到他在那个被忽视的方面达到最低标准。毫无疑问，在他达到这个标准的过程中，他将进一步发展其他方面。

因此，很明显，虽然入道需要一定的成就，但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远远超过需要的成就。我们也看到，不同阶位的入道仪式的间隔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一个刚刚能够进入第一入道阶位的人可能拥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第二阶位的资格；因此对他来说，这两次的间隔可能会非常的短。可是，如果一个准入道人在各方面的力量刚刚足够使他能够进入第一阶位，他将不得不慢慢地发展第二阶位需要的所有另外的能力和知识，所以他的阶位仪式时间间隔可能会很长。

现在的机会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所有层次的进化都会非常迅速，因为世界导师的即将到来已经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关于灵性事物的思想和感情的浪潮，所有这些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任何现在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可以趁着时代之潮迅速前进。这不仅仅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潮流；事实上，人类的思想只是这股潮流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导师有明确认识的人只是少数。最重要的是那些知道这个计划并正以各种方式帮助它的伟大天使们的巨大的思想和感情。

然而，这样的快速发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压力 -- 很少有志之士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奥义学的学生如果想加快自己的发展，最好记住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良好的身体健康。他希望在一生中取得在普通情况下需要二十次轮回或更长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由于在两种情况下需要完成的量是相同的（因为对入道的要求没有任何减少），很明显，如果他要成功，他必须更加努力地让所有载体工作。

在物质层面上，人有可能缩短任何特定考试的学习时间；但一个人只有通过对他的大脑、他的注意力、他的视力、他的耐力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对他来说，在任何一个方面上的压力都可能是致命的，会严重损害他的身体健康。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加快灵性进化的努力中；加快灵性进化可以做到，而且已经做到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始终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非常小心地防止过度劳累，以免适得其反，不但没有促进发展，反而拖延了发展。一个人在开始努力时拥有良好的身体健康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保持到最后，因为进步本身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努力发展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伟大和明智的人，而是为了拥有为人类最好工作的力量和知识。我们决不能忘记，奥义主义首先是最高的常识。

年轻的入道人

迄今为止，除了非常罕见的情况外，人们只有在他们的肉体达到成熟的年龄，并通过他们在生活中的活动证明他们的心已承诺于罗格斯（真道）的工作之后，才被接纳入道。然而，在过去几年里，某些身体还很年轻的人被赋予了入道的特权，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当世界导师来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一群准备好为他服务的年轻人。世界导师到达时，将运用圣人会的奇妙意识，在任何地方，如果能吸引更多在肉身中的帮助者围绕着他，他的工作就会更加便利。他可以利用世界上任何一个普通人在能做得到的范围内的服务，但一个已经被真师接受的学生，在许多方面比世人对他的用处要大得多；而一个已经入道的人，一个唤醒了所有将圣人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多重链接的人，他的作用会更大。入道的始终是“自我”；它在某一特定时间的肉体的年龄并不重要。

在所有的情况下，当年轻人入道时，住在他们附近的圣人会的长者或与他们有接触的人都承诺协助和指导他们。这是必要的，因为入道后意识的扩展和额外的能力和力量，给入道人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入道者的错误行为或错误步伐比非圣人会成员的类似行为会带来更大的业力后果。因此，也许在这里为这

些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导会比较好。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他入道是因为在过去世中，也许在现世中，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世界，希望他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成为一个逻各斯的更大的生命渠道。他之所以被接纳入道，正是因为他的可能增加的作用。在仪式上，他不仅作为自我，而且作为单一体宣誓，他将把倾注祝福作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就像逻各斯不断地流露他的爱一样。因此，他必须在每时每刻都牢记这一承诺，并将一切所作所为服务于它。他过去的业力给了他各种性格和冲动；他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驱使他考虑自己和自己的福祉，而是考虑更高的自我和世界的福祉。

在他能够承担等待他的更大的工作之前，年轻的入道者往往要通过在学院和大学的普通培训来准备自己。因此，他将投入到繁忙的活动和许多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中。他的周围会有许多诱惑，以及有可能使他忘记自己对圣人会的承诺的场合。在这一切中，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即他已经投入到圣人会的奋斗目标中。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中，在每一个场合，无论是学习、娱乐还是消遣，他都必须明确持有这样的想法：“我所要做的事是否可能使我更好地完成真师的工作，或成为传播爱和幸福的更好渠道？”

他必须永远记住，圣人会对他的服务要求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决不能把自己放在任何使他无法履行对圣人会责任的位置上。他不必过隐士的生活；但当他在社会上过那种能给他带来所需成长条件的生活时，他必须一直注意看它是否使他更能成为逻各斯的渠道。从今以后，对他来说，任何经验，无论多么愉快和无害，只要不能使他成为逻各斯更宽广的渠道，或提供服务的机会，对他来说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他应该努力利用他所看到的每一个帮助的机会，并学习能使他有用的东西。

入道的世人的兄弟

当学生迈出入道的伟大一步，成为圣人会的成员时，他也在一个比以前更大、更特殊的意义上，成为每一个世人的兄弟。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指导世人的生活，用批评来引导世人。在生活中，他的任务不是批评，而是鼓励；但如果他认为有理由提出任何建议，他必须以最大的谨慎和礼节来做。世人没有看到圣人会的高级成员；因此，他们很容易通过初级成员来判断该组织。这就是入道时一句话的意思，即圣人会的荣誉掌握在新成员手中。

他的责任是发出爱和祝福，使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因他的存在而更加幸福。因此，他必须稳定地转向外部的世界。从今以后，世界对他的行为作出什么判断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人会作出什么判断。如果他的所有行为都忠于摆在他面前的理想，那么他是否受世人欢迎根本不重要。圣人会的一些高级成员可能希望在任何时候使用他，无论他碰巧在哪里，有时他在大脑意识中并不知道，但如果在需要他的时候， he 被发现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心向自己而不是向外面的世界，他就不能被使用。对他来说，最需要的是塑造人品，这样，当他的真师看着他时，就会发现他在考虑世界的福祉，而不是这个世界是否给他带来幸福或痛苦。

第八章

自我

自我的诞生

为了清楚地了解道路上前面的步骤，此时有必要考虑“自我”，以及他如何觉醒并发挥自己的力量，使人的性格体与自己和谐，并伸展到菩提界层面，实现他与所有生命的合一。

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人》和《基督教信条》中，我发表了一张图，我在此转载一下，说明我们的进化计划中神圣生命的三次涌现。图的顶部有三个圆圈，象征着逻各斯的三个方面，即受祝福的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从每个圆圈开始，有一条线向下延伸，与象征自然界七个境界的水平线成直角交叉。从最低的圆圈（第三位格）的线沿着图的中间直下，越往下越重，越往下越暗，表明圣灵如何激活各个境界的物质，首先创造各个境界的原子，然后将这些原子聚合成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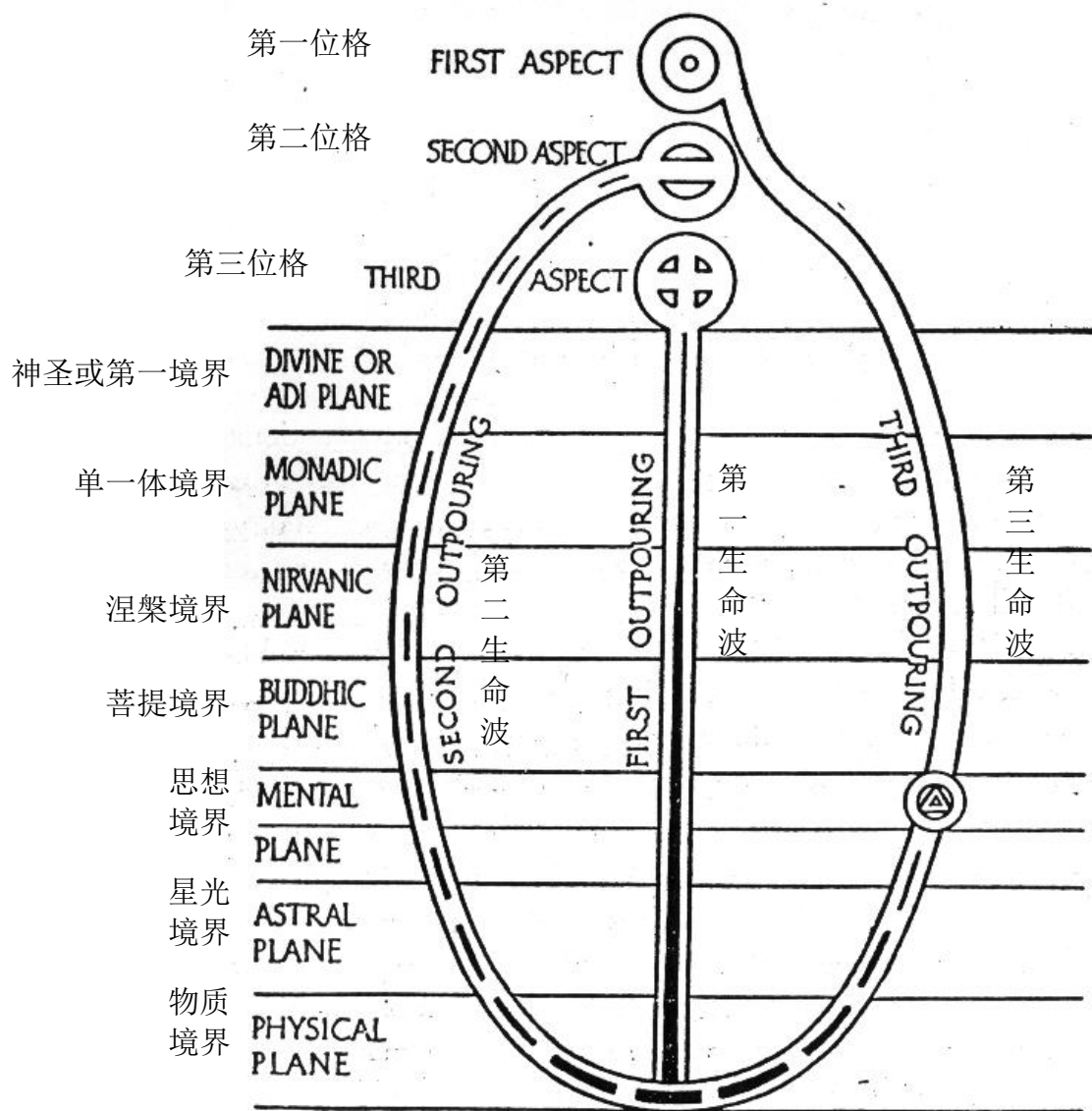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次生命之波从那个代表圣子的圆圈中涌入这种被激活的物质之中，它所包含的神圣生命将物质凝聚成它可以居住的形式，并将物质做为自己的身体或载体。在最低的物质境界中，该生命形成了矿物王国，随着它的发展，它逐渐变得明确得足以形成植物王国，后来形成了动物王国。当它上升到动物界的最高水平时，发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个全新的因素被引入，那就是来自最高的圆圈的第三次生命之波，即逻各斯的第一位格，通常被称为圣父。

这时，一直在激活生命的力量（来自第二位格）现在反过来成为另一种力量的载体，来自第一位格的新力量控制了动物灵魂，实际上使它成为自己的一个体，尽管这个身体的物质极其精细，以至于我们的物理感官完全无法感知。这样，自我就在因果体中诞生了，他立即把动物灵魂在其先前所有生命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所有经验的结果吸引到自己身上，因此，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品质没有任何损失。

单一体和自我

那么，从我们所知道的太阳逻各斯的最高位格涌来的这种奇妙的力量是什么呢？事实上，它就是上帝本身的生命。你可能会说，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生命波也是如此。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们通过所有的次境界慢慢地、逐步地下来，把每一个次境界的物质都吸引过来，并把自己彻底地卷入其中，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辨别它们，不能认识到它们是神圣的生命。但这第三次生命之波从它的源头直冲而下，没有以任何方式将自己卷入中间层面的物质中。它是纯白的光，没有被它所经过的任何东西所污染。

虽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的图表显示这第三股神圣生命之波是直接来自逻各斯的，但事实上它很早就从他那里发出来了，并在第二境界中的一个中间点徘徊。当它徘徊在那个层面时，它被称为"单一体"，也许我们可以用最不具误导性的方式将它想象成上帝的一部分，虽然是一部分，但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我们凡人的智力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但却包含了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理解的永恒的真理。

精神降入物质的一般方法似乎总是相同的，尽管不同境界的不同条件自然产生了许多细节上的变化。逻各斯自己把单一体，也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小片段，降到一个远远低于他自己的水平；当然，这样的下降必须意味着一个最严重的限制，尽管它远远超出了我们意识能描述或理解的最大范围。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单一体放下了他自己的一小部分，成为自我；在这种情况下，限制也会大大增加。当自我重复这个动作，并将自己的一小部分投射到人的思想体、星光体和肉体中时，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称自我降低层境界的这个片段叫做性格体。

这最后一个微小的片段是我们中有灵视的人可以看到的在人体内活动的意识点。根据一个符号学系统的说法，它被称为"拇指大小的金人"，住在心脏

里；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看到它是以星型出现的。我自己看它一直是一颗明亮的星星。一个人可以把这颗意识之星放在他愿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放在身体的七个主要能量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哪一个中心对一个人来说是最自然的，主要取决于他的类型或属于哪一道光，我想也取决于他的根族和次根族。我们第五根族的第五次根族几乎总是把意识放在大脑中依赖脑垂体的那个中心。然而，对其他根族的人来说，习惯性地把它放在心轮、喉轮或腹轮会更自然。

这颗意识之星是自我在下面这些低层境界中的代表，当它通过这些载体表现出来时，我们称它为性格体；这就是他在物质界的朋友所知道的那个人。

与性格体的交流

但是，尽管这个性格体绝对是自我的一部分，尽管它的唯一生命和力量来自于自我，它却常常忘记这些事实，而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并为自己的目的在下面工作。它总是有一条与自我沟通的线路（在我们的书中通常称为灵桥（*antahkarana*）），但它通常不努力使用它。对于那些从未研究过这些问题的普通人来说，他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中都是为了性格体，而自我只是非常少地和部分地表现出来。

人类在其早期阶段的进化是为了开放这条交流线，以便自我能够越来越多地通过它来表现自己，并最终完全支配性格体，这样性格体就可能没有独立的思想或意志，而只是（它应该是）自我在这些较低层境界中的表达。当然，我们必须理解，自我，因为他属于一个完全更高的层面，永远不能在这里完全表达自己；我们能希望的是性格体将不包含任何不属于自我的东西--它将尽可能多地表达自我在这个较低的世界中所能表达的东西。

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实际上与自我没有任何交流；而入道者则有充分的交流；因此我们发现（正如我们应该期望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个阶段。必须记住，自我本身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与处于非常不同的进步阶段的自我打交道。在任何情况下，自我在很多方面都是比性格体大得多的东西。虽然，正如已经说过的，他只是单体的一个片段，但即使他的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在因果体中，他仍然是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在性格体中，只有他的生命的一丁点。

同样真实的是，在他的层面上，生命比起我们在这里所知道的生命而言，是一个无限更大和更生动的东西。就像性格体学会更充分地表达自我是一种

进化一样，自我学会更充分地表达单一体也是一种进化。一个未发展的性格体完全忘记了与自我的联系，觉得自己很独立。一个处于更高层次的自我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与单一体的联系；当然，有些自我比其他自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进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存在着年长和年轻的自我，年长者比年轻者更认真地努力展开他们潜能。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轻易地认为，自我唯一的发展可能性是通过性格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只有在与一小部分品质相关的情况下才是如此。正如我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人》中详细解释的那样，原始人的因果体几乎是无色的。在他进化的过程中，他发展了良好的品质，可以在因果体的物质中找到相应的振动，表达这些品质的颜色开始显示出来；现在，因果体不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活跃的搏动的生命。更多的自我现在可以通过它表现出来，它的大小必须大大增加；它从它的身体中心延伸得越来越远，直到这个人能够把成百上千的人包含在自己的因果体里，从而为善行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但所有这些，尽管很精彩，只是他发展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进步路线；自我住在他所在的层面的生灵之中，在无色界天使之中，在各种美妙的天使中，在一个远远超出我们认知的世界中，过着自己的生活。年轻的自我可能对所有这些灿烂的生活还不太有意识，就像怀中的婴儿对他周围世界知之甚少一样；但随着他的意识逐渐展开，他对所有这些伟岸的事物有了意识，他会被其生动和美丽所吸引。

同时，他自己也成为光彩照人的事物，并首次让我们了解到上帝希望人成为什么。在这个境界的生灵中，思想不再像在较低层次那样有形和到处漂浮，而是像闪电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没有新获得的，需要逐渐得到控制的新载体，勉强地表达内在的灵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世界更古老的载体，是他背后的神的荣耀的实际表达，并随着它的力量逐渐展开，神的荣耀也会通过他更加光芒四射。

在这里，我们不再与外在的形式打交道，而是看到事物本身，看到隐藏在不完美的表达背后的现实。在这里，因和果是一体的，在它们的统一性中清晰可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了具体的东西，转向抽象；我们不再有形式的多样性，而是所有这些形式背后的理念。在这里有一

切事物的本质；我们不再研究细节；我们不再绕着一个主题说话或努力解释；我们直指主题的本质或理念，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就像人们在下棋时移动棋子。在人间的一个哲学体系，需要很多篇幅来解释，而在这里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事物——是一个可以扔下的思想，就像人们把牌扔在桌子上一样。一部歌剧或清唱剧，在人世需要一个完整的管弦乐队许多小时的时间，但在这里只有一个强大的和弦；整个画派的方法被浓缩成一个宏伟的想法；而像这样的想法是自我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使用的智能骰子。

要用语言解释自我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不容易，因为所有这些自我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在这里所习惯的要伟大得多。比喻如果用得过了头或者被当了真，会是严重的误导；但我也许可以试着表达一些与他们交流所产生的印象的微弱返照。如果我说，一个灵性高的自我让我想起一个庄重、肃穆和最有礼貌的大使，充满智慧和仁慈，而欠发达的人则更像一个虚张声势、热情的乡绅。一个已经走在真道路上的，接近圣人阶位的自我，与伟大的天使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放射出灵性影响的巨大力量。

他对性格体的兴趣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如果自我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他自己的境界的紧张活动中，对他来说，这似乎比投入到一个既微弱又遥远，隐藏在一个较低世界的密集的晦暗中，充满局限性和半成型的性格体的挣扎中更加有趣和重要，不是吗？

自我对普通人的物质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偶尔有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可能会在一瞬间吸引他的注意力，以便他从中吸取值得的东西。普通人生活在断片中；一半以上的时间，他根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和更高的生活。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容易抱怨说，我们的自我很少注意到我们；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对他们的注意有多少？例如，在任何特定的一天里，我们有多少次想到了自我？如果我们想吸引他的注意，我们必须让性格体对他有用。一旦我们开始将我们的大部分思想投入到更高的事物中（换句话说，就是一旦我们真正生活），自我就有可能对我们有更多的注意。

自我知道，他进化的某些必要部分只能通过性格体得到，在它的思想体、星光体和肉体中实现；因此，他知道，他必须在某个时候关注它，必须把它掌

握在手里，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项任务可能经常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某个性格体可能看起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或希望。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他们的身体被肉、酒精和烟草毒害，他们的星光体被贪婪和感性熏染，他们的思想体除了对生意，或者对赛马和拳击之外没有任何兴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自我，从他崇高的高度审视他们，可能决定将他的认真努力推迟到下一世，希望下一组载体可能比他现在惊恐的目光所注视的更容易被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会对自己说：“我对此无能为力；我或许在下一次会得到更好的东西；下一世不可能比这更糟，而且我在上面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一个新的轮回的早期阶段。从孩子出生开始，自我就在他头上徘徊，在某些情况下，当他还很年轻时就开始试图影响他的发展。一般来说，他很少关注孩子，直到7岁左右，这时业力元素精灵的工作应该基本结束。儿童的差异如此之大，我们会发现自我和他的性格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有些儿童的性格体反应迅速，有些则迟钝或任性；当后一种特征突出时，自我常常暂时撤回他的主动的兴趣，希望随着儿童身体的成长，它可能变得更聪明或更有反应。

这样的决定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自我忽视了他现在的性格体，那么下一个性格体就很少有可能有所改进；如果他允许孩子的身体在没有他的影响下发展，已经表现出来的不良品质很可能会变得更强，而不是消失。但是我们很难做出判断，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如此的不完善，而且我们对自我所投入的更高的事业一无所知。

由此可以看出，在物质层面上要精确地判断任何人在进化中的位置是多么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由于业力关系可能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性格体，其背后是一个只有中等程度的自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业力原因可能造就了一个低级或有缺陷的性格体，但属于一个相对高级的自我。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出现在佛的生活故事中。有一天，一个人来到佛面前，就像遇到麻烦的人经常做的那样，对佛说，他在冥想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他几乎无法成功地完成冥想。佛告诉他，原因很简单，在前世，他曾愚蠢地烦扰某些圣人，打扰了他们的冥想。然而这个人可能比他的一些冥想做得很好的同伴有一个更高级的自我。

当自我决定把他的全部能量转向性格体时，他所制造的变化是令人惊叹的。任何没有亲自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无法想象，当条件有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自我是相当强大的，而性格体不是不可救药的邪恶的时候，这种变化会是多么奇妙，多么迅速，多么彻底，尤其是当性格体坚定地努力成为自我的

完美表达，并使自己对他有吸引力时。

性格体的态度

这个问题的难度因我们必须同时从两个角度看待它而大大增加。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非常强调性格体，而且几乎完全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但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实际上是自我，而且我们中那些通过多年冥想使自己对更精细的影响更加敏感的人，常常意识到这个更高的自我的干预。我们越是能养成认同自我的习惯，我们就越能清楚和理智地看待生活中的问题；但只要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性格体，在仰望自我，我们就有责任 and 兴趣向自我开放，向他伸出手去，并坚持不懈地在自己体内建立起对他有用的振动。至少让我们确信，我们不会阻碍自我的道路，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为他做得最好。

由于自私是性格体的强化，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摆脱它。然后，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高尚的思想；因为如果它们不断地被较低的事情所占据（尽管这些较低的事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价值的），自我就不能容易地利用它们作为表达的渠道。当他做出试探性的努力时，当他放下探索性的手指时，让我们热情地接受他，并迅速服从他的命令，使他可以越来越多地占据我们的心灵，将越来越多的低层境界纳入他的范围。这样，我们将使自己越来越接近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样，我们将踏上直接通向入道第一阶位的道路，那时，低级和高级成为一体，或者说，大我吸收了小我，性格体中任何东西都是自我的代表；低级现在只是高级的表达。

性格体原来可能有很多不好的品质，如嫉妒、愤怒和抑郁，但它们都被抛弃了，现在他只是复制来自上面的东西。自我在使低级自我与自己和谐相处后，现在正向上攀登，进入菩提界，即合一的境界。只有这样，人才能开始抛弃阻碍他进步的“我”的妄想，这就是为什么菩提界经验在第一次入道时是必要的，如果以前没有经历的话。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经历来得更早，因为在星光体中显示出来的更高的情感已经反映在菩提载体中，并唤醒了它，因此，人在入道之前有一些觉悟。

实现合一

所有的生命真正是一体的，进入圣人会的人有责任知道这个事实。我们被

教导说"真我"是一体的，我们试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事实时，就像当准入道人进入菩提界亲身经历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就好像在物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井底，我们可以从井底仰望上面世界的阳光；阳光照到许多井的深处，但光仍是同一的，同样，合一的光也照亮了我们心中的黑暗。入道者已经爬出了性格体之井，看到他曾认为是自己的那道光，其实是所有人的无限之光。

当生活在因果体中时，自我已经承认了存在于一切中的神性意识；当他看到另一个自我时，他的意识就会扬升，似乎是认可他身上的神性。但在菩提界的层面上，意识不再跳跃着从外部迎接神性，因为它已在他的心中。他就是那个意识，它就是他的意识。不再有"你"和"我"，因为两者是合一的，是即超越又包含他们的同一个意识的不同的面。

然而，在所有这些奇怪的进步中，即使在完全失去了分离的感觉的情况下，并没有失去个体的感觉。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它显然是真的。人记住了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仍是他自己，是那个在遥远的过去做过这个或那个行为的人。他没有任何改变，只是现在的他比当时的他要广大的多，并且感觉到他在自己体内也包括了许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如果此时此刻我们一百个人能够同时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直觉世界，我们都应该是同一个意识，但对每个人来说，这似乎是他自己的意识，绝对没有改变，只是现在它也包括所有其他人。

对每个人来说，似乎是他吸收了或包括了所有其他的人，因此我们明显地是处于一种幻觉之中，进一步的认识使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一个更大的意识的切面，我们迄今为止认为是我们的品质、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能量，一直都是他的品质、他的智力、他的能量。我们已经在实际中认证了这个古老的公式："你是那个"。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并掌握它，或认为我们在智力上掌握它，是一回事；但进入那个奇妙的世界，并以一种再也无法动摇的确定性来认识它，则是另一回事。

当这种菩提意识完全在物质大脑产生印象，它给所有的行动和生活关系带来了新的价值。我们不再看着一个人或物体，不管是以何种程度的善意或同情；我们就是那个人或物体，我们知道他或它，就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大脑的想法或我们自己手的动作。我们把他的动机当作我们自己的动机来看待，尽管我们可能完全理解我们自己的另一部分，那部分拥有更多的知识或不同的观点，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行为。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当一个人进入直觉世界的最低次境界时，他就会立即完全意识到他与所有生命的合一性。只有经过许多努力和麻烦，当他达到合

一界的最高次境界时，这种完美的感觉才会出现。进入菩提界本身就是经历了意识的巨大延伸，意识到自己与其他许多人是一体的；但在他在那个层次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和自我发展，类似于我们在这里通过冥想试图将我们的意识打开到上面的那个层面。有志之士必须一步一步，一个个次境界地攀登才能赢得胜利；因为即使在那个层次，如果要取得进展，仍然需要精进。

在通过第一阶位入道并有意识地进入菩提界后，现在摆在入道人面前的是在一个又一个次境界上发展自己，以便他能够摆脱所谓三条锁链，因为它们阻碍他进一步向前。他现在肯定是走在神圣的道路上，在佛教体系中被称为Sotapatti或Sohan，须陀洹，"入流的人"；而在印度人中，他被称为Parivrajaka，意思是"流浪者"，一个不再觉得三个低等世界中的任何地方是他的庇护所的人。

第九章

第二和第三阶位入道

最初的三条锁链

通过了第一次入道的人已经明确踏上了正道，即通向圣人阶位的道路，通向从人类王国进入超人王国的门户。从下面看这条路，人们可能会奇怪，有志之士在经历了通往第一次入道的劳作之后，并没有筋疲力尽，他没有因为看到无情摆在面前的，通向令人眩晕的高度的不断上升的道路而气馁地退缩。他已经喝下了生命之泉，他的力量如同十人之力，因为他的心是纯洁的，他所看到的理想人类的荣耀越来越清晰，对他的吸引力和激励是任何物质刺激或兴趣都无法比拟的。

旅程的第一阶段以第二次入道仪式结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抛开三个Samyojana或锁链，这三条锁链是：

1. Sakkayaditthi—“我”的错觉。
2. Vichikichchha--怀疑或不确定。
3. Silabbataparamasa-迷信。

其中第一个是“我是我”的意识，这种意识与性格体有关，只是一种幻觉，必须在真正的上升之路上迈出第一步时就抛开。但是，完全抛开这条锁链意味着更多，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个性体与所有人也是一体的，因此，他永远不会有任何与自己的兄弟的利益相悖的利益，当他最能帮助别人进步的时候，他才是最真正的进步。

至于第二条锁链，我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不幸的是，受过欧洲思维习惯训练的人非常熟悉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宗教、学校或教派的弟子都可能被要

求盲目、不合理地遵守某些教条，以至于当听到奥义主义中“怀疑”被认为是进步的障碍时，他们很可能认为这条道路也要求其追随者像许多现代迷信一样，要求有不容置疑的信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对某些问题的怀疑（或者说不确定）是灵性进步的障碍，但这种怀疑的解药不是盲目的信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盲目的信仰本身被认为是一条锁链），而是建立在个人经验或数学推理基础上的确信。当一个孩子怀疑乘法表的准确性时，他就很难精通高等数学；但只有当他在推理或实验的基础上理解了乘法表的正确性，他的疑虑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他相信二乘二等于四，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而是因为这对他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而这正是奥义主义解决疑问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Vichikichchha被定义为对因果报应和轮回教义的怀疑，以及对通过走神圣之路达到最高善境界的有效性的怀疑；但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也带来了一个生动的认识，即世界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学校，他的计划是通过无常的形式进化不朽的生命，并且在每个部分都是美妙和有益的。当人摆脱这第二条锁链时，入道者就会通过亲证或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绝对确定这些奥义教义的真实性。

第三条锁链，即迷信，包括各种不合理和错误的信仰，以及所有依赖外在的仪式和典礼来净化心灵的想法。他看到伟大的宗教向我们提供的所有帮助方法：祈祷、圣礼、朝圣、禁食以及遵守各种仪式和典礼——都只是帮助，仅此而已；明智的人将采用他认为对他有用的方法，但决不会认为仅仅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就足以获得救赎。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求解脱，无论这些帮助在发展他的意志、他的智慧和他的爱方面多么有价值，它们都不能取代他个人的努力，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才能实现。摆脱了这条锁链的人意识到，没有一种宗教形式是所有人都必须的，但通过任何和所有的宗教，甚至在宗教之外，都可以找到通往最高境界的道路。

这三条锁链是一环套一环的。充分理解了个性体和性格体之间的区别，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轮回的实际过程，从而消除对这个问题的所有怀疑。这样一来，对真正自我的灵性永恒性的认识就会带来对自身灵性力量的信任，从而破除迷信。

步骤的细分

正道的每个阶段都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Maggo或方式，在此期间，学生要努力摆脱锁链。第二步是Phala，字面意思是果实或结果，人会发现他的努力的结果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第三步是Bhavagga或圆满，当结果达到顶峰时，他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属于他现在坚定所处的那一步的工作。第四步是Gotrabhu，这意味着他已经条件成熟，可以接受下一个阶位了。

我们可以看到，候选人要想达到第四步，完全和彻底摆脱他在道路上的羁绊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个人进入第二阶位之前，世纪之主选择的主礼人要求提供证据，证明候选人是如何使用他在第一次入道中获得的力量的。仪式最美丽的特点之一是那些曾经被候选人帮助过的人站出来作证。这次仪式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候选人应发展出在其思想体中自由运作的的能力，因为尽管第一次入道仪式是在星光界举行的，但第二次仪式是在低层思想界中进行的。

这句话似乎很难与入道仪式被描述为发生在某个大厅或花园的事实相协调；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如果弥勒菩萨是仪式的主礼人，仪式通常是在他的花园或他的大房间里进行。他本人以肉身出席，在许多情况下，住在附近的伟瓦撒塔摩奴也以肉身出席。所有其他在场的人，如果是第一次入道，通常是在星光体中，如果是第二次，则在思想体中。在场的伟大人物在任何境界都能轻松地集中他们的意识，当然，星光界和思想界层在物质界有一个完美的对应，所以给出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与物质事物相应的位置也正如描述的那样。

第二阶位入道仪式的描述

按照前几章的形式，我再一次对仪式进行说明：

我收到通知说，在柴德拉月（Chaitra）的满月之夜，将在弥勒菩萨的家里举行一次盛大的圣人聚会，并将利用这次庄严的集会，在方便的情况下，接纳某些人参加“一往来者”（Sakridagamin）的仪式。莫里亚真师希望这些年轻人的监护人不晚于10点去见他。

那天晚上，许多来自印度的朋友飘来了，当候选人和他们的监护人去库图

米真师的家时，这些人谨慎地跟着，在不远处恭敬地等待着。他们到达房子后不久，莫里亚真师就进来了。两位真师立即前往弥勒菩萨的家，弟子们跟在后面。在真师们进屋后，他们留在花园里。

这个花园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可以俯瞰广阔的，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的印度平原。花园因在一片低地上，被遮挡着，后面有一片向右弯曲松树林保护着。过了这片树林，再往东一点，就是非常古老的石屋，有柱子和宽大的阳台，里面住着我们根族的摩奴，伟大的伟瓦撒塔摩奴（Vaivasvata）。弥勒菩萨的花园里洒满了满月的银光，银光落在巨大的杜鹃花丛中，落在盛开的春花上，耀眼地照在环绕巨树的白色大理石座椅上，这是弥勒菩萨最喜欢的休息场所，现在他从房子里出来后就坐在这里。真师们在他的座位下方的草地平台上围成一个半圆，在他的左右两边就位。

在低一级的平台上，在介绍他们的两位真师——库图米真师和德瓦尔-库尔真师之间，站着两位候选人。他们身后站着年轻候选人在人世间的指定监护人。摩奴坐在菩萨的右手后面一点，在他们的上方闪耀着乔达摩佛的光辉形象，他在最后的尘世生活中接受了这两位候选人的“永远不能违背的誓言”，现在在他们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时给予他全能的祝福。在他身边的是大法王，五道光之首，在他们之间和他们上面一点的地方，在菩萨庄严的请求后，会闪现出至道者的耀眼之星，他是整个奥义阶制的强大的王，是世界之主。这就是入道仪式的精妙设置。

库图米真师和德瓦尔-库尔真师带领两位候选人向前走了一步，菩萨问道：“你们现在带到我面前的这些人是谁？”

库图米真师回答：

“这是两位兄弟，他们已经摆脱了分离、怀疑和迷信的羁绊，收获了劳动成果并展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现在希望进入“一往来者”（斯陀含，Sakridagamin）的阶次。我认为他们够格了。”

弥勒菩萨问道：

“你会继续在道路上引导这些兄弟吗？”

真师回答说：

“我将这样做。”

弥勒菩萨说：

“我们的规则要求，每一个第二阶位的候选人，都要有两个较高的弟兄为其担保。是否有其他弟兄支持他们的祈求？”

德瓦尔-库尔真师回答说：

“我支持。”

弥勒菩萨对守护者们说：

"你们作为生活在外部世界的两个兄弟，负责这些候选人中的年轻人。你们在监护方面有经验；因为他的身体还很年轻，你们是否愿意，继续这种监护并在他踏上第二段道路时帮助他？"

他们回答说：

"我们愿意并乐意这样做。"

弥勒菩萨问道：

"你们对他的爱还那么强烈，会使工作很愉快和轻松吗？"

他们回答说：

"我们对他的爱比我们开始这项快乐的任务时还要深；他很容易被引导，渴望学习。"

弥勒对年轻的候选人说：

"你的心是否也充满了对这两位兄弟的爱，你是否愿意继续欣然接受他们的指导，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挡在你的心和他们之间？"

他回答说：

"我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我深爱他们俩，并感谢他们的照顾。"

弥勒菩萨对这两位候选人说：

"那么你们希望进入“一往来者”的道路？"

他们回答说：

"如果我们够格，我们确实如此渴望。"

弥勒菩萨说：

"本圣人会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当候选人被介绍进入下一个阶位时，要问他们如何使用以前授予他们的力量；而且，当一种力量被用来帮助别人时，它才是一种力量；因此，我问谁能证明这些候选人自上次仪式被纳入圣人后所做的服务；他们做了什么明确的教学工作？他们帮助了谁？"

当庄严的话语被发出在周围的空气中，仿佛像召唤一样响彻世界，一大群证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沉默不语，用充满爱意的感激目光注视着站在中央的候选人。库图米真师说话了：

"这些人来自许多国家，来自许多地方，他们从我的两个学生那里得到了光明、力量和安慰。从我大徒弟的嘴里，我的信息已经传给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一直在努力，把光明带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在这里见证了。他还写了一本书和许多文章，这些都是他为他人所付出的爱的证明。我的小徒弟——这时大师温柔地笑了笑——他的身体还很年轻，不适合做公共工作，但他写了一本小书，把我给他的教导传授给了别人，成千上万的人爱他，把他作为接近我们的向导：他们也在这里，准备做见证。"

许多声音喊道 "我们作证", 如此多的证词, 空气中似乎都有了声音。菩萨作为世界的救主, 听着他所唤起的答案, 他的微笑变得甜蜜无比。

第一位监护人随后发言: "我为两人中的大徒弟作证, 在苦涩的烦恼和痛苦的挣扎中, 他对我兄弟和我本人都是完全忠诚的, 在遇到抵制时, 他能有着不动摇的力量, 他甜蜜, 宁静, 真实。我还见证了他为他人不辞劳苦、无私奉献的工作, 用他所有的力量来服务。对于年轻的那位, 我亲爱的主礼人, 我见证他一直在寻求帮助他所遇到的人, 并在帮助中表现出罕见的技巧, 同时他在他周围散发出光芒四射的爱和纯洁, 使他的存在成为一种祝福。所有人都知道他那本无价的小书的价值。"

第二位监护人也发言支持候选人:

"我也要为这两位亲爱的候选人作证。我作证, 这位大徒弟向我个人提供了许多忠诚、亲切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帮助和支持, 而且我从许多人那里听说了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灵感和光明。我为年轻的候选人作证, 我亲眼看到了他在阿迪亚和贝拿勒斯的他的教团成员中激发的美妙的爱和虔诚的证据, 以及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变化。我还收到了许多信, 信中写道, 他们对生命的新概念归功于他写的这本书"。

库图米真师从众人中召唤了一些从每个候选人身上学到真理的人, 那些把他当作向导, 并跟随他的人。许多人站出来承认所给予的帮助, 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许多人说, 通过 "在真师膝下" 这本书, 他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有些人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但由于他们还处在清醒状态, 并从事着日常的工作, 所以不能在这个场合被带过来, 他们由真师制作的活像代表; 虽然这些活像什么也不能说, 什么也不能做, 但很可能这个场合奇妙的影响会通过他们传递给了他们的原身。人群随后退去, 仪式继续进行。

菩萨随后向候选人致辞, 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并表示希望现在授予他们的新力量能象他们已经拥有的力量一样得到很好的使用。他继续说道:

"你们已经永远摆脱了束缚世人的三条锁链, 你们自己的自由必须被用来减轻锁链对你们人类兄弟的重负。你们已经非常肯定地了解到, 分离的我的想法是一种错觉; 你们现在必须把这种肯定性印在你们的低级载体上, 以便它们永远不会有任何分离的自我的行动或想法, 所有的事情都将为一个大我而做, 一切为了众生。你们是否愿意努力做到这一点, 并在成功之前不停止努力?"

候选人回答说: "我愿意。"

弥勒菩萨说：

"你们已经摆脱了怀疑的束缚，你们确信进化是一个事实，而进化的方法是在因果规律下不断地转世进入到物质界。你们必须利用现在赋予你们的力量，消除他人对这些重要事实的怀疑，以便他们可以分享你们所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当然不是只为你们自己获得的。你们是否愿意利用你们的力量来启迪他人？"

候选人回答说：

"我将这样使用获得的力量。"

弥勒菩萨继续说道：

"你们已经超越了所有的迷信；你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宗教中找到光明；你们知道仪式和典礼没有内在的价值，所有由它们完成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知识和意志来完成。最重要的是，你们摆脱了对推进进化的力量是神的愤怒这种说法的迷信，你们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沉浸在博爱之中，而且你们必须在人类中传播博爱的福音。你们是否会通过传播这一福音来驱散黑暗？"

候选人回答说：

"我会。"

弥勒菩萨又说：

"永远不要忘记，除了由无知和妄想造成的黑暗，没有任何黑暗。有句话说得好：'凡好的和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是从光明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里面没有变化，也没有影子'。在他里面根本没有黑暗，但人却背对着他的光，然后在自己的影子中行走，哭喊着说那是黑暗。"

然后，候选人接受了一些在思想层面工作的测试。他们必须研究天界中的人，这些人将来会被置于他们的照顾之下。弥勒菩萨问他们，在他们所负责的人所受到的限制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帮助每一个案例中的人。有一个案例是一个中世纪的修士，他非常虔诚，但有着非常狭隘的对上帝、圣徒和教会的想法，弥勒菩萨询问他们将如何帮助他成长。

在第二阶位式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思想层面完成的，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思想体中工作，而不是星光界中使用的假星光体（*mayavi-rupa*）。

测试结束后，当候选人成功地回答了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被领到弥勒菩萨面前，跪在他面前。弥勒菩萨站起来，转向香巴拉，大声道：

"光明、生命和荣耀的主啊，我能以你的名义并为你做吗？"

接着，在他头上闪现出耀眼之星，授予了至道者的首肯，而乔达摩佛的庄严身影闪现出更耀眼的光芒，佛举起右手表示祝福。大法王也站起来加入他的

祝福。弥勒菩萨依次将他的手放在每个入道人头上，所有人都在这些神圣的人面前虔诚地弯腰致敬；然后是一片寂静。

在那片寂静中，知识的钥匙被赋予了，菩萨从他自己的思想和因果体中倾泻出力量的光芒，这些光芒落在新入道者的思想和因果体中，刺激了其中存在的类似力量的突发的萌芽和快速的增长。就像一个花蕾在太阳光的刺激下，突然绽放时的光彩一样，他们的思想和因果体也突然展开了潜藏在于内部的力量，扩展成光芒四射的美丽。通过这两个体的扩展，直觉可以自由发挥，伟大的新力量因此被释放出来工作。弥勒菩萨说：

“现在接受我给你们的这种新的力量，并无畏地相信你们自己。把你们的低级载体调节好，让他们对高层有反应，使这个力量可以自由地通过它们到达你们的物质大脑，并准确无误地指导你们的行为。让它照亮你们面前的道路，并为你们进入第三条道路做好准备。”

他以伟大的祝祷结束，星星和它附近的庄严形象消失了，所有人再次恭敬地鞠躬，伟大的仪式结束了。

然后，聚集在一起的真师们离开了他们的位置，每个人都对新入道的人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并为他们祝福。库图米真师也对那些见证者说了些亲切的话。前面说过，他们已经退到了一定的距离，但现在又被允许走近，向他们的领袖告别。他们根据刚刚获得的新知识，向这些追随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并为他们祝福。

思想体的发展

第二次仪式迅速继续发展思想体，在这时或接近这时，学生学会了使用假星光体（**mayavi-rupa**），有时被翻译为幻觉体，这是由一个能够在他的思想体中运作的人制造的一个临时的星光体。当一个人在星光界旅行时，他通常用的是星光体；如果他有必要在星光体里运作时在物质界展示自己，他将不得不化现一个物质体。有时会这样做，但是不经常，因为这涉及到巨大的能量消耗。同样，如果他在他的思想体中工作，并希望在星光界中表现自己，他将需要制造一个临时的星光体，这就是幻觉体。当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将再次撤回到思想界，临时星光体将消失，它的材料返回到学生取材的星光界再循环。

在第一次入道前，人在晚上在星光体中工作；但一旦星光体完全受人掌控，他能够充分使用它，就开始在思想体中工作。当思想体被完全调整后，它是一个比星光体更灵活的载体，许多在星光界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完成。有了形成假星光体的能力，这个人就能转瞬从思想界进入星光界，瞬间再回来，并随时使用思想界更大的力量和更敏锐的知觉。只有当他想在星光界让人看到时，才有必要在星光界物质化。有必要让师父先给他的学生展示如何制作假星光体，之后，虽然一开始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可以自己做。

第二次入道仪式使思想体发生了非常大的扩展和发展，但通常在几年后才会在物质大脑中显示其效果。当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它毫无疑问地给大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它不能立即被调节到必要的振动频率。

危险点

进入第二阶位后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是道路上最危险的阶段，虽然在第五次仪式之前的任何时候人都有可能退步，或者花许多世的时间四处游荡。但在这个阶段，如果入道人的性格中有任何弱点，它就会表现出来。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提升到这个高度，本应不可能退步；但不幸的是，经验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危险都来自于骄傲；如果这个人的本性中有一点骄傲的色彩，他就会有严重的堕落危险。我们在物质界谈论的智力只是真实智力的最简单的反映；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却以此为荣，为我们的智力和洞察力而自豪。因此，当一个人对他的智力在未来的发展有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瞥，就会有严重的危险。如果他一旦开始走这条路，就很难再走回来。除了不断地提高警惕，没有什么能使他成功地通过这个阶段，他必须不断地努力消除每一个骄傲、自私和偏见的痕迹。

当我们从幕后了解这些事情时，我们会突然理解《圣经》中的某些文字的奇特意义。在福音书的故事中，入道者生命中的这个危险点是由约翰为基督施洗后在旷野中试探他时表示的。旷野中的四十天象征着第二次仪式中的思想体的扩展正在对物质大脑发生作用，尽管对普通的候选人来说，这不是在四十天中而是四十年才能完成的。在耶稣的生命中，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脑正在适应即将到来的基督。这时，象征人低级本性的魔鬼来诱惑入道者，首先劝他利用他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若是神的儿子，请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面包"。然后，入道者被引诱着从神庙的尖顶上跳下去，从而创造出一个让民众震惊的奇迹。最后，他看到了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和它们的荣耀，魔鬼说："

你若屈服并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他被诱惑用他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野心。这些测试中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不同形式的骄傲。

正如第一次入道相当于新生，第二次入道也可以合理地被比作圣灵和火的洗礼；因为在那一刻，受祝福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力量被倾泻出来，以火的洪流、活生生的火焰之潮的方式降临，当然这种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这个阶段的人在佛教中被称为“一往来者”（斯陀含，**Sakadagamin**），即只返回人间结生一次的人，这意味着达到这个水平的人在获得阿罗汉果位之前只需要投生人间一次，就能达到第四果位，之后就不会被迫到人间轮回了。印度教对这第二阶位的称呼是**Kutichaka**，即建造小屋的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和平的地方。

在这个阶段，不需要抛开额外的枷锁，但它通常是一个相当大的神通和智力进步的时期。如果以前没有获得所谓的神通，按照传统，这些能力应该在这个阶段得到发展。因为如果没有神通，不可能吸收这个阶段的知识，也不可能为人类做他有幸可以协助的更高的工作。他必须在清醒的肉体生活中拥有星光界意识，而在睡眠中，天界（思想界）将在他面前敞开。因为当一个人离开他的肉体时，他的意识总是进入比他在肉体中时的意识高一个境界。然而，**Besant** 博士在她的《入道，塑造完美的人》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她说，在一个人能够进入第三阶位之前，他必须学会把直觉的精神（**buddhi**）带到他的身体意识中，这样它就可以与他同在并指导他。然后她补充说：

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神通的发展期”，而这时的神通是“神通”一词的真正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天眼通和天耳通的发展，这些取决于不同的过程。¹

¹同上，第82页。

第三阶位入道仪式

当候选人通过了第二阶位的四个子阶段，并再次够格时，他就准备好了第三阶位的入道，成为阿那含（**Anagamin**），字面意思是“不返回的人，不还”，因为他会在此生中获得下一次阶位。这个阶位在印度教里称作**Hamsa**，意思是“天鹅”，但这个词也被认为是**So-ham**句子的一种形式，即“那是我”。传统认为，天鹅能够从水中分离出牛奶，而圣人也同样能够在生活中实现对众生的真正价值。

在基督教的象征意义中，这次入道是以基督的变容为典型的。他上了一

座高山，在他的门徒面前变了容。"脸面亮如太阳，衣裳发出白光，""比雪还白，在人间找不到的白"。这些话暗示了闪光体，即荣耀的人，这也是对这次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准确描述。正如第二次入道的重点是低层思想体的快速发展，在这个阶段，因果体（即高层思想体）得到了特别发展。自我被更紧密地带入与单一体的接触，并因此真正地被改变。甚至性格体也被那奇妙的灵性涌现所影响。高等自我和低等自我在第一次入道时成为一体，这种合一性永远不会消失，但高等自我现在经历的发展永远无法在低等有形世界中得到反映，尽管两者在最大程度上是一体的。

福音故事还说，在变容时，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他们是旧约时代的主要人物；一个是犹太教最伟大的先知，另一个代表犹太教的法律。因此，两种形式或接近真理的方法，即遵循法律和预言的灵感，都跟即将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即福音的制度基督在一起。所有这些象征的都含有在第三次入道实际发生的事实。

与第三次入道有关的另一个象征出现在福音书中，即基督在圣殿中被介绍给他的父亲的故事。在传统的叙述中，这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基督当时是作为一个小孩子被介绍的。当人进步到这个阶段，他必须被带到世界的灵性国王面前，他是神秘阶制的强大首脑。在这第三次入道时，他要么亲自主持入道仪式，要么委派他的一个学生，即与他一起从金星来的三位火焰之主来主持；如果是由火焰之主主持，人会在入道仪式发生后不久就被介绍给世界之主。因此，基督被带到他的父亲面前；入道者的菩提意识被提升，直到它与来自涅槃界的源头合二为一，人的第一和第二原则之间非常奇妙的结合就这样实现了。

第四和第五条锁链

在日常工作中，阿那含享受着完全掌控高层思想体的能力所带来的所有辉煌的可能性，当他在晚上离开他的肉体时，他会进入属于菩提界的奇妙的宽广的意识中。在这个阶段，他必须扔掉所谓的第四和第五个枷锁的任何残留物，（**kamaraga**和**patigh**），即对感觉享受的执着，最典型的是世俗之爱，以及所有愤怒或仇恨的可能性。有志成道者必须使自己摆脱以任何方式被外部事物奴役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他不会感受到愉快的、美丽的或洁净的东西的吸引力，也不会对这些东西的对立面感到反感。在他的工作过程中，他仍然会考虑到这些东西；但他不会让它们成为在履行职责中的决定性因素，如有必要，则对他们完全不做考虑。

在这里，我们必须防止一个可能的，经常遇到的误解。最纯洁、最崇高的人类之爱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因为奥义学训练而减少；相反，它还会增加和扩大，直到它以同样的热情拥抱所有人，而最初它只对一两个人倾注了热情。但是，学生会逐渐超越所有与他周围人的性格体相关的考虑，因此摆脱了所有的世俗之爱中往往会掺杂的不公正和偏袒。

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在拥有这种对世人的博爱时，他失去了对他更亲密的朋友的特别的爱。阿难和佛之间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以及圣约翰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都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恰恰相反，这种爱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真师和他的学生之间的联系比任何世俗的纽带都要强。因为在圣洁之路上蓬勃发展的感情是自我之间的感情，而不仅仅是性格体之间的感情；因此，它是强大和永久的，不必担心减少或波动，因为它是"驱除恐惧的完美之爱"。

第十章

更高的入道阶位

阿罗汉

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入道后的阶段，入道人逐渐发展出菩提界意识。但在第四次入道时，他进入了涅槃界，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涅槃界中稳步攀升，或者说，在其中一个部分里面，即人类的“自我”存在的五个较低的次境界里面攀升。这个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中间点，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入道一般需要七世的时间，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之间也需要七世；但这些数字可以有大幅减少或增加，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实际需要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很长，因为通常这些世是连续的，没有在天堂世界的间隔。

在佛教术语中，已通过第四次仪式的人被称为阿罗汉，意思是因受供养的、有能力的、可敬的或完美的。在东方的书籍中，对他有很多美好的评价，因为他们知道他处于多么高的进化水平。印度人称他为Paramahansa，是高于或超越天鹅（Hansa）的人。

基督教的象征符号

在基督教的符号学中，第四次入道是由基督在客西马尼花园受苦、受难和复活表示的；不过，一些最初的阶段，可能被据说在圣周发生的各种事件更完

整地象征。这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件事是基督让拉撒路(Lazarus)从死里复活；这总是在棕枝主日之前的星期六被纪念，尽管根据福音书的叙述，它发生在一两个星期之前。星期日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周一和周二是在圣殿布道；周三是加略人犹大的背叛；周四 是圣餐仪式的建立；周四和周五之间的晚上是在彼拉多和希律(Pilate and Herod)面前的审判；周五是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日。圣周六是向监狱里的灵魂布道，在周六的午夜，或者说在周日早晨的第一时间，基督从死里复活，永远地胜利了。

所有这些与基督受难过程有关的细节都与第四次入道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有关。基督在星期六使拉撒路复活时做了一些不寻常的、奇妙的事情，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点，他很快就赢得了他在人间的一次胜利，因为所有的人在听说死人复活时都聚集在一起。他们等待着他，当他从家里出来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用热烈的掌声和强烈的感情来迎接他，对待他就像对待圣人一样，现在东方人仍然是这样做的；所以他被人们热情地护送到耶路撒冷，在赢得了这个小小的世俗认可之后，他自然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并在圣殿里布道，许多人都来观看和聆听他。这是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象征。入道者吸引了一些注意力，并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认可。然后总是有叛徒背叛他，歪曲他的言行，使他看起来是邪恶的；正如罗斯布洛克(Ruysbroek)所说：

有时这些不幸的人被剥夺了世上的好东西，被剥夺了他们的亲戚朋友，被所有的人遗弃；他们的圣洁被不信任和轻视，人们对他们生活中的所有工作都有不好的评价，他们被所有围绕他们的人拒绝和蔑视；有时他们被各种疾病折磨着。

接着他受到一阵阵的嘲讽和辱骂，他被世界抛弃。之后是客西马尼花园的场景，基督感到自己被完全抛弃；然后他被示众，被人们嘲笑，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是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布拉瓦茨基夫人持有一种理论，她在《秘密教义》中阐述了这一理论，我无法亲自验证，她认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是："我的上帝，你给我多大的荣光！"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但这两种说法都有很大的道理。第四次入道的特点之一是此时人是完全孤单的。首先，他必须在物质层面上独自生存；他所有的朋友都因为一些误解而反对他；虽然后来一切都会好的，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感觉到全世界都在反对他。

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还有另一个和内在的一面；因为他还必须体验一下被称为无间地狱(Avichi)的境界，这意味着"无波"，没有振动。无间地狱状态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地狱，而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在宇宙中绝对是孤独的，感觉与所有的生命隔绝，甚至与逻各斯的生命隔绝；毫无疑问，这是任何人类可能拥有的最可怕的经历。据说这种体验

只持续片刻，但对那些感受过其极度恐怖的人来说，似乎是永恒的，因为在那个层面上，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我认为，这种骇人听闻的考验有两个目的。首先，入道人可以完全同情那些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而导致进入到无间地狱中的人；其次，他可以学会绝对独立于外部的一切，完全确信他与逻各斯是一体的，这种由与逻各斯隔离的感觉引起的无可言喻的惊恐，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和诱惑。有些人在这个可怕的考验面前崩溃了，不得不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向更高的阶位攀登；但对于那些能够在可怕的噩梦中站稳脚跟的人来说，无论多么可怕，这确实是一个奇妙的经历。所以虽然对考验本身可以解释为“你为什么抛弃我？”，但“你给我多大的荣光”将很好地表达从考验中胜利而出的人的感受。

这个入道阶位与其他所有的阶位不同，因为它有着奇怪的痛苦和胜利的双重性。在基督教体系中，前面的每个阶位都由一个明确的事实来象征，如出生、洗礼、变容；但为了代表这第四个阶位，需要一系列的事件。上十字架和所有不同的苦难，痛苦到了极点，被用来代表进入这个阶位的一个方面，而复活及其对死亡的胜利代表另一个方面。在这个发展阶段总是有痛苦，身体的、星光体的和思想体的；总是有世界对他的谴责和明显的失败；总是有对更高境界的辉煌胜利。然而，这些胜利不为外部世界所知。这种特殊的苦难总是伴随着这个入道仪式，它清除了任何可能仍然挡在入道者道路上的拖欠的业债；他忍受这些苦难的耐心和喜悦，对加强他的品格有很大价值，并有助于确定他在摆在他面前的工作中的有用程度。

象征实际入道的受难和复活在古埃及是这样被描述的：

然后，入道人将被绑在木制的十字架上，他将死去，被埋葬，并进入阴间；三天后，他将从死里复活。

只有在三个晴朗的日夜和第四日的一部分过去之后，在古代，入道人才从他所躺的石棺中被抬出来，并被带到金字塔或神庙东侧的露天，这样，初升的太阳的第一道光芒照在他的脸上，把他从长眠中唤醒。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王冠。”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人堕入物质，即人被捆绑在物质的十字架上，他就不可能获得复活和获得荣耀的王冠；但通过限制，通过悲伤和麻烦，他获得了胜利。我们不可能描述这种复活；我们所能使用的所有词语似乎都会玷污它的光辉，任何描述的尝试似乎都是对它的亵渎，但我们可以说，他已经通过知识和内在力量征服了所有的悲伤、麻烦和困难、诱惑和考验，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它永远属于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佛如何宣布他的解脱：

多少生命的牢笼
囚禁着我
我一直在找寻
打造这些感官牢狱的人
痛苦是我无休的争斗

但现在
你这牢狱的建造者——就是你！
我认识你！你不可能再造
这痛苦的壁垒
也不能搭建欺骗的屋顶
不能再把梁柱竖起
你的房子破了，屋脊已经裂开
妄想建造了它！
我安全出来了
我解脱了。

涅槃

对阿罗汉来说，当他还在肉体中时，他就在菩提意识中运作，而当他在睡眠或出神时，他就会立即进入不可言喻的涅槃界的荣耀。在他的入道仪式上，他必须至少有一次对涅槃意识的短暂体验，就像在第一次入道时必须有一次对菩提界的短暂体验一样。现在他每天的努力将是在涅槃界越走越高。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任务，但他会逐渐发现自己能够向那不可言喻的光辉中努力。

进入涅槃界是完全令人困惑的，它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强烈而生动的生命，甚至对熟悉菩提界的人来说也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惊讶以前就有过，虽然程度较轻，每当他第一次从一个境界上升到另一个境界时都会发生。甚至当我们第一次以完全清晰的意识从物质界上升到星光界时，我们发现新的生命比我们迄今所知的任何生命都要宽广得多，以至于我们感叹："我以为我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我以前从未知道！"当我们进入思想界时，我们发现同样的感觉加倍了；星光界很奇妙，但比起思想界来说，它什么都不是。当我们进入高层思想界时，我们又有同样的体验。每一步都是同样的惊喜，事先没有任何想法

可以让人做好准备，因为它总是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要惊人，在所有这些更高境界中的生活是一种强烈的极乐，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

欧洲的东方学家将涅槃翻译为湮灭，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吹灭”，就像蜡烛的光被一口气吹灭一样。没有什么比这种解释更与真理完全对立，除非“湮灭”的是我们在低层世界的所谓人的概念，因为人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人，而是在人中的上帝，众神中的一个神，尽管比他们要低微些。

试着想象整个宇宙是由充满了活生生的光的洪流组成的，整个宇宙都在前进，没有相对性，是一个巨大的，无阻力的，向前进发的光海。这光有一个非常集中的目的（如果你能理解），但不用费吹灰之力，这是无语言表的一言语道断。起初，我们只能感觉到极乐，只能看到光的强度；但渐渐地，我们开始意识到，即使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亮度中，也有一些更明亮的点（就像它的核），通过这些点，光获得了一种新的质量，使它能够较低的境界中被感知。如果没有这种帮助，这些境界中的人完全不可能感觉到它的光辉。渐渐地，我们开始理解这些辅助的太阳是伟大的人、行星之神、伟大的天使、业力之神、五智佛、众佛、基督和真师们，以及许多其他对我们来说甚至没有名字的人，并看到通过他们，光和生命正在流向低层境界。

渐渐地，随着我们越来越习惯于这个奇妙的现实，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与他们是合一的，虽然远远低于他们的辉煌的顶峰，我们是在他们所有人之中并同时遍布每个空间点之间的唯一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焦点，通过我们，在这个更低的层次，光和生命正流向那些更远的人（这里说的不是离这个唯一生命的距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它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存在），这里指的是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对它的理解和体验。

布拉瓦茨基夫人经常说，这种意识的中心无处不在，却没有周界，这句话具有深刻的暗示性，人们认为它出自帕斯卡尔(Pascal)、库萨红衣主教(Cardinal de Cusa)和《佐哈尔》(Zohar)，但却属于“赫尔墨斯之书”的范畴。这样的意识确实远不是湮灭的；达到这种意识的入道者丝毫没有失去他是自己的感觉；他的记忆是完全连续的；他是同一个人，同时又是全部。现在他确实可以说“我是我”，这时他知道“我”的真正含义。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在《亚洲之光》中对这个境界表达得非常好：

.....无所求，得所有。

放弃自我，宇宙成了“我”。

如果有人教导涅槃是灭，

这是谎言无疑。

如果有人教导涅槃是生，
对这样的人说，他们错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破灯之外有什么光明，
也不知道止寂的、永恒的极乐。

止寂不是死的意义中的无生命，因为他正是可以想象的最生动的生命的典范和表达；止寂是因为他远远超越了死亡和生命，永远地退出了娑婆世界。地狱被定义为没有上帝的时间，而天堂则是没有时间的上帝；当然，后一种描述更适用于涅槃。

我们对涅槃的任何描述，听起来都很奇怪。我们所能使用的任何词语都无法对这样的体验给出最起码的概念，因为在达到那个层次之前，我们的头脑所熟悉的一切早已消失了。当然，即使在那个层次，也有某种精神的载体，无法描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是一个原子，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似乎是整个境界。这个境界中的人感觉自己好像无处不在，但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任何地方。

涅槃的不可言喻的光辉肯定超越了所有的物质界的理解，因此，即使是最有诗意的描绘，也注定要失败。然而，每个写涅槃的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的，每个人都可能贡献出其他人所忽略的一些观点。我已经试图给出我自己的印象；现在让我引用我终生的朋友和兄弟乔治-悉尼-阿伦代尔主教（George Sydney Arundale）的印象，他在他的《涅槃》一书中做出了非常了不起和最勇敢的努力来传达那些不能传达的东西。当然，我们都失败了；但我不能不感到，他比我更接近成功。他写道：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K.H.真师的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总是容光焕发，极其光彩夺目，但现在他比光彩夺目还要光彩夺目，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个词来描述我第一次用一闪而过的涅槃意识感知到的他的光彩。庄严和光芒都是很差的词，"炫目"也许能更好地表达它，因为就在那一刻，我几乎不能承受。我几乎想蒙住脸不看他，但我的眼睛却无法离开他，他显得如此深不可测的辉煌，只是不如世界之主的辉煌，我后来意识到，是我无法想象更大的荣耀。

我鼓起了勇气。我感觉好像他在对我说"欢迎来到一个你必须学会征服的新王国"。在他的力量中，我的意识展开了，我像跨过门槛一样踏入了涅槃。无论用多么美丽，多么雄伟的词语和句子努力描述那里的情况，几乎都是亵渎的。除了面对至道者的经历以外，对这一崇高境界的首次体验的微弱接触，也使所有其他境界的

经历相形见绌，无足轻重。我记得在加入伟大的圣白会时，我第一次瞥见了菩提界；我至今还记得我对真师在他的菩提体的形象感到如此惊叹，而且我还记得，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与万物、树木和花朵的奇妙的统一感，与它们一起感受，与它们一起成长，在它们中受苦，与它们一起欢喜。我还记得，我抛开我多年的朋友，我的因果体；我还记得在瞥见新王国之前和之后的那一刻之间的生动对比。

但今天，真师在我看来是一位我从未认识过的人，他处在涅槃界王国的光辉中，我象一个小孩一样进入到这个王国。新的意识包围着我，在一瞬间，我的世界充满了新的、陌生的、光荣的价值观。虽然一切未变，但一切都不同了，极其不同。一个新的神性在我眼前敞开，并向我展示一个新的意义，一个新的目的。菩提界合一性被超越，变得更辉煌——是一个更奇妙的合一性；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它被融合在一个更广阔、更巨大的境界中。有一个东西甚至比合一性更真实，更现实。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就是如此。

那个对于它来说，即使是菩提界的荣耀也只是一种限制，它是什么？我必须使用语言，而语言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反高潮。我只能说这是超越之光的荣耀，是一个光的世界，是上帝自己永恒的形象。我面对面地看到他的力量的一面无瑕的镜子和他的善的形象。而这面镜子，这幅图像，是无尽的光的海洋，通过从下面一个又一个的境界的巅峰向上升华，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是其中一部分）。物质界的兄弟情谊；菩提界的合一；涅槃中的超然之光。

这种超然之光甚至比菩提界的合一感更接近真实，尽管菩提界的合一在这之前似乎是最令人惊叹的事实。光明的开始；光明的道路；光明的未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无法描述的光。世界上的光虽然美丽，但它不过是在这个真境的凯旋之光的微弱形象，凯旋这个形容词在这些真实境界里似乎很恰当。它是太阳的光，但在它降到我们所知道的形式之前。它是纯洁得没有形式的光。它是光，是形式的生命所在。它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不朽的宣言"，是现在中的未来，但又是永恒的。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光的巅峰和本质（我不能说它就是光的巅峰和本质）。就像所有最美妙的黎明（人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完美的东方黎明更美妙的了）都在中午成就了辉煌和实现了灿烂的完美，而这个中午就是涅槃。

上帝是光；光是上帝；人是光；一切是光。古埃及人的劝告有了新含义："寻找光明！跟随光明！感知并学会在所有事物中与上帝之光融为一体"。我注视着世界。我以光的角度看世界。上帝之光显现为人类之光、岩石之光、树木之光和生物之光。一切都是光——在中心有耀眼的光辉，当它向周遭辐射时被转化为色彩。到处都是耀眼的光辉，是上帝之光，是在每个王国的每个个体事物中炽热的未来的种子。光的种子把它的白色（这个词似乎不对，但"发光的性质"很别扭）分解成光谱的颜色。

在自然界的每一个王国里，有七条伟大的色彩之路，每条路在开始时都有潜力，在结束时都会展现出光辉的成果。我看到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矿物王国的国王们—它们的颜色都非常完美。然而，在最初，这些荣耀存在着，被囚禁着，通过进化过程慢慢被释放出来，直到它们像矿物王国的珠宝一样自由而灿烂地呈现于世。在每个王国都是如此。自由再一次被囚禁，以获得更强大、更辉煌的自由。

沐浴涅槃的常寂光中，我察觉到所有事物中被禁锢的光。我察觉到野蛮人黯淡的光；进化的人明亮的光；超人和真师荣耀的光。我看到到处都有色彩在转化、闪耀和超越的过程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对光的否定意义上的黑暗。上帝说："要有光"。过去和现在到处都有光。"他的光甚至照耀在我们的黑暗中"。

什么是涅槃？是神圣的光。我只是接触到，也许只是一瞬间，它的最低境界，它最密集的层次。我在人世甚至无法想象这种荣耀。但当我回到人间时，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对现实的新感知。我已经向真实迈进了一步。世界上有比我想象中更大的友伴关系--更深的认同，更光荣的起源，更光荣的方式，更光荣的目标。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上帝的阳光使者。每种颜色都说着他的话语和声音。每一种形式都在呼吸着他的目的。我是阳光下的尘埃，但也是它的一部分，仰望太阳，我看到我自己的神性的标志，以及我最终的成就的象征。我们都将象太阳神一样，因为祂要我们这样。

光是语言、思想、服装和载体。这里的一束光在人间得用一个哲学体系表达。

光是太阳的意志，是太阳的智慧，是太阳的爱。书中写到，涅槃是极乐。即使在最外层的境界，在刚入涅槃的边界地，我已知道涅槃比极乐多得多。只需一瞥，所有在我的内部和外部的东西似乎都焕然一新。我仍然存在，但已完全改变，而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经历一个重新评估的过程。即使现在，一切都比以前更有意义。每个物体，每个王国，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都是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因为我意识到所有对光的反射是多么的微弱和不足。我以前不知道它们是如此微弱。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每个物体都比我想象的要真实得多，远不是我以前认为的现实的影子。我看到了形式即是囚禁又是机会，我看到了影子。我看到永恒之光展开的光辉，我感知到了真实。与这个涅槃世界相比，所有其他世界都是阴影世界。然而，由于这个涅槃世界，它们是更真实的世界，因为我现在察觉到上帝的目的在所有事物上的印记，我对所有事物的敬畏必须比以前更深。

哲学家们谈论纯粹的存在。我似乎能够感觉到纯粹的存在应该是什么，不是因为我已经接触到了它，而是因为我已经接触到了那个比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所有

其他意识状态都不缺乏纯粹的存在境界。

在这里，语言真的是掩盖了思想和意义！我需要涅槃的语言来传达涅槃事物的感觉。正如迈尔斯（Myers）优美地表达的：

哦，我如果说出来，你们一定会相信的！

哦，我如果真能说出我所见的！

我怎么能说，你们怎么能明白

除非他把你们带到我去过的地方。

为了对得起杰出的作者，我只能说上面的引文只是一系列东拼西凑的摘录；我强烈建议我的读者仔细研究原作；可以从阿迪亚的证道学出版社买到这本书。

佛教僧人阿南达-M.在他的《雅利安人的智慧》一书中，对涅槃的描述如下：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简单的“吹灭”--就像灯的火焰被吹灭；但你如果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关注关于它的说法，就会明白那些将它解释为等同于纯粹消灭的人的错误有多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湮灭，是欲望、激情和自我欺骗的湮灭。但是，当我们试图用非否定的术语来解释它的意义时，我们会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正面定义都必须以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为基础，以人类的思想为基础；而在这里，我们说的是超越所有生活的那个境界，是所有生活所趋向的目标...

对于受过训练的佛教徒来说，涅槃代表着终极、超越、生命的目标。这种状态与我们所知的自我梦境中的有条件的，无常的存在完全不同。它不仅完全超越了所有的命名和描述，而且甚至远远超过了思想本身。然而，这就是雅利安人的智慧的神奇和伟大之处，它是雅利安人中最伟大的人为了使人类摆脱所有自我造成的束缚而赢得的。这种荣耀完全超越了所有思想的掌握，这种和平是所有挣扎奋进的目的，它比我们最接近的意识更接近我们；甚至，对于能正确理解它的人来说，它比我们能想象的最宝贵的希望更珍贵。它超过了所有的日月光辉，仍然无限地远在意志升华到其终极的星空之上；超越那包罗万象的虚空的无限，在那里，宇宙有它们无边的家园。思想徒劳地拍打着翅膀想飞上去，可稀薄的空气再也无法支撑它，它像一只失落的鸟儿一样坠落。尽管这样，它仍然居住在比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思想更高的地方，比我们在这短暂的一颗真正可以被称为我们的意识更高的地方...

无私地活着，无私地死去--不求回报，只求为更大的生命服务；不希望有高尚的天堂，不希望有永恒的幸福，只希望每天都能无私地成长——这就是贯穿于真师

的生活和真师的教诲中的教训；因此，愿和平最终降临到所有的生命中！

贝森博士（Dr. Besant）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

在佛教哲学中，释迦摩尼佛有一句精彩的话，他努力用人类的语言来说明一些可以理解的涅槃状况。你可以在《大藏经》的中译本中找到这句话，中译本已在特吕布纳（Trübner）的《东方丛书》中被翻译成英文。他说，除非有涅槃，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他用各种短语来表明他的意思，将未创造的用被创造的来解释；将真实的用不真实的来联通。他总结说，涅槃即是存在；如果它不存在，就不可能有其他东西。这是一种试图（如果人们可以怀着敬意这样称呼它的话）说出不能说的东西。这意味着，除非存在着未创造的、不可见的和真实的，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宇宙。那么，这就表明，涅槃是一个丰满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空洞。在你研究每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时，这个想法应该从根本上固定在你的头脑中。因为经常使用的对涅槃的表达方式似乎表明是一个空洞，因此造成了西方的湮灭观念。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充实的，你就会意识到，意识会越来越扩展，同时不会失去自我感；如果你能想到一个没有周长的圆心，你就会瞥见真相。

意识到奇妙的合一性的人会永远不会忘记它，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他无论他为了帮助和拯救他人而将自己深深地掩盖在低级的载体中，无论他如何被紧紧地束缚在物质的十字架上，被拘束，捆绑，禁闭，他都不会忘记他的眼睛已经看到的国王的壮丽，他已经看到了那片非常遥远的土地，非常遥远，但又非常近。只要我们能看到它，它就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要达到涅槃，我们不需要去某个遥远的天堂，而只需向其荣耀打开我们的意识。正如佛陀很久以前所说"不要抱怨、哭泣和祈祷，而是睁开眼睛看，因为光明就在你身边，它是如此美妙，如此迷人，远远超过人们曾经梦想过的任何东西，超过了他们曾经祈祷过的任何东西，而且它是永远的，永远的。"

"很远的地方"出自先知以赛亚。但奇怪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以赛亚说的不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而是相去甚远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概念。这表明先知对这些更高的境界有一些经验，并在他的思想中比较了天堂星光灿烂的空间和我们在地球上爬行穿过的狭窄的墓穴；因为这就是世间生活与那更高的生活相比的结果，我们就像盲人在黑暗和崎岖的道路上爬行，而那更高的生活是辉煌的有目标的生活，即完全实证神圣的意志赋予了他里面的一切灵魂，并通过一切来工作。

阿罗汉的工作

摆在阿罗汉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他要攀登到人类存在的顶峰，而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他必须抛开十大锁链中的其余五个，他们是：

6. 色贪结 (*Ruparaga*) -- 对形体之美或形体存在的欲望，甚至包括在天界的存在。

7. 无色贪结 (*Aruparaga*) -- 对无形生命的欲望。

8. 骄傲 (*Mano*)

9. 嗔恚 (*Uddhachchha*) -- 激动或易怒，有可能被任何东西干扰。

10. 无明 (*Avijja*)

第六和第七个锁链不仅包括，*raga*，爱，还包括*dwesha*，憎，清除这些障碍意味着没有任何低级境界的形体，或者高的无形境界可以引起哪怕一刻的爱欲，或者因为不愉快而引起他的憎恶。当第八个障碍骄傲被清除时，他忘记了自己伟大的成就，骄傲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现在站在光里，不与任何低等的东西做比较。接下来，那种完美的，不可干扰的静寂就会降临，让他自由地得到所有的知识，在我们的星际链中几乎无所不知。

第五阶位入道

现在，入道人接近第五阶位，即达到圣人的阶位；"他已经完成了人的目的"，所以现在他迈出了最后一步，要跨越成为超人—他被佛教徒成为“无学” (*Asekha*)，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需要学习，并且已经实现了人类王国的所有可能性。他是一个“解脱者” (*Jivanmukta*)，就像印度人所说的那样，一个被解放的生命，一个自由的存在。自由不是指任何单独的个体存在，而是因为他的意志与宇宙意志是一体的，那是一个没有第二的意志。如果他选择留在地球上的肉身里，即便在他清醒的意识中，他也永远站在涅槃的光芒中。当他离开那个身体时，他还会升到更高的单一体层面，不仅超越我们的语言，而且超越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再听听佛是怎么说的：

.....不要用语言来衡量
那不可衡量的
也不要用来思想来考虑

那不可思议的
问者必错
答者亦错
止语吧！

在基督教的象征意义上，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世代表着圣人阶位的成就，因为圣人确实升到了人类之上，超越了地球。当然如果他选择这样做，就像基督一样，他可以回来教导和帮助人类。当他升天时，他与神圣精神融为一体，他用他的新力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灌输在他的使徒身上，就像基督在五旬节时把火舌降在他的追随者的头上。只要看一眼以前出版的任何一张显示人的原则的图，就会发现逻各斯在宇宙物质层面（Prakritic）和人的灵魂中的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三重神我（Atma），即人的三重精神，位于涅槃界或灵性界的下部，而第三位格的最低表现，即圣灵，位于同一境界的上部。圣人在灵性界与圣灵合二为一，这就是基督教的白日节，即圣灵节的真正解释。正是由于与他的合一，无学才可以收学生；阿罗汉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但仍然在圣人手下工作，为他行事，在物质层面执行他的命令，但不为自己收学生，因为他还没有与圣灵的特殊联系。

圣人阶位以后

在圣人之上是法王阶位，再往上还有其他的，我将在关于神秘阶制的章节中谈到。生命的阶梯一直延伸到光明的云端，我们中很少有人能深入其中。当我们问那些比我们站得更高、比我们知道得无穷多的人时，他们只能说，它延伸到他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比我们知道有更多的阶梯，但它还在继续向上向前延伸到无法想象的荣耀高度，没有人知道它的尽头。

虽然我刚才说的是绝对准确的，即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那个阶梯的尽头，而且那些高级别的工作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我仍然希望完全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存在和工作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样真实和明确，确切地说，更真实，更明确。我们对这些伟大的人的看法没有丝毫的模糊性。虽然我对他的高级工作知之甚少，但多年来我一直看到菩萨不断地、几乎每天都在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我多次看到世界之主在他奇妙而不可理解的存在中；因此，对我来说，他们和我认识的任何人一样都是真实的，我对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在世界中扮演的一些角色确信无疑。

对于我所能说的关于他们的巨大真理，我完全确定，但我不能解释他们，而且除了一些片段以外，我也不能理解他们所做的的事情。我见过天使们和行星神灵以及其他太阳系的大使，我完全知道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超然的荣耀，但他们巨大的生命工作可能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看到了太阳系逻各斯的显现，看到了他在他的同伴中的样子，然而比我在他身上看到的难以言喻的壮丽多出数百万倍的，一定是他们在看他时看到的。正如《博伽梵歌》中所说的阿朱纳看到了神圣的模样，我也看到了，没有任何疑虑。我想把我的证词记录在案，证明这些事情是真的。我敢说，我写这篇文章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嘲讽；人们会问：“你是谁，竟然说这些话？”但我已经看到了，如果拒绝作证，那就是懦夫。

我曾多次在演讲和写作中声明，我不希望任何人将他对证道学的信仰建立在我的任何论断之上。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研究这个系统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个人接受任何教义的根本原因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它，或者他发现这是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最合理的假设。但这丝毫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有证据可以提供给那些愿意听的人。我在这本书和其他书中把这些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在二十世纪写证道学的人可以完全重申圣约翰在近两千年前的明确声明：

从最初发生的一切，我们听见了，亲眼看见了，手也摸过了……我们所看见听见的，都告诉你们。

¹ 约翰，1，3。

我们这些人做了见证；世界是否接受我们的见证，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凡感受到至高无上的灵的人
不会迷惑，不会怀疑，不会否认他。
世人啊，虽然你一口否认，只因
你站在那一边，而我在这一边。

² 圣保罗, Myers教授著

七条道路

紧接在“无学”阶位入道仪式之后，有七条伟大的道路摆在圣人面前，他

必须选其中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好引用《人类: 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中的话:

当人类的王国被穿越，人站在超人生活的门槛上，他是一个被解放的精神，在他面前敞开了七条道路供他选择。他可以进入幸福的全知和全能的涅槃，其活动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可能在未来的某个世界下凡，即神圣的化身；这有时被称为"穿上法身（Dharmakaya）衣服"。他可以进入"灵性期"--这个短语涵盖了未知的含义，其中可能包括"穿上报身（Sambhogakaya）衣服"。他可能会成为灵性力量宝库的一部分，逻各斯的工作团队可从他们那里吸收能量，"穿上化身（Nirmanakaya）的衣服"。他可以继续成为奥义阶制的成员，统治和守护这个世界，他已在这世界中达到完美。他可以转到下一个进化链，帮助建立那里的形式。他可以进入辉煌的天使进化行列。他可以让自已直接服务于逻各斯，在太阳系的任何地方被他使用，成为他的仆人和使者，他活着只是为了执行他的意志，在他所统治的整个系统中做他的工作。就像一个将军有他的手下，他们将他的信息传递到战场的任何地方，这些圣人也在他的手下奉职，听命于他，是"他的大臣，做取悦他的事"。这似乎被认为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也许是圣人可选道路中最大的牺牲，因此被认为是带有很大的荣誉。逻各斯的职员没有肉体，但通过"创造能"（kriyashakti）用他被派往的星球的物质为自己制造一个身体。这些职员包含不同层次的生灵，从圣人阶位一直往上。

选择法身道路的人退回到单一体中，甚至放弃了他的涅槃界原子；选择报身道路的人保留了他的涅槃界原子，并以他的三重精神体呈现，选择化身道路的人保留了他的因果体和他在进化过程中一直携带的永久原子，因此，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思想体、星光体和肉体物质化。他肯定会与他所来自的世界保持联系，以便他可以提供倾泻到那个世界的灵性力量。《寂静的声音》一书中提到，那些化身形成了一道守护墙，保护世界免受更多更大的苦难和悲伤。对于那些不理解内在含义的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痛苦和悲伤来自外部，而这些伟大的人将其挡住，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自食其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主裁判，每个人都决定自己的厄运或酬报；但化身的职责是帮助人们提供大量的灵性力量。他们一直在产生这种力量，不为自己保留任何部分，而是将其全部用于为圣人会服务，以解除世界的沉重负担。

由此可见，在那些达到圣人阶位的人中，留在地球上作为奥义阶制的成员的人相对较少，但这些人和他们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本书的其余章节将着重于这个主题。

第四部分

奥义阶制

第十一章

真师的工作

总论

我刚刚解释过，在达到圣人阶位的人类中，只有少数人留在地球上，作为奥义阶制的成员，按照上帝的计划促进地球上生命的进化。目前，大约有五十或六十位这样的超人。关于他们的一般工作，我们的主席在她的《真师》小册子中写道：

他们以无数的方式帮助人类的进步。他们从最高的领域向全世界洒下光明和生命，所有能够接受的人都可以像接受阳光一样自由地接受和吸收它。正如物质世界靠上帝的生命生活，它以太阳为中心发出，灵性世界也靠同样的生命生活，它以奥义阶制为中心发出。然后，那些与宗教有关系的真师们将这些宗教作为灵性蓄积工具，他们将灵性能量注入其中，通过适当指定的 "恩典手段 "分配给每个宗教的信徒们。接下来是伟大的智力工作，真师们发出高智力能量的思想形状，被有天才的人接收，被他们吸收，并给予世界；在这个层面上，真师也向他们的弟子发出他们的愿望，通知他们应该着手的任务。然后是低级思想世界的工作，制造影响具体思想的思想形状，引导在这个世界上的有益人类的活动，以及教导那些生活在天堂世界的人。然后是中间世界的大型活动，帮助所谓的死者，对年轻学生的教学进行

总体指导和监督，并在无数需要的情况下发送援助。在物质世界中，观察事件的趋势，在法则允许的范围内，纠正和中和邪恶的潮流，不断平衡有利于和不利于进化的力量，加强善，削弱恶。他们还与国家的天使一起工作，指导灵性力量，就像其他人指导物质一样。

教区

我们的主席有闻名于世的远见卓识，我们可以通过她为我们提供的指南，更全面地考虑一些圣人们的工作路线。虽然圣人的数量不多，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生命会被忽视或漏掉；所以他们将地球划分为特殊区域，就像在以前的国家里，教会将整个土地划分为教区一样。这样，无论一个人住在哪里，他都在这些地理划分的范围内，有一个明确的教会组织来管理他的灵性需求，有时是身体的需求。然而，圣人的教区不是乡村或城镇的一部分，而是巨大的国家甚至是大陆。

按目前世界教区的划分，一位伟大的圣人可以说是负责欧洲，另一位负责印度；以同样的方式，整个世界被分割开来。教区并不遵循我们的政治或地理边界，但在他的领土上，圣人要关注所有不同等级和形式的进化。不仅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还有伟大的天使王国，各种类型的自然精灵，以及在我们进化之下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元素精灵的王国，还有许多其他至今人类还没听说的东西；所以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除了圣人的监护之外，每个种族或国家都有一个种族的神灵，一个天人或守护天使的帮助，他关注着这个国家，帮助指导它的成长，在许多方面与古代的部落神的概念相似，当然这个国家之神或种族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例如，雅典娜女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逻各斯为人类的进化服务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影响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当然都朝着同一方向运作，并且相互合作。

我们决不能错误地把有时降临在国家的灾难归咎于这些伟大的运作者，如法国大革命和最近俄国的动乱。这些完全是由于人民的野蛮激情造成的，这些激情的暴动造成了破坏，而不是建设，它们说明了当圣人和种族之神沿着民主路线进行试验时，他们的工作所面临的危险。暴政涉及可怕的罪恶，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但至少有一种控制；而摆脱暴政的巨大问题是如何在不失去社会稳定和自我控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在摆脱暴政的过程中，许多人不能保持自己最高的人格，激情高涨，人群骚动，人们容易被不良影响的巨大浪

潮所迷惑。国家天使试图引导人民的感情；他对群众有极大的兴趣，必要时他会敦促他们采取伟大的爱国主义和英勇的行动，就像一个将军可能鼓励他的部下在战场上前进一样；但他从来不会像一个明智的将军那样，不顾他们的生命或不在乎他们的痛苦。

力量的分配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圣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远远超越物质的层面上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倾注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及从“化身”填充的巨大灵性库中获得的力量。根据世界的业力，它将享有一定量的这种提升的力量为其服务，即使是普通人，只要他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保持一致（通过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为人类服务），就会为储蓄库增加一点灵性，从而有幸去参与这个伟大的牺牲。因此，人类正在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天下一家理念的奇迹使每个人都能取得相比他完全靠自己更大的进步。所有这些都是逻各斯计划的一部分，他显然已经考虑到我们参与他的计划。当他设计这个计划时，他想："当我的人民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他们将开始与我进行智慧的合作；因此，我将安排，当他们到达那个点时，他们将能够利用我的力量。" 所以，他指望每一个人。

圣人会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全人类融为一体，通过它，从伟大的灵性库中为人们分配力量的供应。圣人在高层思想界毫无例外地照耀着所有的自我，从而为内在的生命的展开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生命就像一粒种子，不可能死，必须生长，因为进化的原则，即逻各斯本身，是其存在的核心；在人身上，这个生命之树已经从土壤中穿出，正在寻求上层空气，其发展的速度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过奥义阶制的渠道而来的灵性力量的阳光。这是较先进的人帮助较不先进的人的许多方式之一，因为他们遵照神圣的计划，越来越多地分享神圣的性质。

承担这项特殊工作的每一位圣人都在向大量的人发射灵性力量，往往同时影响数百万人；然而，他所倾注的这种力量的质量是如此奇妙，它适应这数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仿佛他是其影响的唯一对象，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仿佛我们得到了全部注意力。

在物理层面上很难解释这一点，但这是由于真师的涅槃意识是一种包括整个境界的点。他可以通过几个境界把这个点带下来，像一个巨大的气泡一

样扩展开。在这个巨大的球体外面是他试图影响的所有因果体，而他，在球中充满了球体，对每个人来说看起来就是全部。以这种方式，他用自己的生命填充了数百万人的理想，对他们来说，他分别是理想的基督、理想的罗摩、理想的克里希纳、天使或可能是灵性导师。

这与监督一个大教区的工作完全不同，在这一工作中，真师主要关注一种类型的人，那些沿着他的进化路线发展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对他的行动毫无知觉。他还有许多特殊情况需要处理，为此，他有时会将部分工作委托给天使，在某些明确界定的范围内给他们留下相当大的自由。天使们反过来又利用自然界的精灵，并创造出各种思想形式，因此他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活动领域。

虔诚的用处

在《圣事科学》一书中，我已经解释了伟大的人是如何利用所有宗教的仪式，将他们的力量倾注在低层世界，从而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激发出每个人能够达到的灵性成长。但这不仅仅是在宗教仪式上进行的，因为圣人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如果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受到虔诚的影响，都暂时倾向于更高尚和更高的思想，这样的聚会为圣人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他们会立即加以利用，因为它形成了一个焦点，他们可以作为灵性影响的渠道来使用。当人们分散生活在自己家里时，他们就像一些分离的线，每条线只能流一点力量，但当他们在聚会中聚集在一起时，就像这些线被组合成一种管道，通过它可以倾注出比通过单独的线的总和更多的祝福。

我曾在圣城贝拿勒斯（Benares）看到一百万名朝圣者，其中许多人无疑是无知和迷信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虔诚，完全是一心一意。这样的人群所产生的大量虔诚的感情几乎是不可估量的，而圣人从来不会错过利用它做好事的机会。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同样数量的，同样热情但聪明的人将提供更多的力量，也是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发挥的力量；但我们一刻也不能犯错误，忽视无知甚至狂热的人产生的大量能量的价值。圣人会的成员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够将邪恶与善良分开，或者说，能够从大量的恶中抽出最后一点可以用于善的力量。

常见的情况是，最强烈的虔诚与苦涩的教派感情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圣人会提取并利用每一点虔诚的感情，只是忽略并抛下野蛮的仇恨，而在

我们看来，这种仇恨是虔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具有最不良品质的人往往会产生一定量的善业，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与其他不幸的品质分开，善业会大得多。

像贝拿勒斯这样的城市，除了在每年的朝圣活动之外，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中心。它是一个充满圣地和遗迹的城市，这些遗迹也可以被圣人用作渠道；这类事情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例如，在某些地方，可能有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的伟大圣人的遗物。如果遗物是真的，由于它与一个值得敬仰的人有联系，确实有一定量的强磁力从它身上散发出来。因此可以被用来通过它发出一股力量，来保佑那些敬畏它的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遗物并不是真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实际上没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

如果长期以来，人们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虔诚的感情中心，仅此一点，圣人会就可以像使用真正的遗物一样有效地使用它，人们在信仰上受到欺骗的事实并不影响它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虔诚是真实的，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人们能更充分地理解这一点，也许人们就不会多不假思索地嘲笑意大利、西西里或西班牙的天主教农民的迷信，或者看不起印度的苦力，因为他们的一些显然名不副实的神龛前礼拜。毫无疑问，真理优于错误，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无知的人能够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之前，把他们虔诚的对象从他们身边夺走是不可取的。摧毁偶像使世界更加贫穷，因为它不仅破坏了虔诚，而且可能关闭了真师力量的有用渠道。

此外，一个无知的农民显然不可能判断一件遗物的真伪，如果他以良好的意愿和纯真的心态所做的虔诚的效果取决于他无法了解的事实，那将是非常不公平的。在伟大的现实世界中，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糟糕；真正的虔诚会得到充分和热烈的回应，无论它所围绕的对象是否是崇拜者认为的那样。虔诚是真正的东西，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它必须也确实得到它应得的真正回报。所谓的遗物只是它所关注的一个点，而一个想象中的点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学生的工作

我已经提到过，真师的学生也是学徒，在他们较低的层次上，他们作为力量的传递者，也在文明和人类文化的每个分支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圣人在世界上的工作的一部分。大量的工作是由那些从这些学生那里得到灵感或建议的人完成的，或者通过他们建立的各种社团和机构完成的，或者

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影响，人类确实会很贫穷，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对其真正的财富来源知之甚少。圣人自己不能从他们崇高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去做这些低级和容易的任务，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整个进化的机器就会受到影响。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这些伟大的人没有写书。他们忘记了圣人正在进行世界的进化工作；他们不可能为了给人们提供某些方面的信息而放弃这个工作。的确，如果一位伟大的人有时间写一本书，如果他的精力不能得到更好的利用，那本书会比我们的任何书都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由那些已经能够做得十全十美的人完成，那么我们的能力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也很难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作用。

最近真师们的学生们大规模地组织了一个活动项目，那就是在星光界的实际服务，我在《看不见的帮手》一书中写到了这一点。大部分工作是在新死的人中进行的，他们经常在星光界感到困惑、迷失，甚至痛苦，特别是当他们在生前被死后要受的可怕折磨的故事心存恐惧，这些故事是一些变态的宗教教派的把戏。虽然这个小组是多年前成立的，但这个有组织的，看不见的帮助者队伍仍是证道学会的一部分。它最初是由仍然活着的人组成的，他们决定以这种明确的方式利用他们在身体睡眠时的时间；但他们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已经死去的人，他们以前没有想到这项工作。

在那之前，来到星光界的新死的人多半是无依无靠的，除非他们的亲属想到要见他们，把他们引入新生活。例如，一个死去的母亲仍然会照看她的孩子，如果任何孩子在母亲之后不久死去，她会给他们提供她能提供的帮助和信息；一般来说，死者中善良的人在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会把他们拥有的知识传给其他人。在古老的文明中，在大家庭和世代同住的时代，也许很少有人没有一个需要帮助的死去的朋友。东方文学的读者会记得，在印度教的宗教书籍中，有很多关于家庭纽带和责任的重要性，这些纽带和责任延伸到死亡面纱之外的冥界。尽管如此，那里的情况有点像一个没有医院、学校或公共信息局的国家，许多人必须受苦，而且在特别的灾难和战争时期，这种情况往往是最严重的。

百年努力

我们的主席在1907年的伦敦演讲中，对圣人为改善文明而工作的方式作了很好的描述。她在演讲中告诉我们圣人会使欧洲摆脱中世纪的可怕黑暗

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她解释说，在十三世纪，当时居住在西藏的一位伟人向圣人会颁布了他的命令，即在每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应努力启迪欧洲。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那时起，每个世纪末都有一束新的光明从圣人会发出。以下事件表格是弗里茨-昆兹（Fritz Kunz）先生制做的，具体如下：

年代	进步的性质	成果
1275	罗杰.培根以及恢复思想的文化	文化的民主: 文艺复兴 ¹
1375	基督教蔷薇十字和文化的传播	
1475	印刷书籍: 知识的固定	知识的民主: 宗教改革
1575	弗兰西斯.培根和科学: 英语成为媒体	
1675	试图联合各阶层: 秘密社团	政治的民主: 革命
1775	政治自由，不幸的是主要通过革命完成	
1875	证道学会: 神通研究会: 自由天主教会: 女共济会: 进化	奥义的民主: 进化
1975	神秘主义的广泛传播: 进化(灵性)	

¹ 虽然文艺复兴显然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但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其真正开始时间要比这晚一些，与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有关。

图3

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在1875年成立了证道学会。经过深思熟虑，莫里亚和库图米真师承担了这一责任，并选择了高贵的工作者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物质层面上帮助他们。大多数研究证道学文献的学生都知道她是如何为她必须做的事情做好准备的；在时机成熟时，圣人会是如何派她去美国寻找奥尔科特上校（Colonel Olcott），这位同事将提供她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奥尔科特上校有组织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能把人们聚集在他身边，把他们组织起来造就了外部世界的运动。人们也知道学会是如何在纽约成立的，后来如何把总部迁到印度。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的学会已经完成了它为人类服务的第五十

个年头，无法估计它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部门所做的大量善行。它的影响丝毫不能用其成员或分支机构的数量来衡量，尽管这些因素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学会已经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文明地区。但在人类努力的每个领域，它都发出了它特有的音符，它的回响在我们周围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话语和作品中倍增，其中有很多人可能甚至从未听说过证道学这个词。它引起了人们对无形世界的现实性和心灵力量的关注。它在人间提出了天下一家的要求，不寻求人类生活的同样性，而是将非常不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支持，每个人都应在他的特殊类型中强大起来，所有的人都应通过不可摧毁的尊重的纽带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它使东方和西方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一起；它要求公正地比较宗教学，并明确无误地揭示了它们的基本教义的统一性和它们的共同来源。它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了真师的脚下，为了人类未来的利益，用他们全部的力量和全部的心来服务人类。

根族

在其为世界所做的工作中，圣人会不仅处理当前的问题，而且着眼于未来，并为新的根族和国家的演变做准备。在这些根族和国家中，人类的素质将和谐地循序发展。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所看到的，人类的进步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通过具有特殊特征的根族的形成，包括身体、感情和思想（这些种族作为伟大的世界学校的班级，用于发展特殊品质），就像任何现代大学的课程和时间表一样精确和明确。

伟大的雅利安根族，虽然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但以其最高的智力天赋主宰了今天的世界。它在亚特兰蒂斯根族之后，这个根族的人仍然构成了人类的大多数，并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土地。

（世界导师的）降临

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目前有三项伟大的工作。第一项是为菩萨或世界导师的化身及在人类中的活动做准备，他就是两千年前占据耶稣身体的那个伟大人物--基督。他的到来不能与已经提到的百年努力相混淆；那些活动属于第一

道光，属于涉及根族和根族分支的奥义工作部门；而这是一个长期只发生一次的活动，是第二道光的活动，属于宗教和教育部门。

世界导师甚至现在就在我们的门口，我们可以希望他的力量、智慧和爱的表现越来越多。东方之星组织成立于1911年，目的是为世界导师的降临做准备，把全世界各个教派和宗教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出于各种原因相信世界导师即将到来，并愿意联合起来，为向世界宣布世界导师的到来做出巨大努力，并尽可能地准备好自己，以便在主来临时成为有用的仆人。

既然弥勒菩萨选择通过我们的主席向世界宣布他的到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假定，他的教导将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她在过去三十七年中以如此美妙的口才传播的理想的方向。一些基督教派仍然坚持迷信，认为祂会来审判人类并毁灭地球，因此他们的信仰中存在着巨大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但所有对上帝的恐惧都来自于误解。

基督的到来确实与结束有关 -- 不是世界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或体系的结束。希腊语是aion，与英语中的æon相同；正如基督在两千年前说，犹太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他来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即福音的时代，当他返回并建立另一个时代时，福音的时代也将结束。祂将给予同样的伟大教导；教导必然是相同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尽管现在他对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得更多一点。它将以某种新的方式颁布，也许是以某种美丽的表达方式，完全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况，而且其中一些教义会吸引大量的人。

教导肯定是一样的，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所有现有的信仰中。它们在展示它的方法上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对追随者的生活要求上都有绝对的一致。我们发现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外部教义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如果我们研究这些宗教中任何一个好人，并调查他们的日常实践，我们会发现他们都过着完全相同的生活，他们在一个好人必须拥有的美德和必须避免的罪恶方面是一致的。

所有宗教都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是慈善的、可信的、善良的、可敬的、对穷人有帮助的；它们都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强硬、贪婪和残忍，不诚实和不名誉，就不会进步，没有成功的机会，除非他改变他的方式。作为实用主义者，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宗教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模糊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定的形而上的猜测，因为这些猜测对我们的行为没有影响；重要的东西是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戒律，它使我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成为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这些戒律在所有现有的宗教中都是一样的；它们在新的教义中也将是一样的，无论它将会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在预测他将讲授的内容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当然，他将强调的伟大的中心真理是，世界上的邪恶来自于缺乏爱和兄弟情谊--如果人将学会爱和采取天下一家的态度，所有的邪恶将消失，黄金时代将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不会马上实现，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此；但至少人们会开始亲眼看到并理解，沿着这条路线可以获得的东西比其他路线多得多。

第六次根族

第二件重要的事是塑造雅利安根族的第六个次根族的身体、情感体和思想体的形态。第六次根族的人已经开始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许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摩奴（Manu）的思想和意志的伟大塑造能力正在内部层面上工作，在条件有利时，甚至修改新时代儿童的身体类型。一些在外部世界工作的圣人会低层成员，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在对新的次根族的教育和训练有利的方面提供条件。这项工作目前还很小，但它注定要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现实。在短短几个世纪内，第六次根族将在新世界中以新人的形式脱颖而出，令人钦佩，而旧世界则继续使第五次根族达到成熟和完美。再过一段时间，第六次根族达到成熟，它的光芒和荣耀将为第五次根族带来祝福。这样，一个根族将首次有一个平静且有尊严的衰落，进入到硕果累累和可敬的进化终期。这可能是第五次根族在现在和将来为新生根族服务的回报，也是它与黑暗势力进行的充满牺牲和胜利的斗争的回报，它为人类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试着理解属于新的第六次根族的含义。我们的想法很可能太没有弹性了。当第六次根族站稳脚跟时，它将显示出某些明确的特征--身体的、星光体的和思想体的--这些特征在第五次根族的普通人中是看不到的。请记住，它必须从第五次根族中逐步建立起来，这些新特征必须在每个自我中一个一个地发展。准备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可能会需要几个生命过程。因此，当我们环顾四周，从这个角度审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时，我们绝不能随口说一个人属于新的次根族，而另一个人不属于。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A似乎拥有新次根族的大约25%的特征；B也许有50%；C有很大一部分，也许是75%；在D身上，我看不出有什么不足；就我所知，他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例子。"你必须明白，你认为有希望的普通男孩或女孩可能是A，因为B世界上还非常罕见，而C和D除了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以外几乎不存在。还要记住，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一个男孩可能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星光体或思想体进步，但需要过一段时间才在他的肉体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良好的遗传，他可能有一个能够表达更高境界的进步的肉体，但他还没有达到这些进步。很少有人能显示出所有的迹象；如果他们显示出一两个迹象，已经很满意了。

即使在第六次根族发展的顶点，人与人也不会是一样的；例如，它主要是一个长头颅的人种，但它总是会有圆头颅的分支；它将包含浅色头发和黑头发的人，蓝眼睛的人和棕色眼睛的人。自然，星光体和思想体的特征更为重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身体外观来进行评估。这一次根族的主要特征是无私，主导的特质是对服务的热忱；而这些必须伴随着积极的善意和大度的宽容。忘记自己的快乐，只想着如何帮助别人的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识别力和常识也是明显的特征。

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可以寻找哪些身体上的标志，也许最明显的是精致的、形状良好的手和脚，纤细的手指和椭圆形的指甲，尤其是从边上看时，手指和拇指的薄度。皮肤的纹理也很重要。它总是清晰的，而不是粗糙的。脸有三种类型：明显的椭圆形和高额头，稍差一点的椭圆形和宽额头，以及真正的长头颅（最后一种是罕见的；长头颅的定义是其宽度是长度的五分之四）。在接近第六次根族的人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表情，只要你找这种表情，很快就会把它识别出来。

我们经常听到独立的观察家和学生说他们认识到一个新的人种类型，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例如，1923年，佩普上尉（Captain Pape）在英国协会发表了一篇演讲，谈到了他所谓的澳美种族，他的发言包括对其特点的以下描述：

头部趋向于圆顶形，特别是在额部；与所谓的“低位耳”有区别；头发和皮肤都很好；眼睛有光泽，聪明，但不饱满；鼻梁发育较早；嘴唇敏感而灵活；眉毛突出；额脑发育较大；脸型有点三角形，但不尖；总体生理和谐、匀称、健康，完全不是“只有头脑而没有身体”的类型。新种族儿童的心理表现为对同情的快速反应，对痛苦的怜悯，容易理解原则的能力，快速的直觉，彻底，敏感，很有正义感，没有鸚鵡似的智慧，渴望帮助他人。他们还表现出不喜欢粗糙的食物，而且往往没有什么大的胃口。在其他方面，他们是正常的孩子，但特别需要同情和能理解他们的老师。

去年，《洛杉矶星期日时报》有一篇长文，专门讨论在加利福尼亚和新西兰出现的新种族的问题。在提到新种族儿童的一些精神和身体特征后，文章特别提到了他们非凡的姿态和直觉的品质。

第六根族

第三件大事是第六个根族的建立，从现在起大约七百年后会在加利福尼亚出现。那里会建立一个社区，由该根族的摩奴，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莫里亚真师，担任社区的领导，在他身边的是他历代的同伴，库图米真师，他将是第六根族的菩萨。我们在《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一书中写到了这个群体。虽然它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正如我们所有人在回顾人生时都会意识到的那样，这在生命中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我们已经在为此做好了，而证道学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会的每一个分支都在或应该鼓励其成员努力在外部世界应用他所获得的证道学知识；当然，人必须根据他的气质和能力，以及他与人交往的机会来这样做；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当前的根族。在证道学会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人聚集在一起，必须互相帮助。如果证道学会忠实于它的理想，成员的性格应该得到拓展，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接受了天下一家精神的教育，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难得到的。大多数社团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组织的，但在证道学会，我们知道，尽管一种完美的模式对一个人有最强烈的吸引力，而另一种模式对另一个人有最强烈的吸引力，但世人皆兄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理想的胜利而实现，无论是爱，还是真理，还是美，而是通过将所有这些线拧成一根强大的绳子，将人与神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很久以前在《益世嘉言集》（Hitopadesha）中所说：

小的战胜大的
如果聪明地聚在一起
发怒的大象能被
草拧的绳拴住

这就是真正的证道学者将逐渐获得的世人皆兄弟的精神，通过内在的动力而不是外在的强迫与他的同伴保持联系；加入证道学会就是受真师们的培训，如果成功的话，当第六根族在世界上建立起来时，将使这个人适合投生在这个社区。

第十二章

法王与光

法王

在上一章中，我试图描述伟大的真师们工作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其中的一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所知道的表明，工作是巨大而多样的，而且圣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气质和偏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正如我现在必须更充分地解释的，有一个贯穿所有事物的七重性质划分，这也出现在伟大的圣人会中。在阶制中，七道光被明确区分开来。第一道光或统治之光由世界之主管理；第二道光的首领是佛，在他们之下，分别是在任何特定时间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根族的摩奴和菩萨。与他们并列的是大法王（Mahachohan），他监督所有其他五道光，但每道光也有自己的首领。在下一章中，我将解释我所能解释的阶制的高级层次，并试图在这一章中对第三至第七道光的首领以及位于第一和第二道光的莫里亚和库图米真师的工作进行一些说明。

法王这个头衔是给那些达到第六阶位的圣人们，但这个词也被用于第三至第七道光的首领，他们在阶制中担任非常明确和崇高的职务。我们知道Chohan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主”，它的使用方式既普遍又特别，就像在英国使用“主”这个词一样。我们把一个人说成是领主，因为他拥有这个头衔，但这与我们所说的大法官或郡长的意思完全不同。这个词再次出现在《秘密教义》和其他地方提到的“众天使”（Dhyan Chohan）这个名字中，在这里它指的是各种高位的生灵，完全在我们星球的神秘阶制之外。

德瓦尔-库尔真师的图表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真师们的这部分工作，就有必要离题一点，说一说七道光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话题。很久以前，我们收到了一些关于这些光的信息，当然非常不完整，但仍然非常有价值。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得到这些信息的场合。库珀-奥克利先生（Mr. Cooper-Oakley）和我以及一位印度教兄弟在阿迪亚的屋顶上坐着聊天，那是在很早期时候，当时只有一个总部的房子和后面二十九英亩的半丛林；突然德瓦尔-库尔真师来到我们身边，他当时是库图米真师的主要学生。在那些日子里，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教导，而且总是非常亲切和耐心。当他那天坐在那里和我们交谈时，关于光的问题被提及。库珀-奥克利先生以他特有的方式说："哦，求你了，真师，你能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光的事情吗？"

我们的老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说"好吧，除非你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位，否则我不能告诉你关于光的一切。你们愿意接受我可以告诉你们的东西吗？这将是部分的，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导，还是等到你们可以被告知整个事情？"我们自然认为，知道一点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愿接受我们能得到的东西。我们记下了他所提供的非常有趣的信息，但其中许多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正如他事先声明的那样。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因为我受到某些承诺的约束；但如果你们的直觉能找出更多，我会告诉你们是否正确。"即使这一点零碎的信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下面的图4是他给我们的关于光及其特点的表格：

他解释说，每条光相对应的宗教不一定是对它的完美阐释，而只是现在留在地球上的，作为该光在最后一次对世界产生主导影响的遗迹。第一道光的魔力和第七道光的特征没有给出，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空白是“创造能”（kriyashakti），第二个是与天使王国的合作。荷鲁斯（Horus）的诞生的意义无法解释，但第四道光的特征之一被认为是使用行动和互动的力量，就如自然界的阳和阴的力量。每当各种宗教中出现阳性崇拜时，总是因为与此道光有关的一些秘密的具体化和误解。第七道光的真正发展是与更高层次的天使沟通并得到他们的指示。

在我说了上面的话之后，大家应该清楚地知道，迄今为止传授给我们的关于光的信息是零散的。它不仅不是对这一主题的完整描述，甚至不是一个完美的轮廓。因为我们被明确告知，在给我们的描述中存在巨大的空白，这些空白在很久以后才可能被填补。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很少，而且这些文章表达得很谨慎，根本不容易理解，而且奥义学教师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明显沉默寡言。

¹ 当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印刷时，出现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作品--欧内斯特-伍德（Ernest Wood）教授的《七道光》。它所提供的材料具有启发性，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介绍。

光	光的特征	魔力特征	最后一个 代表性宗教
一	宇宙原动力-神之所在	...	婆罗门教
二	智慧	王者瑜伽（心）	佛教
三	虚空	占星术（自然磁力）	（古代巴比伦的） 迦勒底教
四	荷鲁斯的诞生	哈达瑜伽（身体的发展）	埃及宗教
五	火	炼金术（物质）	拜火教
六	神的化身	（虔诚）	基督教（卡巴拉， 等）
七	...	仪式魔法	对自然精灵 的崇拜

图 4

七重划分

需要理解的是，显象世界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生命还是物质，都存在着七重划分。在我们的世界链中存在的所有生命都经过并属于七道宇宙之光中的一道，每道光都有七个分支。在宇宙中，有四十九条这样的光，以七条为一组，

组成七大宇宙之光，从七个逻各斯之中或通过他们发射出来。然而，在我们的世界链中，也许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这些大宇宙之光中只有一条在运行，其分支是我们的七道光。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的太阳系是那个特定的逻各斯的唯一组成部分，因为七个大逻各斯中的每一个都可能有数百万个系统依赖于它。正如我在《内在生命》中解释的那样：

我们的整个太阳系是太阳系逻各斯的显像，太阳系中的每一个粒子都肯定是其载体的一部分。太阳系的所有物理物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他的物质体；其中所有的星光体物质构成了他的星光体；所有的思想体物质是他的思想体，以此类推。在他的系统之上和之外，他有自己更广泛和更大的存在，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刚才的陈述的事实。

这个太阳逻各斯在他自己体内包含了七个行星逻各斯，他们是他体内的力量中心，是他的力量倾泻而出的渠道。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可以说是构成他的组成部分。我们刚刚描述的构成他的载体的物质也构成了行星的载体，因为在这个系统的任何地方的任何物质颗粒都是某个行星的一部分。每个境界都是如此。让我们暂时以星光界为例，因为它的物质是流动的，足以满足我们探究的目的，同时它又足够接近物理物质，没有超出我们物理理解的范围。

这个系统的每一粒星光体物质都是太阳逻各斯的星光体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七个行星逻各斯其中一个的一部分。记住，这包括组成你和我的星光体的星光物质。我们没有专门属于自己的粒子。在每一个星光体中，都有属于某个七大行星逻各斯的粒子，但其比例却有无限的变化。那些最初通过某个行星逻各斯产生的单一体，在其整个进化过程中，将继续拥有属于这个逻各斯的，比其他任何行星逻各斯更多的颗粒，以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被归到属于七种伟大力量中的一个。

七个神灵

在基督教术语中，福音圣约翰看到的灵象中有这七个伟大的生命，他说："有七盏灯火在宝座前燃烧，就是上帝的七灵"。(Rev. iv, 5.) 这些是神秘的七尊，是伟大的行星逻各斯，他们是（太阳系）逻各斯的生命中心。他们是我们的光的真正首脑们，是整个太阳系的首脑，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的。我们中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通过这强大的七尊中的其中一尊而来。

他们是《秘密教义》中的七位崇高的主，是原初的七位，是创造性的力量，是无体的智能，是众天使（**Dhyan Chohans**），御前天使。但请记住，这最后一个头衔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决不能混淆。在我们基督教兄弟的每一次圣餐仪式上，都会出现一位"临在天使"（**Angel of the Presence**），他实际上是主基督的思想形状，是他意识的载体，所以被正确地称为他临在的表现；但在这里七位伟大的主得到这个称号是出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因为他们永远站在逻各斯的面前，在那里代表他们作为首脑的光。

因为尽管我们每个人从根本上属于一道光，人作为一个单一体，通过这个通道从永恒中流入到时间，但在他体内有所有道光成分；在人身上没有一盎司的力量，没有一粒物质，实际上不是这些奇妙的生命中其中一个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是由他们的物质组成的，不只是由一个，而是由所有的光的物质组成，尽管总有一道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些伟大的星际天使的任何轻微运动都会在某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灵中之灵；这个伟大的事实是经常被误解的占星学的真正基础。

我们总是站在太阳逻各斯的面前，因为在他的系统中，没有他不存在的的地方，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一部分。但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这七个神灵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表现，几乎是他的品质，他的力量通过他们这些中心流出来。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给他们起的名字中看出一丝端倪。他们中的第一个总是米迦勒（**Michael**），他被称为"你的王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力量"，或者，正如它有时被解释为"他在力量上像上帝"。El在希伯来语中是上帝的意思；我们可在Beth-El一词中找到它，它是"上帝之家"的意思；Elohim是《圣经》第一节中用作"上帝"的词。"El"在七个神灵中的每一个名字中都作为一个终止词出现。加百列（**Gabriel**）的意思是"上帝的全知"，他有时被称为上帝的英雄。他与水星有关，正如米迦勒与火星有关。拉斐尔（**Raphael**）表示"上帝的愈疗能力"，他与太阳有关，太阳是我们在物质层面上的伟大健康提供者。乌列尔（**Uriel**）是"上帝的光或火"；扎基尔（**Zadkiel**）是"上帝的仁慈"，并与木星有关。其他大天使通常被称为查缪尔（**Chamuel**）和约斐尔（**Jophiel**），但我现在不记得他们的含义或他们的行星。

圣丹尼斯把这七个神灵说成是建造者，还称他们为上帝的合作者。圣奥古斯丁说，他们拥有神圣的思想，或原型。圣托马斯-阿奎那写道，上帝是所有可见效果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天使是次要原因。一切都是由逻各斯完成的，但通过这些行星神灵的中介。科学会告诉你，行星是物质的偶然聚集，是从星云的物质中凝结出来的，毫无疑问它们确实如此；但为什么是在那些特定的点上

呢？因为在每一个点的背后都有一个活的智慧选择了这些点，以便它们能够相互平衡。实际上，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自然力量在宇宙法则下工作的结果；但不要忘记，每一种力量的背后总是有它的管理者，有一个智能在指挥和管理。在这样描述他们时，我使用了基督教的术语，但同样的生命在每个伟大的宗教中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名字。

七种类型的生灵

那么，当原初物质或精神，也就是未来的我们自己，第一次从无差别的无限中出现时，它通过七个渠道流出，就像水从蓄水池中流过七个管道一样，每个管道都含有其特有的着色物质，会使通过它的水如此着色，以至于它将永远与其他管道的水区分开来。在所有的王国中一层层的进化中，从元素精灵、矿物、植物和动物，光总是相互区别的，它们在人类中也是相互区别的，尽管在低级王国中，光的影响自然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由于在这些低级王国中没有个体化，所以明显地，一个物种的所有动物都应属于同一道光；因此，世界上不同种类的动物可以根据它们所属的光分成并列的七类，由于动物只有通过与人联系才能实现个体化，在这些光之首都有着一些家养动物，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在该光中实现个体化。大象、狗、猫、马和猴子就是这类动物的例子。因此，宇宙生命中现在正在使狗产生活力的生命动力，永远不会使马或猫产生活力，而是始终通过同一物种表现出来，直到个体化发生。

我还没有做什么动物或者植物属于哪道光的研究，但在几年前，我出于某种原因对宝石进行研究，发现每道光都有自己的宝石代表，这道光的力量通过它比通过其他宝石更容易发挥作用。我在这里加入了《圣事科学》中的图表，其中显示了每道光之首的宝石，以及属于同一道光的其他宝石，它们拥有同样的力量，尽管不那么强烈。

根据上面的陈述，这七道光类型在人类中是可见的，我们每个人都必定属于其中的一道光。人类的这种基本差异一直被人们所承认；一个世纪前，人们被描述为属于淋巴型或血气型，生命型或痰湿型，而占星家则根据行星的名称对我们进行分类，如木星人、火星星人、金星或土星人，等等。我认为，这些只是说明性情基本差异的不同方法，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通过的光的渠道而产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通过的光的渠道而产生的。

光	光之首的宝石	其次的宝石
1	钻石……	水晶
2	蓝宝石……	青金石，绿松石，苏打石
3	绿宝石……	海蓝宝石，翡翠，孔雀石
4	碧玉……	玉髓, 玛瑙, 蛇纹石
5	黄宝石……	黄水晶，硬玉石
6	红宝石……	碧玺，石榴石，红玉髓，红玉
7	紫晶石……	紫斑岩石, 紫青辉石.

图 5

然而，要搞清一个普通人属于哪道光绝非易事，因为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物质之中，并产生了大量的业力，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主导并掩盖了他的基本类型，这种现象可能贯穿整个人生的过程。但快要入道的人应该在自己身上显示出明确的驱动力或领导力，这具有他所属的光的特征，那道光会引导他进行属于那道光的典型的工作或服务；它还会把他带到该道光的一位真师的脚下。他就像在学院中注册一样，该道光的法王可以被视为院长。

魔法和愈疗能力

如果我利用上面的表格举出一两个例子，说明属于不同道光的人使用魔法产生特定结果时可能采用的方法，可能会对理解这些类型的差异有一点帮助。第一道光的人将通过纯粹的，不能抵御的意志力达到他的目的，而不屈尊使用任何其他手段；第二道光的人也将通过意志力工作，但先充分理解各种可能的方法，并有意识地引导他的意志进入最合适的渠道；对第三道的人来说，使用思想的力量是最自然的，但会非常小心地关注影响最有利于他成功的确切时间。第四道光的人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使用以太的更精细的物理力量，而第五道光的人更有可能利用星光流；第六道光的人会通过他对特定神灵的真诚信仰和向他祈祷的功效来实现他的结果，而第七道光的人将使用精心设计的仪式魔法，如果可能的话可能会调用非人类生灵的援助。

同样，在尝试治疗疾病时，第一道光的人会简单地从宇宙生命的伟大源泉中汲取健康和力量；第二道光的人会彻底理解疾病的性质，并准确地知道如何

对其行使意志力以获得最佳效果。第三道光将召唤伟大的行星神灵，并选择星象影响对他的治疗方案有利的时刻；第四道光将主要信任物理手段，如按摩；第五道光的人将使用药物；第六道光使用信仰疗法；第七道光使用咒语或使用魔法唤求。在上述所有情况下，治疗者当然可以自由使用任何一种不同的力量，但可能会发现他手中最有效的手段是他自己光的典型。

光的法王

在圣人会的成员中，光的区别比其他成员更明显，并在灵光圈中可见；圣人所属的光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他的外表，而且还影响他必须做的工作。为了最好地了解光的独特特征，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观察第三至第七道光的五位法王的工作，以及第一和第二道光的两位法王的工作，他们和三至五道光的首领同级。在阶制中的七道光之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上帝宝座前的七个大天使的影子。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每道光的最简单的品质轮廓，以及这些光的圣人们正在做的工作的一小部分；还必须认识到，完全拥有某道光的品质并不意味着缺乏其他光的品质。例如，如果我们说某位圣人在力量上是卓越的，那么他在虔诚和爱以及其他各种品质方面也确实达到了不亚于人类的完美。

莫里亚真师是第一道光在法王阶位的代表，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进行了描述。他带着他的光的所有不可动摇和宁静的力量屹立在那里，在指导人类和形成国家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必须在下一章中更充分地谈论这个问题。属于那道光的，还有我们称为朱庇特（Jupiter）的真师，他在阶制中是印度的守护者，守护着这个国家，在第五根族漫长的生命过程中，珍存所有可能性的种子，并在适当的时候将它们发送到每个次根族，使它们成长、成熟和结果。他还深入研究深奥的科学，化学和天文学是这些科学的外壳。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说明在一道光的范围内可能存在各种活动。

库图米真师，前世曾是伟大的老师毕达哥拉斯，也是一位法王，他在这个阶位代表第二道光。这是智慧之光，它给世界带来了伟大的教师，关于这道光的工作最好与我下一章中的菩萨和佛的工作结合起来描述。我已经谈到过从真师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妙的爱和智慧，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侍奉和追随他，我所说的所有关于教导和训练学生的内容都特别表达了他的方法。其他光的老

师把他们的学生带到同样的水平，在他们身上培养完全相同的高贵品质，而且总是用最无可指责的方法，但他们的方法却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同一个真师对待不同学生的方式也有不同。

在第三道光之首是一位伟大的真师，他被称为"威尼斯法王"。在从事为人类服务的那道光的人中，有着属于这道光的非常强烈的适应性特征。这道光使人能适应他人，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从而成为圣保罗所说的"一切人的一切"。那些在这道光中进化较高的人有很好的策略，以及在正确的时刻做正确的事情的罕见能力。占星术与这一道光有关，因为就外人可能理解的而言，占星科学为的是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是做什么事情，使什么特定的力量运作的最佳时期，也知道现在不是做某件事的合适时机，并以这种方式为我们自己省去大量的麻烦，使我们更有用。

第四道光是由塞拉皮斯真师（Serapis）负责的。在证道学会的早期，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他的很多消息，因为他曾在一个时期负责训练奥尔科特上校（Colonel Olcott），当时上校的师父莫里亚真师有一段时间很忙。这种出于特殊和临时目的在真师之间互换学生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个法王的特殊品质是和谐与美丽，属于这种类型人总是直到他们能把和谐引入他们的环境才快乐，因为他们是沿着和谐路线做他们的大部分工作的。艺术在这道光中占重要地位，许多艺术家都属于这道光。

在第五道光之首是希拉里昂真师（Hilarion），他具有科学性精准的辉煌品质。他前世曾经是新柏拉图学派的伊姆布利克斯（Iamblichus），他通过M.C.送给我们《道路之光》和《白莲之歌》。正如我们的主席所说，他是一个"用诗意的英语和悠扬的语言表达的能手"。他对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有影响，这道光中进化较高的人可以进行准确观察的能力尤其突出，并在科学调查方面绝对可靠。当然，真师的科学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说的科学范畴，他知道并且利用自然界涉及人类的许多力量。

大自然对人类的情绪会做出反应，并以各种方式强化这些情绪。如果一个人是幸福和快乐的，其他生物就会喜欢他的存在；自然界的精灵会去接近他，而他自己的幸福也会因此增加。这种反应到处都在发生。例如，在欧洲北部，自然精灵有些惆怅，有悲哀的内省情绪，这样的精灵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类似的地方比比皆是；他们不大容易对快乐作出反应，那里的人也更冷淡，更难被唤起激情。在这些国家，自然界的欢乐较少；它们都是多雨的地方，天空昏暗，充满灰色和绿色，生活和诗歌都是萧然的。

这些地区与希腊或西西里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里的一切都光芒四射，

色彩是金色，蓝色与红色，所有的人表面上都很快乐，很幸福。自然界的生物实际上沐浴在一个人的幸福之中，最重要的是它们被任何一个充满欢乐之爱的人所吸引，它们在他的灵光圈中感到幸福，并对他青睐。今天，生命的这一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尽管我们对物质层面的知识很广泛和详细。例如，我们知道水是H₂O；古代印度人和古希腊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这个化学结构，但不管怎样，他们认识到与水有关的不同类型的自然精灵的存在，并利用它们的服务，就像我们今天利用电力和蒸汽的膨胀来驱动许多形式的机器一样。

耶稣真师（Jesus）在他作为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时成为一个圣人，后来是伟大的南印度宗教改革家，罗摩奴阁师（Shri Ramanujacharya），他负责第六道光，即bhakti或虔诚。这是每个宗教的虔诚的圣人和神秘主义者的光，耶稣法王负责这些人，无论他们以何种形式崇拜神圣的存在。一千九百年前，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被圣人会派去执行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中的一个特点是他要在不同国家建立某些磁力中心。他得到了具有护身符性质的物品，他要把这些物品埋在这些选定的地点，以便它们所放射的力量可以使这些地方成为未来重大事件的中心。这些中心有些已经被利用了，但有些还没有，所有这些中心都将在不久的将来与即将降临的基督的工作有关；因此，他的工作的大部分细节在近两千年前就已经明确计划好了，甚至在物质层面上也在为它做了准备。

第七道光之首是十八世纪历史上有名的圣哲曼伯爵（Comte de St. Germain）真师，我们有时称他为拉科齐（Rakoczy）真师，因为他是那个王室家族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他曾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十七世纪的弗鲁伦勋爵（Lord Verulam），十六世纪的僧侣罗伯特（Robertus），十五世纪的胡尼亚迪·雅诺斯（Hunyadi Janos），十四世纪的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Christian Rosenkreuz），以及十三世纪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他是奥义世界的匈牙利圣人。再往前追溯，他是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勒斯（Proclus），在这之前是圣阿尔班（St. Alban）。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仪式性的魔法工作，并雇用伟大的天使服务，这些天使默默地服从他，并为执行他的意志而感到高兴。虽然他说所有的欧洲语言和许多东方语言，但他的大部分工作是用拉丁语进行的，这种语言是他思想的特殊载体，它的辉煌和节奏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超越的。在他的各种仪式中，他穿戴着奇妙的、多色的长袍和珠宝。他有一套曾经属于罗马皇帝的金锁子甲；外面罩着一件深红色的神奇斗篷，衣扣上有一颗钻石和紫水晶的七角星。有时他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华美的袍子。虽然他举行这些仪式，并且仍然在进行古代神秘的一些仪式，这些仪式的名称在外部世界早已被遗忘，但他也非常关心欧洲的政治局势和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

需要发展的品质

以下是我在《圣事科学》中对这些法王和他们所在的光的特点的总结，希望那些希望沿着他们各自的路线服务的人能够牢记：

1. 力量

"我要坚强，勇敢，坚持不懈地服务于他。"

2. 智慧

"我将达到那种只有通过完美的爱才能发展的直觉智慧。"

3. 适应性或策略

"我将努力获得在正确的时刻说和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在每个人的立场上满足他，以便更有效地帮助他。"

4. 美丽与和谐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将把美与和谐带入我的生活和周围环境，使它们更配得上他；我将学习在自然中看到美，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他。"

5. 科学（详细的知识）

"我将获得知识和准确性，以便我可以把它们用于他的工作。"

6. 虔诚

"我将在自己内心展开虔诚的强大力量，通过它我可以把别人带到他那里。"

7. 有序的服务

"我将按照他所规定的路线来安排我对上帝的服务，以便我能够充分地利用他的圣洁的天使一直在等待提供的爱的帮助。

1 同上，第92页。

所有这些不同的品质都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到发展，但只有当我们自己达到完美并成为超人时，我们才能完美地拥有它们。目前，我们的不完美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方式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品质的发展超过了其他的品质。例如，有一些人的科学准确性和鉴别力在他们身上得到

了很好的展现，但由于他们还没有培养出爱和奉献精神，所以他们是冷漠生硬的；他们常常显得没有同情心，容易误判同伴，在判断问题或考虑智力问题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有强烈的批评性。他们的决定总是倾向于反对而不是支持任何他们遇到的人，而有爱的虔诚型的人则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观点，总体上更有可能做出正面的判断，即使由于他们可能很容易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致使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也会错在仁慈一边。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严格的准确判断的偏离，在我们自己身上，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完美地平衡这些品质，因为超人是完美平衡的人。正如《博伽梵歌》中所说，"平衡即瑜伽"。

周期性的变化

在七个行星逻各斯中，某些周期性的变化定期发生，这也许与呼吸和呼气相对应，或者与物理层面上心脏的跳动相对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物质界总是有无穷尽的变化的排列组合。由于我们的星光体是由他们的星光体物质构成的，很明显，这些行星逻各斯中所有变化都会影响世界上每个人的星光体。当然，在某一个逻各斯的物质占大多数的人身上，这些变化会更明显。请记住，我们只是把星光界作为一个例子，在所有其他的境界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开始对这些行星逻各斯的情感和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性有一些了解。

不管这些变化是什么，在人类种族的漫长历史中，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人们的气质和随之而来的他们的文明特征的定期周期性变化显示。抛开世界周期的概念，只考虑一个根族的时期，我们发现在此期间七道光轮流占优势（也许不止一次），但在每道光占优势的时期，根据一个相当奇怪的规则，将有七个次周期的影响，这需要一些解释。

让我们举个例子，拿一个根族的历史中，第五道光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时期为例。在整个时代中，该道光的中心思想（以及可能建立在它基础上的宗教）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突出地位；但这一主导时期将被细分为七个时期，在其中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思想虽然仍然是主要的，但将被第一道光的思想所影响，第一道光的方法将在某种程度上与它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在它的第二个时期中，它的思想和方法将同样被第二道光的思想和方法所染，以此类推，所以在它的第五个时期中，它将自然处于最纯粹和最强大的状态。这些划分和细分似乎应该分别与次根族和次次根族相对应，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它们确实如此。

虔诚的主导期

在讨论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晦涩的问题时，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是如此之少，也许举出实例是不安全的；然而，既然我们被告知第六道光或虔诚之光最近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在早期圣人所展示的奇妙力量的故事中追溯到它第一个次周期的影响。它的第二个次周期反应在诺斯蒂教派中，该教派的中心思想是真正的智慧的必要性，即灵智（Gnosis）；第三个次周期的影响是在占星家中体现的；第四个次周期是在变态的努力中表现的，通过忍受痛苦或在艰苦恶心的条件中发展意志力，就像圣-西米恩-斯蒂利特（St. Simeon Stylites）和那些自答者所做的。第五个次周期是在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和玫瑰十字会中体现的；而第六次周期是最纯粹的虔诚，可以在沉思型修道派的狂喜中体现出来，第七个次周期产生了罗马教会的祷告和对外部仪式的严格遵守。

现代通灵主义的出现和对元素精灵的崇拜，是虔诚的一种低级形式，可以被视为即将到来的第七道光影响的预兆，更何况这一运动是由一个秘密社团发起的，该社团自前一个周期中第七道光在亚特兰蒂斯（Atlantis）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于世界上。

对于那些读过任何教会历史的人来说，光在其影响周期内所发挥的支配力是多么真实和具决定性，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意识到在整个中世纪有多少完全盲目的虔诚，那些对宗教非常无知的人如何代言宗教，并试图将他们无知所产生的想法强加给其他在许多情况下知道更多的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那些教条主义的基督徒，恰恰是对他们所教授的教条的真正含义了解最少的人。有些人本可以告诉他们更多的东西，本可以解释基督教教义中许多要点的含义；但大多数人不愿意听，他们把这些更有学问的人当作异端驱逐出去。

在那个黑暗时期，真正知道一些东西的人，如炼金术士（并不是说所有的炼金术士都知道很多东西，但肯定有些人比基督徒知道得更多），可以在圣殿骑士团和玫瑰十字会这样的秘密组织中找到，一些真理被隐藏在共济会中。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受到无知的基督徒的迫害，都以对上帝的虔诚为名。许多中世纪的圣徒都充满了虔诚，这种虔诚往往是美好的，甚至是灵性的；尽管他们有灵性，但他们的虔诚形式通常是如此狭隘，导致他们对与他们不同的人持有不友善的看法，甚至公开迫害他们。也有少数人有真正的灵性理想，但他们被怀疑。这些人就是静默派：Ruysbroek, Margaret, Christina Ebner, Molinos 和 Jacob Boehme。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更无知的人都会骑在那些知道的人身上；他们总是以虔诚的名义这样做，并且，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虔诚是非常真实

和强烈的。

不仅在基督教中有虔诚起主导影响时的显现，它也有力地反映在早期的光留下的宗教中。虔诚的人可能认为印度教是非常冷淡的。湿婆的宗教，即父神，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几乎在全印度传播；甚至今天，四分之三的印度人都是神的这一位格的崇拜者。这些人被教导了理想化的责任，即“法”或“命”，这无疑是该宗教的强项。他们认为，人是根据自己的命运出生在不同的种姓中的；无论一个人出生在哪里，他都有责任继承他的种姓的“法”，要想从种姓中跳出，他必须出类拔萃，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存在。他们崇拜法则和秩序，不赞成对环境的不满情绪，并且它们被教导，通往上帝的道路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一个人所处的境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些境遇就会一世世地改善。但是，他们总是说，如果一个人正确地生活，不通过争斗来寻求更好的机会，而是在上帝给他的生活状态中最大限度地践行他的“法”，那么，上帝的大门就会向任何种姓的人敞开。

对于非常虔诚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冷酷和科学的，也许确实如此；但当虔诚之光开始影响世界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对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即化身为克里希纳（Shri Krishna）的毗湿奴（Vishnu）的崇拜明显地出现了。虔诚汹涌地涌现出来；它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在许多方面成为一种纯粹的情感狂欢；很可能此时印度毗湿奴的追随者心中的虔诚精神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强烈，而基督教徒是公认的虔诚的宗教。这种情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的表现常常让我们这些冷淡的种族看了不舒服。我曾见过死板的生意人，只要一提到克里希纳神，会陷入虔诚的狂喜之中，这使他们泪流满面，明显地崩溃并完全改变。西方国家对小耶稣的所有感情，也可在印度教中对小克里希纳的感情里感受到。

这是虔诚在一个本身并不具有虔诚性质的宗教中的效果。佛教也很难被称为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佛教是印度教送给伟大的第四根族的礼物，而该根族的虔诚周期不一定与我们的一致。佛教不认为有必要进行祈祷；它告诉人们，只要它承认“上帝”的存在，上帝对自己的事情的了解比人们希望知道的多得多；他们向他祈祷或试图影响他是非常无用的，因为他已经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好。缅甸的佛教徒会说：“无边的光明存在，但那不是我们的。我们总有一天会到达那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遵循佛主的教导，并确保我们做那些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有上帝，而是他们把上帝看得如此之远--如此无限地远--高于我们所有人；他们对上帝如此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说佛教徒是无神论者。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比一般的传教士更了解他们。

我的印象是，他们在精神上丝毫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敬畏之心太强，以至于他们不能让自己与上帝相提并论，或者像西方的许多人一样，亲密地谈论他，好像他们确切地知道他做什么和他的所有工作。这在东方人看来是一种非常不敬的态度。

佛教本身也被这股虔诚之火所触动，在缅甸，他们几乎把佛作为上帝来崇拜。当我不得不为佛教儿童写一本慕道书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奥尔科特(Olcott)上校写了第一本佛教慕道书，打算供儿童使用，但他的答案甚至连成年人都难以理解。我们觉得有必要为儿童写一份介绍，并将他的杰出的慕道书供年长的学生使用。他在那本慕道书中问道："佛祖是上帝吗？"答案是。"不，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比我们先进得多"。这在锡兰和暹罗被完全接受，但当我们来到缅甸时，他们反对这个否定的答案，说"他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神都要伟大"。上帝的梵文是"神"(Deva)，印度人从不使用我们意义上的"上帝"，除非他们说的是Ishvara，或者是三位一体，湿婆、毗湿奴和梵天。

当传教士谈到印度人有三千万个神时，他们翻译为神的词是"deva"，这包括许多生灵--天使、自然精灵等等，但印度人对他们的崇拜并不比我们多。他们知道他们的存在，并将他们编入目录，仅此而已。在缅甸，我们发现佛教中已经出现了虔诚精神，但在锡兰，人们大多是印度教移民的后代，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供奉佛，他们会告诉你，这是出于对佛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感激。当我们问他们是否认为他知道这件事并感到高兴时，他们说："哦，不！他已经远去了，进入了般涅槃；我们不指望他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要感谢他教给我们的这些法的知识，为此我们纪念他的名字，并出于感激而进行供奉。"

因此，自从两千四百年前小克里希纳降世后，这股虔诚的浪潮对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但现在第六阶段的特殊强度已经消失，并迅速让位给即将到来的第七道光的影响。在许多雅利安国家的农民中仍有无知的虔诚，但受过更多教育的人现在不容易被虔诚感动，除非他们对崇拜的目标有一些了解。有一个阶段有其自身的价值，在第四个次根族时，那时人们对几乎任何能激发他们情感的东西产生虔诚，从那以后，随着第五次根族的低级思想体的更大发展，出现了不可知论。现在事实证明，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满意，所以这一浪潮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人们现在至少已经开始询问和调查，而不是疯狂地否认一切。

现在正在发生双重变化，因为除了光的影响的改变，还有第六次根族的开始，它带来了直觉和智慧，融合了第五次根族的智能和第四次根族的情感中的所有优点。

仪式开始主导

现在开始起主导作用的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仪式之光。在中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仪式，但这主要是由于第六道光的第七个次周期的影响，而现在的则是由于第七道光的第一个次周期的作用；因此，主要不是从其虔诚的效果的角度来看待它，而是从其对伟大的天使进化的有用性的角度来看待它。当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并且知道这是与自己息息相关时，这将是有益的。

在现代宗教中，仪式每年都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中期，英国的教堂和大教堂几乎没有什么生气。当时，普通的乡村教堂与异教徒的小教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法衣，没有彩绘窗，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装饰，一切都显得枯燥无味，毫无特色可言。没有人注意把事情做得漂亮、恭敬，并配得上上帝和他的服务；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传道，而不是其他东西，即使是传道也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今天走进英国的同样的教堂，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教区处于这种状态。昔日的漫不经心已被敬畏之心所取代；许多教堂都被装饰得非常漂亮，在许多教堂和大教堂中，仪式都以准确和敬畏的态度进行。整个教会工作的概念已经改变。

光的变化影响也开始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现在正在兴起一种特殊形式的共济会，称为“混合共济会”（Co-Masonry），它与其他形式的共济会不同，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既接受女性，也接受男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妇女应在男子身边占有一席之地，在各方面与他们平等。那些发起运动的人并没有考虑到光的影响；尽管如此，它是被这个时代的仪式倾向所形成和引导的。我记得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伦敦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仪式，但在她的统治即将结束时，仪式又恢复了，爱德华七世将其恢复到原来的辉煌。许多人现在将开始感受到新的光的影响，并渴望看到，或者是参加他们以前没有参加过的仪式。

第十三章

三位一体和三角形

神圣的三位一体

我们知道，我们太阳系的逻各斯--这也是大多数人所说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有，或者说就是，三个位格；他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在不同的宗教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但它们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被看待；因为三位一体的强大体系有如此多的方面，以至于没有一个宗教成功地象征了整个真理。在一些信仰中，有一个父亲、母亲、儿子的三位一体，当我们考虑到生成和互动时，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类型中，有埃及教义中的奥西里斯(Osiris)、伊西斯(Isis)和荷鲁斯(Horus)，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奥丁(Odin)、弗雷亚(Freya)和托尔(Thor)。亚述人和腓尼基人相信三位一体，其中的三位是阿努(Anu)、埃亚(Ea)和贝尔(Bel)。德鲁伊人称他们为图拉客(Taulac)、梵(Fan)和木拉克(Mollac)。在北传佛教中，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在犹太人的卡巴拉中，三位是王冠(Kether)、理解(Binah)和智慧(Chokma)，而在拜火教中，阿呼哈马自达(Ahuramazda)、阿沙(Asha)和沃乎玛诺(Vohumano)，或有时是阿胡拉马自达(智慧, Ahuramazda)、米题拉(Mithra)和阿里曼(Ahriman)。三位一体的原则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承认，尽管表现形式不同。

在伟大的印度教体系中，有湿婆、毗湿奴和梵天三位一体的说法。三位一体中没有显示母亲的因素，但它被间接承认，因为这三位神中的每一位都有某种力量(Shakti)，有时象征地被称为他的妻子。这显然是他的力量在物质中的表现，也许比三位一体本身的彰显低一些。在基督教体系中，我们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在这点上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旧书中，圣灵被明确提到是女性。除此之外，人类认知神圣母性的本能需求在基督教中表现为对圣母的崇拜，圣母虽然不是三位一体的人物，但却是宇宙的母亲，天使的女王，海洋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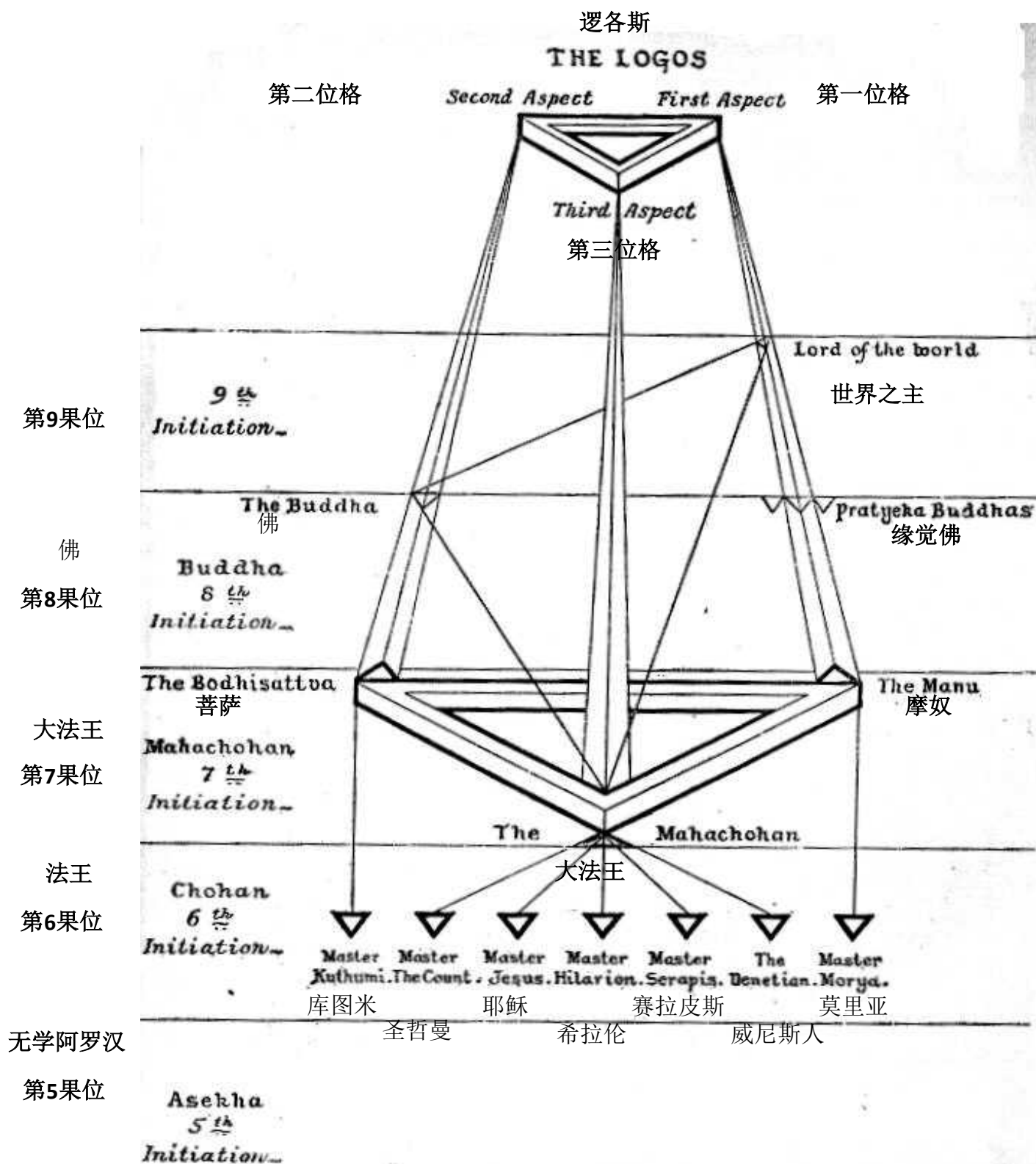


图 6

世界之母

学生们应该明白，有一个伟大的母性部门的存在，并在世界的内部政府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像摩奴是一个伟大的负责根族和次根族的身体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就像菩萨是另一个负责宗教和教育的部门的负责人，同样地，被称为Jagat-Amba或世界母亲的伟大官员是母性部门的负责人。正如伟瓦撒塔摩奴目前担任摩奴的职务，弥勒菩萨担任世界导师的职务一样，曾经是耶稣的母亲伟大天使也在担任世界母亲的职务。

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特别照顾世界上的母亲们。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女人最大的荣耀不是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也不是拿着一个高级的大学学位，独自生活在一个公寓里，而是为即将投胎的自我提供载体。这并不被认为是需要遮掩和排斥的东西，不是让人感到有些羞愧的事情；这是女身的最大荣耀，是女性拥有而男性没有的伟大机会。男人有其他的机会，但做母亲这一真正美妙的特权却不是他们的。为了帮助世界，为了根族的延续，是女人在做这项伟大的工作；她们所付出的痛苦是我们男人无法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因为她们所做的伟大工作和承受的可怕痛苦，所以有这个世界政府的特殊部门，其官员的职责是在每个女人受苦的时候照顾她，并在她的业力允许的情况下给予她帮助和力量。正如我们所说，在世界母亲的指挥下有大量的天使，在每个孩子出生时，其中的一个总是作为她的代表在场。每一次圣餐仪式都有一位临在天使，他实际上是基督本身的思想形状。基督通过这种形式认可和批准牧师的祝圣行为；因此，尽管基督只有一个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但他却可以同时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祭坛上，这绝对是事实。以同样的方式，当然是在一个更低的层次上，世界母亲本身也在每个受苦的母亲的床边，并通过她的代表临在。许多女人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了她，而许多没有福气看到的人也感受到了她所提供的帮助和力量。

世界母亲的殷切期望是，每个女人在她的考验时期都应该有尽可能好的环境--她应该被深切的、真正的感情所包围，她应该充满最神圣、最崇高的思想，这样，除了最高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到即将出生的孩子，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真正有利的人生起点。等待新生儿的，应该只有最纯洁和最好的磁场，而且必须在所有细节上遵守最严格的身体清洁。只有最严格地注意卫生规则，才能获得这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诞生一个高贵和健康的身体，

适合一个高尚的自我居住的载体。

为高度发达的自我提供一个合适的身体，这件事让世界母亲和她的随行天使感到相当焦虑。数以千计的高级灵魂已经准备好投生，以便他们可以帮助世界导师的工作；但要找到合适的身体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愚蠢和奢侈的炫耀，一种邪恶的传统正在西方世界滋长，即男人和女人都结不起婚，而且大家庭太昂贵，近乎是不可能的。女人不了解她们的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绝佳机会，她们渴望摆脱婚姻的束缚，以便她们可以模仿男人的生活和行为，而不是利用她们特有的特权。这种思想和行动显然对根族的未来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许多较好的父母不参与根族的繁衍，而是把它完全留在不是很好和未发展的自我手中。

在印度，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的婚姻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可悲的是，即使在较高的种姓中，也往往缺乏监督，所提供的条件非常不利于产生健全和健康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值得所有奥义主义的学生认真考虑，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实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状况。

所有国家的女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在她们的姐妹中传播关于这个最重要问题的准确信息；每个女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女身给她带来的巨大机会；每个女人都应该被教导在怀孕之前、期间和之后应具备的正当的条件的绝对必要性。婴儿的身体周围不仅仅应有最完美的清洁和最谨慎的关注，而且还应该有完美的星光界和思想界条件，爱和信任，幸福和神圣感。这样，世界母亲的工作将得到极大的促进，根族的未来将得到保证。

经常有人问，是否有任何圣人生活在女性的身体里。世界母亲的存在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她具有极高纯洁性和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她被选中成为很久以前在巴勒斯坦的耶稣身体的母亲；由于她殊胜的耐心和高尚的灵魂，承受了所有可怕的痛苦，由于她经受了担当耶稣母亲的考验，其结果是，她在那一世中达到了圣人的果位。在达到这个阶位后，她发现七条道路在她面前敞开，她选择了进入光荣的天使进化之路，并以极大的荣誉和地位被接受。

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圣母升天教义背后的真相；不是说她以肉体被天使带到天堂，而是说当她离开肉体时，她在天使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立即被任命为世界母亲，她真正成为了天使中的女王，正如教会如此诗意地描述的。一个伟大的天使不需要肉体；但当她担任目前的职务时，她将永远以女性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些选择帮助她工作的圣人也是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她的脚下倾注了衷心的虔诚，

而且非常肯定的是，这种虔诚没有一丝一毫被误导或浪费；因为她对人类的爱唤起了这种爱，在她承担的繁重任务中，她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力量。人们其实不知道，他们把如此灿烂的爱倾注在她的脚下，不是因为她曾经是耶稣的母亲，而是因为她现在是所有活着的人的母亲。

我们不能认为关于世界母亲的这些知识是基督教独有的；她在印度被清楚地视为世界母亲（Jagat-Amba），在中国被视为观音，即慈悲和知识之母。她其实是爱、虔诚和纯洁的代表、典型和本质；她确实是代表上天的智慧，但最重要的是代表 *Consolatrix Afflictorum*，即，她是所有处于困境、悲伤、需要、疾病或任何其他逆境的人的安抚者、宽慰者和帮助者。

三位一体中每个位格的力量或阴性元素也被著名的三T徽志所体现，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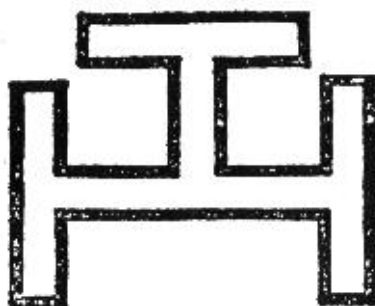


图 7

在更高和更大的逻各斯中，也有类似的三位一体；而在我们所能知道或想象的一切背后和之外，还有绝对的存在，它的呈现也是三位一体。在天平的另一端，我们发现人的三位一体，他的精神、他的直觉和他的智能；它们代表了意志、智慧和活动的三重品质。人的三位一体是另一个更伟大的三位一体的投影；但它也远不止是一个形象。它不仅是逻各斯三位一体的象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物理意识无法理解的，它也是这三位一体在这个较低层次的实际表达和彰显。

三位（三角形）代表

由于逻各斯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世界的奥义政府有三个大部门，由三位强大的官员管理，他们不仅仅是逻各斯的三个位格的反映，而且是他们真实的彰显。他们是世界之主、佛和大法王，他们已经达到使他们能在人类进化领域之外的自然界境界中具有清醒的意识的果位，那里居住着显化的逻各斯。(1 见《意识研究》，安妮-贝森特，第3-5页。A Study in Consciousness, by Annie Besant)。世界之主与第一位格合一，处在自然七个境界中最高的一层，在地球上行使神圣的意志；佛与第二位格为一体，住超涅槃世界，将神圣的智慧传给人类；大法王与在涅槃世界的第三位格完全合一，行使神圣的活动，代表圣灵。他确实是世界之主的手臂，伸向世界做他的工作。下面的表格（图8）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逻各斯	神圣的力量	自然的境界 *	三位体	光
第一位格	意志	大涅槃世界或始创世界	世界之主	1
第二位格	智慧	超涅槃世界或末那世界	佛	2
第三位格	行动	涅槃世界或精神世界	大法王	3-7

图 8

* 译者注：境界名称翻译见“证道学入门”第一讲“自然的多重境界”

这个大三角的第一和第二位格成员与第三位格成员不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下降到物质层面，佛只是下降到菩提界层面，而第一位格的伟大代表只降到涅槃层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更高的工作，就不可能有更低层次的工作，所以他们通过他们的代表伟瓦撒塔摩奴和弥勒菩萨，将他们的影响传递到最低层次。

两位伟大的圣人代表自己的光，与大法王一起处于“大法王”的阶位，于是形成了另一个三位体，将逻各斯的力量一直执行到物质界。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达这两个三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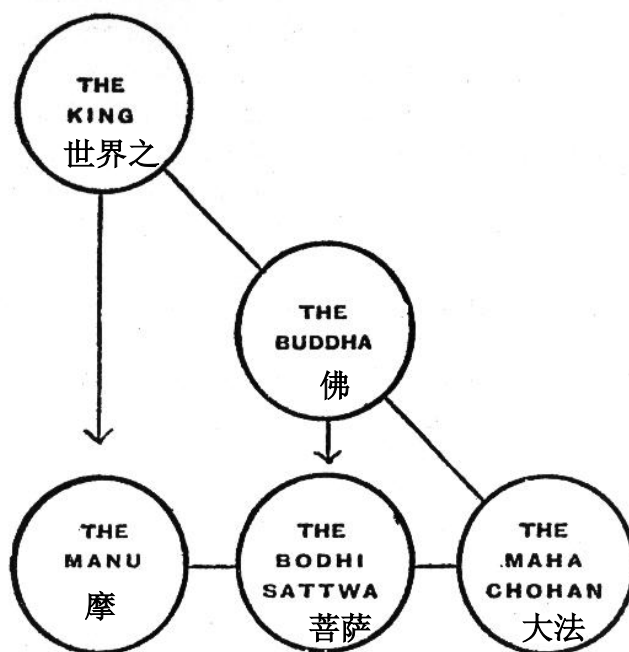


图 9

在一个根族的整个时期，摩奴制定了其进化的细节，而菩萨作为世界导师、教育和宗教部长，帮助其成员发展他们在该阶段可能发展的灵性，而大法王则指导人们的思想，使不同形式的文化和文明按照周期循环计划展开。这就好比是头和心，以及手的手的五个指头，都活跃在这个世界上，把根族塑造成一个有机的存在，一个“在天之人”。

这最后一个词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因为在每一个根族的进化努力结束时，那些在其间达到圣人果位的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有机体，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一个“在天之人”，在他身上，就像在一个地球人身上一样，有七个伟大的中心，其中每个都是一个强大的圣人。摩奴和菩萨将在这个伟大的生命体中占据大脑和心脏中心的位置。在他们身上，作为他们的一部分，我们将成为他们的仆人，光荣地与他们融为一体；而这个辉煌的整体将在其进一步的进化中成为未来某个太阳神的部长。然而，这一切的奇迹超越了所有的理解力，这种与他人的结合并不影响“在天之人”中的任何圣人的自由，也不妨碍他在其范围之外行事。

直到最近，才有大法王的职位由该级别的固定圣人担任的规定。以前是五位法王中的每一位都轮流被任命为所有五道光的首领，当然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必须接受大法王果位的仪式。然而目前，我们发现五道光中的每

一条都有一个法王负责，还有一个与所有光分开的大法王--这与我们理解的一般方法不同，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世界导师即将到来的缘故。

光的局限

从第三到第七这五道光中，在我们的地球上可以得到的最高阶位是大法王，但人有可能在第一和第二道光上走得更远，正如在下面的入道表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一和第二道光上可以成佛，而在第一条光中，圣人还可以更进一步。

为了避免大家认为这一事实中好像有不公正的性质，必须明确指出，涅槃在任何一道光上都是可以很快达到的。任何达到无学阿罗汉水平的人都可以立即自由地进入这种极乐状态，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永恒的。但他只进入了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无限地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但却远远低于法王和大法王所能达到的更高阶段。而法王和大法王达到的境界，与那些在世俗生活中做出巨大努力，在第一和第二道光中证得更高果位的圣人达到的涅槃状态的荣耀相比，也显得苍白无力。在三到七道光上的人，可以在我们阶制之外从事其他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

每道光可能的入道阶位		
第一道光	第二道光	第三到第七道光
第9果位		
世界之主		
第8果位		
缘觉佛	佛	第7果位
摩奴	菩萨	大法王
第1-6果位		

图 10

光的变化

坚定地改变自己的光的可能性使所有的道路都向奥义学生开放。众所周知，与证道学会关系最密切的两位真师都选择了这种努力，而我们这些希望与他们保持关系的人，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改变自身光的属性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往往非常困难。如果第六道光或虔诚之光的学生希望将自己转移到第二道光，即智慧之光，他必须首先努力使自己处于自己的第六道光的第二分区的影响之下。然后他将稳定地尝试加强该分区的光在他生命中的影响，直到最后它成为主导。因此，他在将来会不是在第六道光的第二个分区，而是在第二道光的第六分区；换句话说，他已经通过增加知识来调节他的虔诚，直到它成为对神圣智慧的虔诚。在此基础上，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长期持续的努力，进一步将自己转移到第二道光的其他次分区。

显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与普通程序规则不同的地方，因为一个从行星之灵出来的单一体将通过另一个行星之灵回来。这样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而且在最后会令人满意地相互平衡。转移通常是朝着第一和第二道光，在较低的进化水平上，属于这两道光的人相对较少。

完美的合一

用菩萨为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不同等次的三位成员与逻各斯的奇妙统一性。我们已经看到，学生与师父的结合比地球上任何可以想象的关系都要紧密；更紧密的是，是库图米真师和他的老师达鲁瓦真师（**Master Dhruva**）之间的结合，因为这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而达鲁瓦真师在弥勒菩萨收学生的时期，又是弥勒菩萨的学生。因此，库图米真师也与弥勒菩萨合一，而在他们的层次上，合一更加完美，库图米真师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方式与弥勒菩萨合一。

圣人远在我们之上，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区分低级和高级之间的任何荣耀差异。他们看起来都像天上的星星，但他们却说自己是弥勒菩萨脚下的尘埃。

那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尽管我们看不到它。我们抬头看这些伟岸的高度，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很耀眼，我们不能够区分哪一个比另一个伟大，除了我们可以通过光环的大小看到有差异。但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库图米真师与弥勒菩萨的合一，一定是比在较低层次所能想象的更伟大、更真实的结合。

更紧密的是弥勒菩萨与他所代表的逻各斯的第二位格的合一。他已经接受了在地球上代表第二位格的职务，这就是作为上帝的基督和作为人的基督之间的圣体结合的意义。因为他，菩萨，在西方我们称为基督，是直觉的智慧，是受祝福的三位一体中第二位格的代表和表达。这是基督的两个性质的奥秘，"他虽然是上帝和人，但他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基督——一个，不是把神性变成肉体，而是把人引入神性"。

在弥勒菩萨进入进化很久之前，受祝福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就已经存在了；而第二位格的第一次化身是当第二次生命之潮涌现时，他利用新太阳系的已经被上帝的圣灵浸染和激活了的处女物质造就了他显现的载体。当这一切完成后，我们第一次有了未显现的基督，先对显现的基督而言，甚至在那个时候，作为上帝的基督在某种意义上比作为人的基督应该更伟大。菩萨们在他的系统的不同星球上代表第二位格，一个接一个地达到了第二道光的首位，他们如此彻底地与他合一，以致他们值得被称为“作为人的基督”；因此，在达到菩萨果位的时刻，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圣体结合。

逻各斯的第二位格将自己倾注在物质中，化身成为人；因此，正如《亚他那斯信条》（*Athanasian Creed*）中所说："就其神性而言，与父平等，就其人性而言，则不如父"。我们的菩萨曾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而且仍然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的人性已如此地被纳入神性，他实际上就是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代表；因为在他身上和通过他，我们有可能接触到神圣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被说成是神与人之间的调解人；这并不是说他在为我们做交易，或使我们摆脱某种可怕的惩罚，就像许多正统的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而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调解人，一个站在逻各斯和人之间的人，人可以看到他，并通过他将神性的力量倾泻给人类。因此，他是所有宗教的首脑，这些祝福通过他而来。

第十四章

三位（三角形）的智慧

佛

当今的佛是乔达摩，他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在印度最后一次出生，并在那次化身中完成了他作为菩萨的一系列生命，并接替前佛陀卡萨帕（Kasyapa）成为我们地球上奥义阶制中第二道光的负责人。埃德温-阿诺德爵士的《亚洲之光》对他作为释迦牟尼的生活作了精彩的描述，这是用我们的语言写的最美丽和鼓舞人心的诗歌之一。

在一个世界周期，七位佛相继出现，每一个根族都有一位佛，每一位佛都负责整个世界的第二道光的特殊工作。他自己投身于较高层次的那部分工作，而他将较低层次的世界导师的工作委托给他的助手和代表，即菩萨。对于证得佛果的人，东方作家认为没有什么赞美会太高，没有什么虔诚会太深，就象从我们的角度，那些需仰视才见的真师在善良和智慧方面都是神圣的一样，他们对佛的评价甚至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当今世界的佛是我们人类中第一个达到这一崇高高度的人，之前的佛都是其他类生灵演变的结果，他需要做出非常特别的努力来为这一崇高的职位做准备，这一努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佛教徒经常把它说成是Mahabhinishkramana，即大祭祀。

几千年前，有必要让一位圣人成为第四根族的世界导师；因为人类应该能够提供自己的佛的时候已经到来。在我们进化链的第四链中的第四圈的中期之前，也就是我们所属的进化计划达到中心点之前，所需要的伟大官员，即摩奴和世界导师以及其他人类，是由其他链的更先进的人类提供给我们人类的，这些人类已经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或许比我们更古老；而我们自己，在得到这样的帮助后，以后也将有特权为其他更落后的进化计划提供帮助。

如此看来，所有生命的世人皆兄弟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人类的兄弟关系，不仅仅是这个世界链中的生命的兄弟关系，而是太阳

系中所有的进化链都相互影响，相互帮助。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不同的太阳系以这种方式互相帮助，但我应该通过类比想象，几乎可以肯定，也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我自己看到过来自其他系统的来访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注意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旅行，而且肯定是为了某些好的目的而来到我们的系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当然，这不关我的事。

在我们提到的遥远的过去，人类应该开始提供自己的教师；但我们被告知，没有人完全达到承担如此巨大责任所需的水平。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第一批硕果是两位兄弟，他们在奥义学的发展上不相上下；一位是我们现在称之为乔达摩佛的人，另一位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导师，弥勒菩萨。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些方面没有达到要求的资格；但是，出于对人类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立即表示愿意承担任何必要的额外努力，以达到要求的发展程度。我们从传统中了解到，他一生都在践行特殊的美德，每一世都显示出一些伟大的品质成就。

在所有佛教的圣书中都提到了佛的伟大牺牲；但他们没有理解牺牲的性质，因为许多人认为是佛在觉悟后从涅槃层下凡传法。诚然，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但这并不具有牺牲的性质；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但不是非常愉快的工作。他所做的伟大牺牲是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以使自己有资格成为人类中第一个帮助他的同胞的人，向他们传授智慧，也就是永恒的生命。

这项工作已经完成，而且做得很高尚。我们知道一些他在发誓成佛后作为菩萨的化身，尽管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一无所知。他以广博仙人（Vyasa）的身份出现；他以赫尔墨斯（Hermes）的身份来到古埃及，被称为是三重伟人，所有智慧之父；他是二十九个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中的第一个，是拜火教的导师；后来他以奥菲斯（Orpheus）的身份出现在希腊，并通过音乐和歌曲的方式教导人们。最后，他在印度北部出生，并在恒河流域上下游走了五、四十年，宣扬他的法，并吸引所有前世曾是他学生的人跟随着他。

有些东西我们还不能指望理解，由于那许多年的努力的巨大压力，佛可能没有时间完全完善工作中某些方面。在这样的水平上，不可能有任何失败或过失的性质，但也许过去的压力太大，甚至对他这样的层次的能力来说也过大了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有一些小事在当时他不能完美地处理，因此，他去世后的生命与从前的佛的做法不一样。正如我所说的，通常情况下，当一个菩萨在最后一次生命中成佛后，当他进入荣耀时，正如基督教经文中所说的那样，他带着他的谷穗（收获）进入荣耀，会将他在外部世界的工作完全交给他的继承人，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致力于他为人类的劳动。无论五智佛（Dhyani Buddhas）的多方面的活动是什么，它们都不会使他再次在地球上投生；但由于乔达摩佛的特殊情况，他与其他佛有两个不同，他做了两个补充性行

为。

补充行为

第一个是由世界之主，即伟大的国王，至道人，派遣他的三个学生中的一个(三个学生都是来自金星的火焰之主)，几乎在乔达摩成佛后立即化身到人间，在一个非常短暂的生命期间在印度游历，在那里建立一些宗教中心(mathas)。他在那个化身中的名字是商羯罗大师(Shankaracharya)不是写评论的那个人，而是他那一宗派的伟大创始人，他生活在两千多年前。

商羯罗大师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印度教哲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印度教，为其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收集了许多佛的教义。今天的印度教，虽然许多方面可能没有达到其崇高的理想，但比起佛到来之前的旧时代，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信仰，那时它已经退化成一个形式主义的系统。商羯罗大师对动物祭祀的取消也做了很大贡献；尽管印度仍有此类祭祀，但数量很少，而且规模很小。除了他在物质层面上的教导外，商羯罗大师还完成了在自然界更高境界中的奥义工作，这对后来的印度相当重要。

我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补充行为是由乔达摩佛自己承担的。他没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其他的和更高的工作中去，而是与他的世界保持足够的联系，以便在必要时他的继任者可以通过祈唤来联系他，这样在任何重大紧急情况下都可以得到他的建议和帮助。他还承诺每年在他去世的周年纪念日返回世界一次，并将祝福洒向世界。

佛有他自己的特殊类型的力量，当他给世界带来祝福时，他就会释放出这种力量，而这种祝福是一种独特的、非常奇妙的东西；因为根据他的权威和地位，佛可以进入我们完全无法到达的自然境界，因此他可以转化并把这些层面特有的力量引到我们的层面。如果没有佛的中介，这些力量在物质生活中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它们的振动是如此巨大，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它们会在我们所能达到的任何境界中无意识地穿过我们，而我们甚至永远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事实是，祝福的力量散布在世界各地；它立即为自己找到可以倾泻的渠道(就像水立即找到一个开放的管道)，从而强化所有的好工作，并为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带来和平。

卫赛节

为这一美妙的祝福倾注所选择的场合是印度卫赛月的满月日（在锡兰称为卫塞克，通常与英国的5月相对应），这是他最后的尘世生活中所有重大事件的纪念日：出生、成佛和离世。

与他在这个节日访问人世相关的，除了其巨大的奥义意义外，还在物质世界举行的一个外在的仪式中，佛会在—群普通朝圣者面前展示自己。我不确定他是否向朝圣者展示自己；但当他出现时，他们都跪下了，但这可能只是朝圣者在模仿圣人们和他们的学生的跪拜，而他们确实看到了乔达摩佛。似乎至少有一些朝圣者亲眼看到了他，因为这个仪式的存在在中亚的佛教徒中广为人知，它被说成是佛祖的影子或反射的出现，这种传统的描述通常是相当准确的。就我们所见，凡是在附近的人都出席仪式，没人限制观众的数量；尽管人们确实听说了一些朝圣者的故事，他们游荡了多年也没能找到那个地方。

除了世界之主和他的三个弟子，圣白会的所有成员通常都会参加这个仪式；我们认真的证道学成员没有理由不通过星光体出席这个仪式。那些被告知这个秘密的人通常会努力安排，以便在满月前一小时左右让他们的肉体进入睡眠状态，并在满月后一小时内不被打扰。

山谷

所选择的地方是一个小高原，周围是低矮的山丘，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北侧，离尼泊尔的边境不远，可能在拉萨市以西400英里左右。这个小平原（见图11）大致呈长圆形，其长度可能为一英里半，宽度则更小。地面从南到北略微向下倾斜，大部分是光秃秃或撒着石头，尽管有些地方覆盖着粗大的毛草和粗糙的灌木丛。一条溪流从高原西侧流下，穿过西北角，并在北侧的中间位置穿过一条被松树覆盖的峡谷，最终到达几英里远的一个可以看得到湖泊。周围的土地似乎很荒凉，没有人居住，除了平原东边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破败的佛塔和旁边的两三间小屋外，看不到任何建筑。在平原南半部的中心，有一块巨大的灰白色石头，内有一些闪闪发光的物质的矿脉。这是一个类似祭坛的石头，可能长12英尺，宽6英尺，离地高3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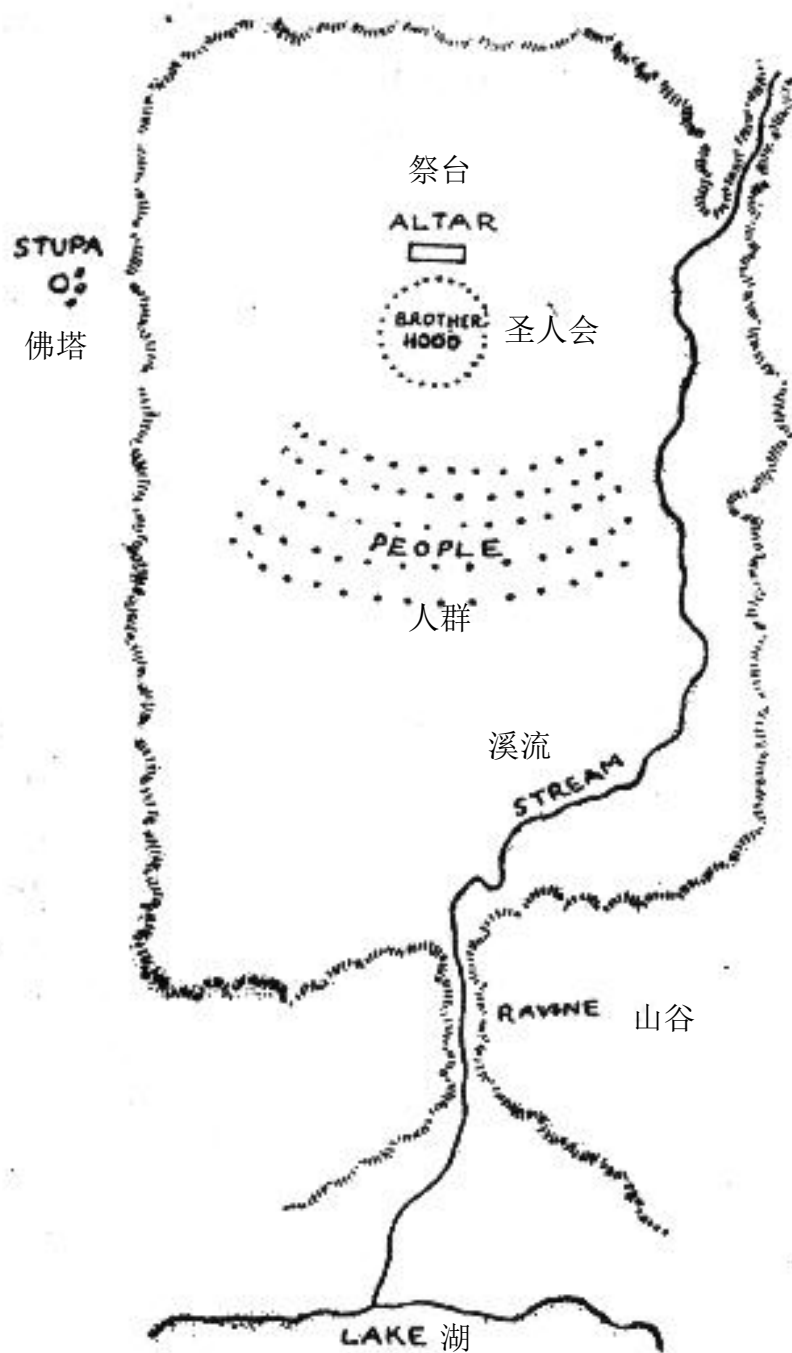


图 11

在特定时间之前的一些日子里，沿着溪流的两岸和邻近山丘的一侧，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形怪异、原始的帐篷群（其中大部分是黑色的）；这个原本荒凉的地方被相当多的营火照亮。大量的人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北方。在满月的前一天，所有这些朝圣者都要进行一次特别的仪式性沐浴，并清洗所有的衣服，为仪式做准备。

在满月前的几个小时，这些人聚集在平原的下坡或北部，安静而有序地坐在地上，总是特意在大祭坛石前留出相当大的空间。一般来说，一些喇嘛会在场，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个机会向人们布道。在月圆的前一个小时，星光界的客人开始到来，其中包括圣人会的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会化现，被朝圣者看到，朝圣者以鞠躬和跪拜的方式迎接他们。我们的真师和一些比他们更伟大的人常常在这个场合屈尊与他们的学生和其他在场的人友好地交谈。与此同时，那些被委派了准备工作的人装点祭坛石，用最美丽的鲜花覆盖它，并在它的每个角落放置美好神圣的莲花花环。在中央放置一个装饰华丽的金碗，里面装满了水。在金碗前面的花丛中留出一个空间。

仪式

在满月前半小时，大法王发出信号，圣人会成员在大石坛北面平原中央的空地上聚集在一起，并排列成一个三重大圆圈，面向内，最外圈由圣人会的年轻成员组成，而更重要官员们则占据最内圈的某些位置。

然后用巴利语诵读佛经中的一些经文，当声音归于寂静时，弥勒菩萨在圆圈中心化现，手中握着力量权杖。这个奇妙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是行星逻各斯所倾注的力量的物理中心或支点，并且在数百万年前，当他第一次让人类的生命波在我们的地球链中运动时，就被他磁化了。我们被告知，它是逻各斯注意力集中的物理标志，随着注意力的转移，它被从一个星球带到另一个星球，它所在的地方暂时是进化的中心舞台，当它离开这个星球到下一个星球时，我们的地球将进入到非活动状态。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也被带到了非物质的星球上，我们也不了解它被使用的确切方式，不了解它在世界运作中的作用。它通常被世界之主保存在香巴拉。据我们所知，卫塞节是它离开世界之主的唯一场合。它是一种由已不存在的山铜做的圆棒，可能有两英尺长，直径约两英寸，两端有一个巨大的球型钻石，上面伸出一个圆锥体。它有一个奇怪的总是被火包围的外观，有一个辉煌而透明的火焰光环。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仪式中，除了弥勒菩萨之外，没有人触及它。



图 12

当他的化身出现在圣人圈的中心时，所有的圣人和入道者都向他深深鞠躬，并念诵另一首经文。在这之后，仍然念诵经文，内圈分成八个部分，在外圈内部形成一个十字架，弥勒菩萨仍然留在中心位置。在这个庄严仪式的下一个动作中，十字架变成一个三角形，弥勒菩萨向前移动，站在其顶点，因此靠近祭坛石。在祭坛上，在金碗前面的空地上，弥勒菩萨恭敬地放下权杖，而在他身后的圆圈变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内弯图形，以便所有人都面对着祭坛。在接下来的变化中，弯曲的图形变成了一个倒三角形，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证道会的标志，尽管没有环绕这个标志的蛇。这个图形反过来又变成了五角星，弥勒菩萨仍然在最靠近祭坛石的南边，而其他大官或法王则在线条相交的五个点上。在此附上这些符号图形的图示，因为其中一些不容易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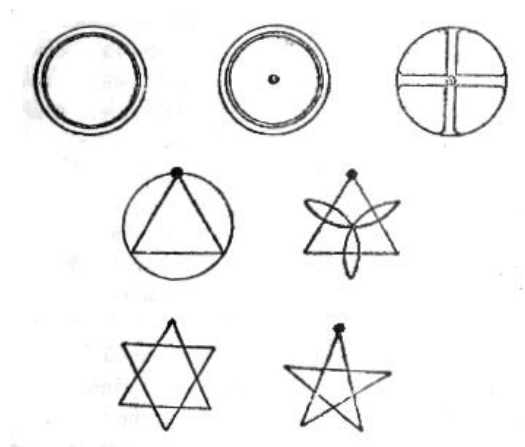


图 13

当达到第七个也是最后一道仪式时，诵经声停止了，经过片刻的庄严寂静后，弥勒菩萨再次将权杖握在手中，举过头顶，用巴利语说出了几句铿锵有力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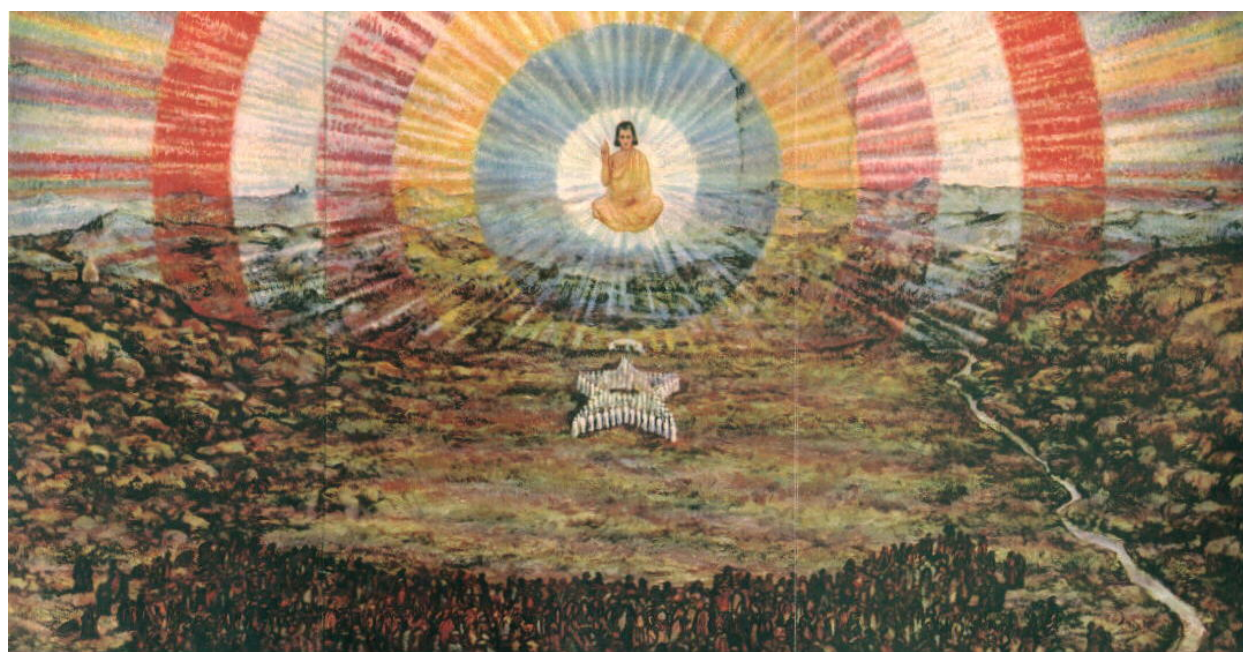
"一切都准备好了；世尊，来吧！"

然后，当他再次放下有火焰的权杖时，正好是满月时分。佛以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空中，漂浮在南部的山丘之上。圣人会的成员双手合十鞠躬，他们身后的众人匍匐在地，不再起身，而其他则唱着佛在世时亲自教给小学童查塔的三句偈：

佛，释迦族的圣人，是人类中最好的老师。他已经完成了该做的事，并已渡到彼岸（涅槃）。他充满了力量和能量；他，有福之人，我以他为向导。

法是非物质的；它能使人摆脱激情、欲望和悲伤；它没有任何污点；它是甜蜜的、朴素的和合乎逻辑的；我以法为指南。

凡是给八种尊贵的人的，他们两两组成四级，他们知道真理，确实带来巨大的功德；这个尊贵的人的圣人会，我把它作为我的指导。



卫赛山谷

最高的祝福

然后人们站起来，凝视着佛，与此同时圣人会则为人们的利益诵读《吉祥经》的高尚话语。瑞斯-戴维兹教授将其翻译如下（当认为有必要改进时，则从其他来源引入了某些轻微的修改）。

诸天与世人，思维吉祥事，渴望诸吉祥，何谓最吉祥
勿近诸愚者，亲近诸智者，尊敬有德者，此谓最吉祥
居于适当所，积曾作福德，自有正誓愿，此谓最吉祥
多闻与工巧，善持诸禁戒，言谈诸善语，此谓最吉祥
孝养父母亲，善护妻与子，正命无混浊，此谓最吉祥
布施与修持，善待诸眷属，诸行为无咎，此谓最吉祥
止避诸恶行，远离诸毒品，于法不放逸，此谓最吉祥
尊敬与谦逊，知足与感恩，依时闻正法，此谓最吉祥
忍辱与受教，皈依于圣者，依时论正法，此谓最吉祥
精修与梵行，证悟诸圣谛，修证般涅槃，此谓最吉祥
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杂染，宁静无恐惧，此谓最吉祥
如斯修诸行，常处不败所，随处得安稳，此谓最吉祥

浮在山丘之上的人物体型巨大，但完全再现了佛最后生活在地球上时的身体形态和特征。他盘腿而坐，双手合十，披着佛教僧侣的黄色袈裟，但右臂裸露。任何描述都无法让人了解这张脸，这是一张真正像上帝的脸，因为它将平静和力量、智慧和爱结合在一起，其表情包含了我们头脑中所能想象的所有神性。我们可以说，他的肤色是清澈的黄白色，五官轮廓清晰；额头宽阔而高贵；眼睛大而有神，呈深蓝色；鼻子略带钩状；嘴唇红润而坚挺；但这一切只是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外在的面具，只是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一点点表达。头发是黑色的，几乎是蓝色的，而且是波浪形的；奇怪的是，它既没有按照印度的习俗留长，也没有按照东方僧侣的方式剃光，而是齐肩长，在中间分开，从额头向后梳。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悉达多王子离开家去寻找真理时，他抓着自己的长发，用剑一挥就斩断了，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长度。

这个神奇的影象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围绕着他的绚丽灵光圈。光环呈同心圆状，就像所有高度发达的人的光环一样；其总观与《可见与不可见的人》图二十六中描绘的阿罗汉相同，但其颜色的排列是独一无二的。人物被笼

罩在光中，这种光既耀眼又透明。它如此明亮，以至于眼睛很难在上面停留，但透过光，面部和袍子的颜色却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外面是一圈光彩夺目的青色；然后依次是闪耀的金黄色、最丰富的深红色、纯银白色和壮丽的猩红色--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球体，尽管在天空下看时显示为带状。在所有这些球体之外，以直角射出的是所有这些混合色调的光线，并夹杂着绿色和紫色的闪光，可以参考插图。

在古老的佛教经典中，佛的光环是有这些颜色，并按这个顺序排列。1885年，当人们认为应该为锡兰的佛教徒设计一面特殊的旗帜时，我们的主席-创始人奥尔科特上校在与科伦坡的僧伽罗兄弟协商后，萌发了利用同样意义的颜色组合设计旗帜的想法。上校告诉我们（《旧日记》第三卷第352页），几年后他从西藏驻印度总督的大使那里得知，这些颜色与达赖喇嘛的旗帜是一样的。这种颜色的象征性似乎已被广泛接受；我自己也在远在仰光和加州萨克拉门托的佛教寺庙中看到过它。

由于一个非常不幸的错误，这些色带在本书第一版的附图中的顺序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现在已经被纠正了。当然，印刷的插图不可能有任何接近天空中看到的色彩的亮度和纯度；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建议，帮助读者的想象力。

在以前的书中，我们把人的光环中的猩红描述为只表达愤怒；在普通人低级的星光体中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更高的层次上，有一种更华丽、更光亮的猩红，是活的火焰的本质，意味着无畏的勇气和高度的决心。当然，在佛的光环中，它表示拥有最高程度的这些品质。我们可以猜想，这条亮丽的猩红色带子有些不同寻常的突出，可能是这些品质在自我发展的长期工作中的特殊展现，我在第298页提到了这一点。

弥勒菩萨在这一仪式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接替现在由乔达摩佛担任的职务。将他的光环与我们刚才描述的光环相比较，也许会有兴趣。想象它的最简单方法是看一下《可见与不可见的人》第26版中阿罗汉的光环图，然后根据以下的描述在想象中加以修改。它与这幅图大体相似，但除了大得多之外，颜色的排列也有些不同。

它的中心是耀眼的白光，就像阿罗汉一样；然后，把黄色从那部分拿掉，让玫瑰色的椭圆保持它现在的位置，但向内延伸到白色的边缘。在玫瑰色的椭圆外面添上一条黄色的光带，而不是蓝色的；在绿色的外面是一条蓝色的光带；蓝色外面是紫色，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但在紫色的外面又是一条最辉煌的淡玫瑰色的宽光带，紫色不易察觉地融化在其中。在外面是混合颜色的光，就像在书中一样。白光以同样的方式在光环中闪烁，但即使是它们也似乎微弱地染

上了无所不在的淡玫瑰色。整个光环给人的印象是充满了最精致而又发光的玫瑰色，就像《可见与不可见的人》中的第十一个插图一样。

有一点似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光环中，颜色的出现顺序与太阳光谱中的顺序完全相同，尽管省略了橙色和青蓝色。首先是玫瑰色（这是红色的一种），然后是黄色，依次进入绿色、蓝色和紫色。然后进入紫外线形式，融入到玫瑰色，然后光又从更高的八度开始，就像最低的星光体是在最高的物质体之上一样。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尽人意的描述，但这似乎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必须理解的是，它存在的维度比我们所能代表的要高得多。以上的描述就好比截取其中的三维的一部分。但我们要明智地记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截取另一个部分，这将产生一些不同的但却同样真实的结果，这绝非不可能。试图在物理层面上解释高等世界的现实是没有希望的。

当《吉祥经》诵完后，弥勒菩萨从祭坛石上取下金水碗，并将其举过头顶片刻，而后面的众人也都拿着装满水的容器，模仿他的举止。当他把碗放在祭坛石上时，又念起了另一段经文：

他是主，是知识完美的圣人，他拥有八种知识并完成了十五种圣行，他走完了成佛的美好旅程，他知道三界，是无与伦比的，是神和人的导师，是有福之人，是佛主。

念完后，当佛举起他的右手做祝福的姿势时，一种不可言喻的爱的微笑出现在佛的脸上，同时大量的花雨落在人们中间。圣人会成员再次鞠躬，人群再次跪下，这个身影慢慢地从天空中消失，而众人发出欢呼和赞美。圣人会成员按入会顺序来到弥勒菩萨前，每个人都喝了一口金碗里的水。其它众人也喝一口自己碗里的水，把剩余的水装在他们古朴的皮囊里带回家作为圣水，以驱除家中的所有邪恶影响，或者用来治病。然后，庞大的队伍在相互祝贺中散去，人们带着对他们所参加的美妙仪式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回到了远方的家中。

佛的前任

在圣约翰所见的圣象中可以看到对佛祖前任的有趣一瞥："上帝的宝座周围有二十四座位，我看见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座位上，身穿白衣，他们头上戴

着金冠"。

有幸看到这一幕的人，是从他自己的信仰的特殊角度来看的。请记住，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看到这幅画面。因此，圣约翰看到了他所期望看到的，犹太传统中的二十四位长老。这个数字，即二十四，标志着这个圣象首次出现的日期，或者说，标志着犹太人关于这个荣耀的想法形成的日期。如果我们现在能把自己提升到灵界，并能看到那不可言喻的荣耀，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五位，而不是二十四位长老，因为自从这个圣象在犹太人的高级思想界被定格后，又有一个佛也达到了这个地位。因为那些长老是在我们这个进化圈中教导过世界的大导师。每个世界有七位佛；因此，我们所经过的三个世界就有二十一佛。而乔达摩是当今世界的第四位佛。因此，在过去的世界里，出现过二十四位长老，但如果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他们将是二十五位。

基督教会对这个圣象的解释有些不同，他们认为这些长老是十二个使徒和十二个犹太先知。如果这二十四位是使徒和先知，那么圣约翰一定会在其中看到自己，这肯定会被提及。那些长老头上戴着金冠，稍后我们读到，他们在他面前抛下他们的冠冕，正如我们在光荣的三位一体赞美诗中所唱的那样。

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惊讶这怎么可能。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人可以不断地抛下这些冠冕，而且还会有冠冕可抛。我无法理解，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冠冕回到他们的头上，以便他们可以再次抛下它们。这种有点荒唐的想法在孩子身上也许是很自然的；但当人们理解了之后，这些想法就会消失了。如果我们看过佛的图像，我们一定注意到，从他的头顶上通常会有一个小丘或圆锥体。它看起来象一个金色的王冠，代表着从"顶轮"（sahasrara chakra）流出的灵性力量，这个中心位于人的头顶，在东方书籍中被诗意地称为千瓣莲花。（见《脉轮》，作者C.W. Leadbeater，由马德拉斯阿迪亚尔的证道学出版社发行）

在高度发展的人身上，这个轮穴中心涌现出辉煌和荣耀，为他做了一顶名副其实的皇冠；这段话的意思是，他所发展的一切，他所创造的一切辉煌的业力，他所产生的一切荣耀的灵性力量，他都永远地扔在逻各斯的脚下，用于他的工作。因此，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抛下他的金冠，因为随着他体内力量的涌现，金冠永远会重新形成。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其名字的意思是仁慈或慈悲，在乔达摩奠定了菩萨的职位后任职。从那时起，他为促进宗教做出了许多努力。弥勒菩萨就任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利用佛在世时在世界产生的巨大磁力，安排伟大的教师同时出现在地球的许多不同地区；因此，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世间不仅出现了佛陀本人，还有印度的商羯罗（Shri Shankaracharya）和摩诃毗罗（Shri Shankaracharya），还有波斯的密特拉（Mithra），中国的老子 and 孔子，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他曾两次下世，作为克里希纳（Krishna）出现在印度平原上，作为基督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山丘上。在作为克里希纳的化身中，最大的特点始终是爱；小克里希纳吸引了对他有最深、最强烈感情的人。同样，在他出生在巴勒斯坦时，爱是他教学的核心特征。他说："我赐给你们这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他要求他的使徒都能在他里面合一，就像他与天父合一样。他最亲近的使徒圣约翰最强烈地坚持同一理念："不爱的人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他最初教导的，现在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可悲的是，后来在无知的阐释者手中，它已经偏离了这个高度。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兄弟和邻里之爱的教导在这个世界上是新的。正如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论公民权》一书中所说：

我们现在称之为基督教的宗教在古人中就存在，从人类的开始到基督的肉身降临，都没有缺少过，从基督那个时期起，已经存在的真正的宗教开始被称为基督教。

《博伽梵歌》的读者也会记得其中充满了爱和虔诚的教导。弥勒菩萨也偶尔使用宗喀巴的身体，他是伟大的西藏宗教改革家。在好几个世纪中，他派出了一系列的学生，包括龙树（Nagarjuna），无着（Aryasanga），罗摩努阇（Ramanujacharya），Madhavacharya和许多其他人，他们建立了新的教派或对宗教的奥秘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他的一个学生被派建立伊斯兰教。

我上面提到的派遣教师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人类，而是包括对地球上所有生灵的教育，其中包括天使的进化。因此，他是目前所有信仰的首领，也是许多其他在时间长河中消失的信仰的首领，当然，他只对这些信仰的原始形式负责，而不是对人类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自然并不可避免地对所有信仰的腐化负责。他改变了宗教的类型，以适应世界历史时期，以及被授予的人；但尽管形式可能随着进化而变化，但道德观是永远不变的。

他会在根族的发展过程中多次来到地球，建立许多这样的宗教，每次都会吸引那些根族中准备好了可以追随他的人，从他们中选择一些能与自己建立更密切关系的人，一些最内在意义上的学生。然后在这个根族的末期，当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黄金时期，一个新的根族开始主宰世界，他将安排所有在以前的化身中跟随他的特殊学生，在他在世界中最后一次投生的时候一起出生。

在最后一次生命中，他将成佛，得圆满正觉。那时，他的这些学生，在不认识或不记得他的情况下，都会被强烈地吸引到他身边。并在他的影响下，大量的人将入道，许多人将进到更高的阶位，因为在前世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起初认为，佛教书籍中关于乔达摩成为佛时，有大量的人立即证得阿罗汉果位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说法有其真实性。有可能这些数字被夸大了，但许多学生在佛强大的磁力和力量的推动下，突然达到了这些更高的阶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

初次传法节

除了伟大的卫塞节，每年还有一个圣人会的成员正式聚会的机会。这个会议通常在弥勒菩萨的私人住宅举行，也是在喜马拉雅山中，但在南坡而不是北坡。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层面的朝圣者不会出席，但所有知道庆祝活动的星光界访客都欢迎参加。它是在阿萨拉月（梵语Asâdha）的满月日举行的，通常相当于英语中的七月。

这是佛首次宣布伟大发现的周年纪念日：佛向他的五个弟子宣讲的经文，通常被称为《转法轮经》，瑞斯-戴维兹将其诗意地翻译为“正义之国的皇家战车车轮的启动”。在佛教书籍中，它通常被更简要地描述为“转法轮经”。它首次解释了四圣谛和八正道，阐述了佛陀伟大的中道：即在人世间完美的正道生活，它处于极端的禁欲主义和浑浑噩噩的世俗生活之间。

弥勒菩萨出于对他的伟大前辈的爱，规定每当第一次布道的周年纪念日时，在聚集的圣人会面前再次诵读同样的经文；而且他通常会在布道中加入自己的简单讲话，对其进行阐释和应用。诵经在满月时开始，读经和讲话通常在半小时内结束。弥勒菩萨一般在他家前面可爱的花园中的高台边缘的大理石座椅上就座。最高位的官员们紧紧围绕着他而坐，而其余的圣人会成员则聚集在几英尺下方的花园里。在这个场合，和其他场合一样，经常有机会进行愉快

的交谈，真师们向他们的学生和那些渴望成为他们的学生的人送去亲切的问候和祝福。

我对这个仪式和通常在仪式中所说的话做一些说明可能是有用的，当然，完全不可能再现弥勒菩萨在这种场合的神奇、美丽和雄辩的言论。下面的叙述并不是试图报告某个讲话；它只是由记忆中非常不完美的片段组合而成，其中一些文字已经出现在其他地方；但它将给那些以前没有听说过它的人提供一些大致概念。

那篇伟大的布道是非常简单的，它的要点被反复强调。在那个时代，没有速记，可以记录下来让以后的人阅读；佛的门徒必须通过话语给他们的印象来记住他的话。因此，他说得简单，并且一再重复，以便人们可以确定这些话。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发现，它是为这一特殊目的而构建的，目的是为了它可能很容易被记住。它的要点是分类排列的，所以当要点被听到之后，都会让人想起下一个要点，就像一种记忆法一样。对佛教徒来说，这些单独的、容易记住的词都暗示了整个相关的想法，所以这篇布道，虽然简短，但却包含了一个阐释和一个生活的法则。

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布道的内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然而弥勒菩萨以他奇妙的口才和讲道的方式，使它每年都有新的内容，每个人都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的。在那个场合，就像在最初的布道中一样，五旬节的奇迹重演了。弥勒菩萨用最初布道时用的铿锵有力的巴利语说话，但在场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听到，正如“使徒传”中所说的那样。

四圣谛

这篇布道以“中道”是最安全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真正的道路开始。一方面，陷入贪图享乐和纵欲的世俗生活是粗俗和低级的，会把人引向歧途。另一方面，极端的禁欲主义也是邪恶和无用的。也许有少数人喜欢高尚的苦行和孤独的生活，他们可能有能力正确地过这种生活，尽管如此，也不能过度；但对所有普通人来说，在世俗中过良好生活的中庸之道在各方面都是最好和最安全的。过这种生活的第一步是了解其条件；佛在“四圣谛”中为我们陈述了这些条件：

1. 苦：悲伤或痛苦

2. 集：苦的原因
3. 灭：止苦（或从苦中解脱）
4. 道：从苦中解脱的方法

1. 第一条真理是一个断言，所有显现的生命都是苦的，除非人知道如何去生活。在评论这一点时，弥勒菩萨说，在两种意义上，显现的生命是悲哀的。其中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种完全是一个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对作为人类精神实质的单一体来说，所有显现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悲哀，因为它是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在我们的物质大脑中丝毫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对更高层次的生命的辉煌自由没有概念。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人们总是说，基督降生到人间（物质中）是一种牺牲。这无疑是一种牺牲，因为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巨大限制，因为它关闭了所有属于他自己层面上的辉煌力量。人的单一体也是如此；他把自己与低级物质联系起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漂浮于物质之上直到进化到人类，他放下自己的一小部分（就像一个指尖），从而形成一个“自我”，或“个体灵魂”，他无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尽管我们可能只是单一体的一小部分 -- 事实上，是片段的片段 -- 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宏伟现实的一部分。仅作为一个片段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从此是更高层次的一部分，我们最终可以上升到更高层次，并与之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进化的终点和目标。即使我们达到了这一点，也要记住，这不是为了我们进步的喜悦，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帮助这个计划。所有这些牺牲和限制都可以说会导致痛苦；但只要“自我”完全理解，就会欣然接受。“自我”没有单一体的完美性，所以他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学习。在下降到物质过程中的每一步，相当巨大的限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显现有与其不可分割的痛苦。我们必须接受这种限制，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作为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在另一种意义上，生活常常是悲哀，但却是一种可以完全避免的悲哀。在世界上过着普通生活的人经常发现自己处于各种麻烦之中。如果说他总是处于悲伤之中，那是不对的，但他经常处于焦虑之中，而且他总是有可能在任何时候陷入巨大的悲伤或焦虑。其原因是他充满了各种低级的欲望，这些欲望不一定是邪恶的，而是对低级事物的欲望；他被这些欲望束缚和限制了。他一直在努力获得他所没有的东西，他对是否能获得它充满了焦虑；当他获得了它，他又焦虑地害怕失去它。这不仅适用于金钱，也适用于地位和权力，适用于名声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所有这些渴求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造成不断的麻烦。这不仅指的是人因为拥有或不能拥有所求之物而起的焦虑，还包括在为同一目标而奋斗的其他人的心中引起的所有羡慕、嫉妒和恶感。

还有一些欲望的目标，似乎比这些更高级，但却不是最高的。例如，有多少时候，一个年轻人渴望从一个不能给他爱的人那里得到爱。从这样的欲望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悲伤、嫉妒和许多其他不良情绪。你会说这样的愿望是自然的；毫无疑问，它是自然的，得到回报的爱是幸福的重要来源。然而，如果一个人不能被爱，应该有力量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让未满足的欲望引起悲伤。当我们说一件事是自然的，我们指的是对普通人的期望。但是奥义主义的学生必须努力提高到这个水平之上，否则我们怎么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呢？我们的目标不是所谓的自然的水平（也就是一般水平），而是超自然的水平。

一个有灵视的人很容易就会认同佛这个伟大教导中的真理，即从整体上看，生命是悲哀的；因为如果他观察他所遇到的人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就会发现它们充满了大量的小漩涡，都在激烈地旋转着，代表着各种奇怪的小想法、小焦虑、关于这个或那个的小麻烦。所有这些都会造成干扰和痛苦，而进步最需要的是宁静。获得宁静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摆脱它们，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崇高真理，即苦的原因。

2. 我们已经看到，苦的原因始终是欲望。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如果他不为地位、权力或财富而奋斗，那么，无论财富或地位是来是去，他都同样平静。他保持不为所动和宁静，因为他不在意。作为人，他当然会希望得到这个或那个，但总是温和地、轻淡地，这样他就不会让自己受到干扰了。例如，我们知道，当人们所爱的人去世时，往往会悲伤得一塌糊涂。但如果他们的感情处在更高的层次，如果他们爱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朋友的身体，就不会有分离的感觉，因此也不会有悲伤。如果他们充满了对身体层面上与朋友接触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马上就会导致悲伤。但如果他们放下这种欲望，生活在更高层次的生命共融中，悲伤就会消失。

有时，当人们发现自己变老时，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载体不再像以前那么强健时，他们会感到悲伤。他们渴望拥有他们曾经拥有的力量和能力。对他们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压制这种欲望，认识到他们的身体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如果身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同样的事情，那应该温和而平静地做它能做的事情，但不要为这种变化担心。不久他们将会拥有新的身体；确保将来有一个好的身体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利用旧的身体，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宁静、平和和不受干扰。做到这点的唯一方法是忘记自我，让所有自私的欲望停止，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将思想转向帮助他人。

3. 灭苦。我们已经看到，苦是如何停止的，平静是如何达到的；它是通过始终保持思想专注于最高事物。我们仍然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被

诗意地描述为忧伤的星辰 -- 对许多人来说确实如此，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尽管它不必如此；但如果我们不因欲望而执着，我们可以很快乐地生活在世间。我们生活在凡世，但我们决不能属于凡世 -- 至少不能让它引起忧虑、麻烦和烦恼。毫无疑问，我们的责任是在别人痛苦、烦恼和忧虑时帮助他们；但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自己没有烦恼；我们必须让那些可能引起烦恼的挫折与我们擦肩而过，让自己平静和满足。如果我们用哲学理念来看待这种低级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苦几乎完全停止。

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态度是无法实现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佛就不会为我们说法。我们都可以达到这种心态，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只有当我们达到这种心态时，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同胞。

八正道

4. 从苦中解脱之路。这是在"八正道"中说给我们的，是佛给我们的另一套真理。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教义，因为它可以在所有层面上受用。世界上的人，哪怕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通过理解其在最低层面的道理而走上和平吉祥之路。高士大德亦可以从他们的层次诠释并受益。

第一支正道是正见。有些人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说这是要求他们盲信，其实根本不是如此；它是要求对生活中的主导因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它要求我们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神圣的计划有一点理解，如果我们还不能自己看到，我们应该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某些普世通用的事实总是以某种形式摆在人们面前。甚至野蛮部落的医生也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各种宗教导师和各种经文也一直对人类进行解释。诚然，经文和宗教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需要被一个人接受，他才能够对生命有足够的理解并快乐地生活。

这些事实之一是永恒的因果法则。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错觉中，认为他可以做任何他喜欢的事情，而且他的行为的影响永远不会反作用于他自己，那么他肯定会发现，其中一些行为最终会使他陷入不快乐和痛苦。同样，如果他不明白他的生活目标是进步，不明白上帝对他的旨意是让他成长为比现在更好、更高尚的人，那么他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快乐和痛苦，因为他可能只为生活的低级趣味而活，而生活的低级趣味永远无法最终满足内心。因此，他至少必须了

解这些伟大的自然法则，如果他还不能亲自了解这些法则，那么相信这些法则对他来说是好事。更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在第二次入道仪式之前，我们必须去除所有的怀疑。

当佛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盲目地接受某种形式的信仰时，他回答说："不，但是你必须自己知道三件大事：只有在圣洁和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人类才能最终达到完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经历了许多生命，逐渐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有一个永恒的正义法则，万事万物都遵循它。"在这个阶段，人必须抛弃所有的怀疑，必须彻底地、在心底里相信这些事情；但对于凡世中的人来说，他至少应该相信一点，因为除非他有这个作为生活的指导，否则他就不能更进一步。

八正道的第二支是正思维。正确的思想意味着两件不同的事情。第一个是要求我们应该思考正确的事情，而不是错误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脑海背景中总是有高尚和美好的想法，虽然脑子里充满了普通的日常事务的想法。这里不要有任何误解：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彻底和认真地去，而且要集中精力去思考，这对完美的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大多数人，即使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或在工作暂停时，他们的思想仍然运行在不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事情上。那些献身于真师的人总是试图把真师的思想放在脑海背景中，所以当世俗行动有片刻的停止时，对真师的思想就会立即出现并占据头脑。学生会立即想到："我怎样做才能使我的生活象真师的一样？我怎样才能改善自己，使我能向周围的人展示主的美？我怎么做才能继续他帮助他人的工作？"我们所有人能做的事情之一是发出帮助和同情的思想。

还要记住，正确的思想必须是明确的，而不是分散的；思想在某一事物上停留片刻，然后立即飞向其他事物是无用的，对我们学习管理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帮助。正确的思想决不能有丝毫的邪恶之处；必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有许多人不会故意去想任何不纯洁或可怕的事情，但他们会有那些处于边缘的想法，虽不是绝对的邪恶，但又不能确定。在正确的思想中，绝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任何看似可疑或不友善的东西，都必须被拒之门外。我们必须非常确定，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彻底的善良和好的。

正思维还有另一个含义，那就是正确的思想 -- 我们应该只思考真实的东西。我们常常因为偏见或无知而对人产生不真实和错误的想法。我们有一个想法，认为某个人是个坏人，因此，他所做的一切一定是邪恶的。我们把往往毫无根据的动机归于他，这样做是对他的不真实的思考，因此我们的思考不是正确的思考。所有尚未成为圣人的人身上都有一些邪恶的东西，也有一些善良的东西；但最不幸的是，我们的习惯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邪恶上，而把善良

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根本没有去寻找它。因此，我们对这些人的思考不是正确的思考，不仅因为它不仁慈，而且因为它不真实。我们只看到了这个人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此外，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人的邪恶而不是善良上，我们加强并鼓励了这种邪恶；但通过正确的思想，我们可以给这个人本性中善良的一面以同样的鼓励。

下一支正道是正语。在这里我们又有了同样的两个分法。首先，我们应该总是说好的事情。谈论别人的恶行不是我们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他人的故事并不真实，因此，如果我们重复这些故事，我们的话也是不真实的，对自己和我们所谈论的人都是一种伤害。即使故事是真实的，重复它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反复说他做错了，对他没有好处；我们能做的最仁慈的事就是什么都不说。如果做错事的是丈夫、儿子、兄弟，我们会本能地这样做；我们当然觉得把我们所爱的人的错误行为传播给许多人是错误的，否则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天下一家的情谊是真实的，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我们没有权利传播关于任何人的邪恶，我们谈论别人时应该像希望别人谈论自己一样。而且，我们必须再次记住，许多人的言论不真实，因为他们允许自己陷入夸张和不准确。他们把小事说成大事；这肯定不是正确的言论。

同样地，说话必须是亲切的；而且必须是直接和有利的，而不是愚蠢的。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着这样的错觉，即他们必须进行交谈；认为不一直喋喋不休是很奇怪或不礼貌的。这种想法似乎是，当一个人遇到一个朋友时，必须一直说话，否则朋友会受到伤害。请记住，当基督在世时，他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声明：一个人说的每一句闲话，他都要在以后的日子里为此付出代价。闲话往往是恶作剧的话；但除此之外，即使是无辜的闲话也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必须说话，至少我们可以说一些有用和有益的东西。有些人为了显得聪明，不断地半开玩笑或冷嘲热讽地说话。他们必须总是为别人说过的东西盖棺定论。他们必须总是以可笑或有趣的方式谈论一切。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闲言碎语的范畴，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在正确言论的问题上保持高度谨慎。

注：关于第324页提到的正确言论，建议学生阅读《传道书》第二十九章，6-17。

下一支正道是正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三个步骤必然是一个接一个的。如果我们总是想好事，我们肯定不会说坏事，因为我们说的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行动也会是好的。行动必须是迅速的，但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都认识一些人，当任何紧急情况出现时，他们似乎变得无能为力；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他们妨碍了那些大脑运作良好的人。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思考就投入一些轻率的行动。要学

会快速思考，迅速行动，但要始终考虑周到。最重要的是，让行动始终是无私的；让它丝毫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一种必须获得的能力。我们这些努力为真师而活的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机会可以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必须只考虑什么是对工作最好的，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别人，我们必须完全抛开任何个人考虑。我们不要想自己在工作应该承担什么角色，但我们必须努力把分配给我们的角色做到最好。

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像过去的和尚或隐士那样独自生活。我们生活在他入之中，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然会影响到许多人。我们应该始终牢记，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仅仅是品质，而是力量，是赋予我们使用的力量，我们对使用这些力量负有直接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服务的，如果用于别处，就是没有履行我们的职责。

我们现在来到第五步--正业。这是一个可能会触动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正确的谋生手段是指不会对任何生命造成伤害的手段。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将排除屠夫或渔夫等行业；但正业的意义比这更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通过伤害任何生命来获得我们的生计，因此我们马上看到，卖酒不是一种正确的谋生手段。卖酒的人不一定会杀人，但他无疑是在害人，他是靠对人的伤害而生活。

而且正业的意义延伸得更远。以一个商人为例，他在交易过程中是不诚实的。这不是一种正确的谋生手段，因为他的交易是不公平的，他在骗人。如果一个商人公平地交易，以批发方式购买他的物品，并以合理的利润零售，这就是一种正确的谋生手段；但一旦他开始误导人们，把差的商品说成好的卖，他就是在欺骗。如果以错误的方式从事一个正确的谋生手段，那它就是一个错误的谋生手段。我们必须以诚实的态度与人打交道，正如我们希望他们与我们打交道一样。如果一个人是某类商品的商人，他对这些商品有特别的了解。顾客信任商人，因为他自己没有这种特殊知识。当你信任医生或律师时，你希望得到公平对待。顾客与商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后者应该像律师或医生对他的客户或病人一样，对他的顾客诚实。当一个人以这种方式信任你时，他让你以你的名誉为他尽力。你有权利在你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合理的利润，但你也必须看重你的责任。

第六步是正精进或正确的奋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不能满足于消极地做好事。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没有邪恶，而是积极地行善。当佛对他的教义用一句简短的偈表达时时，他先说："诸恶莫作"，但下一句是："众善奉行"。被动地做好事是不够的。有这么多善意的人，却什么也没做到。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力量，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当我们面前有

一天的工作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此保留我们的力量，因此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前，我们不会去做其他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会使我们筋疲力尽，以至于这一天的工作无法正常完成。同样，我们有一定量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我们只能在这个水平上完成一定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如何使用这种力量。也有其他的力量。每个人在他的朋友和关系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意味着力量，而我们有责任好好利用这种力量。我们周围都是孩子、亲戚、文员、工人、仆人，对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是通过榜样的形式；我们的行为和言论必须谨慎，因为别人会模仿我们。

正确的努力意味着把我们的工作放在有用的方向上，而不是浪费它。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是眼前的，比其他事情更紧迫。我们必须观察四周，看看我们的努力在哪里最有用。所有的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是不对的；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我们之间分工，这样就可以完美地完成工作，而不是一边倒。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和常识。

正念，正确的记忆或正确的回忆是第七步，它包含了很多意思。佛所说的正确记忆常常被他的追随者认为是指对过去化身的记忆，而他本人也拥有最完整的记忆。在一个本生经故事中，有一个人说了他的坏话。他转身对他的弟子说："我在前世侮辱了这个人的，所以他现在说我的坏话；我没有权利反感。"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记得以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比现在更好地安排我们现在的生活。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记住我们的过去世；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关于正确记忆的教导不适用于我们。

首先，它意味着自我反省。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谁，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为真师做什么。然后，正确的记忆意味着对我们要记住的东西进行合理的选择。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有愉快的事情，也有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明智的人将注意记住好的事情，但他会让邪恶的事情消失。假设有人来了，对我们说话很粗鲁；一个愚蠢的人会花几周、几个月和几年记住这件事，并会继续说某某人对他说话不友善。这事会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很明显，一点好处都没有；这只会让他恼火，让他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邪恶的想法。这当然不是正确的记忆。我们应该立即忘记并原谅对我们做的坏事；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人们对我们的恩惠，因为它们会让我们的头脑充满爱和感激。同样，我们都犯了很多错误；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错误，以免重蹈覆辙；但是反过来，对这些错误耿耿于怀，让我们的头脑中总是充满遗憾和悲伤，就不是正确的记忆了。

上述关于正确记忆的教导在S.E.G.的一些诗句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如下：

让我们忘记那些烦恼和考验
那些让我们的灵魂忧心忡忡的事
还有渴望已久但仍被拒绝的希望
让我们忘记吧。

让我们忘记那些让我们痛苦的小事
那些更大的错误，有时还让我们感到不安
一些高尚的人对我们不屑一顾的傲慢
让我们忘记吧。

让我们忘记我们兄弟的过失和失败
对诱惑的屈服引起的烦恼
纵然悲痛难当，他也不能忘记。

但众多的祝福，过去得的恩
善意的话语和帮助，数不胜数
过错已尽，正直不移
让我们长久铭记。

爱的牺牲，慷慨的奉献
朋友稀少时温暖有力的手
圣洁生活的每个生命的芬芳
让我们长久铭记。

凡是好的、真的、美的
凡是压邪的正
凡因神或人的爱使之珍贵的东西
让我们长久铭记。

最后一步被称为正定，正确的冥想或正确的思想集中。这不仅是指我们作为修行的一部分而进行的冥想，而且还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行善和成为有用和有帮助的目标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总是在冥想，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必须做日常的工作；然而我不确定这种断然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能总是把我们的意识从物质层面引向更高的层次；但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可能一直过着冥想的生活，即更高的东西总是如此强烈地存在于我们思想的背景中，正如我在谈到正思维时所说的，当思想没有被占用时，它们可能立即占据主要地位。这样，我们的生活将真正成为对最高和最崇高的目标进行永久冥想的生活，时不时被在日常生活中把

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必要性所打断。

这种思维习惯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要大得多。同类相吸；有着同样思想路线的两个人很快就会被吸引到一起，会感觉到彼此的吸引力；因此，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那些习惯于持有较高思想的人的核心会被聚集在一起，并逐渐发展，也许会成为证道学会分支；无论如何，他们会吸引在一起，他们的思想会相互影响，以这种方式，每个人都会大大帮助其余人的进步。同样，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被无形的生灵、天使、自然精灵和死去的人所包围。正定的状态将吸引所有这些不同等级的生命的精华，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将被善良和神圣的影响所包围。

这就是佛在第一次布道时的教诲；正是在这一教诲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正义王国，他在许多世纪前的阿萨拉(Asala)节上初转了法轮。

当在遥远的未来，当另一尊佛将降临的时候，现在的弥勒菩萨将最后一次降世成佛。他将以任何他认为最适合时代要求的形式向世界宣扬圣法，然后库图米真师将接受弥勒菩萨现在的崇高位置，他已将自己转移到第二道光，承担起成为第六根族的菩萨的责任。

第十五章

三位（三角形）的力量

世界之主

我们的世界由一位灵性国王管理，他是很久以前从金星来的火焰之主。他被印度人称为萨纳特-库马拉（火炎天主，**Sanat Kumara**），最后一个词是一个称号，意思是王子或统治者。给他的其他名字是至道者、独一无二者、十六个夏天的永恒青年；我们经常称他是世界之主。他是最高统治者；在他的手中和他的灵光圈中，存在着整个星球。就这个世界而言，他代表着逻各斯，并指导着整个世界的进化。不仅仅是人类的进化，还有天使、自然精灵和所有其他与地球有关的生灵的进化。当然，他与被称为地球之灵的伟大实体完全不同，后者将我们的世界作为他的物质体。

在他的脑海中，在我们一无所知的高度，他掌握着整个进化计划；他是驱动整个世界机器的力量，是神的意志在这个星球上的体现。力量、勇气、决心、毅力和所有类似的特征，当它们在人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时，都是来自他的反映。他的意识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以至于它包含了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他的手中有周期性的破坏力量，因为他操纵着更高形式的宇宙原动力，可以直接处理我们地球链之外的宇宙力量。他的工作可能通常与人类整体有关，而不是与个人有关，但当他确实影响某一个人时，他的影响是通过这个人的“神我”（**Atma**）而不是通过“自我”（**Ego**）而发挥作用的。

在一个有志之士在道路上前进的某一时刻，他被正式介绍给世界之主。那些曾与他见过面的人说他的外表是一个英俊的青年，威严，仁慈得无法形容，但却有一种全知全能、不可捉摸的威严，散发出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以致有些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并在敬畏中蒙上了脸。例如，我们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就是这样做的。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此后也不会怀疑，无论地球上的罪恶和悲伤多么可怕，所有的事情都在以某种方式为所有人的

最终利益而进行，人类正被稳步地引导到其最终目标。

我们被告知，在每个世界周期，都有三个连续的世界之主，而现在的任职者已经是第三个了。他和他的三个弟子居住在戈壁沙漠中的一个叫做香巴拉的绿洲上，经常被称为圣岛，为的是纪念以前它曾是中亚海中的一个岛屿。这四位最伟大的圣人通常被称为"火雾之子"，因为他们属于与我们不同的进化。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外观上是人类，但在结构上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与其说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体，不如说是为了方便而穿的衣服，因为他们的身体是人造的，所构成的粒子不会像人类的身体那样变化。它们不需要营养，并且在数千年中保持不变。

他的三位弟子处于佛的阶位，被称为缘觉佛或辟支佛，协助世界之主的工作。当人类占据水星时，他们自己注定要成为我们的三位世界之主。

每隔七年，世界之主在香巴拉举行一次与卫塞节活动有点类似的伟大仪式，但规模更大，类型也不同，届时所有的圣人，甚至一些低于这个等级的入道者都被邀请，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伟大的领袖。在其他时候，他只与官方阶制的负责人打交道，除非由于特殊原因，他会召唤其他人到他面前。

《秘密教义》中描述了我们这位灵性之王的崇高地位。该书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认识到的通往完美的伟大阶梯将保持其相对位置不变，尽管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在向上发展，因此，在遥远的未来，成就之时那特殊的一步将比现在更辉煌。我们所处的进化链中第七进化圈的完美的人据说会是[这是对《秘密教义》（第4版，第一卷，第255页，第17行，从头开始）中的一个错误的更正，H.P.布拉瓦茨基写了"根族"，应该改为"进化圈"。A.A.]。"离他们的阶制的根基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地球上和我们地球链上最高的成就。"这就是说，世界之主甚至现在就站人类中的完人通过漫长的进化才能达到的阶位之上，这个过程需要数百万年，我们需要经历两轮半的进化经历。这个奇妙的生灵在第三根族时期到来，负责地球的进化。未来的世界之主的到来在《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中是这样描述的：

伟大的雷姆利亚（Lemurian）极地之星仍然完美无缺，巨大的新月形山脉仍然沿着赤道延伸，包括马达加斯加。占据现在的戈壁沙漠的大海仍在冲击着喜马拉雅山北坡的岩石，一切都在为地球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做准备--火焰之主的到来。

月亮之神和第三根种族的摩奴已经尽其所能，把人类带到了心灵的萌芽可以被加速的地步，“自我”可以降临。所有的落伍者都被推进了；在动物中已经没有能够进化为人的了。只有在没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进入人类王国的时候，只有在重复

在进化中期点才有的巨大推动之后，才会关上这扇从动物进入到人类的门。

世界之主降临的时间选在一个伟大的天文事件发生时，当时行星们发生了非常特殊的搭配，地球的磁力状况也是最有利的。那是大约六百五十万年前。除了只有他们能做的事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然后，伴随着从不可估量的高度迅速下降的巨大轰鸣声，在炽热的火团的包围下，天空中充满了喷射的火焰之舌，火之子，或火焰之主的战车从金星闪过空中。它定了了下来，在"白岛"上空盘旋，白岛微笑着躺在戈壁海的怀抱中；白岛是绿色的，遍布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地球奉出了她最好和最美丽的东西来欢迎她的国王到来。他站在那里，"十六个夏天的青年"，萨纳特-库马拉（Sanat Kumara），"永恒的处子"，地球的新统治者，来到他的王国。他的学生，三个库玛拉，与他一起，他的助手们在他周围。三十位强大的生灵伫立在那里，虽然级别不同，他们的伟大都超出了地球所能估料的，他们具有荣耀的躯体。他们用“创造能”（Kriyashakti）创造了第一个奥义阶制，这是同一棵榕树的分支，是未来圣人的苗圃，是所有奥义生命的中心。他们的居住地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朽的“圣地”，上面永远闪耀着炽热的星星，它是地球君主的象征，是我们地球的生命永远绕着旋转的不变的极点。

¹ *Op. Cit.*, p. 101.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秘密教义》中说：

刚才提到的"生灵"，必须保持匿名。他是一棵树，在随后的时代，所有伟大的历史上已知的圣人和贤者，如迦毗罗圣者（Rishi Kapila）、赫耳墨斯（Hermes）、伊诺克（Enoch）、奥菲斯（Orpheus）等，都是从这棵树上分支出来的。作为客观存在的人，他是神秘的（对不信的人来说，是永远不可见的，但又永远存在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在东方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奥义主义者和神圣科学的学生当中。他可以改变形式，但却永远保持不变。也正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已入道的圣人有灵性掌管。正如所说，他是"无名者"，他有许多名字，但他的名字和他的本质是未知的。他是"至道者"，被称为"大牺牲"。因为，他坐在光明的临界点上，从黑暗的圈子里看着它，但他不会越过这个界限；直到这个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天，他不会放弃他的岗位。为什么孤独的守望者留在他自己选择的岗位上？为什么他坐在原初智慧之泉边，而他不再饮用，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要学的，他无所不知，无论是这个地球，还是在天堂？为的是孤独而疲惫的朝圣者，在他们返回家园的旅途中，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能确保在这个被称为地球生命的无边的幻觉和物质的沙漠中不会迷失方向。因为他很想为每一个成功地从肉体 and 幻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囚犯指明通往自由和光明之国的道路。他自己是自由光明之国的自愿流亡者。简而言之，他为了人类牺牲了自己，尽管只有少数人可以从这个伟大的牺牲中获益。

正是在这位大上师的直接、默默的指导下，人类所有其他低层次的教师和导师，从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开始，成为早期人类的向导。正是通过这些"上帝之子"，幼年的人类学会了所有艺术和科学以及灵性知识的最初概念；正是他们为那些古代文明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而这些文明让我们现代的学生和学者感到非常困惑。

¹ *Op. Cit.* 4th ed., Vol. 1, p. 256.

入道最高果位

在第一道光中，人类在地球阶制中可取得最大进步是可能的，因为在第一道光中有两个超越摩奴果位的果位。站在摩奴之上的缘觉佛被一些作家奇怪地误解了，他们把缘觉佛描述为自私的人，拒绝传授他们所学的知识，自顾自进入涅槃。诚然，这些佛不教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光的其他工作要做。同样地，有一天他们会离开世界，但只是为了在其他地方继续他们光荣的工作。

下一步，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给予的阶位，将圣人带到世界之主的水平。一个世界的第一或第二位世界之主的任期较短，然后，第三个世界之主的责任较长。

第三位世界之主的任务比第一和第二位的任务要大得多，因为他的职责是圆满地结束那段进化期，并将无数进化中的生物交到种子摩奴的手中，种子摩奴将在星际涅槃期间对他们负责，并将他们依次交给下一个地球的根族摩奴。第三位世界之主在履行了这一职责后，会在我们的世界和它的阶制之外接受另一个果位仪式，达到沉默守望者的阶位。以这个身份，他在整个进化圈期间进行守护，只有当生命波再次占据我们的星球并再次准备离开它时，他才会放弃他奇怪的自委的任务，并将其移交给他的继承人。

所有人的目标

尽管目前这些伟大的高度的所有辉煌都远在我们之上，但我们还是值得把我们的思想向它们提升，并尝试着去实现它们。它们显示了我们每个人面前的目标，我们对它看得越清楚，我们就会更快更稳地走向它，尽管我们不会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如古代的理想所描述的，像箭一样飞向目标。

在这个伟大的进步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一天在我们的最高层面上，即在神圣层面上达到圆满的意识，并同时在这个物质宇宙的所有层面上有意识。由于在他自己身上有最高的力量，他将能够理解并在最低层发挥作用，并帮助需要帮助的地方。这种全能和无所不在肯定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现在低级的生活可能不值得我们为自己获得什么，但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生活的一个必要阶段，它是非常值得忍受的。“眼看不到，耳听不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人也不曾想到”。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超越一切人的理解，上帝的平安也是如此。

愿众生平安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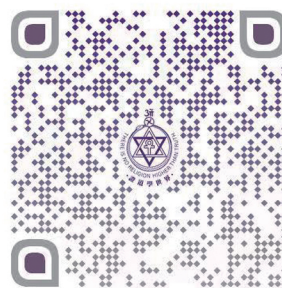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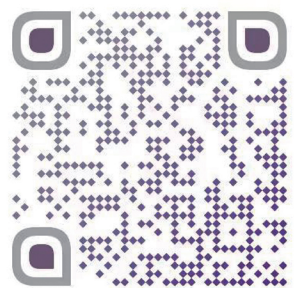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